

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四冊

陳垣題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四冊

02099

輔仁大學
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四冊目錄**

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

元以前之交通

面數

- | | | |
|-------------|--------------------|---|
| 第一節 | 亞美尼亞史家記中國事情…………… | 一 |
| 第二節 | 中國人移居亞美尼亞…………… | 二 |
| 第三節 | 中國人在亞美尼亞掌握政權…………… | 三 |
| 第四節 | 中國與亞美尼亞政治上之交涉…………… | 四 |
| 第五節 | 唐時亞美尼亞人記中國事情…………… | 五 |
| 元代交通 | | |
| 第六節 | 元初亞美尼亞降服於蒙古…………… | 六 |
| 第七節 | 仙拍德致錫拍羅斯島王及后書…………… | 六 |

| | | |
|------|------------------|----|
| 第八節 | 蒙哥大汗時海敦王親來蒙古和琳朝賀 | 九 |
| 第九節 | 海敦紀程 | 一一 |
| 第十節 | 元時亞美尼亞親王海敦契丹國記導言 | 二六 |
| 第十一節 | 契丹國記 | 二七 |

輔仁大學
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四冊目錄

古代中國與猶太之交通

面數

| | | |
|-----|-----------------|----|
| 第一節 | 西方文字中之記載 | 一 |
| 第二節 | 中國文字中之記載 | 三 |
| 第三節 | 明清兩代開封猶太教徒狀況 | 二〇 |
| | 猶太教之傳入中國 | |
| 第四節 | 重建清真寺記 | 二三 |
| 第五節 | 尊崇道經寺記 | 二八 |
| 第六節 | 重建清真寺記 | 三一 |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四冊 目錄

輔仁大學
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四冊目錄**

古代中國與伊蘭之交通

伊蘭高原狀況

面數

第一節 伊蘭地理，人種，及其歷史……………一

安息名稱時代

第二節 前漢時中國與安息之交通……………三四

第三節 後漢時中國與安息之交通……………三八

第四節 三國時中國與安息之交通……………四〇

安息人傳布佛教於中國

第五節 安清……………四二

第六節 安玄 曇帝……………四七

第七節 釋吉藏……………四八

波斯名稱時代

- 第八節 元魏時中國與波斯之交通……………五三
- 第九節 宇文周與波斯之交通……………六一
- 第十節 隋與波斯之交通……………六五
- 第十一節 舊唐書記唐時中國與波斯之交通……………六七
- 第十二節 新唐書記唐時中國與波斯之交通……………七九
- 第十三節 唐時波斯與中國通使頻頻……………八一
- 第十四節 陀拔薩憚國之歸附於唐……………八四
- 第十五節 玄奘記波斯國狀況……………八八
- 第十六節 慧超記波斯國狀況……………九〇
- 第十七節 杜佑通典記波斯國事情……………九一
- 第十八節 段成式記波斯國事情……………九二
- 波斯人入仕於唐

第十九節 阿羅喊……………九二

第二十節 李元諒……………九四

波斯人中國文學家

第二十一節 李珣……………九九

第二十二節 李舜弦……………一〇〇

波斯人傳布西方各種宗教於中國

景教(The Nestorian Christianity)

第二十三節 聶思脫里派之產生及對波斯之關係……………一〇一

第二十四節 聶思脫里派特異之點……………一一六

第二十五節 波斯人傳入景教……………一二〇

祆教(Zoroastrianism)

第二十六節 祆教之創始……………一二二

第二十七節 中國史書所記西域各國火祆教情形……………一二六

第二十八節 祆教之傳入中國……………一二九

摩尼教 (Manichaeism)

第二十九節 摩尼教之創始及其輸入中國……………一三五

第三十節 迴紇與摩尼教之關係……………一四六

唐人所記波斯國鑽石及動植物

第三十一節 鑽石……………一五六

第三十二節 植物……………一六二

第三十三節 動物……………一八四

附錄 駁勞福爾伊蘭波斯與馬雷波斯說……………一八五

波斯人所知中國鑽石及植物文字

第三十四節 鑽石……………一九三

第三十五節 植物……………一九五

第三十六節 波斯文中之中國字……………二〇三

宋時中國與波斯之交通

第三十七節 宋時中國各書所記波斯國事情……………二〇四

第三十八節 遼與波斯之通使……………二〇四

中國史書記蒙古人征服波斯

第三十九節 太祖時波斯東部之被征服……………二〇五

第四十節 憲宗時波斯西北兩部之被征服……………二〇八

藩國交通

第四十一節 元時波斯與北京中央政府通使……………二一一

第四十二節 元史所記波斯國各地名……………二一五

波斯軍隊駐中國

第四十三節 元末泉州波斯戍兵之亂……………二二七

波斯人記中國事情

第四十四節 志費尼……………二二七

| | | |
|-------|---------------|-----|
| 第四十五節 | 志費尼記畏吾兒之遷徙 | 二二九 |
| 第四十六節 | 拉施特 | 二三六 |
| 第四十七節 | 拉施特史記契丹國傳 | 二四四 |
| | 波斯曆法之傳入中國 | |
| 第四十八節 | 元時波斯天文儀象之輸入中國 | 二七七 |
| | 明時中國與波斯各地之交通 | |
| 第四十九節 | 明與哈烈之交通 | 二七九 |
| 第五十節 | 沙哈魯之遣使中國 | 二九二 |
| 第五十一節 | 沙哈魯遣使中國記 | 二九四 |
| 第五十二節 | 陳誠使西域記哈烈國記 | 三一七 |
| 第五十三節 | 明二統志哈烈 | 三二〇 |
| 第五十四節 | 明與失刺思之交通 | 三三二 |
| 第五十五節 | 明與亦思弗罕之交通 | 三三四 |

| | | |
|-------|-----------|-----|
| 第五十六節 | 明與乞力麻兒之交通 | 三二七 |
| 第五十七節 | 明與討來思之交通 | 三二七 |
| 第五十八節 | 明與忽魯謨斯之交通 | 三二八 |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四冊 目錄

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

輔仁大學
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四冊

泗陽張星烺亮塵撰

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

元以前之交通。

第一節。亞美尼亞史家記中國事情。古代中國與亞洲極西部之交通，在中國史書上，雖無信史可攷，而在西方各國之記載，則頗有證據可尋，足以證明古代交通頻繁，有非常人所思及者。

亞美尼亞人之知有中國，為期甚早。西曆四百四十年後，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亞美尼亞史家摩西（Moses of Chorene）之史記著成。其書中記中國事情一節，頗有興味也。摩西之取材，或自更早之著作家也。書中稱中國為哲那斯坦國（Tarsardan = Chinistan）。國境皆為平原。西界西提亞（Scythia）為世界最東之國。

人民富裕，文物昌明。民性溫和，不但可稱為「平和之友」（Friends of peace）

而實亦爲『生命之友』(Friends of life)也。其國產絲甚旺。自上至下，莫不身有絲衣。而在亞美尼亞則至稀罕，且極珍貴。非王侯巨富，不得衣之也。又產麝香，紅花，棉花，孔雀。境內有二十九國。文明程度，不能齊等。有一國則專嗜食人。王之稱號爲『任拍古爾』(Jenpagur)。駐修爾夏城。(Suirhia)鄰近無名地。(Terra Incognita)秦尼國(Sinae)與哲那斯坦接壤。其境內有七國。川河山嶽甚多。疆壤亦至無名地而止。

(一)亨利玉爾謂摩西史之哲那斯坦，或指後魏。修爾夏城，或指洛陽也。唐德宗時，景教僧人樹立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其敘利亞文中，有撒拉哈城。(Sarach)解釋家之意見，大抵皆謂爲洛陽。修爾夏與撒拉哈音頗相近。秦尼國或指東晉也。

第二節。中國人移居亞美尼亞。摩西又記亞美尼亞國王梯格倫斯第六世(Tigranes VI, A.D. 142-178)漢順帝漢安元年至靈帝光和元年 在位時，有外國移民數隊來奔。內有中國人甚多。王使居曲兒忒亞美尼亞(Kurdish Armenia)省境內，俾保障邊疆。

第三節。中國人在亞美尼亞掌握政權。亞美尼亞之世家大族中，攷其先世，頗有來自中國者。有奧配亮族 (Orpelians) 者，卓支亞人稱之爲「任拍古利亞尼」。(Jenpakuriani) 其先世嘗爲「任拍古爾」。(Jen-pakur) 卽中國之皇帝也。又有馬密哥尼族 (Mamigonians) 者，代有能人，掌握政權。在亞美尼亞歷史上，演重要職位。摩西史記中，嘗詳載之。謂馬氏之來至亞美尼亞約早於其生時二百年，卽第三世紀之初半也。即東漢之末 三國之初波斯薩珊王 (Sassanian Dynasty) 朝太祖，阿爾戴細爾 (Ardeshir) 之末年，中國國王阿爾博克 (Arpog) 有子，名馬姆康 (Mamkon) 者，犯法當坐。逃至波斯避之。中國人追至。因波斯保護罪人，以宣戰相恫嚇。馬姆康不得已，乃西至亞美尼亞。國王梯力代梯斯 (Tiridates) 優待之，封以大龍 (Daron) 省。使馬姆康及所率徒黨居焉。馬姆康卽世家馬密哥尼之祖先。其來自中國，亞美尼亞各史家皆有詳記。

(一) 任拍古爾之稱號，不知來由。法國聖馬丹 (St Martin) 謂拍古爾 (Pakur) 與阿拉伯著作

家之發克富爾 (Fakhur) 同源，爲天子之譯義，中國皇帝之稱號也。亨利玉爾攷卓支亞歷代各王之稱號，皆有拍古爾 (Paktor) 三字在其後也。

(二) 波斯王阿爾戴細爾卒於西曆二百四十年，即三國曹魏廢帝正始元年，蜀漢後主延熙三年也。馬姆康皇子犯法西奔之事，不見中國正史，可見其非漢室或曹魏之裔也。東漢之末，三國之初，中國本土，分崩離析，羣雄割據，自王一方。馬姆康或爲甘涼邊陲土豪之裔也。雖不見中國史書，而亞美尼亞各史家皆詳言之。其爲真確事實，可無庸疑。

(三) 梯力代梯斯王少時，爲羅馬人所擄。至西曆二百八十四年，(晉武帝太康五年，) 羅馬皇帝大俄克雷湘 (Diocletian) 之初年，始放歸。薩贊王朝太祖阿爾戴細爾死後四十四年，始即位。摩西史記此節，年代顯然有誤也。

第四節。中國與亞美尼亞政治上之交涉。

第四世紀初葉，晉惠帝敘利亞人

蔡奴伯 (Zenob) 用亞美尼亞文著成中國史一書。摩西又據蔡奴伯之書，而有下列之記載：「波斯阿爾戴細爾王在位時，嘗與亞美尼亞王柯斯魯一世 (Khosro I) 齟齬。中國皇帝居間爲調和人。」云。又「亞美尼亞王聖格利高雷 (St. Gregory) 之弟，色倫 (Suren) 逃難至中國」云。蔡奴伯之書，乃復取材於古

代愛代沙地方人巴爾塔 (Parta or Barta of Edessa) 之希臘文中國史也。

(一)此二事，亦不見中國正史。波斯王阿爾戴細爾即位於西曆二百三十四年，即曹魏文帝黃初五年，崩于二百四十年，即魏廢帝正始元年也。是時中國本土，分爲三國，日尋干戈。在西域勢力，久已不振矣。故事之可信與否，甚難言也。惟此等記載，足以證明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波斯等國，已有來往交通，及政治上之交涉也。

第五節。唐時亞美尼亞人記中國事情。摩西以後，亞美尼亞之著作家記載中國者，仍不絕也。唐代，中國疆宇遠至裏海之東岸。吾人推想中國人之聲望，亦必遠播也。法國聖馬丹考唐時，亞美尼亞人稱裏海北之突厥可薩部人 (Khazars) 及其他部族，皆爲中國人云。阿拉伯人依賓霍克爾 (Ibn Haukal) 引亞美尼亞某著作家，謂秦國 (Sih) 見中歐交通支那名號考之邊界，至馬瓦拉痕那爾 (Ma-wara-n-Nahr) 云。(見 St. Martin, *Arménie*, ii, 19, 20; H. Yule, *Cathay* I, p. 20.)

(二)阿拉伯人稱阿母河北岸以此名。

元代交通。

第六節。元初亞美尼亞降服於蒙古。小亞美尼亞王海敦一世 (Hayton I, Bethua) 時，蒙古兵力已至邊境。卓支亞等地，皆被征服。海敦一世明眼過人，早料蒙古勢力之不可抗拒，故大兵臨境時，即投降歸順，為臣為奴。一千二百四十六年，宋理宗淳和六年，貴由大汗 (Kuyuk Khan) 登位時，海敦遣其胞弟仙拍德 (Sempad = Sinibald) 赴蒙古和琳賀之，兼以連絡感情。仙拍德離國四年，始歸。當在撒馬兒罕城時，仙拍德嘗致書於錫拍羅斯島 (Cyprus) 王及后等，為其兄辨護，投誠蒙古之故。蓋當時西方各國君主，頗有不直海敦，以崇奉基督教之王，降於蒙古也。其書今仍存在。吾特節譯於下，備知當時東方基督教狀況焉。書中引印度某王亦崇奉基督教而降於蒙古，蓋即取以匹喻其兄也。

第七節。仙拍德致錫拍羅斯島王及后書。……當今大汗之父，窩闊台崩已五載矣。韃靼諸王及武將，散處四方，相距甚遠。有在印度者，有在契

丹 (Orata) 者，又有在可失哈耳 (Cascar) 及唐古忒 (Tanchat) 者。須時五年之久，方能使之合聚一處也。唐古忒國昔有三王，往伯脫萊海姆 (Bethlem) 瞻拜聖人耶蘇之誕生地。三王深信基督之權力，故其國人民亦多信基督教也。契丹全境，皆仰慕三王之爲人。余嘗親入其教堂，訪觀情形。見壁上繪有基督聖像。像前，三王恭立。一獻黃金，一獻乳香，一獻沒藥。由此三王之感化，故其地人民皆信基督也。^(二) 大汗及其臣民，今亦皆爲基督教徒。大汗宮門前，有教堂多所。禮聖時，鐘磬響震。鐘磬之外，復擊木焉。^(三) 東方各地，皆有基督教徒。教堂皆高大華麗，建築甚古。工程優美。惜皆已爲突厥人所毀。當今大汗之祖未生時，基督教徒已流衍四方。既卽位後，寬待基督教徒。任其自由信仰，禁止他人有搔擾之者。回教徒在昔嘗輕蔑基督教徒，今則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矣。^(四) 其地基督教徒之導師，以余意觀之，皆人格低下，當受譴罰。在昔聖多默 (St. Thomas) 嘗布教印度。其地有某國王，崇奉基督教。四鄰諸國之王，則悉回教信徒。時與基督教

王互相攻伐。被迫太甚，故當韃靼人抵境時，基督教王先臣服之。與韃靼人聯軍，共攻回教諸國，大勝之。擄掠人口，不可勝數。販賣他方。東方諸國，所過皆得見印度捕擄與奴隸也。余嘗親見有五萬人衆，皆爲此王捕獲，販賣東方。（見 *Vie de Saint Louis par Guillaume de Nangis*, pp. 361-3 of vol. XX of the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 H. Yule, *Cathay I*, p. 162, 262-263.）

（一）仙拍德似將波斯三王禮聖之事，移作唐古忒之事也。參觀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十三章及附註二。

（二）仙拍德函中言唐古忒境內有基督教徒甚衆。可與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四十章，四十三章，四十四章，五十七章，五十八章，互相參觀。又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九年，冬，十月，己丑，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溫有妻室者，同民納稅。也里可溫即基督教徒。河西西夏唐兀三名，皆見元史，即唐古忒也。

（三）仙拍德函中，又言東方基督教徒禮拜時，鐘磬之外，復擊木焉。余初時，頗不解。復疑所謂之木，或即佛教徒之木魚也。後查得此爲聶思脫里派特異之禮。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載

，「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即此之謂也。擊木，東禮，諸儀節，何時起始。已不可攷。然諒必甚早也。其所擊之木，爲木板兩塊。每塊長約四五寸，寬一寸。禮拜時，各手持一，合擊之。今代西國教堂，則不擊木，而代以風琴也。

(四)仙拍德函中，又言東方基督教徒導師，皆人格低下，當受譴罰。其言恐不確實。聶思脫里派教徒，自宋文帝元嘉八年，愛佛速斯 (Ephesus) 地方會議，與羅馬天主教分裂。在東方亞洲諸國盛行。其興旺之況，有非世人所料及者。若非才能超衆，仁惠愛人，曷克臻此。元時，西歐人士來東方者，如馬哥孛羅，盧白魯克，約翰孟德高維奴，仙拍德，海敦等，皆攻擊聶思脫里派，吾人僅可以黨同伐異視之也。

第八節。蒙哥大汗時海敦王親來蒙古和琳朝賀。蒙哥大汗 (Mangu Khan)

即位，海敦王復親來蒙古和琳賀之，兼欲取得保護證書，及某種權利也。

有紀行書遺留後世。書爲隨員吉洛廓斯剛德賽克齊 (Kirakos Gandzaketsi) 所

作。剛德賽克齊亦亞美尼亞人也。原書爲亞美尼亞文。有一千六百十六年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 寫本藏於卓支亞南部沙納興寺 (Sanahin Monastery) 內。亞美尼亞

親王阿爾古丁斯吉 (Argutinsky) 譯成俄文，登刊於一千八百二十二年 清道光

西北利亞雜誌。(Sibirsky Vestnik) 法國克拉勃羅德 (Klaproth) 由俄文譯成

法文。一千八百七十年，清同治九年白洛賽脫 (M. Brosset) 將剛德賽克齊所有著

作，悉譯成法文。海敦王紀行亦其一也。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同治十年俄國拍

脫康諾甫 (Patkanoff) 教授復將其著作譯成俄文。俄國白萊脫胥乃寶 (Dr. Emil

Bretschneider) 博士將海敦紀行節譯成英文登之於其所著中世紀中央及西部

亞細亞研究。(Medieval Researches) 吾今復由英文譯成漢文，錄之於左。作

考究中世紀之歷史地理學者，一臂之助焉。

海敦一世 (Haithon I) 又名海圖姆，(Hethum) 即位於一千二百二十四年，宋

宗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十九年甲申歲。至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元世祖至元六年讓位於其子理恩第三 (Leon

III) 而自削髮為僧。卒於一千二百七十一年。至元八年其紀行書名曰亞美尼亞人

之忠王海圖姆於亞美尼亞紀元七百零三年及七百零四年即基督紀元一千二百

五十四年及一千二百五十五年入朝拔都及蒙哥二汗紀行。(Journey of Hethum,

the pious King of the Arm enians, to Batu and Mangu Khans, in 703 and 704 of

the Armenian era, A. D. 1254-1255.) 譯文如左：

第九節。海敦紀程。基督忠友，亞美尼亞王海圖姆居西力細亞 (Cilicia) 之錫斯城。(Sis) 昔嘗遣其弟軍馬大元帥仙拍德攜禮物，往賀貴由汗。(Ging Khan = Kuyuk) 仙拍德受大汗優待，持其璽書而還。(一)

(一) 據法國白洛賽脫之攷證，仙拍德於一千二百四十八年，(蒙古定宗三年宋理宗淳和八年) 離本國。一千二百五十年，(蒙古定宗五年宋理宗淳和十年) 與魯迷國 (Rum) 蘇丹蓋耶脫愛丁 (Gaiat-eddin) 之子同歸國。

蒙古大汗卽位之後，蒙古上將拔都大王來書，諭令海圖姆至其廷幕，並往蒙古大汗之廷焉。拔都廷幕在北方愛的爾 (Aghin) 大河之畔。河流入裏海也。海圖姆畏拔都之威，不敢不奉命。乃秘密微服啟行，蓋路途必經魯迷國蘇丹所轄突厥人之境內也。海圖姆嘗借韃靼兵，抗拒突厥人。故其人恨海圖姆，時有報復之志也。蘇丹名阿格丁。(Aghadin) 海圖姆急過其境，行十二日至喀斯城。(Kars) 拜謁其地韃靼駐軍都元帥巴珠諾延。(Bachu Noyan) 復訪

諸要人，皆受其禮遇。過此，復前行，至阿拉格座頓 (Aragatsotn) 邑阿萊伊山 (Mount Arai) 瓦代尼斯村 (Vardenis) 而至曲兒忒 (Kurd) 王之府。王亦亞美尼亞人，與其二子瓦徹 (Vache) 及哈散 (Hasan) 皆崇奉基督教。王妃柯利夏 (Khorishah) 爲馬次邦 (Marzpan) 之女，阿斯蘭貝克 (Aslanbek) 與格利高雷 (Gregory) 二人之姊妹，馬密哥尼族也。

(二) 亞洲突厥民族諸國皆稱窩爾加河 (Volga) 爲愛的爾 (Etil, Etej, Edzil) 也。

(三) 此節之阿格丁蘇丹，拍脫康諾甫之譯本，作阿拉愛丁。(Ala-eddin) 筆記人或指伊斯愛丁 (Yzz-eddin) 及羅克愛丁 (Rokn-eddin) 而言。二人皆蓋耶脫愛丁 (Ghiath-eddin) 之子。當時爭魯迷國之王位者也。二人有幼弟名阿拉愛丁，奉使大汗廷，卒於途間。

(四) 在亞美尼亞境內。今隸俄國版圖。

(五) 巴珠諾延服波斯西境者也。一千二百四十六年，(蒙古定宗元年，宋理宗淳和六年) 教皇遣使者安森母 (Friar Anselm) 持手書往聘之。

(六) 克拉拍羅德攷謂近阿拉臘山。(Mt. Ararat) 與名寺愛乞迷津 (Echmiadzin) 相鄰。

(七) 馬密哥尼族已見上文第三節。此族自漢末至元初，綿亘千餘年，尙佔勢力。今代如何，

余不得攷焉。

海圖姆留此多時，以待其父孔士旦丁 (Constantine) 及二子李俄 (Leo) 與拖羅斯 (Thorose) 將進貢禮物，遣人送至。孔士旦丁年已暮矣。二子居國留守。海圖姆王妃柴伯耳 (Zabel) 亦名額理沙白，(Elizabeth) 爲人忠信，慈愛寬仁。大度好施，貧窮者無不周濟之。爲萬民欣戴，惜已死矣。妃之名，上帝祭日之義，果於是日殯天，亦天意矣。妃爲大王雷萬 (Levan) 之女，而王又爲第一代加冕之王也。

教務大總管 (Patriarch) 孔士旦丁 聞王安過突厥境，抵大亞美尼亞，乃遣其副使雅各 (Jacob) 來慰問，訂交友之約。雅各爲人，明敏善辨，昔嘗奉使小亞細亞希臘王約翰之廷者也。貴爵兼主教寶斯德芬 (Ter-Stephan) 與其副使斯凱甫拉 (Skeva) 大寺方丈密吉他 (Mikhael) 亦來慰問。僧人巴錫爾 (Basil) 與拖羅斯 (Thorose) 皆自拔都廷幕來迎。王宮內正僧喀拉拍特 (Karspat) 爲人謙讓多識，此時亦來會。以上諸人及各親王，皆來扈從，經過阿戈萬 (Agh)

hovans) 國，打耳班^(九) (Derbend) 關等地。打耳班亦名柯爾 (Chor) 寨。既見拔都及其子撒里答，^(十) (Sartaht) 受無上禮遇。王及從人皆大喜過望。撒里答亦基督教徒也。拔都父子既乃遣之往蒙哥汗廷幕。繞道裏海之北，經極長之途乃至。

(八) 俄國拍脫康諸甫教授謂阿戈萬國境即古代拖雷美 (Ptolemy) 與斯脫拉波 (Strabo) 二人地理書中之阿爾班尼亞 (Albania)。其地爲今之失兒灣 (Shirvan)。

(九) 打耳班關，參觀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四章注。

(十) 撒里答之名，見於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朮赤太子位下。又見於卷一百十七，朮赤傳，皆誤以爲拔都之弟者也。拔都崩於一千二百五十五年。(蒙古憲宗五年) 撒里答東往和琳觀見蒙哥汗，領取欽察封國證書。卒於途間。法國高僧盧白魯克 (Friar William Rubruck) 一千二百五十三年，五月，七日，抵黑海，謁見撒里答及拔都，又至蒙古和琳，見蒙哥大汗。一千二百五十五年，六月，底，歸抵敘利亞之安都城。(Antioch) 盧白魯克之謁見撒里答稍早於海敦。其紀行書中，亦曾謂「將離撒里答時，蒙古武官某君謂之曰，「請勿言主人撒里答爲基督教徒。彼非基督教徒。彼乃蒙古人也。」海敦謂爲基督教徒，恐有誤會。成吉

斯汗子孫，散居四方。對於宗教，皆至爲冷淡，然亦皆絕不反對也。拔都部下將士，或多基督教徒。基督教禮祭時，拔都撒里答爲取悅其臣民之故，亦參預之。因而遠方誤聽，以爲其信基督教也。猶之元世祖在中國，其崇佛之心，甚於他教，然亦有謂信基督教者。漢人史書，又謂其崇尚儒術也。

一千二百五十四年，(十一)蒙古憲宗四年。五月，十三日，離拔都廷幕，渡阿葉黑

河，(AyeKh)抵俄兒城。(十二)(Or)其城在拔都與蒙哥大汗廷幕之中央。次又至也

里的石河，(Ertch)入乃蠻國(Nainan)境。又次至哈喇契丹國。(十三)(Khatai)

(Khetai)

(十一)阿葉黑河又名札伊克河(Jaic)今之烏拉爾河也。

(十二)俄兒城據俄國白萊脫胥乃寶博士之意，或即盧白魯克紀行書中之俄兒干奴姆(Organ-

na)城。查俄兒干那(Organ)爲哈刺旭烈(Kara Tulabu)之后。哈刺旭烈爲成吉思汗第

二子察合台之孫。哈刺旭烈死甚早，俄兒干那攝政八年。由一千二百五十二年(蒙古憲宗二

年)起，至一千二百六十年(元世祖中統元年)乃崩。英國亨利玉爾謂盧白魯克於一千二百

五十四年所遇之俄兒干奴姆城，蓋由誤會后名而致然也。其地在今伊犁境內。

(十三) 哈喇契丹國即西遼。又名黑契丹。

九月，十三日，海圖姆抵韃靼里斯坦。(Tartaristan)十四日，爲十字架祭日，覲見蒙哥大汗。^(十四)大汗乃世界最威嚴光榮之主也。海圖姆獻上貢物。大汗命依其爵位之禮待之。留於大汗之鄂爾多五十日。蒙哥汗乃給以保護證書。書中有璽印，禁止軍民人等，有搔擾海圖姆或其國者。又頒給證書，俾其國境內教堂，皆享受公民權利。^(十五)

(十四) 蒙哥大汗是時駐蹕和琳也。

(十五) 盧白魯克紀行書謂一千二百五十四年，由蒙古歸回時，距喀喇和琳已二十日程，得遇撒里答率領妻孥牛羊，東行覲見蒙哥汗，又聞亞美尼亞王已先行，於八月杪過其地云。

戈台國 (Gothar) 人悉崇拜偶像。像爲泥所塑成，名曰夏開摩尼亞。(Shakani) Enonia) 相傳此人爲神，受香火禮拜者，已三千四十年矣。將來統治世界，尙有三十五萬年之福運也。此後失其神位，別有神，名馬德里 (Madr) 者，代之治理世界。而此未來之神，亦有偉大塑像。過戈台國有女人國。女子治

理一切，而男子則皆身似犬，叢毛出身也。^(十六)

(十六)海敦紀行俄文原譯甚多。白萊脫胥乃寶刪除，僅留其有關於中世紀地理者。此節乃自玉爾氏所著之古代中國聞見錄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補入者。所言之戊台國即契丹之轉音。夏開摩尼亞即釋迦牟尼 (Sakya-muni) 之轉音。馬德里即彌勒 (Maitreya—Maidri) 之轉音，佛教中未來之佛也。女人國及男子似犬之說，高僧勃拉奴略劈尼 (Piano Carpini) 紀行書中亦載之。不知其說之何自來也。

十一月，朔日，海圖姆王離大汗廷幕，西行三十日，至古麻古爾，(Gunggur) 亦名古姆斯古爾。(Gungsur) 次至貝爾八里，(Berbaligh) 次至別失八里 (Beshbaligh) 過此，渡沙磧。磧中有裸體野人。頭髮與馬鬃無異。婦女胸腹，大而凸出。無言語。^(十八)地產黃黑野馬。又野驃成羣，黑白皆有。較之普通馬驢，高而且大，又有野駝，背有二峯，所至皆可見之。

(十七)小亞美尼亞海敦王西歸路途，似與耶律楚材西遊錄，長春真人西遊記，劉郁西使記所記者相同。古麻古爾及貝爾八里二地，皆不知所在。別失八里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又見經世大典西北地圖。長春真人西遊記作驚思馬大城。唐時北庭都護府也。

(十八) 準噶爾部 (Dsunbaria) 沙漠中，野人厲言，中世紀時必甚流行，故高僧勃拉奴喀劈尼紀行書中亦得見之。沙漠中，野馬等獸，今代西洋人探險其地者，尙多見之。

由別失八里至阿爾雷克，(Arlekh) 庫魯克，(Kuluk) 英喀哈，(Enkakh) 彰八 (十九)

里，(Djambalekh) 古塔巴，(Khutapai) 仰吉八里，(Ankibalekh) 而入土耳其 (二十)

其斯坦境內。抵葉可拍臘，(Yekoprak) 又至丁喀巴里，(Dinkabalekh) 普刺。 (二十一)

(Pulad) 過色脫闊爾海，(Sutkol) 譯言乳海也。又至阿羅阿里，(Aloalekh) (二十二)

次至亦刺八里，(Iian balekh) 次渡伊犁蘇。(Iiansu) 又越拖羅斯 (Thoros) (二十三)

大嶺之分脈，而至恒羅斯城，(Talas) 得見蒙哥大汗之弟旭烈兀 (Hlaxva) 於 (二十四)

其處。旭烈兀封地在東方。 (二十五)

(十九) 此節所記各地名，甚多皆難以考證爲今何地也。彰八里之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又見經世大典西北地圖。長春真人西遊記作昌八刺城。

(二十) 古塔巴之名，亦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並經世大典西北地圖。

(二十一) 仰吉八里名見元史地理志並經世大典西北地圖。

(二十二) 普刺名見元史地理志。又見耶律楚材西邊錄作不刺。劉郁西使記作字羅城。

(二十三) 色脫闊爾海 (Sutkoi) 乃乞兒吉思人 (Kirghiz) 之語，乳海也。爲今之賽蘭湖。

(Sairam) 蒙古人稱之爲賽里木淖爾，(Sairim Nor.) (Sairam.) 又名察罕賽里木淖爾 (Chan Sairim Nor.) 自淨湖之義也。其地在今伊犁甯遠城 (Kuldja) 北之山中。

(二十四) 阿羅阿里恐爲阿力麻里 (Almalik) 之誤。其地近今甯遠城，察合台汗國之都城也。長春西邊記作阿里馬。

(二十五) 亦刺八里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又見經世大典西北地圖。城在伊犁河畔，今俄國地圖作亦拉斯可野 (Niskove) 由伊犁往塔什干城必經其地也。

(二十六) 伊犁蘇即伊犁河。蒙古語謂河爲蘇 (Su) 也。

(二十七) 拖羅斯大山分脈，今之阿拉濤山也。(Alatau) 在亦息渴兒 (Issikui) 之北，由東至西之大嶺也。由伊犁往塔什干必經阿拉濤山，喀斯泰克關 (Kastek Pass)。

(二十八) 恒羅斯城之名，見新唐書西域傳康國傳後。劉郁西使記作塔刺寺。長春西邊記有答刺速河，爲今之奧里阿他 (Aulieta) 地方。

(二十九) 海敦紀行書言旭烈兀封地在東方，乃指亞美尼亞之東方也。旭烈兀封地爲亞洲西南部。旭烈兀於一千二百五十四年至一千二百五十五年，留於土耳其斯坦境內，整理大軍，預備進擊沒里奚及波斯二國也。

次乃西北行，經庫圖克乞汗，(Khutukhehikhan.) 貝爾羌特，(Berkiand) 色古爾汗，(Sugul Khan.) 烏魯沙干，(Urusogan) 開羌特，(Kaikiand) 庫柴克，(Khuzak) 亦名喀莫資，(Kamots.) 肯達庫爾，(Khendakhuir.) 等地，而至賽格納克。(Segnakh.) 其地有喀爾楚克 (Kharchuk.) 大山，賽爾柱克突厥種人 (Seldjüks) 之發源地也。山由拖羅斯嶺蜿蜒而至巴耳赤邗 (Parchin) 乃止。海圖姆及其從人，乃折道以會晤拔都之子撒里答。撒里答適東行觀見蒙哥汗也。既晤，乃至聖格喀 (Sengakh.)，次至賽蘭，(Savran) 境內大城也。次又經哈喇楚克，(Kharachuk) 阿森，(Ason) 瑣里，(Sori.) 亦名薩甫里。(Savri.) 兀提刺耳，(Orar) 楚爾奴克，(Zurnukh.) 等城，而抵的柴克 (Dizak.)

(三十) 此節所記各地名，多半不能攷證。賽格納克之名，見於波斯拉施特史記。一千二百十九年，(元太祖十四年，己卯歲。) 成吉思汗既抵兀提刺耳 (元史太祖本紀，十五年，作斡脫羅兒) 城，分諸軍爲四隊。長子朮赤領一隊，由細渾河 (Shua) 上流，下行，最先陷賽格納克 (Signac) 據劉樞 (Lerch) 之攷證，此城遺蹟，在蜀雷克砲台 (Fort Djalek) 東南四十二俄

里，距雷克河十八俄里。至今其地名速納克可干 (Sunak-Kurgaan)

(三十一) 喀爾楚克山今恒羅斯河及錫爾河 (Syr-Daria.) 間山系也。今代地圖，稱之爲喀拉濤山 (Karatau)。

(三十二) 海敦紀行書中之拖羅斯嶺，即今之亞歷山德山系。(Alexander's Chain.)

(三十三) 巴爾赤那之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太祖本紀十六年，作八兒真城。勃拉奴略 巴爾尼紀行作 Barchin。

(三十四) 盧白魯克紀行亦稱於途間遇撒里答。其地距喀喇和琳二十日程。唯早於海敦六月。二書頗有不符也。

(三十五) 法國克拉勃羅德 (Keaproth) 謂聖格略 (Sengakh.) 即賽格納克 (Segnakh.) 之誤寫。海敦 賽格納克折道以晤撒里達，乃再回賽格納克也。

(三十六) 賽蘭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劉郁西使記作賽蘭城。長春西遊記作賽藍城。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時，劉樞嘗至古代賽蘭城遺址。今名掃蘭，(Sauram.) 又名薩白蘭，(Sabran) 在土耳其斯坦城西北五十俄里也。阿拉伯地理家愛德利奚 (Edrisi.) 及雅庫脫 (Yakut.) 二人書中，皆得見薩白蘭城之名。帖木兒時代，史家記載，亦有其名。

(三十七) 據劉樞之意，阿森城即雅西城 (Yassi.) 也。今土耳其斯坦城在十四十六世紀時，名

爲雅西城。帖木兒時史家，亦多言之。米爾康特 (Mirkhond.) 書亦記之。歇里甫愛丁 (Sherrif-eddin.) 及阿伯竇拉柴克 (Abd-er-Razzak.) 二人書中，皆記雅西及薩伯蘭二城間，有地名哈喇楚克 (Kharachuk.) 此與海敦紀行相合也。今地圖，土耳其斯坦城西，有河名哈喇乞克 (Karachik.) 流入錫耳河。

(三十八) 兀提刺耳之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又見經世大典地理圖。太祖本紀作訛答刺，又作斡脫維兒。耶律楚材西遊錄作訛答刺。劉樞嘗至其地訪古。其遺蹟在錫爾河枝流阿里斯 (Arys.) 河口東北六英里。掃蘭城東南五十英里。

(三十九) 楚爾奴克之名，見中世紀回教著作家之記載。成吉思汗既陷訛答刺城後，圍楚爾奴克城，克之，乃進軍至蒲華城 (Bokhara.) 雅庫脫之書，謂在俱戰提城 (Khodjend.) 之西云。然其確實所在，至今尙無定說也。

(四十) 的柴克城即今之基薩克城 (Disak.) 在撒馬兒汗大城東北六十六英里。

由的柴克城行三十日，抵撒馬兒罕 (Samarkand.) 又次至撒里鋪 (Saripul.)

起兒漫 (Kerman.) 不花刺 (Bokara.) 復前行，渡紀渾河。又次至墨耳姆

(Mermn.) 昔刺思 (Sarash.) 途思 (Tus) 諸城，皆尙未至呼羅珊 (Khorassan.)

省以前之地也。呼羅珊又名羅格斯坦。(Rogastan.) 過此乃抵馬察代蘭 (Mazanderan) 境內。經貝斯坦城，(Bestan.) 而至沒里奚國 (Muthed) 邊境之愛拉克 (Erak.) 又至達母干，(Damgan.) 又至萊夷 (Rei.) 大城。^(五十一)

(四十一) 撒馬兒罕名見明史外國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撒麻耳干。長春真人西遊記作耶米思干城。遼史天祚本紀作尋思干，元史太祖本紀十五年，亦作尋思干，劉郁西使記作樸思干城。皆耶米思干 (Semiscant.) 之轉音也。的柴克城距撒馬兒罕僅六十六英里，而海敦紀行乃言須行三十日，恐記載有誤也。

(四十二) 俄國柏脫康訥甫教授謂撒里鋪在柴拉夫香河 (Zaratshan.) 上。

(四十三) 起兒漫之名，見於遼史天祚本紀。耶律大石駐軍尋思干九十日，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爲帝。以甲辰歲，(西曆一千一百二十四年) 二月，五日，即位，號萬兒汗，漢號曰天祐皇帝。今其地名起兒米內 (Kerminen) 在撒馬兒汗與不花刺之間，往來必經之地也。

(四十四) 不花刺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太祖本紀十五年，作蒲華城。十六年，又作卜哈兒。唐書作布豁，又曰捕喝，即安國也。

(四十五) 紀渾河即元史之阿母河，(Amu daria) 唐書之烏澹水也。

(四十六) 墨耳姆城即今之墨耳甫沙章城 (Merv-Shahdjan)。

(四十七) 昔刺思城之名，見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六年，冬，十月，皇子拖雷 (Taim) 克馬

魯茶葉可 (Maruchak) 馬魯 (Maru=Merv) 昔刺思 (Seraks) 等城。

(四十八) 途思城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昔刺思與途思二城，皆呼羅珊境內大城也。

(四十九) 沒里奚國 (Mihinda) 名見元史卷三，憲宗本紀，二年，秋，七月，命乞都不花

(Mingka) 征沒里奚，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作木乃奚，劉郁西使記亦作木乃奚。馬哥孛羅

遊記卷一，第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皆作 Mulehet。音與沒里奚最相近也。

(五十) 愛拉克省今之 Irak Adjemi 波斯最大之省也。

(五十一) 萊夷 (Rei) 大城之名，見於耶穌教聖經。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嘗至其地。其遺蹟，今仍可見，在今波斯京城德海蘭 (Teheran) 之南，約五英里。

次至可疾云，(Khazvin) 阿八哈耳，(Avkher) 贊章，(Zanghian) 密亞那，

(Miana) 等城。

(五十二)

由密亞那行十二日，乃抵塔甫雷斯，(Tavrei) 再行二十六

日，渡愛拉斯克河 (Frash-Araxes)，抵錫洲城。(Sisian) 巴珠諾延 (Bachu

Noyen.) 之韃靼兵馬都元帥府，駐紮地也。巴珠諾延遣海圖姆至科耶諾延 (Khoja noyen.) 之駐地。蓋巴珠諾延是時率其所部兵士東行，會合蒙哥大汗之弟旭烈兀 (Hulagu.) 之東來大軍，而留科耶諾延代其職務也。

(五十二) 可疾云城之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阿八哈耳 (Abhar.) 與贊章 (Zendjan.) 二城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以上三城，與密亞那 (Miane)，塔甫雷斯 (Tavris) 11 地，皆今波斯北境大城也。

(五十三) 巴珠諾延之名，已見上文。一千二百四十六年，教皇遣使者安森母等多人，持國書往聘之。於一千二百四十七年，(蒙古定宗二年) 抵西甸斯城。(Sienis) 巴珠諾延軍壘，在其郊外。據俄國白萊脫胥乃贊之意，西甸斯或即海敦紀行之錫湘城也。拍脫康諾甫教授指出，在科克察湖 (Gokcha) 與阿萊格塞斯河 (Ataxes.) 之間。然詳查年代，甚為不符。海敦西歸，乃在蒙古憲宗五年，即一千二百五十五年。定宗時，旭烈兀無西征之舉，巴珠諾延亦必無率軍東行之役也。或者定宗時，巴珠先駐西甸斯，後乃移駐喀斯城。(Kas.) 至憲宗五年又東回至西甸斯也。

經長途跋涉，終乃安抵瓦代尼斯村 (Vardenis.) 之曲兒忒王府。以前海圖姆王

留其隨從武官及行李等於此，而自獨身前行也。留於王府，休息多日，遣僧人巴錫爾 (Basil.) 往拔都廷幕，告以蒙哥大汗之書信命令，並求拔都依其旨意，下令保護，禁止搔擾焉。

離蒙哥大汗之廷，西行八月，海圖姆乃復入亞美尼亞國境。時爲一千二百五十五年^{蒙古憲宗五年}七月杪也。

第十節。元時亞美尼亞親王海敦契丹國記導言。小亞美尼亞國王海敦入朝

蒙古憲宗後五十餘年，其族人果利葛斯親王 (Prince of Gorigos.) 海敦，著有

東方諸國風土記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Eastern Kingdoms.*) 一書。書中

有契丹國記一節，至有興味也。契丹國卽中國。中世紀時，亞洲西部及歐洲之人，稱中國以是名也。果利葛斯親王海敦身歷東方戰爭及政治甚久，一千

三百零五年，^{元成宗大德九年}自小亞美尼亞被流至錫拍羅斯島，削髮，充拉拍斯

(Lapais) 寺僧人。一千三百零六年之末，抵法國，居泡亦梯寺。(Poitiers.)

受克萊孟第五世 (Clement V) 之命，口授東方諸國歷史地理於佛爾康 (Nich-

olas Falcon.) 用法文記之，書成名曰 “*Merveilles des XIII Royaumes d’Aise.*”

佛爾康以後復譯之爲拉丁文，題名曰，東方史 “*Historia Orientalis*”。全書有

六十章，記載亞洲地理，蒙古諸汗傳記，聖地及東方基督教徒情況。前十五

章，皆記亞洲諸國。下方譯文，卽其契丹國之章也。其書爲古代記載亞洲諸

國地理，最佳之作也。契丹國章所記事情，或得自以前之國王海敦及其隨員

也。一千三百零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五月，六日，海敦歸至錫拍羅斯島。後又歸

其本國，被任爲警察長官。卒於一千三百十四年。元仁宗延祐元年法國巴克爾(L. de

Backer.) 著世紀極東諸國記，(Extreme Orient au moyen-age) 竟將前國王

海敦與親王海敦混作一人。吾願讀吾書者，特別注意焉。(參觀 H. Yule, Ca-

thay I, p. 168-169; E.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I. p. 165, Note 4

50)

第十一節。契丹國記。(Du Royaume de Cathay)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小亞美尼亞親王海敦口述。

契丹國者，地面最大國也。幅員之廣，莫與倫比。人口衆多，財富無窮。國濱大

洋海。海中島嶼，星羅棋布，無人能確知其數，究爲若干。蓋無人能見所有羣島也。其爲人所得知者，皆藏珍寶，難以數計。

其國最昂貴之物，卽橄欖油也。有自外國運往其境者。國王及貴族皆以重價收買之，寶藏之，視若無上之膏藥。

契丹國奇異物品極多，皆爲世界他國所罕見。其國人聰慧敏巧，遠過他人。蔑視他國之工藝，美術，科學，一若皆出其下者也。其人嘗自誇，謂世界人種，惟契丹人觀物以兩目，拉丁人以一目，而其餘諸國之人，則皆盲者。由此語，吾人可以推測其國人之心理，視世界各國，皆爲野蠻不開化，不能與其人相比例。然其國亦實多奇異物品，販運四方。製工優雅，精美過人。諸國之人，亦誠不能及之也。

國境之內，所有人民，皆稱契丹人。然亦有依其地方之名，而異其稱號者。各地人民，男女皆甚嬌美。而大抵皆兩目甚小，男子無鬚。契丹國人文書法，皆爲美觀。可與拉丁文字並駕齊驅也。國內宗教派別甚多，不可以數

計。有拜金鑄偶像者，有因牛耕田，生產五穀水菓，供給人食，而拜牛者。有拜各種大樹木者，有研究天文而拜天者，有拜日者，有拜月者。又有人民，一無信仰，又無法律，生活如獸，而與野獸亦實無別也。物質上，或有形諸學，其人皆極靈巧，駕於他人之上。然精神上，或無形之學，全國境內，不得一人有毫釐之知識，或感覺也。

(二)近數年來，中西士人頗有言西洋文明以物質勝，而東方文明以精神勝。殊不知此乃近二百年來之大差異耳。二百年前，西洋物質文明，固未必較勝於東方。海敦此記，可以作為左證也。

其國人氓，皆懦怯無勇。貪生畏死，甚於他人，故難堪兵役。然其人多謹慎，善辭辨，故常能於海陸之上，戰勝他人。其國兵器，種類甚多，悉為他國所無。

(三)中國人懦怯無勇，貪生畏死，難堪兵事之劣聲名，可謂遠播矣。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七十五章，蘇州大城記亦有「荷此城之人，及蠻子國餘境，稍有軍人精神，當可征服全世界。然其人悉非軍人，不過皆為練達商人，與巧慧工人而已。」李羅氏之記載，與海敦之語，

可謂不約而同矣。當今西人之論中國人者，亦無不交口譏誚，愛和平太甚，故國屢被外族征服也。古代亞美尼亞史家摩西之記載，即有『支那人性情溫和，不但可稱和平之友，而實亦爲生命之友也。』諸語。嗚呼！斯真國恥矣。勇武果敢，固不獨戰陣所必須，科倫布之發明美洲，法蘭西美利堅之革命，政治刷新，當今航空潛艇之告成功，文明事業，何一不須之耶？而又無一事能爲『平和之友，與生命之友』所能堪任者也。然如今軍人之私鬥，不顧國事者，又非吾所謂之勇也。

其國流通錢幣，皆紙所製成。楮幣爲四方形，上有國王璽印。依紙上所載數目大小，而定價值高低。有陳腐破爛者，物主可持至官府，更換新鈔。其國不用金銀。有之，則惟以製杯盆及各種裝飾器而已。

相傳契丹國爲世界極東之國，過此則無他國矣。其西境爲達爾賽國。(Tarse) (三)

北鄰比利時沙漠。(Desert of Belgian.) 南爲羣島海，吾前已言之矣。(見 Yule, (四)

Cathay I., p. 258-262)

(三)即畏吾兒國。見第二冊中歐交通第九十三節。

(四)比利時沙漠之名，不知何所取義。

古代中國與猶太之交通

輔仁大學
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四冊

泗陽張星烺亮塵撰

古代中國與猶太之交通。

第一節。西方文字中之記載。古代中國與猶太之交通，中國文字中雖無記載，而希伯來文之耶蘇教聖經舊約以賽亞書，(*Book of Isaiah*)有「試觀其人，來自遠方，來自北，與來自西，又來自西尼姆國。(Sinim) 1 (Behold, these shall come from far; and lo, these from the north and from the west; and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西國攷古家大抵皆以西尼姆國即以後希臘羅馬著作家之秦尼國轉音，而秦尼則又爲秦之轉音也。秦之名，能達亞洲極西部，地中海濱之猶太，則上古時代，兩地之有交通，已可證明矣。

(1)
敘利亞有德魯塞種人(Druzes)者，自言其祖宗來自中國樂土。德魯塞人生時修行良善者，死後將還魂漢土也。(見 Cyril Graham in *Journal of Royal Geog.*

Sec., vol. XXV ii, p. 262-3.)

(一)德魯塞族人於民國十四年夏秋之際，嘗與法國人大戰數月。

唐末，阿拉伯人阿布賽德哈散 (Abu Zaid Hassan) 記黃巢破廣府 (Khanfou) 即廣州時，屠殺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及拜火教者，十二萬人以至二十萬人之衆。(見Reinaud, *Relations*, I, p. 64; Mas'udi *Prairies d'Or*, I, p. 304.) 唐時，

亞洲西部民族來中國者之衆，可以知矣。當時海上交通之繁，亦可明矣。

元時，西歐人士來中國者，如馬哥孛羅，約翰孟德高維奴，馬黎諾里，及依賓拔都他等，皆嘗記中國有猶太人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五章，言「大汗擊敗乃顏後，薩拉森人，拜偶像者，以及猶太人，與不信上帝者，皆嘲笑基督教徒。蓋乃顏軍旗爲十字架徽章也。」其人皆笑謂基督教徒曰，乃顏亦基督教徒，且崇拜十字者。然汝等上帝之十字架果有神益於乃顏乎？」譏嘲無所不至。」又卷二第六章，言「忽必烈大汗留居汗八里至三月。時乃基督復活節也。大汗召所有基督教徒至宮，命各攜帶四福音書，焚香禮拜。大汗持

聖經，以口親之。並命大臣，皆如是行之。基督聖誕日及復活日，大汗皆親臨行禮。然薩拉森人，猶太人，及拜偶像者之祭日，大汗亦親臨行禮也。有問之者。大汗則曰，世界聖人有四。皆爲人所崇拜。基督教徒以耶蘇基督爲聖人。薩拉森人以摩訶末爲聖人。猶太人以摩西爲聖人。偶像教徒以釋迦牟尼爲聖人。四者余皆尊奉之。四人之中，必有最聖者。其在天之靈，或可助余也。一然大汗心中，寔最信仰基督教。蓋所教者，無一言不善不聖也。惟基督教徒出行時，則不許以十字架爲前導。蓋聖人基督既釘死十字架，而其徒携之爲前導。大汗以爲慢聖也。『約翰孟德高維奴遺札中，嘗道及之。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追想記載彼在汗八里時嘗與猶太人辨論。依賓拔都他記杭州有猶太人居住也。』

第二節。中國文字中之記載。中國與猶太交通，西方文字中，甚早已有記載。而中國史書直至元時，始得見之也。元時有兩名，同時輸入中國。一爲尤忽。據前俄國駐北京總主教拍雷狄斯 (Archimandrite Palladius) 之考證，

尤忽乃阿拉伯文 *Origo* 之譯音，即猶太人也。其說是也。天方正學卷七，至聖穆罕默德 墓誌云，「天方有兩異端。一曰諸乎得，一曰忒爾薩。諸乎得以母薩之教而訛傳之者。忒爾薩以爾薩之教而訛傳之者。」諸乎得即尤忽之別譯。母薩今人譯作摩西。忒爾薩即長春西遊記之迭屑。爾薩即耶蘇之別譯。元時，尤忽之名，蓋得自回教徒者也。尤忽之外，又有幹脫，亦元時猶太人之稱謂也。希臘人稱猶太人曰亦俄代。(Tondaios, Tondasia) 拉丁人稱之曰猶地斯。(Judaeus) 今代德國人及俄國人皆稱猶太人曰裕對。(Jude) 幹脫之名，即亦俄代或裕對之別譯。蓋得自歐羅巴人者也。元人平定欽察，俄國，波蘭。兵鋒及於德國，匈牙利與奧國。自諸地擄獲猶太人必衆。其自歐洲遷來中國者，必仍曰裕對，或亦俄代。由是而訛作幹脫也。茲將元時各書關於尤忽及幹脫之記載，摘錄於下，備攷證焉。

尤忽。

元史卷三十三，文宗本紀，天曆二年，三月，僧道也里可溫，尤忽答

原作合 茲改正 失蠻爲商者，仍舊制納稅。

元史，卷四十三，順帝本紀，至正十四年，五月，募寧夏善射者，及各處回回 尤忽殷富者，赴京師從軍。復發秃卜軍萬人，命太傅阿剌吉領之。

(一)前俄國駐北京總主教拍雷狄斯 (Archimandrite Palladius) 最初發現此二條之尤忽，爲阿拉伯文 *Djehud* 之譯音，指猶太人也。見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五章，附注。

斡脫

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年，五月，己卯，立斡脫總管府。

(二)元史卷八十九百官志，崇福司掌領馬兒哈昔列班也里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以其人衆，故設專司。斡脫人亦必甚衆，故另立總管府也。

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紀，元貞元年，二月，壬午，詔貸斡脫錢而逃隱者，罪之。仍以其錢賞首告者。

(三)今猶太人在歐美者以善經商，開當舖，放重利債聞。當俄國帝政時代，猶太人放重利債於俄人，逼債過急，往往激成仇殺猶太人之暴動。據元史此條觀之，六百年前猶太人在中國，已宛然如晚近俄國情況矣。

經世大典卷二十九，馬政篇。中統四年，諭中書省於東平，大名，河南路宣慰司，不以猶言回回通事，(四)幹脫並僧，道，答失蠻，也里可溫，畏兀兒諸色人戶，每鈔一百兩，通滾和買堪中肥壯馬七匹。至元二十六年，七月，十日，兵部承奉尙書省奏，諸衙門官吏，僧，道，答失蠻，也里可溫，幹脫，不以是何軍民諸色人戶，所有堪中馬匹，盡數和買。十四日，兵部承奉尙書省割付和尙，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幹脫等戶，但有四歲以上騮馬，曳刺馬，小馬，盡數赴官中納，當面給付價鈔。此節轉錄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九，元世各教名考。

(四)洪鈞云，經世大典之幹脫即猶太教。審定字音，當云攸特。首字今譯爲勝，次字大典譯音爲勝。或稱如德亞，則言其地。如德亦攸特也。幹脫輒與僧，道，答失蠻，也里可溫並舉，其爲一種宗教無疑。證以幹脫字之原來，及事蹟，其爲猶太人實毫無疑義也。

元典章記載幹脫事蹟甚多。陳圓菴錄出示余。茲特分條揭之於下。原書幹脫多誤刊作幹脫，今爲更正。

止貢獻。

庚申年，四月，初六日，詔書內一款節。該開國以來，庶事草創。既無俸祿以養廉，故縱賄賂而爲蠹。凡事撒花等物，無非取給於民。名爲已財，實皆官物。取百散一，長盜滋奸。若不盡更，爲害非細。始自朕躬，斷絕斯弊。除外用進奉，軍前克敵之物，并鞞脫等拜見撒花等物，並行禁絕。內外官吏，視此爲例。元典章二
。聖政

鋪馬分例。

大德八年，七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爲諸王附馬，各枝兒勾當，在各路裏幹辦公事，鋪馬分例等事。大德年，三月，二十八日，奏過事內一件。大都省官人每奏，將來在前諸王附馬各枝兒差使臣來呵，勾當完備了，不迴去，騎小鋪馬。吃著在應住幾個月，也有到一年的，推調者不者，有麼道因那里題說的上頭，俺商量著大勾當呵與七日小勾當，與三日者除那的外餘剩不交與呵，怎生麼道奏了各處行了文書來，在後廉訪司官人每題說，將來的上頭臺官每說，這般與呵窄的一般，有再交省官人每商量呵怎生麼道

奏了俺根底與文書如今京兆省官每也與將文書來諸王駙馬每的使臣有軍情勾當呵行省裏爲錢糧的勾當並其餘管民官一處相關的勾當有呵比及他每的勾當完備依在前與來的體例鋪馬祇應與呵中也麼道題說將來呵大都裏伴當每說將來委實有那般勾當呵依在前體例與者勾當既了推事故不過去呵鋪馬祇應不交與除那的外他每的投下催趁幹脫錢地土造作勾當等與管民官無相關的勾當呵依在前已了的聖旨交與呵怎生說將來俺這裏商量來不立限次呵不宜也者寬了的一般有軍情勾當與管民官有相關的勾當呵與半月限提調的省官路官每不揀該那個投下呵他每的勾當不交誤了即便完備與者與管民官無相關的勾當呵有大勾當的與八日小勾當與三日鋪馬祇應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元典章一六。

行用至元鈔法。至元二十四年三月。共十四款。

一係官並諸投下，營運幹脫公私錢債，關借中統寶鈔，若還至元寶鈔，以一折五。願還中統寶鈔者，祇貫歸還。出放幹脫錢債人員，即便收受。毋得阻

滯。元典章二十，戶部鈔法。

申明鹽課條畫。延祐五年三月十六日。共十六款。

一諸王公駙馬位下，行運斡脫人等及官豪勢要之家。今後辦課買引，赴倉支鹽。不得欺凌倉官。攙越資次。如到發發賣處去，亦不得恃勢，攙奪行市。若有違犯之人，依條斷罪。仍具姓名呈省。元典章二十二，戶部鹽課。

斡脫每貨物納稅錢。

大德元年，八月，福建行省，准中書省咨江浙行省咨，杭州稅課提舉司，申馬合謀行泉府司折到降真象牙等項香貨官物，付價三千定，該納稅鈔一百定。本人賚擊聖旨，不該納稅咨清定奪事。准此。於大德元年，五月初七日，奏過事內一件。也速答兒等江浙省官人每說，將來有阿老瓦丁，馬合謀，亦速福等斡脫每做買賣呵，休與稅錢麼道執把着聖旨行有來怎生麼道說將來有賽典赤等奏將來拔赤拔的兒哈是稅錢，防送回回田地裏的體例，到回田地裏呵，依聖旨體例，休與者，這裏做買賣呵，依着這裏體例裏教納稅錢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元典章二十二，戶部雜課。

(五)阿老瓦丁 (Ala-eddin) 馬合謀 (Mahammad) 亦速福 (Yusuf) 皆回教徒人名。而下又標明爲幹脫。此必猶太人而奉回教者也。

弓手戶免差稅。

中統五年，八月，欽奉聖旨內一款節該。隨處州府驛路，該置巡馬及馬步弓手，於本路不以是何投下當差戶計及軍站人匠打捕鷹房，幹脫審治諸色人戶，計內每一百戶內取中戶一名，充役與免本戶合著差發其當差戶推到合該差發數目却於九十九戶內均攤。若有失盜，勒令當該弓手，立定三限盤捉。欽

此。元典章二十四戶部

行運幹脫錢事。

至元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呈中書省咨撒里蠻愛薛兩省裏，傳奉聖旨，幹脫每的勾當，爲您的言語是上麼道交罷了，行來如今尋思呵這幹脫每的言語似是的一般有在先成吉思皇帝時分至今行有來如今，若他每底聖旨拘收了呵，却與省未曾拘收底休要者，若有防送交百姓生受行底明白說者。欽此。

元典章二十
七戶部錢債

爲追斡脫錢事。

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割付泉府司呈七月二十四日本司少卿趙奉直賚擊御寶聖旨前來赴中書省開讀節該如今過得的每明有顯跡斡脫每若有呵與者別個失散了的無保人的每休要者做頭口與來的斡脫每真個被不拜戶要了呵委實窮暴無氣力呵休賠者要了錢的斡脫每委實窮暴生受呵休要者富的本錢休要交納利者窮的若有呵他的本錢交納者又秃兒減磨絲裏兒青鼠等候著斡脫每的體例裏但得的利息納者道來。欽此。元典章二十七戶部

斡脫錢爲民者倚閣。

大德二年，八月，二十日，江西行省近有蒙古文字譯呵。吉只大王令子蠻子田地裏屬俺的，斡脫錢本錢利錢不納。有這贖速丁，馬合謀爲頭使臣女孩兒小厮用著的物。俺根底出來的時分。馳馱斟酌著舖馬他每根底與著交出的恁省官每識者麼道恁根底委付將去也敬此照得先欽奉聖旨節該諸王駙馬並投下

告隨路官員人等欠少錢債照得先帝聖旨如有爲民借子雖寫作梯已文契仰照勘端的爲差發交使有備細文憑亦在倚閣之數仰諸王投下取索錢債人員須管於宣撫司與欠債人當面照得委是已身錢債另無異詞依一本一利歸還毋得經直於州縣將欠債官民人一面强行拖拽人口匹准折財產搔擾不安如違定行治罪又先欽奉聖旨節該江南平定之後悉爲吾民今十有八年尙聞營利之徒以人爲貨今後南北往來返人客旅並行禁止欽此已經割付合屬去處欽奉聖旨事意毋得縱令收買良民違錯欠少幹脫錢債人等，依例施行外據轉送孩兒媳婦一節卽係以人爲貨事理移准都省咨該請欽依聖旨事意施行。元典章二十七，戶部

幹脫每休約當。

大德五年，六月，欽奉聖旨，府司官人每奏幹脫每裏多有勾當裏行的營運與錢的人每行運聖旨交各處買賣裏去呵各路官人每聖旨裏他每的名字不是麼道約當眼生受有麼道奏來如今那般資擊聖旨行的幹脫每的官人每處顯驗的文書將著行呵將他每的人等根底休約當者麼道來既是這般宣諭了呵約當的路官不

怕那斡脫每根底也首會者不干自己人每根底休夾帶者夾帶的斡脫每有罪過者
聖旨俺的。元典章二十
七，戶部。

追斡脫錢擾民。

大德六年，十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二道有札忽兒眞妃子念木烈大王位下，
差來使臣晏只哥歹等，欽賚聖旨追徵斡脫錢物。本省照得晏只哥歹等追徵
本位下錢物不層經由中書省亦無坐到元借斡脫錢人戶花名錢數止坐烈元借斡
脫錢人不魯罕丁，法合魯丁，孟林三名信徒各人轉指諸人借欠錢數展轉攀指
一百四十餘戶追徵因而擾民不便除已行下杭州路行移使臣晏只哥歹等著落元
借斡脫錢人不魯罕丁，追徵外，若不移咨本官係位下差來人員誠恐迴還異詞
妄說今後凡有投下追徵斡脫官錢開坐欠少戶計村莊姓名數目具呈都省轉咨行
省行下拘該官同徵理官民兩便請希咨回示都省合行移咨請照依照驗元坐取斡
脫錢各人姓名依理追徵毋致信徒勾擾違錯。元典章二十
七，戶部

禁斷軍器弓箭。

至元十六年御史札付奉中書省札付欽奉聖旨內一款節該闍里帖木兒說有民戶每莊家每在先休教拿弓箭者到來如今帶著弓箭射兒子野雞行有說謊做賊因此生麼道說有俺與省家官人每一同商議的漢兒人裏頭拿著弓箭的嚴行治罪的文書行麼道商量來除側近有的武衛軍外另細漢軍每出軍把軍器者回來將軍器每置庫納者與魯裏來有的軍器休教拿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仰欽依施行又奉中書省札付樞密院呈與都省商量定本院官奏如今各路打捕戶每問將來俺弓箭合把那不合把如今明白與文字交依中統四年行來時聖旨達達，畏吾兒，回回，斡脫，達魯花赤打捕的巡馬司手監弓手每交把弓箭呵怎生奉聖旨依著先聖旨行文書交把弓箭者。欽此。元典章三十五，兵部軍器。

禁買賣人軍器。

皇帝聖旨汴梁湖廣行中書省行御史臺宣慰司廉訪司軍官每市舶司官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根底但是海島裏有的各處外國裏做買賣去的斡脫每根裏做買賣每根底衆百姓根底宣諭的聖旨衆官人每斡脫每做買賣的每做自己的面

皮待交買賣行海裏入去的時從這裏馬匹弓箭每箭幹竹子等別軍器也限將去到那壁呵變換了象隻將著做上位使將來麼道那裏忻都每的頭目每根底說謊與有今後除咱每賜與將去的之外說謊與自己的財物役這裏馬匹軍器不揀誰休將去者用別財物買要了象隻那壁忻都每根底休將去者道了這般宣諭了呵海裏馬匹象隻不揀甚麼軍器將去的人他的財物要了罪過斷沒者聖旨俺的鼠兒年七月十二日上都有時分寫來。元典章三十五 兵部軍器

設置巡防弓手。

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欽奉聖旨道與中書省在先遇有其各官府司爲無罪賞並不嚴行根緝三月不獲便令本處人賠償這般體例今後革罷再休行者仰照依立定罪賞設置巡捕弓手防禁捕捉盜賊條格通行諸路一體施行內一欵隨州府驛路置巡馬及馬步弓手驗民戶多寡 定立額數除本管頭目外本處長官兼充提控官其禁夜之法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行人者有公事急速與病 產育不在此限違者答一十七下有官者答一下准贖元寶鈔一貫州縣城子相離寫遠去處其間五七十里

所有村店及二十戶以上者設巡弓防手合用器仗必須備足令本縣長官提控著不及二十戶者依數差補若無村店去處或五七十里創立聚落店舍亦須要及二十戶數其巡軍另設不在戶數之內關津渡口必當設置店舍弓手去處不在五七十里之限若沿邊州縣及相去地理窩遠去處從行省就便定奪於本路不以是何投下當差戶計及軍站人匠打捕鷹房解脫窖冶諸色人等內每一百戶內取中戶一名充役與免本戶合著差發其當戶推到合該差發數目却於九十九戶內均攤若有失盜勒令當該弓手立定三限收補每限一月如限內不獲其捕盜官強盜停俸兩月竊盜一月外弓手如一月不獲強盜的決一十七下竊盜七下兩月不獲強盜再決二十七下竊盜一十七下三月不獲者強盜再決三十七下竊盜二十七下如限內獲賊數及一半全免本罪又中書省割付該先欽奉聖旨節文州府驛路設置巡防弓手不以是何戶計諸色人等每一百戶內取中戶一名充役其本戶合當差發却於九十九戶內均攤欽此已經遍下外令來講究得隨路戶數多寡不同兼軍站等戶不該差發似難均攤今斟酌京府州縣合用人數止用本處當包銀絲綿並正納色銀戶計每一百戶內選差中戶一名當役據本戶合該

差發稅銀却令九十九戶包納似爲長便外中都巡軍擬於侍衛親軍內摘差四百人與元設巡軍一處應役至元三年 月十三日聞奏過奉聖旨依著您商量酌行者。欽此。元典章五十一 刑部防盜。

路人驗引放行。

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欽奉聖旨，條畫內一款諸幹脫商賈凡行路之人先於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若公引限滿其公事未畢依所在倒給如管民管軍官並其餘諸投下人員若無上司文面勾喚欲往他處勾當亦聽以次人於本處官司告給文引經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於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歷每上下半月。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元典章五十 刑部防盜

商賈於店止宿。

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欽奉聖旨條畫內一款，往來客旅幹脫商賈，及攬擊財物之人，必須於村店設之。巡防弓手，去處止宿其間。若有失盜，勒令

本處巡防弓手立限根捉。如不獲者，依上斷罪。若客旅鞞脫商賈人等，却於巡店無巡防弓手去處止宿，如值失盜，並不在追捕之限。元典章五十一刑部防盜。

河道船隻。

至大元年，五月，十三日，欽奉聖旨，中書省奏會道河根脚裏爲行船底上頭。薛禪皇帝用意動國家氣力，交閑挑修理來，如今往來行的使臣每，下番去的使臣每，各枝兒鞞脫每，權豪勢要人等到根底呵，不等候開放的時分，使氣力行拷。看開的人每夕頻頻開開。又運官報的船隻，水淺了呵。河內起築土壩堰的水深。行船的上頭壞了開的緣故，是這的。有將那的每禁治施行聖旨道麼奏來如今諸王公駙馬各枝兒往來行的使臣每，鞞脫每，權豪勢要每，下番去的使臣人等，又運官糧船隻，到開根底呵，依著在先立定來的體例，開開的時分交行者。道來這般宣諭了似前不待水則使氣力打拷看開的人等交開開河內用土築壩壞了開的人每有呵要罪過者這般看開的人每倚著這般宣諭了也麼道合開開的時分不開將船裏行的使臣每客旅每交生受要肚皮行呵他

每不怕那監察廉訪司官人每常加體察者。聖旨欽此。元典章五十九，工部船隻。

使臣冒起鋪馬罪例。

御史臺延祐六年，六月，初三日，本臺官答刺罕大夫亦憐眞經歷等奏過事內一件，大都乞塔中丞等臺官人每備著陝西行臺官人每文書裏說將來碭門，黎雅萬戶府達魯花赤黑的立宣政院官人每差往西番地面裏拘收牌面追徵斡脫等錢七個鋪馬里去來他到河州除這里去的鋪馬之外他的言語里交添了四個鋪馬買賣的人每根底要了錢物夾帶著去了更吾思藏宣慰司官人每根底取要金子毛子哈丹緞疋等物回來者又問買賣的人每要了錢物添了三十四疋鋪又夾帶的回來的上頭陝西廉訪司官副使衆家奴他根前問呵與了明白招伏贓也約了西臺官人每依著列明山例合斷一百七十除名不叙更合追奪他的元受聖旨宣命牌面麼道定擬將來有更豬狗別帖木兒小名的兩個脫脫禾孫黑的立冒騎鋪馬的不攔當要了肚皮他每合該的罪過一處受擬將來有又吾思藏宣慰司官人每無體例黑的立根底他每與了鋪馬的罪過宣政院裏與文書去交他每問了要罪過麼道說將來

有俺商量來宣政院官人每差人不當的上頭交這般歹人多騎鋪馬呵交百姓生受
擾害了站赤有如今俺行與宣政院文書交問了吾思藏宣慰司官人每要了他每罪
過今後差使呵選揀好人去更依著廉訪司定擬將來的人每罪名行的上位職者麼
道奏呵聖旨了也欽此除外咨請欽依施行。元典章新集 兵部鋪馬。

(六)讀上方元典章諸節，猶之今法國人讀十三世紀時之法文也。加以漢文無點逗分句之法，
乃更不可明矣。此皆元時之白語文。其句不可分辨，其義亦多不明瞭。關於幹脫諸事，觀其
大概可也。

第三節。明清兩代開封猶太教徒狀況。明中，中歐交通恢復後，天主教士

利瑪竇 (Matteo Ricci) 來華。在北京嘗遇開封挑筋教徒艾孝廉計偕，及張孝

廉。利子示以如德亞文即猶太文天主經典大全。艾君誦讀其文，深喜而拜。利子

又示以所佩十字架，張君一見，不禁淚下。利子乃遣從遊黃明沙馳訪其實。

西人自是始知開封有猶太人矣。西曆一千六百十三年，萬曆四十年耶蘇會士艾儒

略 (Aleni) 一千七百零四年，清康熙四十年皆嘗至開封訪之。

。一千七百二十一年，康熙六十年高必耳（Gaubil）及多孟胥（Domense）二人，嘗親訪開封猶太教堂。繪有堂圖二幅。携歸碑文揚本。一千八百五十年，清道光三十年倫敦猶太人布教會（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遣委員至開封調查。所得結果，香港斯密司（G. Smith）主教曾於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元年在上海刊布。同年，在開封猶太教堂所得之經典，亦在上海刊印。一千七百六十年，清乾隆二十五年倫敦猶太商人嘗用希伯來文致書問候開封同胞。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奧國維也納京城之猶太商人李伯曼（J. L. Liebermann）嘗至開封訪之。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粵匪至開封，居民多逃散，猶太人亦隨之而多逃亡。同治六年，美人丁隲良（W. P. Martin）亦至其地，訪猶太教之遺蹟。見寺已傾圮，片木無存。祇見二碑矗立而已。與其人講彌施訶降生之事，咸蒙然罔覺云。西人研究開封猶太教，如是之早而且詳，而我國之文人學士，向不注意此事。至宣統二年，家大人嘗遊開封，乘便一訪之。當時著有大梁訪碑記，登刊於地學雜誌。中國人士注意是教者，

以此爲嚆矢。民國元年，其寺遺址，爲加拏大聖公會所購，擬築醫院。今開封猶太人婦孺，共計尙有一百二十餘人，成丁者約三十人。民國九年，新會陳圓菴有開封一賜樂業教考之作。爲漢文中專考在華之猶太教者第一書也。余今据開封一賜樂業教考，轉錄三碑文於下。此三碑名馳全球，不亞於西安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也。碑文略序該教歷史，禮節，及教中人物也。其至中國年代，三碑所記，各不同。弘治二年碑，謂在宋代。正德七年碑，謂在漢時，康熙二年碑，謂周時始傳於中州。三說以弘治碑爲較可信也。至若其人，究由陸道或海道而來，則不可考矣。

開封人稱其教爲挑筋教，蓋以每食牛羊肉，必須拔筋故也。据康熙碑，挑筋教徒有趙映乘者，嘗著有四竹堂紀異二百四十卷。惜乎今已不傳矣。映乘於順治七年，由刑部郎中，出爲福建漳南道按察司僉事。後以丁內艱旋里。倡復本教寺。康熙初，轉湖廣江防道，卒於官。映乘弟映斗，順治間拔貢，知雲南宜良縣。（參觀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猶太教之傳入中國。

第四節。重建清真寺記

碑三十六行，行五十六字，今存

夫一賜樂業以色立教祖師，阿無羅漢，亞伯拉罕迺盤古阿孰亞當十九代孫也。自開闢天地，祖師相傳授受，不塑於形像，不諂於神鬼，不信於邪術。其時神鬼無濟，像態無祐，邪術無益。思其天者，輕清在上。至尊無對。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觀其春生夏長，秋歛冬藏，飛潛動植，榮悴開落。生者自生，化者自化，形者自形，色者自色。祖師忽地醒然，悟此幽玄，實求正教，參贊真天。一心侍奉，敬謹精專。那其間立教，本至今傳。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傳而至正教祖師也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載也。生知純粹，仁義俱備，道德兼全。求經於昔那山西乃頂，入齋四十晝夜。去其嗜欲，亡絕寢膳。誠意祈禱，虔心感於天心。正經一部，五十三卷，有自來

矣。其中至微至妙。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再傳而至正教祖師藹子刺，以斯系出祖師，道承祖統。敬天禮拜之道，足以闡祖道之蘊奧。然道必本於清真禮拜。清者精一無二，真者正而無邪。禮者，敬而已矣。拜，下禮也。人於日用之間，不可頃刻而忘乎天。惟寅午戌而三次禮拜，迺真實天道之理。祖賢一敬之修何如，必先沐浴更衣。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而恭敬進於道經之前。道無形像，儼然天道之在上。姑述敬天禮拜綱領而陳之。

始焉鞠躬敬道，道在鞠躬也。中立不倚敬道，道在中立也。靜而存養，默贊敬道，不忘之天也。動而省察，鳴贊敬道，不替之天也。退三步也，忽然在後，敬道後也。進五步也。瞻之在前，敬道前也。左之鞠躬敬道，即善道在於左也。右之鞠躬敬道，即不善道在於右也。仰焉敬道，道在上也。俯焉敬道，道在爾也。終焉而拜道，敬在拜也。噫，敬天而不尊祖，非所以祀先也。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維牛維羊，薦其時食。不以祖

先之既往而不敬也。每月之際四日齋。齋乃入道之門，積善之基。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善始積累。至齋，諸惡不作。衆善奉行，七日善終。週而復始。是易有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之意也。四季之時七日戒。衆祖苦難，祀先報本，亡絕飲食。一日大戒，敬以告天。悔前日之過失，遷今日之新善也。是易聖人於益之大象有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其斯之謂歟？

噫，教道相傳，授受有自來矣。出自天竺，奉命而來。有李，俺，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李，聶，金，張，左，白，七十姓等，進貢西洋布於宋。帝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宋孝隆興元年，金世宗大定三年癸未，列微末利五思達領掌其教。俺都刺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達重建古剎清真寺。坐落土市街東南，四至三十五杖。殆我大明太祖高皇帝開國，初撫綏天下軍民，凡歸其化者，皆賜地以安居樂業之鄉。誠一視同仁之心也。以是寺不可無典守者。惟李誠，李實，俺平徒，艾端，李

貴，李節，李昇，李綱，艾敬，周安，李榮，李良，李智，張浩等，正經熟曉，勸人爲善，呼爲滿喇。其教道相傳，至今衣冠禮樂，遵行時制。語言動靜，循由舊章。人人遵守成法，而知敬天尊祖，忠君孝親者，皆其力也。俺誠醫士，永樂十九年，奉周府定王傳令，賜香重修清真寺。寺中奉大明皇帝萬萬歲牌。永樂二十一年，以奏聞有功，欽賜趙姓，授錦衣衛指揮，陞浙江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年，李榮，李良自備資財，重建前殿三間。至天順五年，河水滄沒，基址略存。艾敬等具呈，按照先奉本府承河南布政使司割付等因。至元年古剎清真寺准此。李榮復備資財，起蓋深邃。明金五彩粧成，煥然一新。成化年，高鑑，高銳，高鏐，自備資財，增建後殿三間。明金五彩粧成。安置道經三部。外作穿廊，接連前殿。迺爲永遠之計。此蓋寺前後來歷也。天順年，石斌，李榮，高鑑，張瑄，取寧波本教道經一部。寧波趙應捧經一部，賚至汴梁歸寺。高年由貢士任徽州歙縣知縣，艾俊由舉人任德府長史。寧夏金瑄，先祖任光祿寺卿，伯祖勝任金吾前衛千兵。瑄置買供卓銅爐

瓶燭臺。迺弟瑛，弘治二年，捨資財，置寺地一段。瑛與鍾托趙俊置碑石。俺都刺立基址，啟其端。李榮高鉉建造成其事。有功於寺。諸氏捨公帑經龕經樓經卓連籠欄杆供卓付簷諸物器皿，亦爲粧彩畫飾周圍之用，壯麗一方。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釋則有聖容殿，尊崇尼牟。照原在道則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殿，尊崇皇天。其儒教與本教，雖大同小異，然其立心制行，亦不過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於五倫矣。噫嘻，人徒知清真寺禮拜敬道，殊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古今相傳，不可誣也。雖然，本教尊崇如是之篤，豈徒求福田利益計哉。受君之恩，食君之祿，惟盡禮拜告天之誠，報國忠君之意。祝頌大明皇上，德邁禹湯，聖並堯舜，聰明睿智，同日月之照臨，慈愛寬仁，配乾坤之廣大，國祚綿長，祝聖壽於萬年。皇圖鞏固，願天長於照原地久。風調雨順，共享太平之福。勒之金石，用傳永久云。

開封府儒學增廣生員。金鍾謨。

祥符縣儒學廩膳生員，曹佐書。

開封府儒學廩膳生員，傅儒篆。

弘治二年，歲在己酉，仲夏，吉日，清真後人，寧夏金瑛，祥符金禮並立。
瓦匠吳亮吳遵。

第五節。尊崇道經寺記。

碑二十八行，行四十四字，今存。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議，江都左唐撰文。

賜進士出身，徵士郎，戶科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淮南高洵書丹。

賜進士出身，徵士郎，前吏科給事中，維楊徐昂篆額。

嘗謂經以載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綱五常，小而事物細微，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莫匪道之所厲。然道匪經無以存。經匪道無以行。使其無經，則道無載。人將貿貿焉莫知所之。卒至於狂謬而竊

冥行矣。故聖賢之道，垂六經以詔後世。迄于今而及千萬世矣。至於一賜樂業教，始祖阿孰，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經傳焉。道經四部，五十三卷。其理至微，其道至妙。尊崇如天。立是教者惟阿無羅漢，爲之教祖。於是也攝傳經，爲之師法。厥後原教自漢時入居中國。宋孝隆興元年，癸未，建祠於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其寺古剎也，以爲尊崇是經之所。業是教者不止於汴。凡在天下，業是教者，靡不尊是經而崇是道也。

然教照原

是經文字，雖與儒書字異，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

，是故道行於父子，父慈子孝。道行於君臣，君仁臣敬。道行於兄弟，兄友弟恭。道行於夫婦，夫和婦順。道行於朋友，友益有信。道莫大於仁義，行之自有惻隱羞惡之心。道莫大於禮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於齋戒，必嚴必敬。道行於祭祖，必孝必誠。道行於禮拜，祝贊上天。生育萬物，動容周旋之際，一本乎誠敬也。至於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者，莫不關恤賑給，俾不至於失所。貧而娶妻不得娶，與葬埋不能葬者，莫不極力相助。凡婚

資喪具，無不舉焉。及至居喪，禁忌葷酒。殯殮不尚繁文，循由禮制，一不信於邪術。下至權度斗斛，輕重長短，一無所敢欺於人。

求觀今日，若進取科目，而顯親揚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澤民者有之。或折衝禦侮，而盡忠報國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於一鄉者，亦有之矣。逮夫農耕於野，而公稅以給。工精於藝，而公用不乏。商勤於遠，而名著於江湖。賈志於守，而護利於通方者，又有之矣。畏天命，守王法，重五倫，製五常，敬祖風，孝父母，恭長上，和鄉里，親師友，教子孫，務本業，積陰德，忍小忿，戒飭勸勉之意，皆厲於斯焉。嗚呼！是經也，日用常行之道，所著者有如此。故天命率性，由此而全。修道之教，由此而入。仁義禮智之德，由此而存。若夫塑之以像態，繪之以形色者，徒事虛文，驚眩耳目。此則異端之說，彼固不足尚也。然而尊崇於經者，其知所本歟？

道經相傳，有自來矣。自開闢以來，祖師阿孰，傳之女媧。亞挪女媧傳之阿無羅漢。羅漢傳之以思哈菽。以哈菽傳之雅呵厥勿。雅厥勿傳之十二宗派。宗

派傳之也。攝。也。攝傳之阿呵聯亞倫呵聯傳之月東窩。約書亞東窩傳之藹子刺。於是祖師之教，燦焉而復明。故凡業是教者，其惟以善爲師，以惡爲戒。朝夕警惕，誠意修身。齋戒節日，飲食可匝。於經而是矜是式，尊奉而崇信焉。則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稱，家家遂俯育之樂。如此則庶於祖教之意無所負，而尊崇之禮無少忒矣。刻石于寺，垂示永久，咸知所自，俾我後人，其慎念之哉。

大明正德柒年，壬申，孟秋，甲子，重建寺。俺，李，高，維揚金溥請道經一部，立二門一座。寧夏金潤立碑亭一座。金鍾修撰碑亭。鏞字張鸞張璽。

第六節。重建清真寺記。

碑三十三行，行七十七字今存。

夫一賜樂業之立教也，其由來遠矣。始於阿孰，爲盤古氏十九世孫。繼之女媯，繼之阿無羅漢。羅漢爲盤古氏十九世孫，句應在此。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

知天道無聲無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順其序。所以不塑乎形像，不惑於鬼神，而惟以敬天爲宗，使人盡心合天，因心見道而已。數傳而後，聖祖默舍弘治正德碑作也攝生焉。神明天亶，穎異超倫。誠心求道，屏嗜慾，忘寢食，受經於西那山。弘治碑作昔那山。不設廬，不假舍。禮曰，不壇不坎，掃地而祭，昭其質也。聖祖齋祓盡誠，默通帝心。從形聲俱泯之中，獨會精微之原。遂著經文五十三卷。最易最簡，可知可能。教人爲善，戒人爲惡。孝弟忠信本之心，仁義禮智原於性。天地萬物，綱常倫紀，經之大綱也。動靜作息，日用飲食，經之條目也。

其大者禮與祭。禮拜者，祛靡式真，克非禮以復於禮者也。禮拜之先，必齋戒沐浴，淡嗜慾，靜天君，正衣冠，尊瞻視，然後朝天禮拜。蓋以天無日不在人之中，故每日寅午戌三次禮拜。正以人見天之時，致其明畏。敬道敬德，盡其虔誠。日新又新。詩云，『陟降厥土，日監在茲。』其斯之謂歟？其禮拜時所誦之經文，高讚之，敬道在顯也。默祝之，敬道在微也。進而前者

，瞻之在前也。退而後者，忽然在後也。左之，如在其左也。右之，如在其右也。無敢厭斲，無敢怠荒。必慎其獨，以畏明且。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斯之謂歟？而其行於進反升降跪拜間者，一惟循乎禮。不交言，不回視。不以事物之私，乘其入道之念。禮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

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道之在禮拜者，如此也。以上禮拜

祭者，盡物盡誠，以敬答其覆載之恩者也。春月萬物生發。祭用芹藻，報生物之義也。仲秋萬物薦熟。祭用菓實，報成物之義也。凡物之可以薦者，莫不咸在。不加調和，卽所云大羹不調者也。而總以盡其誠信。禮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之謂也。冬夏各取時食，以祀其祖先。祭之時以禮自持。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既祭之末，均享神惠，而猶以其餘畀之。道之在祭祀者，如此也。以上祭

小者如齋。齋者，精明之志也。七日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也。齋之日，不火食。欲人靜察動省，存誠去僞，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易曰，七日來復。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猶懼人雜於私欲，淺於理道，故於秋末閉戶清修一日。飲食俱絕，以培養其天真。士輟誦讀，農罷耕芸，商賈止於市，行旅止於塗，情忘識泯，存心養性，以修復於善。庶人靜而天完，欲消而理長矣。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斯之謂歟？以上齋。冠婚死葬，一如夏禮。孤獨鰥寡，莫不周賑。經之綱領條目，難以備述。而聖祖制經之義，無非此剛健中正，純粹無私之理。斯道遂燦然明備，如皓日懸空。無一人不可見道，則無一人不知尊經矣。其中文字，雖古篆音異，而於六經之理，未嘗不相同也。

教起於天竺，周時始傳於中州。建祠於大梁。歷漢唐宋明以來，數有變更，而教衆尊奉靡斁。如飲食衣服之適於人，而不敢須叟離也。其寺俺都喇始創於宋孝隆興元年。五思達重建於元至正應依弘治正德碑作至元十六年。李榮，李良，高鑑，高鉉，高銳，于明天順五年，黃水湮沒，復捐資重修。以上寺。殿中藏道經一十三部。方經散經各數十冊。教衆日益蕃衍。亦惟敬天法祖，

世奉宗旨，罔敢隕墜而已。明末，崇禎十五年，壬午，闖寇作亂，圍汴者三。汴人誓守無二，攻愈力，守愈堅。閱六月餘，寇計窮，引黃河之水以灌之。汴沒於水。汴沒而寺因以廢。寺廢而經亦蕩於洪波巨流之中。教衆獲北渡者，僅二百餘家，流離河朔。殘喘甫定，謀取遺經。教人貢士高選，承父東斗之命，入寺取經，往反數次。計獲道經數部，散經二十六帙，聘請掌教李禎，囑喇李承先，參互考訂焉。至大清順治丙戌科進士，教人趙映乘，編序次第，纂成全經一部，方經數部，散經數十冊。繕修已成，煥然一新。租曠宅而安置之，教衆咸相與禮拜，尊崇如昔日。此經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傳也。以上經。

然而教衆雖安居於垣，終以汴寺之湮沒爲歉。時大梁道中軍守備，教人趙承基率兵防汴。修道路，成橋梁，招人復業。懼寺廢，而教衆遂渙散莫復也。且不忍以祖宗數百年創守之業，而忽廢於一旦也。遣士卒晝夜巡邏以衛之。迺弟映斗，應試入汴，相與從荆棘中正其故址。汴人復業者日益繁。承基因

數請教衆復業，而李禎，趙允中遂負遺經旋汴。時已爲順治癸巳年矣。順治十年公議捐資修寺，衆皆樂輸。估工起建，爾時貢士高選等，生員高維屏，李法天等，具呈各衙門請示，按照古刹清眞寺准復修理。趙承基等首捐俸資，李禎，趙允中等極力鳩工，出前殿於黃沙。由是前殿始立。進士趙映乘分巡福建漳南道。丁艱旋里，捐俸資獨建後殿三間。至聖祖殿三間，教祖殿三間，北講堂三間，南講堂三間，大門三間，二門三間，廚房三間，牌坊一座，行殿九間，殿中立皇清萬萬歲龍樓一座，碑亭二座。焚修住室二處，丹堊黝漆，壯麗輝煌。或出自教衆之醵金，或出自一人之私囊。寺之規模，於是乎成。較昔更爲完備矣。見者莫不肅然起敬。以上再言寺。

殿中原藏道經一十三部，胥淪於水。雖獲數部，止纂序爲一部。衆咸宗之。今奉入尊經龕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後所漸次修理者也。其散帙方經，衆各出資修補。而大參趙映乘作聖經記變，乃弟映斗復著明道序十章。經文於是備，宗旨於是明。其燦然共著，如日月之在天，如江河之行地。經

有真諦，解者不敢參以支離。經自易簡，解者不敢雜以繁難。自是人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夫婦之別。原本於知能之良，人人可以明善復初。其與聖祖制經之義，祖宗尊經之故，雖上下數千百年，如在一日。以上再言經。

計自滄桑之後，趙承基映斗正基址以啟其端。趙映乘高登魁等捐資起建以成其事。有功於寺。高選，趙映乘訂證聖經於前，李禎等修補於後。有功於經。至於寺之牌扁對聯，皆各衙門宦遊河南者之所書也。趙承基任陝西固原西路遊擊，旋里覽其勝槩，因嘆曰，「數百年創制之隆，於今得復睹其盛矣。則後人之視今日，不猶今日之視昔人耶？」猶恐其久而不傳，欲勒諸石以垂不朽，而請記於予。予汴人，素知一賜樂業之教，且與遊擊趙承基，大參趙映乘，醫官艾顯生，爲莫逆交。巔末頗能道其詳，因據其舊記而增補之。俾人知其道之由來，且以見今日經寺之修，其教中諸人之功不可泯也。是爲記。

特進光祿大夫，侍經筵，少傅，兼太子太傅，前刑部尙書，今予告工部尙書，劉昌撰文。

欽差，進士，提督，學政，雲南按察司副使，李光座書丹。

欽差，進士，提督，學政，廣東按察司副使，侯良翰篆額。

大清康熙二年，歲次癸卯，仲夏，上浣，穀旦。武安石匠王建玉鐫石。

碑陰題名。

清真寺之修，始於宋孝隆興元年，迄今已數百年於茲矣。由南宋隆興元年，其

間適五百年。雖數經變更，而寺址依然存立。乃自明末崇禎十五年，壬午，滄桑之

後，寺基圯壞。見者莫不淒然。至我朝順治十年，癸巳，教衆旋汴復業。公

議捐資重修，而李，趙，艾，張，高，金，石等七姓，各輸囊金，重建前殿

三間，教祖殿三間。教祖阿無羅漢其後殿三間，尊經龕一座，乃兵巡漳南道副使，

丙戌科進士，趙映乘丁艱旋里，出俸資而獨成之者也。至於聖祖殿三間，

聖祖大門三間，二門三間，銅鑪瓶六副，乃高登魁，高登科修之。北誦經堂

三間，係艾姓同修。南講堂三間，南講堂即南誦經堂趙允中，允成，映袞，率姪元鑑

同修。艾生枝修牌坊一座。金之鳳立殿中，皇清萬歲龍樓一座。趙允中，允成

，復修行殿九間，及殿中欄杆地屏，燭臺供棹，殿前至大門內甬路，南經堂

甬路。艾應奎率子叢生，永胤，顯生，達生，復生等修石欄井一眼，石獅一

對，鳳燈一座，竹簾五掛，花扁七面。李輝置銅鑪三副。艾世德置銅蓮花燈

二座，修殿前月臺石欄，及北經堂甬路。艾惟一修廚房三間。趙允中，高登

科，趙元鑑，修週圍大牆一道。艾世德，世芳，修大門外花牆月臺。其焚修

住宅，及棹燈爐鼎，一切樹木，應用器皿等物，七姓公置之。寺之規模於是

成。猶然昔日之盛。其粉飾黝堊，較昔更爲壯觀。附勒碑陰，以誌其盛云。

以上
寺。

殿中舊藏道經十三部。壬午，胥淪於水。貢生高選撈獲七部。教人李承俊撈
獲三部，賚至河北，聘請掌教，去其模糊，裁其漫壞，參互考訂，止纂成全
經一部。尊入龕中。教人宗之。其在左一部，乃掌教李禎本舊經而重修之。

其在右一部，乃嘯喇李承先重修之。其餘十部，乃漸次修整者也。教中艾惟一與同族公修一部。趙允思修一部。金應選與同族修一部。高登魁修一部。趙映乘修一部。嘯喇石自俊修一部。李輝同姪毓秀修一部。高登科修一部。嘯喇張文瑞與同族修一部。嘯喇艾達生同兄弟子姪修一部。至是而十三部乃全矣。煥然一新，誦者易曉，觀者悅服。要皆掌教嘯喇之所手著，而教衆之所勩成。謹勒於石，俾後人知經寺之修，其有由也夫。以上經。

古代中國與伊蘭之交通

輔仁大學
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四冊

泗陽張星烺亮塵撰

古代中國與伊蘭之交通。

伊蘭高原狀況。

第一節。伊蘭地理，人種，及其歷史。伊蘭(Iran)者，包含今代波斯俾魯支，阿富汗，拍米爾，加非里(Kafir)諸地。約略言之，印度斯河以西，梯格里斯河以東，阿母河以南，迄於海，其間高原即伊蘭也。古代其地全歸波斯。居民則伊蘭人種(Iranier)也。今代人種學家謂歐亞兩洲，有印度日耳曼系人種。(Indogermanen)印度人，(Indisch)伊蘭人，(Iranisch)亞美尼亞人，(Armenisch)希臘人，(Griechisch)阿爾巴尼亞人，(Albanesisch)義大利人，(Italisch)開爾忒人，(Keltisch)日耳曼人，(Germanisch)斯拉夫人，(Slawisch)波羅的海濱(Baltisch)之立陶宛人，(Litauisch)與雷忒人。(Te-

tiisch) 等是也。最近又查出古代吐火羅人，(Tocharisch) 塞種，(Sakhsa II Skythien) 及高架索山附近阿蘭人，亦皆印度日耳曼系也。此系最初居於黑海北岸。有史之初，其枝族有居於阿母河 (Amur darya = Oxus) 及藥殺河 (Jaxartes) 之間，今薩馬兒罕及基窪 (Chiva) 鄰近諸境者。耶穌紀元約二千年前，中國夏后氏時，有自阿母河北遷徙至印度者。稍後，約二二百年，又有自阿母河遷徙至伊蘭者。印度最古書維陀 (Veda) 稱新遷之民曰阿利雅 (Arya) 。波斯最古書阿維斯塔 (Avesta) 亦稱新來之民曰阿利雅。阿利雅即今代阿利安 (英 Arian; 德 Arier) 種名之所由來也。攷據家有謂阿利雅爲大人先生 (die Vornehmen, die Herren) 之義者，是乃示其爲戰勝族者也。然又有作農民解者。其移往印度者，謂之婆羅門人，(Brahmans) 移往伊蘭者，即謂之伊蘭人。

藩屬時代。

伊蘭民族，最早見於史書者，爲米底人。(Meder) 初臣服於亞述利亞人。耶

蘇紀元前六百四十年時，周襄王十二年，宋襄公十一年，米底人建國，脫離遊牧之俗，都愛

克拔塔那城。(Ecbatana) 今代之哈馬丹 城 Hamadan 酋長開撒萊斯 (Kyxares) 善用兵，部

勒軍隊，頗有法制。槍矛弓矢，皆已有之。又善運用騎兵。以後波斯之軍隊

，大半皆襲用米底制度。而米底一切文明法制，皆沿巴比倫之舊，略加變更

而已。開撒萊斯拓土西方，與里底國 (Lydien) 爲鄰。耶穌紀元前五百八十五

年，周簡王元年 五月，二十八日，兩國爲邊事啟釁。適日全蝕，昏不見人。兩軍

停戰。巴比倫王奈布喀內薩 (Nebukadnezar) 及開力肯 (Kilikien) 王約和，乃

各罷兵。開撒萊斯卒於紀元前五百八十四年。其子阿斯梯亞格斯 (Astages)

又名阿胥吐威喀 (Aschtuvega) 者嗣位。奈布喀內薩卒於紀元前五百六十一年

。周靈王十一年 後嗣不才，巴比倫竟淪爲米底屬國。
晉悼公十三年

阿克梅內斯朝代 (Die Achaemeniden)。

伊蘭民族中，有波斯部落者，乘亞述利亞頻年用兵，國力疲敝，崛起代興。

紀元前五百五十八年，周靈王十四年 波斯部酋長開洛斯 (Kyros) 又名庫魯胥 (Kurru-

sch)者，繼其父甘畢賽斯一世 (Kambyses I) 爲王，君臨波斯及蘇錫那 (Susiana) 兩地。先已強盛。至開洛斯，祖業乃更光大矣。始祖曰阿克梅內斯 (Achaemenes) 至開洛斯已七代矣。開洛斯卽位後，先謀兼併米底國。紀元前五百五十年，周靈王二十二年，孔子生之第二年。攻陷愛克拔塔那，擒阿斯梯亞格斯而善遇之。里底王克樓速斯 (Krosus) 者阿斯梯亞格斯之妻兄也。欲興兵雪仇。巴比倫人初甚喜米底之滅亡。繼見開洛斯野心更甚於米底王，乃連結里底人，及埃及人，爲三同盟國，共抗之。開洛斯乃先發制人。攻里底。五百四十六年，周靈王二十六年。秋，克其都城薩德斯 (Sardes) 克樓速斯被擒，給第於愛克拔塔那城。小亞細亞全部皆下。開洛斯分里底國爲薩德斯及達斯開良 (Daskylion) 兩省。小亞細亞既平，乃轉鋒以攻巴比倫。紀元前五百三十八年，周景王七年。陷錫勃兒城 (Sippar) 波斯將郭伯烈斯 (Gobryas = Gaubaruva) 兵抵巴比倫城。城中人不戰而降。其王那波奈德 (Naboned) 遁往博細拍 (Borsippa) 未幾亦降。開洛斯封以喀兒馬尼 (Karmaniel) 紀元前五百三十八年，秋，開洛斯入

巴比倫城，即巴比倫王位。各省皆望風而降。波斯之邊界於是鄰埃及矣。亞洲西部全歸波斯。古代東方文明世界，遂成一統。波斯部落之名，乃成爲一大帝國之名矣。北方藥殺河 (Jaxartes) 附近，有大夏人 (Daher) 音與張騫西使時之大夏相同。地位亦幾相同。者，亦伊蘭族。仍榛榛狉狉，從事遊牧，以剽掠爲業。

紀元前五百二十九年，周景王十六年開洛斯率軍討之，陣歿，葬波斯城 (Pasargadae

— Persersadt)。開洛斯一生皆從事軍旅。國內政治，未嘗措意。然立國根基已固。豐功偉烈，能與比肩者，實罕其儔也。既勝敵人，待遇囚俘，一如己人。以故不獨波斯人愛戴之，即以前仇敵，亦皆心悅而誠服也。波斯人崇奉祆教之阿虎拉瑪次達 (Ahuramazda) 神。開洛斯亦虔心敬奉。然對於被征服民族之宗教，亦絕不干涉也。巴比倫人之瑪爾杜克 (Marduk) 神，亦爲頂禮。被逐之猶太人，皆縱之返國。仁惠之澤，浹洽人心矣。既卒，其子甘畢賽斯王 (Kambyses) 二世嗣位。繼承遺志，先伐埃及。水陸並進。紀元前五百二十五年，周景王二十年夏，破其都城孟非斯 (Memphis) 擒其王薩買梯克二世。(Pas-

mmetich III) 埃及夷爲一省。里比亞人(Libyer)及開萊納喀(Kyrenaike)之希臘人皆來附。甘畢賽斯於是加號法老。(Pharao)法老者，埃及王號也。又欲西進征迦太基(Karthago)。腓尼基人不樂相助，乃罷。南征阿蒙(Amon)沙島，依梯俄皮亞人(ethiopian)來降。甘畢賽斯未征埃及之先，嘗暗殺其弟巴兒底嘉。(Bardja)至是有波斯僧人高瑪塔，(Gammata)詭稱其弟。竊據位。甘畢賽斯聞之，急東歸。紀元前五百二十二年，周最王二十三年夏，因傷卒。甘畢賽斯無子，族中最近應嗣位者，爲黑斯塔思潑斯。(Hystaspes = Vishtaspa)然畏高瑪塔，不敢與爭。其子大流斯(Darius - Darajavansch)乃連波斯貴族六姓，攻米底國錫喀嘉瓦梯(Sikajavati)寨，殺高瑪塔及其黨人。甘畢賽斯去國久，重以高瑪塔之亂，被征服諸國，皆乘機獨立。大流斯悉討平之。由巴比倫往愛克巴塔納之大道旁，拔基斯坦(Bagistan)山石巖，至今尙有大流斯之紀功文。用二種文字刻之。亂事既平，大流斯銳意內治。首先整理財政，使收支皆有一定。統一幣制，以金爲本位。釐定賦稅。融洽國中各民族。尤

以協和伊蘭各部爲要圖。使米底人波斯人以及招來遊牧之伊蘭人，混爲一家。同一血統，共一心理。俱奉阿虎拉瑪次達神。使伊蘭人成爲波斯大帝國之中堅，俾以控制其他各民族也。國家大政，謀之各貴人而後行。上下和睦，政治清明。波斯在當時，乃眞世界第一文明國也。西方則希臘羅馬尙未興，東方中國適爲春秋亂世，分崩離析，安能望波斯之項背耶？近代在波斯城 (Pasargada) 蘇薩 (Susa) 及波斯波立斯 (Persepolis) 三處，發現當時彫刻建築。其美麗雄壯，尤令人羨賞不置也。大流斯卒於紀元前四百八十六年。周敬王十四年，子賽格賽斯王 (Xerxes) 立。相繼征服四鄰諸國。發揚國威，造成波斯新文明。波斯之勢力，及於地中海東岸。腓尼基國等，皆受其驅使。小亞細亞之希臘殖民地不服，屢生叛亂。賽格塞斯王乃親統大軍，攻希臘本國，蹂躪雅典。波斯海軍與希臘海軍戰於薩拉密斯 (Salamis) 海上。波斯軍敗北，王不復能攻希臘，回國。卒於紀元前四百六十五年。周貞王十四年以後有阿兒塔賽格塞斯一世，(Artaxerxes I) 賽格塞斯二世，(Xerxes II) 在位僅四十五日，大流斯二世

(Darius II) 紀元前四百二十四年至四百零四年，阿兒塔賽格塞斯二世 (Artaxerxes II) 四百零

三百五十八年阿兒塔賽格塞斯三世 三百五十七年至諸王。阿兒塔賽格塞斯三世爲人精明強幹，殘忍好殺。四方亂事，皆爲討平。腓尼基埃及等地皆復歸波斯。

馬期頓王腓力 (Philip) 虎視邊疆，幸早爲防，志不得逞。紀元前三百三十七年，周顯王三年，阿兒塔賽格塞斯三世爲太監拔果思 (Bagos) 所斃。阿兒賽斯

(Arses) 立，在位數月，復爲拔果思所弑，而立阿兒塔賽格塞斯二世之侄孫，

大流斯三世。 (Darius III) 三百三十五年 大流斯三世卽位，首誅拔果思，鞏固

君位。大流斯三世亦雄主，惜遇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才能更爲拔羣。故連戰皆北，以致國亾。

希臘時代。

紀元前三百三十四年，周顯王三年，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糾合希臘各國聯軍，自將征波斯。大破其兵於格蘭尼古斯 (Granicus) 及依速斯 (Issus) 克其都城蘇撒 (Susa)。國內各地，次第款附。時耶蘇紀元前三百二十年，中國周顯王三十

八年也。波斯既滅，馬期頓之大帝國成立。大王設法調和東西人種之感情，平等待遇被征服之民族。又東征印度，佔領印度斯河流域。希臘將士不堪炎熱，乃班師還巴比倫城。紀元前三百二十三年，周顯王四十六年以熱病卒，年僅三十三歲。大王卒，部將各擁兵自立。有賽流柯斯 (Seleukos Nikator) 者，於紀元前三百十二年，周赧王三年佔領巴比倫，建賽流柯斯朝。(Die Seleukiden) 在亞洲之希臘人，及受希臘文明陶化諸邦，皆以是年爲紀元。卽所謂希臘紀元，或馬期頓曆也。唐時，來中國傳教之景教僧卽以此紀元。全盛時期，領土東至印度河，西抵地中海，南至紅海，北距黑海裏海及藥殺水。爲葱嶺以西第一大國。紀元前二百八十年，周赧王三十五年，賽流柯斯爲人暗殺，子安梯俄柯斯一世 (Antiochos I Soter) 嗣位。小亞細亞領土全失。卒，子安梯俄柯斯二世 (Antiochos II. Theos) 二百六十六年至二百四十六年立。伊蘭各地宗國思想大熾。紀元前二百五十年，秦莊襄王元年拔克脫利亞 (Baktria) 之希臘總督梯俄朶都斯一世 (Diodotos I) 宣布獨立，自號爲王。鑄錢幣，面有王像。此卽漢武帝時張騫西使時之大

夏也。大夏之希臘王朝，存留至紀元前一百二十六年漢武帝元朔三年，爲突厥種之大月氏所滅。與拔克脫利亞同時叛賽流柯斯朝而獨立者爲帕提亞人。(Parthia) 其國在伊蘭高原之北麓，裏海東南角。其人非伊蘭種。波斯人以外國人視之，然語言，宗教，風俗，皆同伊蘭，固自視爲伊蘭人也。惟波斯人已進爲農民，而帕提亞人仍保守其遊牧生活也。大流斯一世時，其人卽奉祆教。賽流柯斯朝衰，有鄂格速斯河 (Oxus) 畔阿拍納爾 (Aparner) 遊牧部人阿薩開斯 (Arsakes) 及梯利達鐮斯 (Tiridates) 兄弟二人，徙居帕提亞。時有肥萊克烈斯 (Pherokles) 者受賽流柯斯朝王命，鎮守帕提亞。嘗因事激怒二人，致被殺。紀元前二百五十年，阿薩開斯僭號帕提亞王。二百四十八年，秦莊襄王三年戰歿，其弟梯利達鐮斯代統其軍。

安息朝代。(Die Arsakiden)

安息朝代之名，由於阿薩開斯。漢時安息二字之讀音，近之也。波斯人稱此朝爲阿薩喀。(Arsaka) 中國人依漢俗以朝代爲國名也。安息朝之真正開創人

寔爲梯利達鐵斯。拔克脫利亞之梯俄朶都斯二世 (Diodotos II) 亦欲脫離賽流柯斯朝之羈絆，乃與梯利達鐵斯連盟，以共抗之。擊敗賽流柯斯二世之軍。兩國因是皆得獨立，僭號大王。(Grosser König) 帕提亞都於海克桐皮羅斯。(Hekatompylos) 至是又建新都曰達拉，(Dara) 又曰達留姆 (Dareum) 在位三十七年，安息國因之基礎鞏固。其子阿塔巴[奴斯 (Artabanus) 即位於紀元前二百十四年，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卒於一百九十六年，漢高祖十一年。復攻陷愛克巴塔那。敘利亞王即賽流柯斯朝代安梯俄柯斯三世 (Antiochos III) 東征大勝。紀元前二百零九年，秦二世元年 帕提亞及拔克脫利亞兩地，皆復臣服。紀元前一百九十年，漢惠帝五年 羅馬人大敗安梯俄柯斯三世之軍於瑪格內細亞。(Magnesia) 帕提亞人乘機復叛。福拉泰斯 (Phraates I) 即位於紀元前一百八十一年，漢呂后七年，卒於一百七十四年，即漢文帝六年。 向西拓土。臨終遺命以弟密脫拉達鐵斯一世 (Mithradates I) 即位於紀元前一百七十四年，卒於一百三十六年，即漢武帝建元五年。 繼位。密脫拉達鐵斯乃英君也。征服米底，(Medien) 波斯，及愛理米斯 (Elymais) 三地。帕提亞遂躍爲一等強國，與羅馬頡抗矣。嘗數次統兵西征。帕提亞騎兵，

(Die parthische Reiterschär) 與羅馬步騎，(Die römische Legion) 並馳名於當世。賽流柯斯朝連戰皆北。紀元前一百三十九年，漢武帝建元二年戴梅脫流斯二世 (Demetrios II. Nikator) 爲帕提亞人擒捕。紀元前一百二十九年，漢武帝元光六年安梯俄柯斯七世 (Antiochus VII.) 在美梭博塔米亞全軍覆沒。叙利亞歸羅馬版圖後，帕提亞因與羅馬爲鄰。世界史上之東西大戰爭，波斯希臘以後，遂又起於安息與羅馬之間矣。

密脫拉達鐵斯一世卒，密脫拉達鐵斯二世 (Mithradates II der Grosse) 嗣位。英明勇武，更過其父。當時有突厥游牧民族大月氏者，初居中國北部，爲匈奴所逐西徙。耶蘇紀元前一百三十年，漢武帝元光五年時，經土耳其斯坦侵入伊蘭東境。紀元前一百二十六年，漢武帝元朔三年滅拔克脫利亞之希臘王朝。建國於印度斯河流域北，賽笈斯坦 (Sebestan) 及土耳其斯坦境內。勢甚強。木時西侵。密脫拉達鐵斯二世同時東拒月氏，西戰羅馬，未嘗挫折。密脫拉達鐵斯二世卒於紀元前七十六年。漢昭帝元鳳五年福拉泰斯三世 (Phraates III) 嗣位。紀元前六十

年，漢宣帝神爵二年爲人暗殺。國中大亂。至紀元前五十四年，漢宣帝五鳳四年俄羅代斯

一世 (Orodes I.) 立，亂事始止。安息羅馬間之大戰，亦因亂而遲緩數年。終

其世，兩國之兵互有勝負。兩國疆壤，以油付萊底斯河爲界。中國與羅馬之

直接交通，商業來往，以及精神文明交換，因安息而隔絕。紀元前五十三年

，漢宣帝甘露元年羅馬大將克拉速斯 (Crassus) 率師東征。大敗於喀爾希 (Carthage)

舉軍皆沒。克拉速斯被擒。安息人熔金銀，傾入其口中，遂死。美梭博塔米

亞全爲安息人佔領。亞洲西部全土，門戶洞開，毫無防守，可以阻安息騎兵

之來攻。其未爲安息人所有者，僅因俄羅代斯一世不利用戰勝餘威，乘勢席

捲西上耳。紀元前五十一年，甘露三年嗣位人帕科洛斯 (Pacoros) 率軍攻安都城。

(Antiochia) 城中已有備，無功而還。凱撒 (Caesar) 嘗有志代克拉速斯復仇，

遭暗殺而止。羅馬內亂，敘利亞之羅馬長官，求救於安息人，以攻安拖尼。

(Antonius) 帕科洛斯率軍西上，敘利亞及小亞細亞全境皆爲安息鐵騎蹂躪。

紀元前三十八年，漢元帝建昭元年羅馬將巴速斯 (Ventidius Bassus) 始迫安息人退

至油付萊梯斯河東岸。翌年，俄羅代斯一世爲其子福拉泰斯四世所弑。安息羅馬數十年之戰爭始停。紀元前二十年，漢成帝鴻嘉元年，奧古斯都皇帝時，安息人歸還喀爾希之役，羅馬所失磨旗。安息王子留學羅馬。以前安置伊蘭東邊之羅馬俘虜，悉遣歸國。以後有福奴內斯一世，(Vonones I.) 阿塔拔奴斯三世 (Artabanus III.) 柯思老一世，(Chosrau I.) 福拉格賽斯三世，(Volagases) (三) 阿塔拔奴斯五世諸王。安息國內亂事時起，勢力日漸衰微。終爲薩珊朝所滅。

安息朝起於秦莊襄王三年，耶穌紀元前二百四十八年，終於魏明帝大和二年，凡四百七十六年。與中國秦漢兩朝同時。漢武帝遣使達西域時，適值安息密脫拉達鐵斯二世大王在位，東拒月氏，西戰羅馬。安息兵威之盛，正如旭日當午也。印度人及中國人，昔時已與西方有交通。至是皆因安息人之橫隔於中，東方與西方僅有間接之交通而已。東西文明交換，完全停頓。數百年繼續戰爭，乃伊蘭人之思想停凝 (Die Errarrung des geistigen Lebens) 最大原因也。

伊蘭人所得自西方之文明，皆昔時希臘人遺留者也。希臘文明在安息朝廷中，得一良市場。希臘之醫士，美術家，及技師等，皆受安息王之優遇。尤力比第斯 (Euripides) 之劇曲，常在宮中演唱。伊蘭人受希臘人思想生活之影響深矣。拔克脫利亞即大夏希臘人勢力，為時雖不長久，而文化之布植其地固有不可拔之基也。

薩珊朝代 (Die Sassaniden)。

薩珊朝始祖即薩珊。(Sassan) 其子帕帕克 (Papak) 安息朝代時為諸侯，自專一方。至子阿爾戴細爾 (Artashir) 始強大。安息朝末主福拉格賽斯五世 (Volagases V.) 忌阿爾戴細爾權勢日盛，乃興兵討之。耶穌紀元後二百二十七年，魏明帝大和元年安息貴族有奔往印度者，有投降新主者。阿爾戴細爾乃襲舊朝之尊號曰『王之王。』(König der Könige) 即位於二百二十六年薩珊朝興，波斯國勢復振，與羅馬帝國戰禍重起。波斯與羅馬在當時人視之為『人類之兩眼。』(Die beiden Augen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不為全人類

造幸福，乃專在疆場上較量勝負，誠不幸事也。承襲昔日羅馬之業者爲東羅馬。政治重心此時移至君士旦丁堡。(Konstantinopel) 繼安息人未竟之志者，薩珊朝諸帝也。二百三十一年，太和五年兩國開戰，無勝負。沙普兒一世 (Schapur I. = Sapor) 即位於二百四十二年，即魏廢帝正始二年，卒於二百七十二年，即晉武帝泰始八年，勇武善用兵。卽位後，戰事又啟。二百四十二年，正始三年沙普兒率軍侵入叙利亞，經久戰後，乃始退軍。二百六十年，魏元帝景元元年第二次侵入，擒羅馬皇帝瓦樓亮 (Valerian) 及其全軍。沙普兒一世時，摩尼 (Mani) 創教。其說興後，波斯宗教幾爲分裂。二百八十三年，晉武帝太康四年羅馬皇帝喀魯斯 (Carus) 率軍東征。進至克泰錫封。(Ktesiphon) 然無大功。喀魯斯在軍中爲叛兵所弑。二百九十八年，晉惠帝元康八年羅馬皇帝格樓流斯 (Galerius) 戰勝納兒賽斯 (Narses) 王，獲得亞美尼亞及梯格力斯河以東諸地。沙普兒二世 (Schapur II.) 立，即位於三百零九年，即晉懷帝永嘉三年，卒於三百八十年，即東晉孝武帝太元五年，波斯又有能君。二百六十三年，晉穆帝升平四年羅馬皇帝久良 (Julian) 東征，至克泰錫封。缺糧退軍。波斯人追之。久良中流矢而

卒。軍中乃舉覺維安 (Juvian) 爲帝。與波斯人議和，割美梭博塔米亞及梯格利斯河以北諸地，讓之波斯。沙普兒乘勝進攻亞美尼亞克之。在東方，波斯人亦擴張領土，拒退匈奴。阿母河以北，悉爲波斯文明所布植。以後阿拉伯回教徒征服該地時，布哈拉 即安 爲祆教 (Zarathustras Religion) 之中心地也。

沙普兒二世在位七十二年，波斯國勢甚強。葉斯德苟德二世 (Jezdegerd II)

即位於四百四十二年，即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卒於四百五十九年，即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出師遠征高架索山蠻族，使不犯

邊。又嚴禁亞美尼亞之基督教徒。排洛斯 (Peron) 即位於四百五十九年，卒於四百八十四年，即魏孝文

帝太和八年，率師東征嚙噠 (Hephthaliten) 又曰白匈奴 (Die weissen Hunnen) 歿

於陣。子喀瓦特 (Kavaddh) 立。即位於四百八十八年，即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卒於五百三十一年，即魏廢帝中興元年

國中有馬資達克共產主義 (Kommunismus Mazdaks) 之擾亂。太子庫思老

(Chusrau) 平定之。喀瓦特與東羅馬人爭高架索。羅馬雖勝，然波斯終能保

守拉錫斯坦 (Lasisstan) 卓支亞，及亞美尼亞諸省。承認以上各省基督教徒

之權利。喀瓦特卒，子庫思老阿奴細爾汪 (Chosrau Anuschirwan) 即位於五百三十一年，

卒於五百七十九年，立。薩珊朝最英明之主也。波斯人諡之曰『正直不阿，

精神不死之主』(den Gerechten, den Herrscher mit unsterblicher Seele)也。庫思

老他書有作柯斯魯(Khosru)者時，波斯威權，達於高潮。王之政策，無不成功。初即位時

，與東羅馬連和。在高加索山築長城，以防山北可薩人之侵入。在北印度亦

伸張勢力。東羅馬皇帝哲斯丁年 (Justinian) 滅東峨特 (Ostgoten) 及汪達爾

(Vandalen) 兩族後，羅馬世界霸國 (Weltmacht) 之名復振。庫思老忽提兵侵

入敘利亞，攻陷安都城，(Antiochia) 劫掠無數城邑。似欲與羅馬較量強弱

者。羅馬賂以重金，始撤兵。東羅馬遠結嚙嚙以攻波斯。波斯人乃結突厥以

抗嚙嚙。庫思老娶西突厥室點密可汗之女爲后。五百五十年時，西魏大統十六年，突

厥滅嚙嚙。(Hephthalitenreich) 庫思老亦得瓜分一部。波斯與突厥爲鄰。阿

拉伯半島南部夜門基督教徒，得非洲阿比細尼人之助，建獨立國。阿比細尼

人在夜門商業甚盛，故以之爲保護國。庫思老遣兵逐阿比細尼人，而據夜門

，設總督以治理之。至回教徒崛起，該處波斯人之勢力，始掃滅。庫思老卒

子霍爾密資德四世 (Hormizd IV.) 即位於五百七十八年，卒於五百九十年，即隋文帝開皇十年立，復與東

羅馬開戰。羅馬人使突厥伐波斯，入其都。波斯王走死。其子庫思老二世 (

Chosrau II.) 時，有統軍大將拔拉姆 (Babram) 之叛，得東羅馬之助，庫思老

乃得復位。稱臣納貢於羅馬，執藩屬禮。未幾，忘羅馬人之大德，六百零四

年，率師侵入敘利亞。六百十四年，隋煬帝大業十年，至六百二十二年，唐高祖武德五年，東

羅馬在歐洲有斯拉夫人及阿蘭人之來侵。無暇東顧。庫思老二世謀一舉而滅

東羅馬。六百十一年，隋煬帝大業七年，波斯軍連陷安都 (Antiochia) 阿帕米 (Apmi-

anes) 愛羅撒 (Erness) 及凱撒里 (Kaisarea) 諸城。羅馬人乞和，波斯拒

之。六百十三年，大業九年，庫思老大將夏爾巴拉資 (Schahrbaraz) 克大馬色克城。

翌年，克耶露撒冷城。居民或殺，或擄送波斯。耶穌釘死之十字架，亦作爲

戰利品，送至克泰錫封。亞歷山德港陷，埃及亦被佔領。東羅馬供給被絕。

危急存亡之際，有教務大總管昔里吉斯 (Sergius) 者，力勸希拉克流斯 (Hera-

klins) 皇帝親征，以救危亡。改組軍隊以後，六百二十二年，唐高祖武德五年，帝東

征，檄告世界，爲宗教雪恥。報復毀壞耶露撒冷及搶去聖十字架之仇。希拉克流斯率軍抵波斯邊境之際，阿瓦人(Avaren)侵入東羅馬，乃旋軍。六百二十四年，武德七年又東征，抵阿錯貝獎省。(Aserbeidschan)毀其地著名火寺，擊敗庫思老目統之軍。明年，又在亞美尼亞大敗夏爾巴拉資之軍。士卒皆疲，乃歸小亞細亞。六百二十七年，唐太宗貞觀元年第三次東征，大敗波斯軍於尼尼微。(Niniveh)毀達斯塔苟德(Dastagerd)地方庫思老之宮殿。又東連突厥，共擊波斯，圍其都城。庫思老連年戰爭，壯丁亡於鋒鏑，老弱轉死溝壑。國力耗盡。國中元老廢之，而立其子喀瓦特二世，(Kavadd II)又名施羅。(Scheero)喀瓦特二世乃向羅馬人求和。適大水，油付萊梯斯及梯格利斯兩河皆溢。亦獵克(Irak)省全境成爲澤國。繼之以大疫。六百二十八年，貞觀二年施羅亦死於疫。至六百三十年，貞觀四年和議始成。施羅死後，國中大亂。內則爭位，外則叛亂。四年之間，凡易十二主。內有庫思老一世之女二人焉。大半皆以暗殺得位。最後葉斯德苟特三世(Jezdegerd III) 即位於六百三十二年，即貞觀六年，卒於六百五十一年

永，即唐高宗永徽二年，嗣位，亂始止。同時阿拉伯半島之阿拉伯人，爲新創之回教所燄合，成爲一國。以其新起之朝氣，勇猛無前。侵入亞洲西部文明境域內。對於疲弊之波斯，猶如摧枯拉朽，連戰皆捷。薩珊王朝亡，伊蘭全土，臣服回教徒。波斯羅馬相持，而阿拉伯人乘之以興。世所謂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議其後也。波斯雖疲，然不失其昔日勇敢之氣。竭其所有之力，以事抵抗。六百三十七年，貞觀十一年兩軍戰於喀地錫雅(Kadaiyat)阿拉伯軍統將爲薩德依賓阿比瓦喀斯。(Sa'd ibn Abi Waqas)波斯主帥爲魯斯塔姆。(Rustam)血戰三日，波斯人有勝利之望。不意最後自敘利亞來有阿拉伯生力軍，從側面攻波斯陣。波斯人遂敗北。伊蘭高原之門戶，爲阿拉伯人所有。六百四十二年，貞觀十六年波斯人收集其最後之軍力，使裴羅桑(Perosan) 又作菲羅桑將之，阻敵東進。兩軍戰於你訶溫多。(Nihavard)波斯人初亦勝利。最後乃復爲阿拉伯人所敗。各省城市，尙有抗拒者。帕錫斯(Persis)城至六百四十四年，貞觀十八年萊歇兒(Reschahr)大戰後，始降。亞美尼亞因國內貴族紛爭，無力抗

拒。六百四十年時，即降於阿拉伯人。卓支亞(Georgien)及阿爾巴尼亞(Albanien)皆望風款附。葉斯德荷特三世由米底奔麻甫，(Merw) 即木鹿城 Maru 爲其地長官所弑。裏海以南叢山諸地，抗拒回教徒最久。然僅可視爲局部之爭而已。阿拉伯人初入波斯，以野蠻人治文明人，各處剽掠。波斯人治國方法，阿拉伯人亦未採用。征服伊蘭後，乃將各地封給將帥。不久各地自主，哈里發僅擁虛號而已。

薩珊全朝，至始至終，對外用兵。論其惡果，即將國力損耗。阿拉伯人興，無餘力以抵抗，卒致於亡。政治上，波斯人勢力，自是不復再振。波斯人以祆教(Zoroastrianism)爲國教。阿拉伯人得勢後，祆教幾亡，而回教代之矣。

薩珊時代，波斯人以中波斯語(Die Mittelpersische Sprache)爲國語。中波斯語又曰排勒維語，(Pehlevi)即帕提亞語(Parthisch)也。其字則借自阿拉馬人。

(Aramäer) 叙利亞北境部族名 阿拉伯時代以後，則改用阿拉伯字矣。凡此諸端，皆因

亡國以後，所得之結果也。然就其善果而論之，薩珊朝連年對外用兵，引起

伊蘭人對外同仇敵愾之心。國內團結力，由是鞏固。宗國思想大發達。伊蘭人創造一種特殊伊蘭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亦佔一位置。薩珊朝時，波斯國家組織，以農業為基礎，以祆教為人倫道德之大本。農民在社會上，地位甚高，為人禮敬。國家度支，皆由農民納稅供給之。薩珊朝時，波斯商業亦甚旺。波斯介於中國印度及羅馬之間。邊界關禁甚嚴。不許東方人與西方人有直接貿易。物貨交換，皆須經波斯人手轉販。以故波斯人甚為富裕也。在國家軍隊中，其騎兵皆由大地主組成。波斯騎兵，(Die parthische Reiterschar) 自安息時代即已馳名。其步卒則由小農抽出也。波斯人勇武善戰，器械精良。故與羅馬人為匹敵。軍隊中主力軍為騎兵。持弓帶箭，充先鋒。萬弩齊發，射入敵陣。敵驚時，馳入敵陣，縱橫蹂躪。繼之以裝甲荷戈騎士。與敵人以最後致命之打擊。攻守之具，波斯人之技巧，尤勝他人也。國家官職，大抵皆貴族世襲。貴族權勢甚重。與貴族並列者，則僧人也。薩珊朝既定國教，故大僧正之權特重。政治上極佔勢力。如勦滅摩尼教徒，(Manichäer) 馬

資達克徒黨，(Zardakiten) 皆僧正指使之也。僧正主祭祀，及各種宗教上儀禮。罪惡可以懺悔寬赦。特組織關以行之。故僧正在全體社會中，其影響深而且重也。國王地位，尤高出於各級之上。王之權無限制。王宮宏壯，帑藏甚富。國家要政，皆商之貴族僧正而後行。遇有英君如庫思老者，則不待咨詢，獨斷獨行也。

祆教聖經阿維斯塔 (Avesta) 譯義猶云正文 Grundtext 也。成於索羅阿斯德

。(Zoroaster) 德文作柴拉吐斯 脫拉 Zarathustra 有格塔篇 (Gathas) 者，教主之訓辭也。雅胥資

篇 (Yaschts) 者，頌聖歌也。其增德 (Zend) 者，則以中波斯語著成之注解也。

以前經皆由口傳或抄寫。平人甚少見之。至薩珊朝阿爾戴細爾一世，(Ardashir I)

即位於二百二十六年，即魏文帝黃初七年，卒於二百四十一年，即魏廢帝正始二年。乃命高僧唐華撒兒 (Tandavar)

編纂聖經，收集所有口傳以及向來抄寫零章。沙普兒一世 (Schapur I.)

二百四十一年至二百七十二年，復命將聖經以外之天文，醫學等書籍，收集附錄於聖經之後

。至沙普兒二世 三百零九年至三百七十九年 全書告成。分爲二十一篇。(Zask) 六百四十

三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 薩珊朝爲阿拉伯人滅後，伊蘭境內之祆教寺皆被毀壞。所纂

集之大經典，亦多失落。所餘者，僅禮拜時之儀式而已。聖經而外，薩珊一朝，文人學士所著之書，頗不爲少。惜傳者寥寥。有國王記 (Königsbuch) 一書。薩珊朝亡後多時，尙得見也。科學教育，受之於印度希臘二國。希臘之哲學及天然科學書籍，皆譯成波斯文。醫學教育，則受自印度也。

波斯人銳於思想。安息朝時，希臘思想多已輸入。阿拉伯人武力征服波斯後不久，波斯人即以思想征服阿拉伯人。摩尼 (Mani) 及馬資達克 (Mazdak)

創共產論者。二人尤爲薩珊朝思想界之代表也。摩尼者，耶蘇紀元二百十六年，

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生於克泰錫封 (Ktesiphon) 在梯格利斯河東岸。薩珊朝國都賽流

近之瑪第奴 (Mardin) 地方。二百四十二年，始三年初入巴比倫傳教。其

教乃熔合他教而成。時適沙普兒一世在波斯王位也。欲創新教，乃先遠遊

四方。嘗至印度及中國。沙普兒末年，始歸波斯。附從者甚衆。卽朝廷中，

亦多和者。反對派僧人欲捕之。摩尼逃去。沙普兒既死，乃回波斯。大受霍

爾穆資一世 (Hormuz I.) 之寵遇。巴拉姆一世 (Bahram I.) 卽位，摩尼被釘

死十字架，晉武帝咸寧三年，西曆二百七十七年。屍身剝皮。窮治信徒。信徒四方逃奔。有至羅馬者，有至印度者，有至中央亞細亞者。摩尼學說，因之而播布諸國，極其盛焉。摩尼生時著作甚多。今代所傳者甚少。晚近在中國敦煌鳴沙山發見摩尼教經。摩尼之思想始得略知。阿拉伯文中亦略有所傳。摩尼寔欲熔貫各教，以成一新宗教，唯波斯以祆教爲國教，摩尼新說大觸祆教僧正之忌，故及於死也。

摩尼教根本學說，爲明(Licht)暗(Einsternis)兩元論。(Dualismus)倫理上合於明暗者，即善(Gut)惡(Böse)兩性。善惡兩性，時時相爭。明暗兩元，皆有物質之存在。善性及神性，皆屬明質。又自基督教襲取贖罪思想。(Die Erlösungslehre)摩尼說贖罪，謂乃明質脫離暗質也。摩尼乃明質之使者，最高聖人。由摩尼可得完全知識，明質可以脫離暗質之羈絆也。摩尼之倫理，特注意於贖罪之說。惡性連於暗質。贖罪者，離棄暗質之謂也。製十誡，俾人遵奉。亦尙禁慾主義。成道之人。須離棄塵世，避免世間一切污惡，不潔言

語，行爲，及思想也。

摩尼死後，波斯國嚴懲其徒。信徒多奔往伊蘭東北，阿母河北，及印度等地。因之諸地，皆有其徒。耶蘇紀元二百八十年時，晉武帝太康元年其教傳入美梭博塔米亞，叙利亞，埃及，及非洲等地。以後其徒襲用基督教儀式。三百三十年頃，東晉成帝咸和五年其教大盛。在羅馬，後被禁絕。在東方則爲回紇之國教。流衍至中國，明時尙未絕也。摩尼教在中國，下方另有專考，茲不贅述。

馬資達克 (Mazdak) 創共產學說。(Kommunismus) 謂上帝生人，一視同仁，故人類允宜平等。權利財產，皆宜相同。欲防阻以後財產私有，必須先廢除家庭及財產承襲權。蓋此二者不除，則自私貪得之念不可禁也。馬資達克又倡公妻主義。(Weibergemeinschaft) 謂妻不公，則自私之念，不得斷也。如是社會改革，寔爲宗教上莫大之義務。欲求人類之真親愛，舍是莫由也。

(一) 公妻共產主義，世人皆以爲今代俄國過激派之最新學說。而不知一千五百餘年前，波斯人馬資達克已言之矣。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謂三十年前，康有爲著大同書，亦嘗言之。康有

爲不知西文，未必抄襲馬資達克之說，蓋必自創者。清代學術概論第一百三十五面云，『有爲謂佛法出家，求脫苦也。不如使其無家可出。謂私有財產，爲爭亂之源。無家族則誰復樂有私產。若夫國家，則又隨家而消滅者也。有爲懸此鶴，爲人類進化之極軌。』有爲所言者，與一千五百年前波斯人馬資達克學說，完全相同。思想家東西相去數萬里，前後相隔千餘年，不約而同。有爲亦可自雄矣。恨意亦深信兩家之說爲然也。欲弭人類以後權利競爭，世界大亂，舍此主義莫由也。有爲又謂『今方爲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余亦深然其說。欲廢除家庭，今非其時。人民程度不足也。勉強行之，將滅絕人類矣。猶之今日中國承數千年專制之後，毫無自治預備，驟行民主制度，釀成大亂，不堪收拾。非制度之罪也，人民程度不足也。康有爲創此說，不敢公布，僅作一家說，藏之名山。其徒梁啓超始稍爲披露數語。其膽力之大，不若馬資達克之公然創爲宗教，以身殉之者遠矣。

馬資達克學說既創，貧苦小民，得知自身雖賤，而理應與素封之貴族，有權有勢之僧侶，享同一權利，處同等地位。故皆樂聽之。由是其徒大興。耶蘇紀元四百九十年時，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齊武帝永明八年，波斯國中，政治紛亂。其說乃更熾

。四百八十四年時，太和八年波斯王排洛斯 (Peroz) 征白匈奴 (Die weissen

Hunnen) 即嚙戰歿。嗣位人喀瓦特 (Kavadh) 雖不深信共產公妻之說，然欲

利用之，以推倒國中貴族及僧正等。故大獎勵之。僧正等廢王而幽囚之。

別立其弟札馬斯潑。(Dschamasp) 喀瓦特奔往白匈奴國，用其兵復國登位。

五百零二年至五百零六年，與東羅馬大戰時，王亟意結好人民，故共產黨大

熾。喀瓦特太子庫思老則不悅之。五百二十九年，魏孝莊帝永安二年梁武帝中大通元年誘共產

黨數千人，至克泰錫封，悉誅之。馬資達克亦在其列焉。五百三十一年庫

思老既即位，乃剷除餘黨。

安息時代，基督教已由敘利亞輸入波斯。克泰錫封城有基督教徒甚衆。君士

且丁大帝以前，基督教在波斯較在羅馬帝國尚優待也。君士且丁既受洗禮，

定基督教爲國教。波斯羅馬以政治上之競爭，而牽連及於教徒矣。三百四十

五年東晉穆帝永和元年以後，波斯王沙普兒二世以基督教徒皆同情於東羅馬，故下令

驅逐基督教徒，大事殺戮。三百六十三年，東晉哀帝興寧元年羅馬皇帝覺維安 (Jovian)

與波斯議和，割讓美梭博塔米亞及梯格利斯河以北諸地。波斯人在此新得壤土內，又驅逐基督教徒。至三百八十年，東晉孝武帝太元五年薩珊朝始停止反對基督教。葉斯德苟特一世另組波斯教會，以賽流克猶主教主持波斯國教務，與羅馬脫離關係。三百六十三年，波斯人戰勝東羅馬，議和後，希臘文明，遭人鄙視，在東方幾如宣告死刑。教堂生活上希臘影響，亦完全中絕。希臘文書籍，皆譯成敘利亞文，而後始得廣布也。東羅馬禁止聶思脫里派後，該派徒多逃往波斯。受波斯王之優待。由波斯而傳布至中央亞細亞及中國也。據景教碑文，該派大德阿羅本以貞觀九祀至於長安。考其時，乃葉斯德苟特三世即位後第三年，阿拉伯人尙未破波斯京城賽流克雅也。

伊蘭人獨立精神，亦可於其美術上得之也。希臘之彫刻及建築，雖不無影響，然薩珊朝之美術，自有其東方特別之點，尤於各種裝飾品上見之也。宮殿建築，爲波斯人固有技能。安息時代之建築，希臘羅馬之影響斑斑可見。薩珊時代，圓拱形建築，最爲美麗。岩石上彫刻，亦以薩珊朝爲最盛。牆壁繪

畫，及毛氈織文，巧稱一時。惜今代遺留者甚少也。建築物裝飾，東方舊質而外，希臘式頗加入也。總之，薩珊時代，波斯美術，極臻盛境，美聲外溢。不獨近在咫尺之敘利亞，受其影響，即遠如東羅馬及中國皆蒙其影響極久也。（見R. Stübe, *Die Reiche der Indogermine in Asien und die Völker Zentralasiens*, Seite 323-332; 401; 405-426.）

阿拉伯時代。

薩珊朝亡，波斯國可稱爲全亡，阿拔斯朝未興以前，波斯人在政治上權力全失。阿拔斯朝發祥於呼羅珊，軍中多波斯人，故朝中波斯人入仕者甚多，遂漸恢復其政治上勢力。阿蒲茶拂時，有波斯人薩曼（*Saman*）者，崇奉回教，贊畫國政，受阿蒲茶拂之信任。耶穌紀元八百十九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哈里發馬門（*Mamun*）任其孫四人爲薩馬兒罕，（*Samarhand*）拔汗那，（*Farghana*）察赤，（*Schasch*）及哈烈（*Herat*）四地總督。拔汗那總督阿合馬（*Achmat*）後又兼任薩馬兒罕，征服喀什噶爾，威勢日盛。耶穌紀元九百零三年，唐昭宗天復三年其第

二子亦思美爾 (Ismai) 又征服呼羅珊及陀拔思單 (Tabaristen) 兩地。亦思美爾卒後，陀拔思單爲白益朝 (Die Buïden) 所奪。拔汗那又爲突厥亦雷克汗 (Ier-kohan) 所奪，土地日蹙。至那思兒二世 (Nasir II.) 及奴克一世 (Nuch I) 始復振興。薩曼朝所轄諸境，無兵革之災，農產豐稔，人民樂業，爲當時亞洲西境之樂土也。波斯之懷抱宗國思想者，皆趨其廷，受優禮。詩人魯達克仕於那思兒二世。著名哲學家兼醫士依賓新納 (Ibn Sina) 仕於奴克一世，遺留哲學書甚多。其醫書在中世紀時爲歐洲人藥物上必需之書，卽在今代，波斯人尙以之爲藥物學大成也。

薩曼朝以後諸君皆文弱。軍隊皆招募突厥人充之。所得結果亦與八吉打之阿拔斯哈里發朝廷相同。突厥人不獨充卒伍，且逐漸有充軍官者。浸假而有充文官者。勢力日盛，喧賓奪主。薩曼君阿伯得爾美力克二世 (Abde-Imelik I) 卽位於九百五十四年，周世宗顯德元年，任命以前突厥奴僕阿爾勃的斤 (Alptigin) 爲呼羅珊兵馬都元帥。阿伯得爾美力克卒，阿爾勃的斤率兵

佔據哥疾寧。(Ghasna)不久即死，其培薩拔克的斤(Sasbafigina)代之。四征不

庭。印度諸部內鬪，乘機侵入，鹵獲甚多。九百九十四年，宋太宗淳化五年薩曼朝

任其子馬合默德(Machmud)爲呼羅珊總督。九百九十七年，宋太宗至道三年薩拔克

的斤卒，長子亦思美爾立，柔弱無能。次子馬合默德廢之而自立，僭號筭端

。同年，奴克卒，嗣位人曼肅(Mansur)欲使馬合默德讓出呼羅珊省，尙未舉

行，而他突厥將軍叛。曼肅爲其弟阿伯得爾美力克所廢。馬合默德舉兵以勤

王爲名。攻陷巴里黑。都之。阿伯得爾美力克奔布哈拉，(Buchara)爲土耳其

其斯坦酋長亦雷克汗(Hekchan)所擒，囚於玉龍傑赤。(Urkend)一千零四年

，宋真宗景德元年薩曼末主孟塔錫爾(Muntasir)屢圖恢復，不遂，被殺，國亡。馬

合默德受八吉打哈里發封爲算端，加號曰葉銘阿德道拉(Jemin ad-Daula)

(見 Brockelmann, *Der Islam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S. 208-210)

薩曼朝亡後，波斯及中央亞細亞迭爲突厥之哥疾寧朝，(Die Ghasnawiden)

塞爾柱克朝，(Seltschuken)花刺子模所轄。以後又爲蒙古所併，建伊兒汗

國。(Ilkhans)至明初，帖木兒據其地。帖木兒卒，封隸其子。

(二)中國史書中，尙無詳細之波斯古史，可供參證。余故自西書數種，輯成此節。有軼出本書範圍之譏，唯希讀者諒之。

安息名稱時代。

第二節。前漢時中國與安息之交通。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耕田。田稻麥，葡萄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

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

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

北有奄蔡，黎軒。

騫因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罕及諸旁

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

，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

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

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人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四)宛東姑師，扞采，^(五)蘇雍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六)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買，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亾卒降，教鑄作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見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

(一)史記大宛傳條枝條，關於安息，亦有記載，已詳第三冊第一節，茲不贅述。安息二字即 *Atsaka* 朝之譯音。漢使以朝代名爲國名也。

(二)媯水即阿母河，唐書西域傳作烏澹水。大唐西域記作縛撈河。亨利玉爾謂烏澹及縛撈二名，其原音皆爲瓦克胥。(Waksh) 今仍爲阿母河之重要支流。玉爾更謂即今名鄂克速斯 (Oxus) 亦由瓦克胥轉音而來。瓦克胥古代爲全河之名，今僅一枝流而已。史記漢書之媯水

必『瓦克』二字之促音也。

(三)據史記上下文觀之，安息王遣使觀光漢土，當在漢武帝元封五六年。即耶穌紀元前一百零五六年間也。考之波斯史，此時波斯王在位者，爲安息朝密脫拉達鐵斯二世大玉也。王在位六十年。即位於漢武帝建元五年，卒於漢昭帝元鳳五年。與武帝同時，亦雄才大略之主也。安息朝兵威甚盛。而史記謂『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者，皆張騫之誣報也。

(四)丁謙謂驩潛即康居小王中奧鍵，一名火尋。其說似確也。惟余欲指出布哈拉附近之索格德河 (Sogd) 又名驩河。(Kush) 玄奘西域記卷一，喝捍國西人注云即驩國也。

(五)丁謙漢書西域傳攷證謂大益指阿拉伯人。西里亞人 (Syria) 稱之曰大抑。大抑即大益。此唐書大食國 (Tāh) 之名稱所由來也。丁氏之說，恐未必然。漢書上條枝爲唐代大食故土，在安息之西。此處之大益，在大宛之西。余意以爲巴達克山之大笈 (Hephthalites) 民族也。(見 Yule, Marco Polo I. p. 155.) 英文大笈與大食同一拼法。惟所居地域大不相同。兩族不知有無關係。據玉爾氏，馬哥孛羅時代，巴達克山之大笈族尙未全奉回教也。

(六)大宛爲今之費爾干那省。(Farehāna) 自大宛以西，皆伊蘭人種，故大同俗，相知言。晉略有差異而已。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七)，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屬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重。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八)。旁行爲書記。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不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犁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大悅。安息東則大月氏。

(七)番兜非城名，乃部落名，即帕提亞(Partia)之訛音。

(八)古代波斯文字，借自阿拉馬人。(Arames) (敘利亞北部族名。)亦旁行。書用牛羊皮革。

烏弋山離國^(九)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犁軒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

。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挑拔，師子，犀牛。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見前漢書卷九十
六上，西域傳。

(九) 丁謙漢書西域傳考證云，烏弋山離即今俾路芝國 (Beluchistan) 後漢書載烏弋山離時改排持。排持即俾路芝合音。丁說鄙意亦以爲然。臨西海者，阿拉伯海也。

第三節。後漢時中國與安息之交通。安息國居和犢城。(一)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鱗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

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莫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見後漢書卷一百十八，西域傳。

(一) 西史安息都城在海克桐皮羅斯。(Hekatompylos) 其真確地址，西人至今尚無一定之

說。有謂距裏海東南角擔塞山 (Dardhan) 不遠者，又有謂在今哲即姆 (Jah Jira) 附近者。

和檳城必即首三字海克桐之訛音，皮羅斯土語門也。(見 Yule, Cathay, I, p. 189.)

(二) 木鹿城之名，又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大食傳，「呼羅珊木鹿人。」元史作馬魯或麻里兀，皆 *Mara* 之譯音也。

(三) 章帝章和元年，即耶蘇紀元八十七年。

(四) 和帝永元十三年，即耶蘇紀元一百零一年。安息王滿屈之名，在西史上，余尙未能查出也。

(五) 關於安息以西諸國名攷，丁謙後漢書西域傳攷證安息條後諸語，余不能從也。阿蠻丁意

以爲即阿米尼亞。余意以爲即阿拉伯半島東北之聖蠻省。(Oran)所謂「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者，不必自國之西邊起行。自其國之東界西行，在中國文句法上，未嘗不可曰「自安息西行」也。斯賓丁謂爲西里亞。(即敘利亞)余意亦不以爲然。敘利亞在東漢時代，從未隸安息。讀音亦迥不相同。余意斯賓者，必爲克泰錫封(Ktesiphon)末尾「錫封」二字之訛音也。羅馬與安息是時以美梭波塔米亞爲界。油付萊梯斯河東爲安息，河西爲羅馬。脫拉真(Trajan)皇帝時，(即位於紀元九十八年，即和帝永元十年，卒於一百十七年，即安帝元初四年，)羅馬疆界且過河而東。然帝卒後，哈德良(Hadrian)即位，又棄河東，仍守油付萊梯斯河。所謂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者，必由波斯灣或沿岸西北行也。于羅國即希拉城。(Hira)古代羅字讀如今代拉字。其城在克泰錫封西南，油付萊梯斯河西岸。再西，即羅馬境。所謂「安息西界極矣。」即指此。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者，泝河下行，經波斯灣，繞阿拉伯半島，再入紅海，抵埃及及大秦境矣。

第四節。三國時中國與安息之交通。自是以西之疏勒 (一) 大宛 安息條支烏代。烏

代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爲疆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前世

又謬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黎軒，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見三國志卷三十魏略。

(一) 魏略所記亞洲極西諸國情形，極爲詳細，過於史記漢書。三國時，中國本部，分崩離析，在西域勢力，久已不振。然當時對於亞洲極西諸國，或有政治交涉也。不然，魏略之詳記，何自得乎？證之西方記載，當時中國確有使者至波斯及亞美尼亞也。亞美尼亞史家摩西 (Moses of Chorene) 記波斯薩珊朝太祖阿爾戴細爾 (Ardeshir) 在位時，中國與波斯及亞美尼亞二國交涉頗多。已見本冊中國與亞美尼亞交通之章第三節及第四節。茲不贅述。

(二) 安谷城即 Antioch 城。魏書大秦傳作安都城。其確實讀音，應作安梯俄克，魏略得其首尾安克二音，遺脫中間梯俄二音。魏書僅得首二音，而又脫去尾音也。三國時，代表中國與西域交通者爲曹魏。摩西所記中國之王，必魏主也。

晉書卷九十七，四夷傳西戎中，無安息專條。僅大秦傳中，謂「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云。

安息人傳布佛教於中國。

第五節。安清。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一)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鷓，忽謂伴曰，鷓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備異之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徧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二)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梵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文，即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疊疊而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

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詞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懃，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卽今時世高身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鄖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曠怒。今爲鄖亭廟神，周廻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曠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

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貝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卽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卽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卽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跽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卽邯鄲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尙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並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高旣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爲安侯，至今猶爲號焉。天竺國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謬，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爲羣譯之首。安公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衆錄，紀載高公，互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輒備列衆異，庶或可論。按釋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郟亭廟神，爲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迺發其所封函，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郟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蟒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郟亭廟餘物治之。然

道安法師既校閱羣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沈翳。會有南陽韓林，潁川大業，會稽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陳惠注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沈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爲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尙已難實。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爲謬諸，過乃懸矣。出高僧傳初集卷一

(一)玄奘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波刺斯國記云，『伽藍三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玄奘時，波斯佛教已衰矣。釋迦佛鉢在波斯王宮。波斯王

古時信佛，可與高僧傳安清傳互證也。祇教至薩珊朝末葉，始定爲國教，排斥他教矣。

(二) 据佛祖統紀卷三十五，安世高以桓帝建和二年至洛陽。

(三) 安清事蹟，頗離奇。似非一人之事。豈傳聞之誤歟？古代佛教傳道大師，多能幻術。例如佛圖澄之於石勒，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見高僧傳初集卷十。)丹巴之於元世祖，傳習梵秘，得其法要。懷孟大旱，禱之立雨。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又爲成宗禱疾，過愈。(見元史卷二百二，釋老傳)蓋彼君主，深理不達，僅可以異術圖方爲徵也。安清之死而復生，亦幻術之類矣。安清及支謙二人，爲中國譯佛經之最初二大家也。

第六節。安玄，曇帝。

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沈有理致。

博誦羣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賞洛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常以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

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出高僧傳初集卷一，支婁迦識傳。

(一) 安清 安玄 皆得姓爲安，或皆爲安息朝之苗裔也。

安息國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耶蘇紀元二五四至二五五之中，來遊雒陽，譯出

曇無德羯磨。見高僧傳初集，曇柯迦羅傳。

第七節。釋吉藏。釋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於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見於眞諦。仍乞諮之。諦問其所懷，可爲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無兩事。父後出家，名爲道諒。精勤自拔，苦節少倫。乞食聽法，以爲常業。每日持鉢將還。跣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涕唾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衆生，然後遠棄。其篤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恆將藏，聽興皇寺道朗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真。年至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諮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詞吐瞻逸，宏裕多奇。至年

十九，處衆覆述。精辯鋒遊，酬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衆。具戒之後，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納義旨，欽味奉之。隋定百越，遂東遊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問道千餘。志在傳燈，法輪繼轉。開皇末歲，煬帝晉蕃，置四道場。國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禮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於京師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京輦，道俗雲奔。觀其狀，則傲岸出羣。聽其言，則鐘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薄示言蹤。皆掩口杜辭，豈能具對。然京師欣尙，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卽而開剖。時有曇獻禪師。福門鉦鼓。樹業光明，道俗陳迹。創首屈請，敷演會宗。七衆聞風，造者萬計。隘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縵廣筵，猶自繁擁。豪族貴遊，皆傾其金貝。清信道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既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曇獻，資於悲敬。逮仁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乃久，身猶未成。仍就而居之。誓當構立。抽捨六物，

並託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卽用莊嚴，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就。隋齊王陳夙奉音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臨第，並延論士。京輦英彥相從，前後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者，皆來總集。藏爲論主。命章陳曰，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如此數百句。王顧學士傅德充曰，曾未近鋒禦寇。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今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粲，自號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最先徵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瞻滔然。兼之閒施體貌，詞彩鋪發。合席變情，赧然而退。於是芳譽更舉，頓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日。採取義科，重令豎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禮謝，永歸師傅。並賜吉祥麈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法華。隋歷告終，造二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射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終。及大唐義舉初屆京師，武皇親召釋宗，謁於虔化

門下。衆以藏機悟有聞，乃推而叙。對曰，惟四民塗炭，乘時拯溺。道俗慶賴，仰澤穹旻。武皇欣然，勞問勤勤。不覺影移語久，別敕優矜，更殊恆禮。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十大德，綱維法務。宛從物議，居其一焉。實際定水欽仰，道宗兩寺，連請延而住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齊王元吉久揖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住延興，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藏。年氣漸衰，屢增疾苦。敕賜良藥。中使相尋。自揣勢極難瘳，懸露非久。乃遺表於帝曰，藏年高病積，德薄人微。曲蒙神散，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在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世間，緝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儲后諸王，並具遺啟，累以大法。至於清旦，索湯沐浴。著新淨衣。侍者燒香，令稱佛號。藏跏坐備思，如有喜色。齋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卽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鮮白。有敕慰增，令於南山。覓石龕安置。東宮已下諸王公等，並致書慰問。並贈錢帛。今上初爲素玉，偏所崇禮。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濟三乘，名高十地。惟懷宏

於般若，辯囿包於解脫。方當樹德淨土，闡教禪林，豈意湛露晞晨，業風飄世。長辭奈苑，遽掩松門。兼以情切，緒言見存遺旨。迹留人往，彌用悽傷。乃送於南山至相寺。時屬炎熱，坐於繩牀。屍不摧臭，跏趺不散。弟子慧圓樹續風聲，收其餘骨，鑿石瘞於北巖。就而碑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馳譽。冠成之後，榮扇逾遠。貌像西梵，言實東華。含嚼珠玉，變態天挺。剖斷飛流，殆非積學。對晤帝王，神理增其恆習。決滯疑議，聽衆忘其久疲。然而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衆之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廢興，江陰陵亂，道俗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皆收聚。置於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洮簡之。故目學之長，勿過於臧。注引宏廣，咸由此焉。講三論一百餘遍，法華三十餘遍，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遍。並著玄疏，盛流於世。及將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詞云，略舉十門，以爲自慰。夫含齒戴髮，無不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生來。宜畏於生。吾若不生，

何由有死。見其初生，即知終死。宜應泣生，不應怖死。文多不載。慧遠依承侍奉，俊悟當時。敷傳法化，光嗣餘景。末投迹於藍田之悟真寺。時講京邑，亟動衆心。人世即目，故不廣叙。見唐高僧傳二集卷十三。

波斯名稱時代。

第八節。元魏時中國與波斯之交通。

(一)波斯國都宿利城。(二)在忸密西，古條支

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

。土地平正。出金，銀，(三)鎔石，(四)珊瑚，(五)琥珀，車渠，馬腦。(六)多大真珠。(七)頗黎

，琉璃，水精，(八)瑟瑟，金剛，火齊，(九)鑛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

疊毼，(十)氍毹，(十一)毼毼，赤罽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十二)華撥

，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十三)無食子，鹽綠，雄黃等物。(十四)氣候暑熱，

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漑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

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

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

亦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帳，飾以眞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落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卽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十五醫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開禁。「地早」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他」掌王之內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稍，圓排，劍，弩，弓箭。戰兼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刑，若髡，或剪半鬢，及繫牌於項，以爲恥辱。犯疆盜者繫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

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爲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卽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

見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

(一)波斯之名，在西史上已早見之，而在中國書上，則始於魏書也。波斯在上古時，乃伊蘭族中一部落。至開洛斯始強盛，建阿克梅內斯朝。代有能君，統一亞洲西部。而波斯之名，遂成爲國名。猶之契丹蒙古兩名之在中國史也。魏書言其王姓波氏，名斯。或有誤會也。然古代人名變爲部落名，或國名者甚多。例如明中，月即別人 (Ming) 乃由月即別汗 (即元史上月祖伯又作月思別) 而來。中央亞細亞察合台國乃由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而來。唐

書突厥傳默啜烏質勒初皆爲酋長之名，而以後則用爲部落之名也。

(二) 宿利城即賽流克雅 (Selenkia) 之首二音也。賽流克雅在梯格利斯河西岸，克泰錫封 (Ktesiphon) 在河之東岸。兩城相對，故魏書言河經其城中南流也。賽流克雅介於梯格利斯及油付萊梯斯兩河之間。古代巴比倫城稍在其南，土地平衍膏腴。

(三) 鎔石，乃波斯文 tuisa 也。鎔字譯音，石字譯義也。此物乃鑽石之一種。中含亞鉛。鐳或錳。波斯起兒漫省 (Kirman) 鄧巴汪德山 (Dunbarand) 產之。爲官產物。甚早即已開採。耶蘇紀元九百零二年時，依賓阿爾法克 (Ibn al-Faqih) 即有記載。一千二百二十五年，周巴利 (Jawbari) 記其提鍊方法。

(四) 珊瑚實爲動物之出產品。然中國書皆列之於鑽石類也，珊瑚二字，必非漢文。其原必來自外國。後漢書及魏略皆稱珊瑚產於大秦。唐書詳記撈採珊瑚之法。景教碑文謂『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西國攷據家如夏德 (Hirth)，勞福爾 (Laufer) 等皆以此珊瑚海爲即紅海或波斯灣地中海也。蓋三海中皆有珊瑚也。惟珊瑚二字原音，至今尙未查出究爲何國語也。波斯人稱之曰馬爾章 (Marjan)。

(五) 琥珀，乃山波斯語 Kahruba 訛傳而來。阿拉伯人後亦用波斯字。古代窩爾加河流域及波羅的海濱皆產之。

車渠，亦必外國語，惟未能查出究爲何國語也。

(六)馬腦亦外國語。原音未能查出。

(七)頗黎即玻璃，亦外國語。原音未能查出。景教碑文有『獻臨恩之頗黎』句。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吐火羅傳，其國『北有頗黎山』。

(八)瑟瑟原音或爲波斯語或爲康居語。(Serdian)阿拉伯文有 *ḥaṣḥ* 未知是否即其原音也。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康國傳云，石國『東南有大山，生瑟瑟。』又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傳云，『仙芝爲人貪，破石，獲瑟瑟十餘斛。』

(九)鑽鐵山波斯語 *Spaia* 而來。

(十)毘狓之名亦見魏略大秦傳。波斯語 *Tārian* 之譯音，華言紡織也。

(十一)華撥由梵語 *Pippali* 而來，即胡椒也。英語曰 *pepper*，德語曰 *Pfeffer*。

(十二)訶黎勒，波斯語曰 *halila* 阿拉伯語曰 *halilaj*，梵語曰 *haritaki*，吐火羅語曰 *Arirak* 西藏語曰 *A-ru-ra*，產波斯印度等地。

(十三)無食子，波斯語曰 *Mazu*，橡樹子也。中國他書又作沒石子，或墨石(見 *B. Laufer*;

Sino-Iranica, pp. 503-528.)

(十四)波斯氣候炎熱情況，可參觀李羅遊記卷一第十九章，及卷三第四十章。

(十五) 魯噴，波斯古語 *Ixed* 之譯音，華言王也。康居，(Sogd) 大宛 (Fergana) 之王，皆用此號。防步率，中波斯語 *banbusn* 之譯音，華言王妃也。亞美尼亞文曰 *bandisn*。殺野，波斯文 *satrya* 之譯音，華言國王也，摸胡壇，波斯古語作 *Magupati*，亞美尼亞語作 *Mogpet* 排勒維語 (即拍提亞語) 作 *Maupat*。新波斯語作 *mubid*，華言判官也。泥忽汗，排勒維語作 *Nixorakan* 華言守庫藏者也。地早，周書作地卑勃。證以波斯文，早字實爲卑字誤刊。魏書此處併遺脫一勃字也。波斯語 *dipir* 華言書寫也。尾音 *Var* 負載之義。全字 *dipibara*，華言負責寫職務者也。遏羅訶地，波斯語 *Argabides* 之譯音。此字實乃族名，而非官職之名。此族世掌王之內務。中國人誤以爲官職之名也。薛波勃，周書作薩波勃，中波斯語作 *Spahbed*，排勒維語作 *spahpat*，新波斯語作 *Sipanbad*，華言將官也。庫思老一世以前，薩珊帝國之兵馬大元帥，稱號曰伊蘭薛波勃。(Eranspabed) (見 *Laufer, Sino-Iranica*, p. 529-534.)

東羅馬史家席摩略塔 (Theophylactus Simocata) 記波斯政府組織如下：『各部高官，大抵皆由貴族世襲。全政府共分七部，由七族分掌之。阿塔比底斯族 (Artabides) 又作阿格比底斯 (Argabides) 即魏書之遏羅訶地。掌國王加冕事。一族掌軍務，一族掌民政，一族掌訴訟判斷事務。第五族掌騎兵事務。(波斯騎兵皆由貴族及大地主組成。) 第六族管收稅及

國庫事。第七族管軍械及軍備等事。』(見Lauter.Simo-Iranica, p. 532-533.)波斯國政府共分七部，而三部皆爲軍政而設。其國之尙武可知。宜其國人勇武善戰，爲羅馬帝國之匹敵也。中國古代政府組織，大抵分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軍政僅爲六政之一。而歷代開國功臣，序爵班祿，皆先文後武。宜乎中國文藝冠絕亞洲諸國也。

(十六)神龜爲魏孝明帝年號，自耶蘇紀元五百十八年至五百十九年。考其時波斯王在位者，爲喀瓦特。(Kavadh)魏書神龜中，朝獻之居和多，必即喀瓦特也。

(十七)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見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

(十七)據西史，安息即波斯也。魏書於波斯之外，復有安息，無異畫蛇添足。然據其文，似爲波斯東北小國。或爲安息朝苗裔，保據東北一城一邑者也。蔚搜城不可考。丁謙魏書西域傳考證謂安息即唐書西域傳之陀拔斯單。蔚搜當是今薩里城。丁氏所說，與魏書記載完全不合。陀拔斯單在裏海南，波斯北，與康居完全不相接。吾不知丁氏爲何武斷據以爲即安息國也。隋書卷八十三，西域傳安國條云，安國漢時安息國也。查隋唐時代之安國，即今布哈拉。(Bokhara)其地位與魏書之安息正相合。在漢時，該地或爲安息附庸。然其與安息確實關

係，則無歷史可證也。

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十八)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顯祖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獻。見魏書卷一百西域于闐傳。

(十八)後魏聲望之遠播，從可知矣。

元魏時，波斯通使中國，不僅神龜時一次。今據各本紀所載者，摘錄於左，備參考焉。

高宗文成帝太安元年，西曆四百五十五年冬，十月，波斯，疏勒國並遣使朝貢。和

平二年，西四六一八月，戊辰，波斯國遣使朝獻。

顯祖獻文皇帝天安元年，西四六六三月，辛亥，高麗，波斯，于闐，阿龔諸國，

遣使朝獻。阿龔似即元時之阿速又作阿思(As, Asi)。皇興二年，西四六八四月，于闐，波斯國各遣

使朝獻。

高祖孝文皇帝承明元年，西四七六春，二月，蠕蠕波斯諸國並遣使朝貢。

世宗宣武皇帝正始四年，西五〇七冬，十月，辛未，嚙唵，波斯，渴槃施等諸國，並遣使朝獻。

肅宗孝明皇帝熙平二年，西五〇七春，四月，甲午，高麗，波斯，疏勒，嚙唵諸國，並遣使朝獻。神龜元年，西五〇八閏七月，丁未，波斯，疏勒，烏菴，龜茲諸國，並遣使朝獻。正光二年，西五〇九閏五月，丁巳，居密，波斯國並遣使朝貢。(五)三年，西五〇九秋，七月，壬子，波斯，不漢，龜茲諸國遣使朝貢。

(十九)據魏書所載，全魏之世，波斯遣使中國凡十次。皆當第五世紀下半，及第六世紀之初，波斯國薩珊王朝葉斯德荷德二世，排洛斯，及喀瓦特三君之時。魏亦正值承平無事之秋。故西域之君，多來朝獻，所以報禮也。此等使節，究爲國使，抑爲商人冒充，不可得知。然無論如何，元魏時，中國與亞洲西部交通之繁，從可知矣。

第九節。宇文周與波斯之交通。(二)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餘里，戶十餘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皆飾以珍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

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被之。飾以金銀華，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卽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衆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信者，卽立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三)掌庫藏關禁。「地卑勃」^(二)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三)掌王之內事。「薩波勃」^(三)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器有甲稍，圓排，劍，弩，弓箭。戰並乘象。每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刑，若髡，或翦半鬚，及繫排於項上，以爲恥辱。犯疆盜者禁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准地輸銀錢。俗事火祆神。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民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

。有功勳人，卽以分賜。死者多棄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珍珠，離珠，頗黎，珊瑚，琥珀，琉璃，馬瑙，水晶，瑟瑟，金，銀，鑰石，金剛，火齊，鑛鐵，銅，錫，朱沙，水銀，白疊，毳毼，氈，氍毹，赤罽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華撥，石密，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

^(四)魏廢帝二年，其王遣使來獻方物。見周書卷五
十異域傳下

^(一)蘇利城卽魏書宿利城也。周書所言，與魏書幾相同。

^(二)地卑勃 魏書作地早。證以波斯文，地早實無相當之音。地卑勃乃 *dipbara* 之譯音。華言負責寫職務者。

(三)薩波勃，魏書作薛波勃。

(四)西魏廢帝二年，即耶蘇紀元五百五十三年。考其時，乃波斯薩珊朝最英明之主庫思老阿奴細爾汪也。

安息國在葱嶺之西，治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東去長安一萬七百五十里。^(五)天和二年。其王遣使來獻。

(五)天和二年，即耶蘇紀元五百六十七年。此處之安息與波斯一國歟？抑二國歟？若爲一國，其遣使者，必仍即庫思老阿奴細爾汪也。考西史，耶蘇紀元五百五十年頃，(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突厥人自東土耳其斯坦(即新疆省)西進，滅嚙噠國。(Hephthalitenreich)庫思老亦得瓜分一部。波斯與突厥爲鄰。邊防甚嚴。周武帝時，波斯與突厥失歡。突厥人遣使聯好東羅馬以攻波斯。事見第一冊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三十七節。考之中國周書及波斯史，波斯與中國之宇文周是時互通使節。余意度之，必波斯東連中國以抗突厥者也。費杜西(Firdusi)之沙那美(Shahnameh)記波斯王庫思老阿奴細爾汪在位時，中國可汗侵阿母河北，(Transoxiana)擊敗海脫勒汗(Khan of the Heitahen)於那黑沙不(Nakhsheb)(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康國條云，那色波亦曰小史。)附近

。沙那美之中國可汗，必即宇文周。周之出兵，必爲援波斯也。中國周書惜無記載。馬爾柯姆 (Malcolm) 之波斯史 (History of Persia i, 144-5) 記庫思老阿奴細爾汪在位時，中國皇帝遣使獻假豹一隻。全以珍珠絡成。兩眼以紅寶石嵌之。天青色繡錦袍一件，光彩華麗奪目。上有金絲繡羣臣朝見波斯王圖。袍以金箱盛之。又美人圖一幅，面貌非常之美。惜爲長髮披下所掩。然自暗中視之。其光四射，美不可言。麻素提 (Mas'udi) 之黃金牧地 (Prairies d'Or ii, 201) 亦記該使節。所獻方物亦同。唯美人圖則作生美人，守護金箱者也。周書記波斯王遣使來獻方物，而波斯史又記中國獻方物於波斯。當時兩國確有通好之使可無疑也。

第十節。隋與波斯之交通。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蘭城，卽條支之故地也。

。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剃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爲標異。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棄屍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傅金屑於鬚上以爲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眞珠，頗黎，獸魄，珊瑚，琉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鑛鐵，錫，錦，疊，細

布，氍毹，毳毼，^(四)護那^(五)，越諾布^(六)，檀^(七)，金縷織成，赤麋皮，朱砂，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蘇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見隋書卷八十三西域傳}

(一) 達曷水即梯格里斯河。隋書爲中國書中最早記此河者。曷字古代讀音如 Hrat。達曷與巴比倫人此河稱呼 Dik-rat 最相近。(見 *Laufer, Praries-d'Or*, pp. 186-187.)

(二) 庫薩和法國沙萬內 (Chavannes) 及德人夏德 (Hirth) 皆以爲即波斯王庫思老之轉音。勞福爾 (B. Laufer) 獨謂爲波斯語格賽萬 (Xsaivan) 之譯音。格賽萬者，華言王也。(See *Sino-Iranica*, P. 519). 余之意以沙夏二氏之說爲然。庫薩和之名，又見唐書。依中國文句法解釋之，兩書上之庫薩和，乃人名而非稱號也。考之波斯史隋煬帝時波斯王在位者爲庫思老二世。(Chosrau II) 即位於隋文帝開皇十年，卒於唐太宗貞觀元年，故庫薩和爲庫思老二世之轉音，毫無疑義也。

(三) 呼洛，中波斯語 *furak* 之譯音。新波斯語曰 *burak* 亞美尼亞語曰 *porag* 今英語曰

Borax，即中國硼砂。古代波斯及西藏二國爲供給全世界硼砂之地。中國文硼字，恐亦借自西域者也。

(四)護那，波斯麻織口袋也。其原音不可考。古代伊蘭文或有 *pa-na* 之字。帕米爾人曰『高恩』，(shān) 猶言粗口袋也。克什彌爾人曰『共』(Gū) 梵語曰果尼 (Goni)

(五)越諾，波斯語 *baruu vala* 之譯音，絲織品也。

(六)檀，波斯古語曰 *tanva* 中波斯語曰 *tanand*，華言紡織也。檀必撒，(*tan-bisa*) 小地毯也。

(七)『金縷織成』，乃指波斯錦，波斯文 *zar-baf* 之譯義也。

(八)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同族。……

(八)据唐書，安國又名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罽蜜。其地即今代之布哈拉。(Bokhara) 漢時是否即安息屬地，不可考。惟該地隋唐時中國人何故稱爲安國，實不得而知。安息之簡稱歟？安息朝後裔王於該地歟？

第十一節。舊唐書記唐時中國與波斯之交通。
波斯國在京師西一萬五千三百里，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之可薩部，西北拒拂蘇，正西及南，俱

(三) 臨大海。戶數十萬。其王居有二城。復有大城十餘，猶中國之離宮。其王初嗣位，便密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羣子共發封而視之。奉所書名者爲主焉。其王冠金花冠，坐獅子床，服錦袍，加以瓔珞。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蘇，塗鬚點額，及於耳鼻，用以爲敬。拜必交股。文字同於諸胡。(五) 男女皆徒跣。丈夫剪髮，戴白布帽。衣不開襟。並有巾帔。多用蘇方青白色爲之。兩邊緣以織成錦。婦人亦巾帔裙衫。辮髮垂後，飾以金銀。其國乘象而戰。(六) 每一象，戰士百人。有敗馭者，則盡殺之。國人生女，年十歲已上有姿貌者，其王收而養之，以賞有功之臣。俗右尊而左卑。以六月一日爲歲首。斷獄不爲文書約束，口決於庭。其繫囚無年限。惟王者代立則釋之。其叛逆之罪，就火祆燒鐵，灼其舌，瘡白者爲理直，瘡黑者爲有罪。其刑有斷手，刖足，髡鉗，劓刑。輕罪剪鬚，或繫牌於項，以志之。經時月而釋焉。其強盜一入獄，至老更不出。小盜罰以銀錢。死亡則棄之。(七)

於山。制服一月而卽吉。氣候暑熱，土地寬平。知耕種，多畜牧，有鳥形如橐駝，飛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噉犬攫羊。土人極以爲患。又多白馬駿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駿金犬所謂波斯犬也。出驥，及大驢，師子，白象。珊瑚樹高一二尺。琥珀，車渠，瑪瑙，火珠，玻璃，琉璃，無食子，香附子，訶黎勒，胡椒，華撥，石密，千年棗，甘露，桃。^(八)隋大業末，西突厥葉護可汗頻擊破其國。波斯王庫薩和爲西突厥所殺，其子施利立。^(九)葉護因分其部帥，監統其國。波斯竟臣於葉護。及葉護可汗死，其所令監統者，因自擅於波斯，不復役屬於西突厥。施利立一年卒，乃立庫薩和之女爲王，突厥又殺之。施利之子，單羯方奔拂蘇。於是國人迎而立之，是爲尹恒支，在位二年而卒。兒子伊嗣候立。^(十)二十一年，伊嗣候遣使獻一獸，名活禱虵，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伊嗣候懦弱，爲大首領所逐，遂奔吐火羅。未至，亦爲大食兵所殺。其子名卑路斯又投吐火羅葉護獲免。^(十一)卑路斯龍朔元年，奏言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招遣隴州南由縣令王名遠充使西域。

，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爲都督。是後數遣使貢獻。咸亨中，卑路斯自來入貢。高宗甚加恩賜，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十四)，令吏部侍郎裴行儉將兵冊送卑路斯爲波斯王。行儉以其路遠，至安西碎葉而還。卑路斯獨返，不得入其國。漸爲大食所侵。客於吐火羅國二十餘年。有部落數千人，後漸離散。至景龍二年，又來入朝，拜爲左威衛將軍。無何病卒。其國遂滅。而部衆猶存。自開元十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來朝^(十五)，並獻方物。四月，遣使獻瑪瑙牀。九年，四月，獻火毛繡舞筵，長毛繡舞筵，無孔真珠。乾元元年，波斯與大食同寇廣州，劫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大曆六年，遣使來朝，獻真珠等。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西域傳。

(一)可薩部即西史之Khazars，或Chozars或Chozars。可薩之名見俄國史家納斯脫爾(Nestor)書中。其人爲突厥族。東漢末即現於歐亞之間。初亦以遊牧爲業，唯善吸收他族文明，異於突厥族之他枝耳。其初巢穴，在裏海高架索山之間，故中世紀回教著作家稱裏海爲可薩海(Bahr-al-Khazar)也。西曆一百九十八年，(漢獻帝建安三年)可薩人侵入亞美尼亞。第二世

紀以後，波斯羅馬兩強相持甚久。可薩人在北方有舉足輕重之勢。波斯人常招可薩人爲助。第四世紀，波斯國大盛，亞美尼亞歸其版圖。波斯與可薩爲鄰。可薩人畏逼，乃棄波斯而連羅馬。三百六十三年（晉哀帝興寧元年）助東羅馬皇帝久良（Julian）侵入波斯境。匈奴王阿提拉威震北方時，可薩人亦稽首稱臣。可薩利亞（Khazaria = Gazaria = Crimea）（今克里米亞）爲阿提拉長子之封邑。阿提拉卒後，可薩人侵入高加索山以南，直至苦爾（Khur）及阿拉斯（Aras）二河以南。卓支亞及亞美尼亞皆爲可薩人蹂躪。波斯王乞援於東羅馬。而東羅馬是時亦被阿瓦（Avars）等韃靼民族侵掠，自顧不暇。可薩人據有高加索山以南亘五十年，始被逐至山北。打耳班（Derband）關城堡重修，以防備之。西六百二十五年（唐武德八年）東羅馬史上始有可薩（Khazars）之名。謂爲東方突厥人。（Turks from the East）國勢強盛。盡有裏海、黑海兩海岸之地。維亞梯胥（Viatish）塞維良（Severian）及頗良（Polyan）諸族，皆納貢可薩。希拉克流斯（Heracius）妻可薩可汗以公主。故可汗助東羅馬兵四萬人，伐波斯。戰勝庫斯老（Chosroes）於尼尼微。回教徒滅波斯後，可薩人抗命，因與阿拉伯人啓釁，血戰八十年，至七百三十七年，（唐開元二十五年）可汗及部衆大敗被擒。強迫改奉回教。然高加索山北之可薩人，始終倔強抵抗。使回教徒不能越山北進。回教大帝國將燼，俄羅斯人崛起以前，爲可薩人國運最盛之時。與東羅馬國交尤睦。七百零二年，哲斯丁尼皇帝（Justinian）

(Vardanes) 亦避難至可薩國。可薩人至是棄其遊牧生活，而操農商事業。建設都市甚多。國都曰依的兒。(Ith) 位於窩爾加河下流。頓河畔之白城 (Sarkel) 亦戶口殷盛。久之其族日繁，漫衍於窩爾加河及頓河 (Don) 兩流域間。第八世紀中葉，(唐天寶間) 可薩人創設一大帝國，征服斯拉夫各部。其疆域西起多腦河口，東至裏海東北。包有黑海北岸，尼哀泊河 (Dnieper) 頓河，窩爾加河諸河下流之地。與君士旦丁堡之東羅馬皇帝，八吉打之東大食哈里發，科多窪 (Cordova 在西班牙) 之西大食哈里發，皆時通聘問。與近鄰文明各邦，無不敦睦。可薩人亦立學校教育青年。雖自有異教，然允許他教傳布。故回教於第七世紀時輸入，猶太教於第八世紀時輸入，天主教聖徒錫利耳 (Saint Cyril) 於耶穌紀元八百六十年 (唐懿宗咸通元年) 抵可薩王廷。阿拉伯及猶太商人入境甚多，尤以猶太人為衆。其影響深鉅，觀於以後可薩可汗及國中上流社會，皆改奉猶太教即可知矣。各國商賈膾集於依的兒都城。北方波羅的海沿岸諸國，與東方阿拉伯各部，通商甚盛，而可薩人實為中間媒介人也。第八世紀中葉，阿拉伯阿拔斯朝將回教中心點，自大馬色克 (Damascus) 移至八吉打城 (Bagdad) 時，即可薩人勢力最盛之期也。駐其地猶太教師約瑟 (Joseph) 嘗致書於科多窪友人哈斯德 (Rabbi Hasdai) 列舉臣服奉猶太教之可薩可汗各國，如高架索山中十九國，臣服

者九國。黑海沿岸各國臣服者有十三國。窩爾加河沿岸各國臣服者有白兒塔斯部 (Burtas) 及布爾加利部。 (Bulgars) 可薩人營阻止俄羅斯人順窩爾加河下航侵掠八吉打哈里發國境。似後奉猶太教之可薩人與哈雷忒 (Khazars) 地方猶太人混雜，奉回教之可薩人，與克里米亞 (Crimea) 之韃靼人混合。當其盛時，名義上可薩人征服斯拉夫人，不許其為獨立國，而實際上斯拉夫人既為可薩之臣民，享受境內自由貿易權。俄國南方各河流，皆開放許斯拉夫人航船運貨。商業轉輸，東西往來，極一時之盛。第九世紀時，阿拉伯著作家庫達特拔 (與創建俄國者魯立克 Rurik 同時。) 記俄國商人遠將貨物運至黑海上希臘人各市求售。東羅馬皇帝徵收什一之稅。此等商人，又將貨轉運至窩爾加河頓河直至可薩人都城。可薩王亦收什一之稅。由可薩都城更沿裏海岸由駱駝載貨至八吉打。庫氏嘗在該城親見此等商人。至七百七十五年時，(唐代宗大曆十年) 李俄四世 (Leo IV) 為可薩人某之孫，竟即羅馬帝位。羅馬皇帝衛軍，皆為可薩人。可薩軍隊後助李俄六世 (Leo VI) 以拒布加利王席門。 (Simeon) 外交往來，可薩可汗之位竟在教皇及法蘭克國喀羅林王朝 (Carolingian) 之上。至八百六十二年 (唐咸通三年) 以後，裴奇內格人 (Pechenegs) 興於東方。西進。可薩人勢力大衰。可汗招烏斯人 (Uzes) 攻裴奇內格人克之。裴奇族人乃自窩爾加及頓兩河流域西徙至尼哀泊河 (Dnieper) 流域。匈牙利人亦叛可薩，西遷至克拍吞山 (Carpathians) (八百八

十四年唐僖宗中和四年) 幾富 (Kiev) 之俄羅斯酋俄勒格 (Oleg) 檄告尼哀泊流域俄羅斯各部落，停止進貢可薩可汗。可薩勢力遂大衰。九百六十五年至九百六十九年間，(宋太祖乾德三年至開寶二年) 幾富 王斯維亞陀斯拉夫 (Sviatoslav) 攻陷薩開耳 (Sarkel) 依的爾 (Iti) 及賽門寶 (Semender) 諸城。俄兵進至高加索山盡有阿速夫海周圍之地。九百八十八年，(宋太宗端拱元年) 斯維亞陀斯拉夫之孫密赤斯拉夫 (Mstislav) 建脫龍塔拉甘 (Trnatarakan) 小國。至一千十六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 密赤斯拉夫與東羅馬聯兵滅可薩國，(Khazaria) 自是可薩國遂絕。末主佐治 (George) 及楚拉 (Tijula) 二汗皆被擒。(參觀 Rambaud's *History of Russia*, I. pp. 43-44; V. O. Kluchevsky's *History of Russia*, trans. by C. J. Hogarth, vol. I. p. 50-52.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ition, vol. XV, pp. 774-775)

(一) 隋末唐初，波斯王庫思老二世在位，波斯國領土擴至地中海，佔領埃及。唐書言其正西及南，俱臨大海者不誤。南即阿拉伯海。

(二) 波斯薩珊朝都城曰賽流克雅。(Selenkia) (魏書作宿利城。周書作蘇利城。隋書作蘇蘭城) 其河之對岸，爲克泰錫封，(Ktesiphon) 故唐書言其王居有二城也。

(四) 火祿即索羅阿斯德教。(Zoroastrianism)

(五) 隋唐及以前時代，西域諸國皆用波斯文明，人種多同，故語言文字亦同。其字則借自阿

(六)波斯國不產象。象皆運自印度。象戰方法，亦學自印度。

(七)印度及伊蘭葬死方法，皆仍上古草昧之風。兩地宗教，皆許人棄屍於野，任豺狼鷹犬食之。伊蘭人則於荒野中，有一定置屍塔。印度人則投屍於恒河聖水中。古代阿利安民族風俗皆如是也。(見 R. Stübe, *Die Indogermanen*, S. 345)

(八)唐書此處之波斯王庫薩和即庫思老二世。(Chosrau II) 庫思老二世爲國中元老所廢，併非爲突厥所殺。唐書此處記載有誤。唯庫思老二世時，突厥確曾圍其都城也。

(九)唐書之施利即略瓦特二世，又名施羅者也。施羅時，波斯與西突厥之詳細關係，余尙未能查出。唐書謂其稱臣於葉護者，或確事也。施羅死後，國中大亂。四年之間，凡易十二主。此四年間之新舊代遞詳情，余亦未得查悉。唐書謂施利死後，乃立庫薩和之女爲王。突厥又殺之。上方第一節，波斯史，亦言十二主中，有庫思老一世(非二世)之女二人焉。單羯方及尹恆支(新唐書作尹恒支)二名，余亦未得查出。

(十)伊嗣候新唐書作伊嗣侯。中國史上誤判甚多。千古以來，無人校正，而對於四裔傳之人地名，亦無從校正也。例如此處之伊嗣候與伊嗣侯，孰爲正，孰爲誤，不參攷西書，無由得知也。余自西書查出，此時之波斯王爲葉斯德荷特三世(Yesdegerd III) (即位於六百三十

二年，即唐貞觀六年，卒於六百五十一年，即唐高宗永徽三年。葉斯與伊嗣音相近。苟字與候字皆爲喉音，最易相混。俟字爲齒音，相去太遠。故正確譯音，當以伊嗣候爲準確也。葉斯德苟特三世敗於阿拉伯人，非爲大首領所逐。波斯人抵抗阿拉伯人甚爲勇猛，不得謂之懦弱也。葉斯德苟特在麻甫(Merv N. Maru 即木鹿城)某磨坊內遭弑，亦非爲大食兵所殺也。貞觀二十一年，伊嗣候遣使中國，阿拉伯史家塔巴里之史記(Tarikh Tabari, p. 208.)亦載之。蓋爲求援於唐太宗也。太宗謝絕之。其詔書已見第三冊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三節註三。茲不贅述。

(十一)卑路斯即 Perozes, Firuz之譯音。麻素提之黃金牧地 (Prairies d'Or, ii, 241.) 亦載葉斯德苟特三世有子曰費路思。(Firuz) 費路思即卑路斯。

(十二)葉護，突厥語 Jabaŋ 之譯音，華言酋長也。

(十三)丁謙唐書西域傳地理攷證謂疾陵城即魏書波斯都宿利城轉音。余攷宿利城即賽流克雅 (Selenkia) 唐高宗龍朔時，其地久爲大食所有，唐人何能在該處置都督府耶？法國鮑梯謂疾陵城爲泄刺失。(Shiraz 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明史卷三百三十二作失刺思) 攷泄刺失爲波斯法爾斯省 (Fars) 省城。省濱波斯灣。泄刺失城建於耶蘇紀元六百九十四年，即武后延載元年。後於龍朔三十餘年。時代不合，且地太偏西也。亨利玉爾謂爲賽夷斯坦

(Sejistan)之首府柴蘭笈。(Zarandj) (見 Yule, *Cathay*, I, p. 99.) 余意亦以爲然也。希臘人稱之曰 *Zarangiane*。

(十四) 儀鳳三年，令裴行儉將兵冊送卑路斯爲波斯王，至安西碎葉而還。卑路斯獨返，不得入其國。客於吐火羅二十餘年。舊唐書此處敘事，有遺脫或錯誤也。新書波斯傳云，咸亨中，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子泥涅師爲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將復王其國。以道遠至安西碎葉，行儉還，泥涅師因客吐火羅二十年。新唐書外國傳詳於舊書。裴行儉所送者，非卑路斯乃其子泥涅師也。舊書竟將卑路斯已死事，及泥涅師之名，完全遺脫也。證以新舊唐書之裴行儉傳，舊書波斯傳此節敘事，亦實有遺脫也。

泥涅師之名，在舊唐書裴行儉傳作泥涅師。多一師字。新書之波斯傳及裴行儉傳，皆作涅師。僅一師字。孰爲正，孰爲誤乎？新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康國傳及舊書卷一百九十八，康國傳康國王亦有名泥涅師師者。再證以西史，波斯前世之王，確有名納爾賽斯 (Narses) 者。泥涅師師音與納爾賽斯相近。師師爲齒音，賽斯亦爲齒音，易相混也。故正確譯音，當爲泥涅師師。新書波斯傳及裴行儉傳，實爲誤刊，遺去一師字也。

舊唐書卷八十四，裴行儉傳云，「儀鳳二年，(耶蘇紀元六百七十七年)十姓可汗阿史那延(新書卷一百八，裴行儉傳無旬延二字。)都支及李遮旬扇動蕃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

。議者欲發兵討之。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渙，干戈未息。敬玄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師（新書僅一師字，誤。）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冊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遙。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乃揚言給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知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爲畋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旬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虜遮旬。途中果獲都支還使與遮旬使同來。行儉釋遮旬行人，令先往曉諭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旬尋復來降。於是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旬而還，高宗廷勞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下，突厥傳云，「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兼旬

延都督，以安輯其衆。儀鳳中，都支自號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吏部侍郎裴行儉討之。行儉請毋發兵，可以計取。即詔行儉冊送波斯王子，并安撫大食，若道兩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謁，遂禽之。召執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旬以歸。調露元年（西六百七十九年）也。『據裴行儉傳及突厥傳，行儉之將兵護還泥涅師師，本非誠心，僅借以遮掩耳目，志在擒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二人也。以大食之強盛，行儉豈不知之。果將復王泥涅師師，即發二十萬衆，恐亦未必濟事，況不發兵乎？所謂道遠者，不過謝絕泥涅師師之托辭而已。』（十五）開元以後，唐書記其仍有使者來朝。此必薩珊朝遺族之使者，或波斯商人冒充之使節也。

第十二節。新唐書記唐時中國與波斯之交通。波斯居達遏水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贏。東與吐火羅康接，北隣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西北贏四千里拂赫也。人數十萬，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別裔，王因以姓，又爲國號。治二城。有大城十餘。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揉蘇澤，彫顏鼻耳。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祆。拜必交股，俗徒跣。丈夫祝髮。衣不剖襟，青白爲巾，帔緣以錦。婦辮髮著後。戰乘象。一象士百人。貢則盡殺，斷

罪不爲文書，決於廷。叛者鐵灼其舌。瘡白爲直，黑爲曲。刑有髡鉗劓，小罪彫，或系木于頸。以時月而置。劫盜囚終老，偷者輸銀錢。凡死棄于山。服閱月除。氣常敲熱，地夷漫。知耕種畜牧，有鶯鳥，能噉羊。多善犬，驢，大驢。產珊瑚，高不三尺。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殺王庫薩和，其子施利立。葉護使部帥監統。施利死，遂不肯臣。立庫薩和女爲王。突厥又殺之。施利之子單羯方奔拂赫。國人迎立之。是爲伊怛支。死，兄子伊嗣俟立。貞觀十二年，遣使者沒似半朝貢，又獻活襍蛇，狀類鼠，色正青，長九寸，能捕穴鼠。伊嗣俟不君，爲大酋所逐，奔吐火羅。半道，大食擊殺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羅以覓。遣使者告難。高宗以遠不可師，謝遣。會大食解而去，吐火羅以兵納之。龍朔初，又訴爲大食所侵，是時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卽拜卑路斯爲都督。俄爲大食所滅。雖不能國，咸亨中猶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子泥涅斯爲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將復王其國。以道遠，至安西碎葉，行儉還。泥

涅師因客吐火羅二十年。部落益離散。景龍初，復來朝，授左威衛將軍，病死。西部獨存。開元天寶間，遣使者十輩，獻瑪瑙牀，火毛繡舞筵。乾元初，從大食襲廣州，焚倉庫廬舍，浮海走。大曆時，復來獻。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

(一)伊嗣俟應作伊嗣候，泥涅師應作泥涅師師皆已詳上節。

第十三節。唐時波斯與中國通使頻頻。波斯國其王初嗣位，便密選諸子，

才堪承統者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羣子，共發封而視之。奉

所書名爲王。唐貞觀二十一年，其王伊嗣候，原作龍朔元年其國王卑路斯，

並遣使朝貢。高宗列其地疾陵城爲都督府。授卑路斯爲都督。見冊府元龜卷九六六

永徽五年西六五四五月，大食引兵擊波斯及米國，皆破之。波斯王伊嗣候爲大

食兵所殺。伊嗣候之子卑路斯走投吐火羅，遣使來告難。上以路遠，不能救

之。尋而大食兵退。吐火羅遣兵援立而還。見冊府卷九九五

乾封二年，西六六七十月，波斯國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〇

咸亨二年，西六一七五月，吐火羅，波斯，康國，罽賓國，遣使來朝，貢其方物

。見冊府卷九七〇

咸亨四年，西三波斯卑路斯自來入朝。見冊府卷九九九

咸亨五年，西四十二月，辛卯，波斯王卑路斯來朝。見冊府卷九九九

永淳元年，西二五月，大食國波斯各遣使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〇

中宗神龍二年，西七三月，波斯遣使來朝。七月，波斯國，林邑國，並遣使

貢獻。見冊府卷九七〇

開元七年，西七正月，波斯國遣使貢石。二月，波斯國遣使獻方物。七月，

波斯國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年，西七三月，庚戌，波斯國王勃善活遣使獻表，乞授一員漢官許之

。見冊府卷九九九

開元十年，西七十月，波斯國遣使獻獅子。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三年，西七七月，戊申，波斯首領穆沙諾來朝，授折衝留宿衛。見冊府卷九七七

五

開元十五年，西七七二月，羅和異國大城主郎將波斯阿拔來朝。賜帛百疋。放還蕃。因遣阿拔齋詔書慰於佛誓國王。仍賜錦袍鈿帶，及薄寒馬一匹。見冊卷五九七

開元十八年，西七〇正月，波斯王子繼忽婆來朝，獻香藥，犀牛等。波斯國王遣使來朝賀正。見冊卷九七一

開元十八年，西七〇十一月，甲子，波斯首領穆沙諾來朝，獻方物。授折衝留宿衛。見冊卷九七五

開元二十年，西七二九月，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僧及烈朝貢。見冊卷九七一

(一)及烈之名見之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此條又見冊卷九七五。惟增「授首領爲果毅，賜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疋，放還蕃。」之二句。

開元二十五年，西七七正月，波斯王子繼忽沙來朝。見冊卷九七一

天寶四載，西七五三月，波斯遣使獻方物。見冊卷九七一

天寶五載，西七六七月，波斯遣呼慈國大城主李波達僕獻犀牛及象各一。見冊卷

九七

(二)呼慈國或即新唐書西域傳之火尋國。玄奘西域記作貨利習彌伽。元史作花刺子模。其原音爲 Khvarism。

天寶六載，西七四月，波斯遣使獻瑪瑙床。五月，波斯國王遣使獻豹四。冊見

府卷九
七一

天寶九載，西七五月，波斯獻大毛繡舞，延長毛繡舞，延舞，孔眞珠。冊見

九七

乾元二年，西七八月，波斯進物使李摩日夜等來朝。(三) 冊見

(三)此條亦見冊府元龜卷九七六，惟下有「宴於內殿」一語。

寶應元年，西七六月，波斯遣使朝貢。九月，波斯遣使朝貢。冊見

寶應六年，九月，波斯國遣使獻眞珠琥珀等。冊見

(四)寶應無六年。此處記載有誤。

第十四節。陀拔薩憚國之歸附於唐。又有陀拔斯單者，或曰陀拔薩憚。其

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居婆里城。^(二)世爲波斯東大將。波斯滅，不肯臣大食。天寶五載，王忽魯汗遣使入朝，封爲歸信王。後八年，遣子自會羅來朝，拜右武衛員外中郎將。賜紫袍金魚，留宿衛。爲黑衣大食所滅。^(三)貞觀後，遠小國君，遣使者來朝獻，有司未嘗參考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辭彌與波斯接。貞觀十八年，與摩羅遊使者偕朝。^(五)二十一年，有健達王獻佛土。菜莖五葉，赤華紫須。龍朔元年，多福王難婆修疆宜說遣使者來朝。總章元年，有末陀提王，開元五年，有習阿薩般王安殺，並遣使者朝貢。七年，訶毗施王捺塞因吐火羅大酋羅摩獻師子五色鸚武。天寶時，來朝者曰俱爛那，曰舍摩，曰威遠，曰蘇吉利發屋蘭，曰蘇利悉單，曰建城，曰新城，曰俱位。凡八國。俱位或曰商彌，治阿賒颯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穀，蒲若葡萄。冬窟室。國人常助小勃律爲中國候。新城之國，在石東北羸百里。^(十四)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國城。後爲葛邏祿所並。^(十五)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西

(一) 陀拔斯單即 Tabaristan 之譯音，在裏海南岸，東南西三面，皆爲厄爾白斯山系 (Elburs Mountains) 所環繞，北面即裏海也。

(二) 婆里城乃誤刊，其確音應作娑里城 (Sari)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撒里牙 (Saria) 費杜西 (Firdusi) 之帝紀 (Shahnameh) 中，娑里及阿模里 (Amol) 兩名常見。阿拉伯地理家亦常記此名。伊斯塔克里 (Istakhrī) 書中，拼作 Sarie，阿爾比魯尼 (Albiruni) 書中作 Saria，阿伯爾肥達書中作 Sariyah。元史之撒里牙與阿伯爾肥達書中之名，音最相近。

(三) 黑衣大食即阿拔斯朝 (The Abbaside)

(四) 火辭彌魏書西域傳作呼似密。新唐書康國傳又作火尋或貨利習彌。元史作花刺子模 (Khwarizm)

(五) 摩羅游即木鹿城 (Maru)。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麻里兀。

(六) 健達丁謙謂即魏書之乾陀。或爲確也。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作健駄邏國 (Gandahara) 洛陽伽藍記卷五，作乾陀羅。今在阿富汗南部。

(七) 多福，末陀提，習阿薩般，訶毗施，四國皆不可攷。

(八) 俱爛那玄奘西域記卷十二，作屈浪擊國，即 Kurān。其地在今骨克察河 (Kokcha) 上流 拉笈瓦德 (Lajward) 諸地，以產瑠璃著名。

(九)舍糜丁謙謂爲薩摩轉音，島國名，在小亞細亞西海中，西文曰 Samos。

(十)威遠及蘇吉利發屋蘭皆不可考。

(十一)蘇利悉單馬哥字羅遊記卷一，第十五章，作蘇爾斯坦，(Suolstan)波斯八國之一也。今代其名曰樹離斯坦。(Shulistan)疆界東至法爾斯，(Fars)東南抵可咱隆平原。其詳可參觀字羅遊記註也。

(十二)建城國，不可攷。

(十三)俱位或曰商彌，名又見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近乞脫拉爾，(Chitral)在北緯三十五度三十五分，東經七十二度二十七分。

(十四)弩室羯大唐西域記作奴赤建在塔什干城東。愛德利奚地理書作奈赤喀特。(Neikarh)
(十五)葛邏祿即 Karluks，唐書有專傳。

天寶二年，閏二月，封陀拔薩憚國王爲恭化王。冊曰，維天寶三年，歲次甲申，閏二月，乙未，朔，二十二日，丙辰，皇帝詔曰，於戲！王化所及，禮在於懷柔。蕃部有歸，義存于冊命。咨爾陀拔薩憚國王阿魯施多志懷恭順，深達智謀。實以使臣，修其職貢。信義昭著，深可褒稱。是用命爾爲恭化王。

爾其祇奉典冊，懋遵風教。忠勤自勵，始終無違。用率於遐邦，以宣我朝命。可不慎歟？見冊府元龜卷九六五

天寶五載，三月，陀拔斯單國王遣使來朝。獻馬四十匹。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一。

天寶五載，閏十月，陀拔斯單國王忽魯汗遣使獻千年棗。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一。

天寶六載，封陀拔斯單國王忽魯汗爲歸信王。羅利支國王伊思俱習爲義寧王。

岐蘭國王盧薛爲義寶王。涅滿國王謝沒爲奉順王。勃達國王摩俱滿思爲守

義王。都盤國王謀思健摩訶延爲順德王。阿沒國王俱般胡沒爲恭信王。沙蘭

國卑略斯威爲順禮王。見冊府元龜卷九六五。

天寶十四載，三月，丁卯，陀拔國遣其王子自會羅來朝。授右武衛員外中郎

將。賜紫袍金帶魚袋七事。留宿衛。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五。

第十五節。玄裝記波斯國狀況。波刺斯國周數萬里。國大都城號蘇刺薩儻

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旣多，氣序亦異。大拉溫也。引水爲田，人戶富饒。

出金鑰石，頗膂水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縠，麩氈之類。多善馬橐陀

。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三)。文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技。凡諸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髮露頭。衣皮褐，服錦氎。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三)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爲所宗也。伽藍^(三)二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鷓秣城^(四)，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產富。西北接拂憐國^(五)。境壤風俗，同波刺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珍寶，亦富饒也。見大唐西域記卷十一

(一) 玄奘未親至波斯，僅據傳聞而已。蘇刺薩儻那即 *Surashtana* 之譯音，梵語稱賽流克雅城 (*Seleukia*) 之謂也。

(二) 玄奘據印度人之報告，故對波斯多貶辭。其實則波斯曷嘗無禮義，無學藝耶。波斯薩珊朝以祆教爲國教，排斥他教，印度佛教徒嘗受排擠。印度人及波斯人之惡感，或即因此起也。

(三) 所謂天祠必即祆教所奉阿虎拉馬資達 (*Ahuramazda*) 之祠。提那跋即 *Dinava* 之譯音，日神也。玄奘歸國時，阿拉伯回教徒初征服波斯，佛教徒在波斯尚有立足之地。以後，則除

回教以外，無佛教矣。

(四) 鶴林城即 Ormes 之譯音。瀛環志略作惡未曠。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忽里模子。元文類黃潛撰海運千戶楊樞墓志曰，「大德中，樞護送親王合贊使臣浮海西還。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至其國。登陸處曰忽魯謨斯」。忽里模子及忽魯謨斯皆 JOLEN 之譯音。明史及星槎勝覽皆作忽魯謨斯。艾儒略之職方外紀亦作忽魯模斯。玄奘西域記爲中國史書中最早記此城者也。

(五) 拂憐國即拂蘇國。

第十六節。慧超記波斯國狀況。又從吐火羅國西行一月，至波斯國。此王先管大寔。大寔是波斯王放驢戶。於後叛，便煞彼王，自立爲主。然今此國，却被大寔所吞。衣舊着寬氈布衫。剪鬚髮。食唯餅肉。縱然有米。亦磨作餅吃也。土地出驢，騾，羊，馬，出高大驢，氈布，寶物。言音各別，不同餘國。土地人性受與易。常於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師子國取諸寶物。所以彼國云出寶物。亦向崑崙國取金，亦汎舶漢地，直至廣州，取綾絹絲綿之類。^(三)土地出好細疊，國人愛煞生。事天，不識佛法。^(三)見敦煌石室遺書。往五天竺國傳。

(一) 慧超所謂此王先管大塞者，即波斯以前役屬大塞（即大食）也。參觀第三冊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一節註三，波斯與大食之關係。

(二) 慧超生於唐玄宗時代，中國廣州與波斯灣沿岸諸港市，通商往來頗繁。慧超此處亦略述之。師子國即錫蘭島。崑崙國即非洲黑人國。

(三) 玄奘時，波斯尚有佛教徒，伽藍三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慧超時，其國已無人識佛法矣。

第十七節。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二記波斯國事情。安息國，所記與史記

漢書周書相同，蓋錄自此三書者也。卷一百九十三，波斯國，所記與魏書，

周書，隋書相同，蓋錄自諸書者也。波斯條末云，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

又獻活襍虵，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此記可校正舊唐

書波斯傳「二十一年」前，實遺脫貞觀二字，新唐書「貞觀十二年」為不實

，應作「貞觀二十一年也。」證之波斯史，情理亦合。通典波斯條，又引杜

環經行記云，自被大食滅，至天寶末，已百餘年矣。證之波斯史，亦確也。

文獻通考四裔，安息波斯皆錄自通典。

第十八節。段成式記波斯國事情。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

而已。常針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

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

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人，齎絲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

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爲稍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

食頻討襲之。

見西陽雜俎卷四。

(一)撥拔力國即巴里(Barbari)之轉音。爲今非洲東北角速謀利(Somali)諸地。此節證

明波斯商人往非洲貿易情況，可與上節慧超所述往崑崙國取金，及第三冊中國與非洲之交通

第三節科斯麻士所記非洲內地情形互證。此節已見第三冊中非交通第四節。重述於此者，特

欲表明唐時波斯商人足跡遍於世界也。東若中國之揚州，廣州，長安，西若非洲，相去數萬

里，皆有波斯商人。商業之盛，交通之繁亦可知矣。

波斯人入仕於唐。

第十九節。阿羅噉。波斯人入仕於唐者，除唐書波斯傳所記之王族卑路斯

(Perozes = Firuz) 及其子泥涅師師 (Narses) 之外，尚有阿羅噉及李元諒二人。

李元諒新舊唐書皆有專傳。新書見於卷一百五十六，舊書見於卷一百四十四。阿羅噉之事蹟，直至晚近，始於洛陽附近發現之墓石知之也。清末，尙書端方藏有此石。其刻文見於端方之陶齋藏石記卷二十一。吾特錄之於左，以補正史之闕也。

大唐故波斯國大酋長，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波斯君丘之銘。

君諱阿羅噉，族望，波斯國人也。顯慶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績有稱，名聞口口，出使召來至此，卽授將軍北門口領使，侍衛駢馳。又差充拂林國諸蕃招慰大使。並於拂林西界立碑，峨峨尙在。宣傳聖教，實稱蕃心。諸國肅清，于今無事。豈不由將軍善導者，爲功之大矣。又爲則天大聖皇后召諸蕃王。建造天樞，及諸軍立功，非其一也。此則永題麟閣，其於識終。方畫雲臺，沒而須錄。以景雲元年，四月，一日，暴憎過隙。

春秋九十有五，終於東都之私第也。風悲龍首，日慘雲端。聲哀鳥集，淚口松乾。恨泉扃之寂寂，嗟去路之長嘆。嗚呼哀哉！以其年口月口日，有子俱羅等，號天圖極，叩地無從。驚雷遶墳，銜淚石，四序增慕，無輟於春秋。二禮刻脩，不忘於生死。卜君宅屯，葬於建春門外，造丘安之，禮也。

(一)阿羅噉官至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又嘗充大使，慰撫拂林國。諸蕃稱心，其功績亦不微矣。而新舊唐書竟皆無傳。吾於是嘆中國正史所闕者，尙多矣。建春門洛陽北門也。

第二十節。李元諒。李元諒本駱元光 姓安氏。其先安息人也。少爲宦官駱奉先所養，冒姓駱氏。元諒長大美鬚，勇敢多計。少從軍，備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鎮國軍節度使，李懷讓署奏鎮國軍副使，俾領州事。元諒嘗在潼關領軍，積十數年，軍士皆畏服。德宗居奉天，賊泚遺僞將何望之，輕騎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望之遂據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將所部，仍令義兵，因其未設備，徑攻望之，遂拔華州。望之走歸。元諒乃修

城隍器械，召募不數日，得兵萬餘人。軍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賊泚數遣兵來寇，輒擊却之。是時尚可孤守藍田，與元諒犄角。賊東不能逾渭南，元諒功居多。無幾，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尋加檢校工部尙書。興元元年，五月，詔元諒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兵次於滻西，賊悉衆來攻。元諒先士卒，奮擊大敗之。進軍至苑東，與晟力戰，壞苑垣而入。賊聯戰皆敗，遂復京師。元諒讓功於晟，出屯於章敬佛寺。帝還宮，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實封七百戶，賜甲第女樂，仍與一子六品正員官。李懷光反於河中，絕河津。詔元諒與副元帥馬燧渾瑊同討之。時賊將徐庭光以銳兵守長春宮。元諒遣使招之，庭光素輕易元諒，且慢罵之。又以優胡爲戲於城上，辱元諒先祖。元諒深以爲恥。及馬燧以河東兵至，庭光降於馬燧，詔以庭光爲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諒因遇庭光於軍門，命左右刳而斬之。乃詣燧匍匐請罪。燧盛怒，將殺元諒。久之以其功高乃止。德宗以元諒專殺，慮有章疏，先令宰相諭諫官勿論。貞元

三年，詔元諒將本軍從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涼。元諒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思潘原去平涼六七十里，蕃情多詐，儻有急變，何由應赴。請次侍中爲營。瑊以違詔，固止之。元諒竟與瑊同進。瑊營距盟所二十里。元諒營次之，壕柵深固。及瑊赴會，乃戒嚴部伍，結陣營中。是日虜果伏甲，乘瑊無備竊發。時士大夫皆朝服就執，軍士死者十七八。瑊單馬奔還，群虜追躡。瑊營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瑊至空營而已。賴元諒之軍嚴固。瑊既入營，虜皆散去。是日無元諒軍，瑊幾不免。元諒乃整軍，先遣輜重，次與瑊俱申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謂元諒有將帥之風。德宗嘉之，賜良馬十匹，金銀器錦綵等甚厚。丁母憂，加右金吾衛上將軍。起復本官。帝念其勳勞，又賜姓李氏，改名元諒。四年春，加隴右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洮軍使，移鎮良原。良原古城多摧圮，隴東要地。虜入寇，常牧馬休兵於此。元諒遠烽堠，培城補堞。身率軍士，與同勞逸。芟林薙草，斬荆榛，俟乾盡焚之。方數十里，皆爲美田。勸軍士樹藝。歲收粟菽數十萬斛。

。生殖之業，陶冶必備。仍距城築臺，上設車弩，爲城。守備益固。無幾，又進築新城，以據便地。虜每寇掠，輒擊卻之。涇隴由是乂安。虜深憚之。

以疾，貞元元年十一月，卒于良原，年六十二。帝甚悼惜，廢朝三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見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爲宦官，駱奉先養息，冒姓駱，名元光。美須髯，驚敢有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讓節度鎮國，署奏以自副。居軍十年，士心憚服。德宗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至華州，於是刺史董晉棄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時兵興倉卒，裹鬪爲鎧，剡蒿爲矢，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賊來攻輒卻。時尙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王權壁中渭橋。賊兵不能踰渭南。未幾，遷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先是詔發關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關，泚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華陰尉李夷簡說驛官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獨完。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次滄西，元諒先奮鑿賊敗之，

進屯苑東。晟使壞苑垣入。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讓功於晟，退壁近郊。加檢校尙書，左僕射，實封戶五百，賜甲第女樂，一子六品官。李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爲優胡。戲斥侮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於元諒。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旣而遇諸道，卽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詣燧謝。燧大怒，將殺元諒。遊瓌見曰：「殺一偏裨尙爾，卽殺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贖。瑊亦爲請。燧赦之。帝以專殺，恐有司劾治，前詔勿論。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瑊會平涼。元諒軍潘原，游瓌軍洛口以爲援。元諒曰：「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虜詐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連屯。」瑊以違詔，不聽。瑊壁盟所二十里。元諒密徙營次之。旣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却盟。瑊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涇原節度使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元諒遣車重先，而與瑊振旅徐還。

。時以爲有古良將風。是會也，徵元諒觀二人，誠且不免。帝嘉歎。賜善馬，金幣，良厚。因賜姓及名。更節度隴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圯，旁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元諒增高浚淵。身執苦，與士卒均。榴鬚榛莽，闢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歲入粟菽數十萬斛。什具畢給。又築連弩臺遠烽，偵爲守備。進據勢勝，列新壁。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年六十二，贈司空，謚曰莊威。(一) 見新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二) 新舊唐書各有損益，余故並錄之。李元諒原亦姓安，與漢末之安清安玄同姓。或亦安息王族遠裔，經商中國者，故徐廷光詭爲優胡也。

波斯人中國文學家。

第二十一節。李珣。李四郎名玳，字廷儀。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詩名。預賽貢焉。玳舉止溫雅，頗有節行。以鬻香藥爲業，善奕棋。好攝養。以金丹延駐爲務。暮年以爐鼎之費，家無餘財。唯道書藥囊而已。嘗得耳珠。先生與青城南六郎書一紙。論淮南王原作三今改王煉秋石之

法。每焚香熏之。有一桃核盃，圍可口餘。紋彩燦然。眞蟠桃之實爾。至晚年末而服之。雍熙元年，西九八四春，遊青城山。於六時巖下，溪水中，得一塊石。如雁卵。色黑潤。嘗與同道者玩之。一日誤墜于地。碎爲數片。其中空然，可容一合許物。四畔皆雕刻龍鳳雲草之形。文理纖妙。皆甚奇異。殆非人工。或曰此神仙所玩之物矣。見茅亭客話卷二。

(一)第一冊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六十五節 李珣有海藥本草之作。多記海外名香奇藥。此節之李珣其家業香藥，似爲一人。唯著海藥本草之李珣，據李時珍乃肅代時人也。全唐詩第十二兩第十冊，有李珣詩五十四首。

第二十二節。李舜叟。李舜叟梓州人。珣之妹。蜀王衍納爲昭儀。詩三首。

隨駕遊青城。

因隨八馬上仙山。頓隔塵埃物象閑。只恐西追王母宴。却憂難得到人間。

蜀宮應制。

濃樹禁花開後庭。飲筵中散酒微醒。濛濛雨草瑤階溼。鐘曉愁吟獨倚屏。

釣魚不得。

盡日池邊釣錦鱗。芰荷香裏暗消魂。依稀縱有尋香餌。知是金鈎不肯吞。全見

唐詩第十一
函第十冊

波斯人傳布西方各種宗教於中國。

景教 (The Nestorian Christianity)。

第二十三節。聶思脫里派之產生及對波斯之關係。景教即聶思脫里派基督

教。其創始人聶思脫里 (Nestorius) 者，敘利亞安提俄克城 (Antioch) 即中

書之安 都城人。生之年月不可攷，少時受教堂偏狹之教育，喜排斥異己，誹

訕他人。唯生性耿直，善於辭辨。律已甚嚴，故敬之者甚衆。以耶蘇紀元四

百二十八年，宋文帝元嘉五年，魏 由安梯俄克主教繼錫辛紐斯 (Sisinnius) 爲

君士旦丁堡教務大總管。(Patriarch) 受任後，即以暴力毀壞阿利安 (Arians)

人之禮拜堂。激起反抗，致本派中人，亦多竊竊私議，不以爲然。又對東羅馬皇帝梯俄獨秀斯二世 (Theodosius II.) 曰：「陛下能爲吾清除國內邪說者，余卽酬陛下以天堂。陛下助吾滅盡邪說，吾亦助陛下掃滅波斯人也。」聶思脫里爲人如何，已可於此二事見之矣。當時敘利亞及埃及之宗教家，已分兩派。敘利亞派主以評論方法，解說聖經，又施用論理研究，剖析基督教中事實及主義。而埃及派則注重其神秘方面也。兩派黨同伐異之事日多。仇恨益深。君士旦丁堡教務大總管升爲第二位後，第一位在羅馬嫉忌益深。未破裂者，僅時日問題而已。第四世紀之末，梯俄非祿斯 (Theophilus) 爲埃及亞歷山德港 (Alexandria) 之教務大總管時，即位於三百八十一年，即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卒於四百零三年，即東晉安帝元興二年約翰克里梭斯托姆 (John Chrysostom) 爲君士旦丁堡大總管。君士旦丁堡與亞歷山德決裂之因已種。至聶思脫里以其活動暴戾之力，而釁端開矣。當時君士旦丁堡宗教家對於耶穌已有二說。一爲天主教舊說，卽所謂正統派。(Orthodox) 主張耶穌基督爲一位。(Person, Hypostasis) 而兼有人神二性 (Nat-

nies) 也。其他爲一性派。(Monophysites) 主張耶穌基督爲一位，一性。兩派爭論甚烈。聶思脫里於是起執他說，謂耶穌基督爲兩位，人神兩性也。

(見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X, *Monophysites, Nestorius and Nestorianism*)

聶思脫里派之根本教說，於此可窺一二。聶思脫里創此說後，反對派大加攻擊。甚至有在市街廣衆中，毆擊詈罵之者。聶思脫里亦竭其力以懲罰反對派僧人。埃及亞歷山德港教務大總管錫利耳 (Cyril) 被推爲反對派首領。

錫利耳致書於聶思脫里辨難。並致書於東羅馬皇帝梯俄獨秀斯，皇后幼多

克雅 (Hudokia) 及帝之妹，求禁止邪說。後又致書教皇賽勒斯丁 (Pope

Celestine) 求助。四百二十年，賽勒斯丁在羅馬召集會議，詆斥聶說。兩

派爭論甚盛，將有暴動。皇帝梯俄獨秀斯二世乃於四百三十一年，宋文帝元嘉八年

年聖靈降臨節，(Pentecost) 召集兩派會議於愛佛速斯 (Ephesus) 地方。小亞細亞

海邊一城欲調和之。此即歷史上所謂愛佛速斯會議 (The Council of Ephesus) 也。

聶思脫里率主教 (Bishop) 十六人，及武裝衛隊多人，先蒞會。皇帝心中寔左

聶思脫里。然四方蒞會主教，則多反對聶也。愛佛速斯地方人民，久習於崇拜聖母瑪利，故亦多反對聶思脫里。錫利耳率埃及各地主教五十人，又僧侶及奴隸多人，皆持聖馬克 (St. Mark) 及聖母 (Holy Mother of God) 之旗，以蒞會。愛佛速斯地方總主教孟姆儂 (Memnon) 率亞洲各地主教四十人，及潘費利亞 (Pamphylia) 主教十二人助錫利耳。安梯俄克之教務大總管約翰爲聶思脫里之至友，嘗調和兩派。此時亦率敘利亞全境主教四十二人來會。唯在途間，爲水，饑饉，與亂事所阻。羈留多日。錫利耳不待全體蒞臨，即於六月二十二日先行開會。到者共主教一百九十八人。聖靈降臨節後十六日，大會召聶思脫里蒞會。聶辭以必須待所有主教皆到會，始親到也。諸人乃自行集會，宣告聶派爲邪說。全體一致皆呼曰，『吾等呪逐聶思脫里及其徒黨。擯斥其非天主之信仰，與非天主之教說也。』第一次集會，直至夜深始止。全場通過對聶之判刑曰，『耶蘇基督今因爲聶思脫里所褻瀆，故決定由此神聖大會，擯逐聶思脫里於教務職位之外，並不許再參預司祭者之列。』翌

晨，罷黜判決文，送於聶思脫里。唯皇帝欽派委員，謂主教尙多未蒞會，判決不能有效。大會後四日，即六月二十六日，安提俄克教務大總管約翰及利亞主教四十二人皆始到。莫泊遂歇亞主教梯俄多爾尤爲諸人中最激烈者。聶思脫里得欽派委員之保護，在私廬亦自行召集會議。褫奪亞歷山德港大總管錫利耳及愛佛速斯總主教孟姆儂之職位。謂爲創造邪說，主謀擾亂。又實告前四日在會之各主教若不與錫利耳斷絕關係，即行除名，擯出教會之外。兩派議決後，皆求皇帝執行。遲延數年，皇帝乃將聶思脫里及錫利耳孟姆儂三人悉行罷黜。遣大臣約翰非安梯俄克大總管至愛佛速斯宣布帝旨。革黜之主教，皆被逮捕。兩派各求皇帝爲援。錫利耳之徒，求皇帝釋放錫利耳及孟姆儂。帝乃命兩派各遣代表八人至察爾賽東 (Chalcedon) 離宮，討論其事。錫利耳及孟姆儂囚禁於愛佛速斯獄中時，聶思脫里則放歸安梯俄克舊利安置。紀元四百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任命馬格昔綿 (Maximian) 繼任君士丁丁堡教務大總管。錫利耳及孟姆儂同時亦釋放。兩派之主教，皆命各歸原職。四

百三十三年，宋文帝元嘉十年皇帝又與兩派商安，犧牲聶思脫里一人，使兩派復歸

於好。四百三十五年，皇帝下令全國，斥聶派爲邪說，焚其著述，放逐聶於

外國。聶思脫里自油勃來劈斯寺 (Cloister of Euprepis) 牽出，送至安梯俄克

城門外。聶乃先往阿拉伯，次至埃及。据云，生至四百三十九年。元嘉十六年然

無人知其卒於何處，及終於何時也。

愛代沙 (Edessa) 在亞美尼亞境，油付萊梯斯河東，地方著名之宗教學校，素爲聶派學說及布教

中心點，又爲波斯教會之練習所。四百八十九年時，齊武帝永明七年，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奉

東羅馬皇帝賽奴 (Neo) 之令解散。聶派之人既不得志於西，乃向東發展。將

宗教學校移至梯格利斯河西之尼錫比斯城。(Nisibis) 其處有橋，可通駱駝商

隊，蓋爲交通要地也。第五世紀末，即當蕭齊之末聶派傳教師，有自叙利亞及巴比

倫，越境入波斯國者。尼錫比斯城主教把掃馬 (Bar Soma) 就職於四百三十五

年，卒於四百八十九年。在任五十餘年，尤爲聶派之大功人。宗教學校之移

至該城，卽其力也。氏又連波斯教徒以抗錫利耳派。波斯與東羅馬政治上久

處反對地位。東羅馬君士旦大帝崇奉基督教而波斯人則疑其有通敵嫌疑，

驅逐境內之基督教徒。聶思脫里派遭嚴禁於東羅馬，而波斯王排洛斯 (Peros)

又有作菲魯次 (Firm) 者。即位於四百五十九年，即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卒於四百八十四年即齊武帝永明二年。及以後諸王皆歡迎之。

耶蘇紀元四百九十八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聶派教徒集會於賽流克雅 即是

斯國京城 (Council of Seleucia) 組織迦爾底教會，(Chaldaen Church) 亦名阿述利

亞教會，(Assyrian Church) 而與羅馬帝國之教會，斷絕一切關係。聶派之人

由是自稱曰迦爾底或阿述利亞基督教徒，又名「東方之幼童。」(The Children of the East) 而反對派則仍稱之曰「聶思脫里之徒」(Nestorians) 也。聶派

自舉教務大總管。(Patriarch) 自四百九十六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以後，大

總管皆駐波斯京城賽流克雅。至七百六十二年，唐肅宗寶應元年始移至阿拉伯哈里

發之都城八吉打 (Bagdad)。唐太宗貞觀九年，首抵中華之阿羅本必來自波斯

。景教碑文謂為大秦國大德，蓋飾辭也。聶派在亞洲極為興旺。十三世紀時

，元初大總管所轄主教，有二十五處之多。一千二百八十一年，元世祖至

元十八年，至一

千三百十七年^{元仁宗}祐四年^{宗皇}之間，聶派教務大總管爲雅八拉哈第三世 (Yab-h-al-lah) 曰：其原籍在中國山西霍山，畏吾兒人也。事詳第二冊第九十九節，茲不重述。一千三百七十年，^{明太祖}武三年^洪帖木兒 (Timur) 霸有亞洲西部，屠戮聶派教徒。皆強使改宗回教。聶派遂絕跡於天壤間矣。其在中國者，明初誤被視爲胡俗，因亦遭禁。

下方十二名，爲聶派中大師。自四百二十八年，卽聶思脫里就任君士旦丁堡大總管之年，以至四百九十六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齊明帝建武三年，聶派自立大總管之年，凡六十八年。此十二大師，雖無大總管之名，然固儼然爲其派中之領袖也。

(一) 拍拍 (Papa)

(二) 阿伯力斯 (Abiria)

(三) 亞伯拉罕 (Abraham)

(四) 哲姆斯 (James)

(五) 阿哲德阿伯海 (Achad Abhay)

(六) 屠瑪兒喀 (Tumarika)

(七) 沙哈魯法 (Shakhlupha)

(八) 喀玉瑪 (Kayuma)

(九) 伊撒克 (Isaac)

(十) 阿赤 (Achi)

(十一) 雅伯拉哈一世 (Yabh-allaḥa I.)

(十二) 達德益樹 (Dad-ishu)

下方六十二名，爲聶派教務大總管。(Patriarch)

(一) 阿喀修斯 (Accacius)

即位於四百九十六年，即後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

(二) 拔海 (Bahay)

即位於四百九十九年，卒於五百零二年。

(三) 錫拉斯 (Silas)

即位於五百零二年，卒於五百零四年。

(四) 那兒賽斯 (Narses)

即位於五百零四年，卒於五百十年。

(五) 也里牙斯 (Elias)

即位於五百十年，卒於五百十四年。

(六) 保羅 (Paul)

即位於五百十五年，卒於五百三十五年。

(七) 馬阿伯哈一世 (Mar Abha I.)

即位於五百三十六年，即西魏大統十二年，即西魏廢帝

元年，梁元帝承聖元年。

(八) 約瑟 (Joseph) 即位於五百五十二年，卒於五百六十七年，即周武帝天和二年。

(九) 愛賽克爾 (Ezekiel) 即位於五百六十九年，即周靜帝大象二年，卒於五百八十年，即周靜帝大象二年。

(十) 易朔雅伯一世 (Isho-yabh I.) 即位於五百八十五年，即隋文帝開皇元年，卒於五百九十五年，即開皇十五年。

(十一) 撒伯爾易朔 (Sabhr-Isho) 即位於五百九十五年，卒於六百零四年，即隋文帝仁壽四年。

(十二) 格利高雷 (Gregory) 即位於六百零五年，即隋煬帝大業元年，卒於六百零七年，即大業三年。

波斯王庫思老二世時，聶派大總管之位，竟虛懸二十年，不得舉人。

(十三) 易朔雅伯二世 (Isho-yabh II.) 即位於六百二十八八年，即唐太宗貞觀二年，卒於六百四十四年，即貞觀十八年。

六百三十五年即貞觀九年，聶思脫里派大師阿羅本始至中國。

(十四) 馬愛密 (Mar Emmih) 即位於六百四十四年，卒於六百四十七年，即貞觀二十一年。

(十五) 易朔雅伯三世 (Isho-yabh III.) 即位於六百四十八年，即唐高宗顯慶二年，卒於六百六十年，即唐高宗顯慶五年。

(十六) 佐治 (George) 即位於六百六十年，即唐高宗龍朔元年，卒於六百八十一年，即唐高宗永隆元年。

(十七) 約翰馬瑪忒 (John Mar Math) 即位於六百八十二年，即唐高宗永淳元年，卒於六百八十二年，即唐高宗開元元年。

(十八) 約翰 (John) 即位於六百八十三年，即唐高宗弘道元年，卒於六百八十五年，即唐睿宗垂拱元年。

(十九) 漢南易朔一世 (Hanan-isho I.) 即位於六百八十六年，即武后長安元年，卒於七百零一年，即唐玄宗開元九年。

(二十) 賽里拔柴喀 (Selibha-zeka) 即位於七百零三年，即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卒於七百三十年，即唐玄宗開元十九年。

(二十一) 皮通 (Python) 即位於七百四十一年，即開元二十八年，卒於七百五十一年，即開元三十八年。

(二十二) 阿伯哈 (Abha) 即位於七百五十一年，即玄宗天寶元年，卒於七百六十一年，即玄宗天寶九年。

(二十三) 雅各 (Jacob) 即位於七百五十四年，即天寶十三年，卒於七百七十二年，即唐代宗大曆八年。

七百六十二年，即唐肅宗寶應元年，雅各自古波斯京城賽流克雅克泰錫封遷總管處於阿拉伯

哈里發新都八吉打 (Bardad) 城。(又作報達城。)

(二十四) 漢南易朔二世 (Hanan-isho II.) 即位於七百七十四年，即唐代宗大曆九年，卒於七百八十年，即唐德宗大

建中元年。

漢南易朔二世即景教碑文，末尾法主僧寧恕也。

(二十五) 提摩太一世 (Timothy I.) 即位於七百八十一年五月，即唐穆宗長慶四年，卒於八百二十四年，即唐穆宗長慶四年。

此人即位之年，即景教碑樹立之年。碑文仍用寧恕之名者，蓋古代陸道交通不便，居住長安之僧人，仍未知寧恕已卒也。

(二十六) 易朔把難 (Isho Bar Non) 即位於八百二十五年，即唐文宗太和元年，卒於八百二十七年，即唐文宗太和元年。

(二十七) 佐治二世 (George II.) 即位於八百二十七年，即唐文宗太和六年，卒於八百三十二年，即唐文宗太和六年。

(二十八) 撒伯爾易朔 (Sabhr-isho) 即位於八百三十六年，即唐文宗開成元年，卒於八百三十二年，即唐文宗開成元年。

(二十九) 馬亞伯拉罕 (Mar Abraham) 即位於八百五十七年，即唐宣宗大開成二年，卒於八百五十九年，即唐宣宗大開成四年。

(三十) 梯俄獨秀斯 (Theodosius) 即位於八百五十二年，即唐懿宗咸通元年，卒於八百六十二年，即唐懿宗咸通元年。

(三十一) 昔里吉斯 (Sergius) 即位於八百六十年，即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卒於八百七十二年，即唐懿宗咸通十三年。

(三十二) 愛諾斯 (Enos) 即位於八百七十二年，即唐僖宗廣明元年，卒於八百八十年，即唐僖宗廣明元年。

(三十三) 約翰 (John) 即位於八百八十年，即唐昭宗大順元年，卒於八百九十年，即唐昭宗大順元年。

(三十四) 約翰 (John) 即位於八百九十年，卒於九百年，即唐昭宗光化三年。

(三十五) 約翰把希吉兒 (John Bar Highir) 即位於九百年，即唐昭宣帝元年。

(三十六) 亞伯拉罕 (Abraham) 即位於九百零五年，卒於九百三十七年，即石晉高祖天福二年。

(三十七) 伊瑪牛爾 (Immanuel) 即位於九百三十七年，卒於九百四十五年，即晉出帝開運二年。

(三十八) 以色列 (Israel) 即位於九百四十五年，卒於九百六十三年，即宋太祖乾德元年。

(三十九) 阿伯德易朔 (Abhd-isho) 即位於九百六十七年，卒於九百八十七年，即宋太宗雍熙四年。

(四十) 馬利把陀貝 (Mari-bar-Tobe) 即位於九百八十七年，卒於一千零一年，即宋真宗咸平四年。

(四十一) 約翰 (John) 即位於一千零一年，卒於一千零十七年，即宋真宗天禧元年。

外蒙古克烈部 (Kerites) 於此時，崇奉講思脫里派基督教。遣使至呼羅珊木鹿城總主教請教師。總主教轉呈八吉打教務大總管。大總管應其請，遣僧人教師至克烈部。此為遼聖宗統和十九年，至二十九年間之事。外蒙是時屬遼也。

(四十二) 易朔雅伯 (Tsho-yabh) 即位於一千零二十年，即宋仁宗天禧四年，卒於一千零二十五年，即宋仁宗天禧三年。

(四十三) 也里牙一世 (Elijah I) 即位於一千二十八年，卒於一千

(四十四) 約翰 (John) 即位於一千零四十九年，卒於一千

(四十五) 撒伯爾易朔 (Sabhr-isho) 即位於一千七十五年即宋神宗元豐二年，遼道宗

大康五年。

(四十六) 阿伯德易朔 (Abhd-isho) 即位於一千七十九年，卒於一千

(四十七) 馬克喀一世 (Makhikha I.) 即位於一千九十五年，卒於一千一百二十七

(四十八) 也里牙二世 (Elijah II) 即位於一千一百二十八年，即建炎二年，金熙宗

天眷三年。

(四十九) 把掃馬 (Bar Soma) 即位於一千一百四十年，卒於一千一百六十三年。

(五十) 阿伯德易朔 (Abhd-isho) 即位於一千一百六十二年，卒於一千一百六十五年。

(五十一) 易朔雅伯 (Isho-yabh) 即位於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卒於一千一百七十五年。

(五十二) 也里牙三世 (Elijah III) 即位於一千一百七十六年，卒於一千一百九十年，即宋光宗紹熙元年，金章宗明昌元年。

(五十三) 雅伯拉哈二世 (Yabh-allaha II) 即位於一千一百九十年，卒於一千一百九十五年，即宋甯宗嘉定十五年。

年，金宣宗
天元元年。

(五十四) 撒伯兒易朔四世 (Sabhr-isho IV.) 即位於一千二百二十二年，卒於一千二百二十六年，即宋理宗寶慶二年。

年，金哀宗
正大三年。

(五十五) 撒伯兒易朔五世 (Sabhr-isho V) 即位於一千二百二十六年，即宋理宗寶祐四年。

年，蒙古憲
宗六年。

(五十六) 馬克喀二世 (Makhikha II) 即位於一千二百五十七年，卒於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年。

一千二百五十八年，即宋理宗寶祐六年，蒙古憲宗八年，八吉打阿拔斯朝哈里發 (The Ab-
baside Caliphate) 亡。而聶思脫里派之教務大總管馬克喀二世則受旭烈兀特殊寵遇也。

(五十七) 屯哈 (Dench) 即位於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卒於一千二百八十八年，即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至元十二年，即一千二百七十五年，馬哥孛羅抵中國。

(五十八) 雅伯拉哈三世 (Yabballaha III.) 即位於一千二百八十一年，卒於一千三百一十七年，即元仁宗延祐四年。

此人原籍中國山西霍山。畏吾兒人也。得波斯阿八哈汗之援，被舉為大總管。至元二十九年，義大利國聖方濟各會牧師約翰孟德高維奴 (John of Montecorvino) 抵北京。是為羅馬加特力派 (Roman Catholic) 入中國之始。

(五十九) 提摩太二世 (Timothy II.) 即位於一千三百二十八年，即元仁宗延祐五年。卒於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即元文宗天曆元年。

(六十) 屯哈二世 (Dench II.) 即位於一千三百三十九年，即元順帝至正九年。卒於一千三百四十九年。

(六十一) 也里牙四世 (Elijah IV.) 即位於一千三百四十九年，即明太祖洪武二年。卒於一千三百六十九年。

(六十二) 錫門 (Simon) 即位於一千三百六十九年，即洪武十三年。卒於一千三百八十年。

此人為帖木兒所殺。聶派最後之大總管也。在中央亞細亞及亞洲西部各處聶派信徒，皆遭帖木兒虐待，或屠戮。大部皆被迫改宗回教。聶思脫里派遂根本剷除矣。(見 Saeki, *The Nestorian Movement in China*, 97-109.)

第二十四節。聶思脫里派特異之點。聶思脫里派既與羅馬加特力派分離後

，其特殊之點，可略舉如下。

(一)不拜瑪利，(Mary) 不承認瑪利爲天主之母。(Mother of God) 此點最與希臘即東羅馬所奉及羅馬天主教相異。歐洲信徒攻擊聶派爲邪說者，亦卽以此。

(二)不用偶像，保留十字架。此亦與希臘羅馬兩派殊異。然據景教碑文阿羅本入唐時，似又持經像同來也。

(三)不承認羅馬派之死後滌罪說。(Doctrine of Purgatory) 然自其聖徒名簿觀之，聶派似容許奉祀祖先也。景教碑文有「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之語。

(四)反對化體說。(Theory of Transubstantiation) 然承認聖餐(Eucharist) 時，耶穌基督實來光臨也。

(五)行監督制，教士共分八級。

監督。(The Episcopate)

(一)教務大總管。(Catholicoi or Patriarch)

(二)總主教。(Metropolitan)

(三) 主教。(Bishop)

司祭。(The Presbyterate)

(四) 司祭。(Presbyter)

(五) 副僧正。(Archdeacon)

執事。(The Diaconate)

(六) 助祭。(Deacon)

(七) 佐祭員。(Sub-deacon)

(八) 讀經師。(Reader)

總共八級。司祭以下五級，皆可娶妻。最初即大總管，總主教，主教等亦皆可娶妻。此制或受波斯祆教僧制之影響也。其在中國之主教及僧人，皆娶妻。可於景教碑上之敘利亞文見之也。例如『助祭亞當 (Adam) 爲總主教 (Chorepiscopus) 葉嗣布錫德 (Yeshuzid) 之子，而總主教葉嗣布錫德乃僧人米理斯 (Mills) 之子也。』以上爲敘利亞文之譯語 既有子，則必有妻也。其人遠在

萬里以外之中國傳教，古代陸道交通尤爲艱苦，不便攜帶妻女，必與中國婦女通婚姻也。西國教堂之出家主義 (Monasticism) 襲自東方人。獨身不娶不嫁主義，發源於埃及。故亞利山德港之錫利耳派之獨身不娶不嫁主義，必受之埃及及人也。印度佛教之悲觀主義，甚早即傳至美梭波塔米亞。基督敎不無受其影響。然波斯之祆教徒 (Zoroastrians) 視獨身主義，爲不可思議之事。聶思脫里派既抵波斯，受波斯王之保護，必又受祆教之影響，而允許僧人牧師娶妻也。

(七) 聶思脫里派齋戒時期，多而嚴謹。景教碑文所謂「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爲固」也。其齋戒時期如下。

(甲) 四旬齋 (Lent) 復活祭前四十日間。

(乙) 聖徒齋 (The feast of the Apostle) 自聖靈降臨節後第一月曜日，至立夏後第一星期日

(丙) 聖母遷徙齋。月間 在八月間 (The Fast of the Migration of the virgin)

(丁) 也里牙齋。(The Fast of Elijah)

(戊)通告節齋。(The Fast of the Annunciation)

蘇將生，行
紀念祭也。

在三月二十五日，天使格白利
爾 Gabriel 通告聖母瑪利，照

(己)尼尼微齋。(The Fast of the Ninevites)

(庚)聖母齋。(The fast of the Virgin)

(八)茹素。教務大總管不食肉。

(九)教務大總管，由選舉。

(十)多半宗教書籍，皆用敘利亞文。然希臘文拉丁文以及各地土語，皆不禁

止。拉丁教會專用拉丁文，希臘教會專用希臘文。而在中國之聶思脫里派

則用中國文以舉行禮拜。可於一千九百零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法國伯希和教授

(Prof. Pelliot) 在敦煌石室發見之景教三威蒙度讚見之也。(見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111-115.)

第二十五節。波斯人傳入景教。据景教碑文，謂初來者為大秦國大德阿羅

本。然詳考唐會要等書，阿羅本及景淨等，皆波斯產，而非大秦國籍也。諸

書記載，可揭錄於左。

唐會要第四十九卷。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義甯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又同卷。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一)天下諸府郡置者，亦準此。

(一)由此二節觀之，阿羅本乃波斯僧，而非大秦國大德也。唯參證西史，聶思脫里派在唐初時，根居地確在波斯，而其教中僧侶人等，則多叙利亞產也。唐會要言阿羅本爲波斯僧，或因其來自波斯，未必即爲波斯人種也。唐初，阿羅本在長安及各府郡所建之寺，原名波斯寺，至天寶後，始改爲大秦寺。宋敏求長安志亦可爲證也。

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

見長安志卷十。

義寧坊十字街之東北，波斯胡寺，次南曰居德坊。見兩京新記第十五卷。

(二)義寧坊街東北之波斯胡寺，即唐太宗貞觀十二年，七月，奉敕所立者也。其原名亦為波斯寺也。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梵文教授高楠順次郎自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發現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文之景淨，亦為波斯僧。其文，已見第一冊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五十七節，茲不贅述。

祆教 (Zoroastrianism)。

第二十六節。祆教之創始。祆呼標反字從示從天，始見於魏書卷一百二，康

國傳。天神也。其教創於蘇魯阿士德。(Zoroaster) 此据英文最普通之拼法。德文讀如柴拉吐斯脫拉，

Zarathustra 又作柴爾拉瓦斯脫拉·Zohrava-sira 又作柴爾塔瓦斯脫拉， Zortavastira 其人事蹟，在各教主中，最為渺茫。

蓋在有史時代之初紀也。有謂耶蘇紀元前八百年時，西周之初其教中所敬之神馬

資達 (Mazda) 已見於薩爾甘二世 (Sargon II.) 之碑文者。然据最精確之考證，

蘇魯阿士德為耶蘇紀元前六百年 周定王七年，楚莊王十四年，至五百二十年，周景王二十五年，孔子時。 間

人也。吾人所知其事蹟甚少。唯一之書，可佐攷證者，卽其教聖經阿維斯塔 (Avesta) 也。全書編成，乃在後代薩珊朝以祆教爲國教時也。其經中，古代原文存留者不少，尤以詩歌爲多。所謂格塔斯 (Gathas) 者，卽教主布教之辭也。据其書，蘇魯阿士德決非波斯國人。生於伊蘭西境，阿忒羅拍敦 (Atropatene) 地方。伊蘭之西，與巴比倫接壤，文明程度高於伊蘭東部。西部人民，已臻開明境域，而東部則仍草昧混沌，以遊牧射獵爲生。蘇魯阿士德立教目的，欲將西部文明播之東方，故一生盡力之處，不僅在波斯本部也。据格塔斯詩，蘇氏並未嘗用其家鄉語言布教，而用東方語也。其詩之語，究爲東方何處之語，已不能攷。有謂爲哈門湖 (Hamunsee) 一帶古語者。蘇魯阿士德自稱爲斯劈塔瑪 (Spitam) 族。世世爲僧。自幼承襲家業，忠於其事。『保護聖火，頌唱聖歌。』並希望既舉行大犧牲，將來或可得相當報酬也。据其詩，初創教時，亦所至失敗。僧侶反對，無人信奉。蘇氏失望者屢屢。既創十一年，得國王維胥塔斯撥 (Vishtaspa) 及其后胡道撒 (Hudasa) 之信仰。所創

新教，始大有進步。阿克梅內斯朝英主大流斯之父，亦名維胥塔斯，然恐非一人也。伊蘭東部，萬山叢集。人民遊牧，好剽掠。蘇魯阿士德處其羣中，欲以西部農民之溫良性質，感化之。故格塔斯篇說教，亦以暴惡與良善倫理上兩極端爲譬喻。人類則置於此兩極端之間。善神曰阿虎拉馬資達，(A-huramazda) 又曰鄂爾穆資達(Ormuzd)。其下有副神六。曰阿美歇斯彭塔斯 (Amesha-spentas) 佐正神以理善界之事。惡神曰安格拉綿玉，(Angra-Mainyu) 又曰阿里曼(Ahriman)。惡神反對世間一切良善之事。人生天職，須助阿虎拉馬資達以抗惡神。耕田種殖，畜養禽獸，及宣力於一切文明事業，皆可謂之盡天職也。惡魔所在皆是，尤以沙漠及沼澤間爲夥。竭力畎畝，即爲驅逐惡魔事業。蘇魯阿士德設教，以善惡兩元說爲表，而其內幕，則農民生活與遊牧生活之反對觀也。遊牧之民，好剽掠，多暴戾。與農民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安分守職者，大相逕庭。蘇魯阿士德謂耕田種殖，即可謂之驅除惡魔者，蓋以此故也。蘇氏所崇尚之道德，曰誠實不欺

，曰正直不阿，曰和睦，曰忠，曰勤，曰仁慈，曰服從，曰謙讓。皆平和勤勞之人，所必須者也。蘇氏所崇尚之道德中，獨無勇敢一端。蓋勇敢爲游牧之人強盜行爲也。蘇氏立教志願，實爲改良伊蘭東部游牧民族之生活，使爲有定居之農民也。故格塔斯篇謂農民爲真正之信徒，不專力於畎畝者，不可謂爲蘇魯阿士德之善徒也。蘇氏之宗教思想，乃純萃倫理學說，遠離上古宗教迷信。惟此倫理，乃與家事及社會有關也。詳審阿維斯塔聖經，(Avesta) 古代學說及神鬼存在，皆仍不能脫離也。古代粗陋觀念，如鬼魔迷信之類，隨處可見。蘇魯阿士德之教義，并非新創。不過改良古代伊蘭人民之舊有宗教而已。阿維斯塔經中之神，皆以前民間原有之神。唯依蘇氏革新，對於文明道德上另具重要觀念也。(見 R. Stübe, Die Reiche der Indogermanen S. 399-401.)

其教以火代表善神而崇拜之。故他國之人，又稱之曰拜火教也。日爲光明之原，故亦拜之。其餘月星辰諸天體，亦在崇拜之列。中國人以爲拜天，故又

名爲火祆教。至薩珊朝定爲國教後，始大行於西域。陳圓菴有火祆教入中國考專書。余特摘錄如下。

第二十七節。中國史書所記西域各國火祆教情形。魏書卷一〇二，高昌國

俗事天神。並見北史卷九七。

又一〇一，焉耆國俗事天神。並見周書卷五十，北史卷九七。

又一〇一，波斯國俗事火神天神。神龜中其國王居和多遣使上書貢物。並見北史卷九

七

梁書卷五四，滑國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天監十五年，其王始遣使獻方物

。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其國事天神火神。(二)

並見南史卷七九。

(一)陳圓菴云，天神云者，以其拜天也。其實非拜天，不過拜日月星耳。日月星三光，皆麗天。拜日月星，無異拜火。故從中國名謂之天神，繼以其兼拜火也，故又謂之火神天神。

魏書卷一〇二，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西域諸國皆

歸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太延中，始遣使貢方物。又見隋書卷八十三

周書卷五十，波斯國俗事火祆神。廢帝二年，其王遣使來獻方物。

杜環經行記云，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末建。土沃人富，國小。

有神祠名祆。或作祆諸國事者，本出於此。轉錄通典卷一九三，康居注。

酉陽雜俎卷四，孝億國界周二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百餘所。

(二) 孝億國即 *Sait* 之譯音。古代上埃及之名也。隋煬帝時，埃及嘗爲波斯王庫思老二世所佔，波斯人在埃及勢力甚盛。阿拉伯南部夜門 (Yemen) 亦爲波斯屬地。由夜門渡紅海往上海及，僅隔一衣帶水。上埃及之有祆祠無足異也。

(三) 酉陽雜俎卷十，俱德建國烏濟河中，灘流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祆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有一銅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對神

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爲歲。每歲日，烏濟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

(三)俱德建即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安西都護府所轄吐火羅道十六都督府中之王庭州都督府。該府置於久越得隴國步師城。久越二字，速讀之即俱字音。西文名作 *Yulduz*。約在東經六十九度，北緯三十六度半。區域之名也。

舊唐書卷一九八。疎勒國俗事祆神。新唐書卷二二一上，作俗祠祆神。

同卷，于闐國好事祆神。新唐書作喜事祆神。

同卷，波斯國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蘇塗鬚點額，及於耳鼻。用以爲敬。又叛逆之罪，就火祆燒鐵灼其舌。並見唐會要卷一百，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五。

新唐書卷二二一下，康國祠祆神。

同卷，波斯國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糝蘇澤衫顏鼻耳。西域諸胡受其

法，以祠祆。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波刺斯國天祠甚多。提那跋(四)外道之徒，爲所宗也。

(四)提那跋即 Dīnava 之譯音，日神也。玄奘西域記之天祠，其義甚不明瞭。指祆教之祠歟？大自在天（濕婆）之天祠歟？据西域記卷十一，有天祠之國，尙有西印度之蘇刺侏國，瞿折羅國，茂羅三部盧國，阿點婆翅羅國，狼揭羅國，臂多繁羅國，阿耆茶國，伐刺摩國等也。玄奘書中無祆字。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關於康國云，『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爲道。』

慧超往五竺國傳。從大寔國已東，並是胡國。卽是安國曹國史國石驪國米國康國。中雖各有王，并屬大寔所管。此六國總事火祆，不識佛法。

(五)綜觀所有上方諸記載，由非洲向東，迄於新疆，大凡波斯人足跡所至之處，皆有祆祠也。

第二十八節。祆教之傳入中國。南北朝時，北方之後魏實代表中國與西域交通，故火祆教亦先自陸道傳入中國北部。最先信奉之者，据魏書卷十三，乃靈太后也。靈太后傳云：『靈太后幸嵩高山，從者數百人。昇於頂中，廢諸

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太后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各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一)帝詩曰，「恭已無爲賴慈英。」^(二)

^(一)陳圓菴謂太后詩僅一句，然吉光片羽，已與火祆教光明清潔之旨有合云。

隋書卷七，禮儀志後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祀。茲風至今不絕。

同卷，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其儀遂從夷俗，淫僻不可紀也。^(三)

^(二)後齊後周皆有自後魏分出。後魏時，中國北方既有胡天祀，則周齊時代有之無足異也。

魏周兩代，中國與波斯皆有政治上之交通。波斯人來中國者，必甚衆。故其國教，亦同時傳入也。齊周兩主，皆躬親祭拜。其教之盛，亦可知矣。至唐時來中國之西域人更多。唐高祖時即置祆祠及官，以主之矣。

通典卷四十。職官典。視流內，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府祆正。注，祆呼朝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

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咀。

同卷，視流外，勳品，薩寶府祆祝，

原作祆祝。今據舊唐書職官志改。

四品。薩寶率府，五

品。薩寶府史。

(三) 通典此卷所載之官制，乃開元二十五年所定者也。關於薩寶法國伯希和 (Pelliot) 有長篇攷證，登於法國學校雜誌 (*Le Sa-Pao, Bull. de l'École française, vol III, pp. 665-671*) 其

原文余惜未得見。勞福爾 (B. Laufer) 之中國人對於波斯文明史之貢獻 (*Sino-Iranica, p.*

520) 亦略言之。薩寶之原音，似尙未確定。有謂爲叙利亞語 *Saba* (老人) 之譯音者，恐未確

也。長安志言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稱其職。則此等官守，必以胡人充之。唐代疆

宇遠屆，葱嶺東西，先後隸入版圖。其尊崇火祆完全政治作用，實欲招來西域，懷柔人心也

。其情形，陳圓菴謂『頗有類於清人之尊崇黃教。建祠設官，歲時奉祀，並非出自本心。唐

代兩京之有火祆祠，猶清京師各處之有喇嘛廟耳。』

韋述兩京新記卷三，西京布政坊西南隅，胡祆祠。注，武德四年立。西域胡

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

同卷，醴泉坊西北隅，祆祠。

長安志西北隅，作西門之南。

同卷，普寧坊西北隅祆祠。

宋敏求長安志卷九，靖恭坊街南之西祆祠。

同志，卷十，布政坊胡祆祠。注，祠內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祆或譌作祓亦以

胡祝充其職。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五，東都會節坊祆祠。

同卷，立德坊胡祆祠。

張鷟朝野僉載四庫全書本，卷三，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僧妖神廟。妖當作祆僧本

作胡每歲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後，募一僧作本

為祆主。其祆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以刀刺腹。食頃，平復如故。蓋西

域之幻法也。

同卷，涼州祆神祠，至祈禱日，祆主至西祆神西本作胡本前，舞一曲，即却至舊祆

所，莫知其所以然也。

沙州志雜神條云，祆神，注，右在州東一里，立舍畫神主，總有二十龕。其

院周廻一百步。

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祠部，兩京及磧西諸州火祆，歲再祀而禁民祈祭。(四)

(四)陳圓菴謂禁民祈祭，則與後代官廟之性質相同，尤類於清朝喇嘛廟也。

第一册中國與歐洲交通之章，第六十一節，記唐武宗會昌五年，毀天下佛寺

。武宗制文，及李德裕賀廢毀諸寺德音表中，大秦穆護祆應作祆三名並稱。新

唐書卷五十二，食貨志云，武宗卽位，廢浮屠法，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

人，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通鑑卷二四八，會昌五年，七月，上惡僧尼耗蠹

天下。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

各留一寺。上等留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並大秦穆護祆

僧皆勒歸俗。唐書及通鑑皆作祆，可用以校正武宗制文及李德裕之表也。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四，東京城北有祆廟。原注呼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

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

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

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承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結。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亦朴也。自唐以來，祆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祀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年，斯亦異矣。

鎮江府朱方門裏崗之上有火祆廟。宋嘉定中遷於山下。端平間，郡守吳淵毀其廟。見至順鎮江志卷八。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大內西去右掖門祆廟。(五)

(五)張邦基及孟元老均北宋末南宋初人。汴梁鎮江之有祆祠，蓋唐時遺留者也。鎮江距揚州甚近。在唐時，揚州爲波斯大食賈胡薈萃之地。賈胡皆富比王侯。(參觀第三冊中國與阿拉伯交通之章第四十四節)在揚州附近鄰邑，風景優美之地，建立莊墾者必甚多。各地既有其人之寄廬，則各地之有其人所奉祀之祆祠，無足異也。汴京祆廟之祀，史世爽襲職踰二百年。考之唐書祆祀皆以胡人充其職。史世爽必胡人(波斯人)之裔，可無疑也。祆教僧人可娶妻，於此亦明矣。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僧，受祆教之影響，亦娶妻。此等外國僧侶，遠離鄉里，來時未必攜帶婦女。其所娶之妻，必爲中國婦女，又可無疑也。

摩尼教 (Manichaeism)。

第二十九節。摩尼教之創始及其輸入中國。摩尼之歷史及其教旨，已詳上方第一節，茲不贅述。摩尼教創始於波斯，遂漸行於中央亞細亞及鄰近諸國。欲序中國之摩尼教，不得不先述西域諸國之摩尼教也。中央亞細亞諸國無詳細之記載，欲求得諸國之摩尼教情況，又不得不求之漢文書籍。漢文典籍中，關於西域諸國摩尼教之記載，亦不多也。新會陳垣字圓有摩尼教入中國考之作。吾特自其書中，摘錄如下：

佛祖統紀卷三九，延載元年，波斯國人拂多誕原注西海大秦國人持二宗經偽教來朝。

(一) 武后延載元年，即耶蘇紀元六百九十四年也。拂多誕之名，亦見今京師圖書館所藏之摩尼教經殘卷。陳圓菴之意，二宗經即摩尼教經也。一班學者，皆以延載元年為摩尼教始入中國之年。然蔣斧據長安志卷十，懷遠坊東南隅，大雲經寺本名光明寺。隋開皇四年文帝為沙門法經所立。後唐代宗大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勅賜回鶻摩尼，為之置寺，賜額「大雲光明」。六年，正月，勅賜荆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等情。因謂摩尼教之來中國，當在周隋之際。(見敦煌石室遺書摩尼經殘卷末尾蔣氏考略。)蔣氏之說，不為無因。祇教

後魏時已入中國。景教回教皆以唐太宗時入中國。何摩尼教遲至唐武后時始入中國耶？

册府元龜卷九七一，又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賒上表獻解天文人

大慕闐。其人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闐親問，臣等事意，

及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其供奉，並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

。並見卷九九七，及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六。

(二)慕闐之名，亦見京師圖書館摩尼教經。故可斷吐火羅王所獻者，即摩尼也。慕闐其教之法師也。自其教經之詞之義玩之，拂多誕似亦非人名。慕闐列於拂多誕之前，故慕闐必較拂多誕高一級。李肇國史補有大摩尼，小摩尼，即此之謂歟？

舊唐書卷十三，德宗本紀，貞元十五年，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陰陽人，法術祈雨。

唐會要卷四九，摩尼寺之條，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師祈雨。

(三)此兩條同一事。而唐書則稱爲陰陽人也。法術祈雨，發源於克什彌爾。參觀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三十一章，及六十一章。摩尼未創教時，嘗壯遊四方，必得此秘術於外國。以後世代傳授，爲其教中大師之一種職務也。唐時，外蒙古以回紇最崇摩尼。摩尼之祈雨法術

，回紇人必學得之也。陶宗儀輟耕錄卷四，禱雨條云，『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劍，符圖，氣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豈其靜定之功已成，特假此以愚人耳。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鮮答』。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五代時，阿拉伯人依賓麥哈黑爾 (Ibn Mahall) 之遊記，亦嘗記突厥人及韃靼人用石祈雨事。(參觀第三冊中國與阿拉伯交通第三十三節) 元史卷二百二，釋老傳記國師丹巴傳習梵秘，得其法要。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摩尼師之祈雨術，大約即輟耕錄所記者也。

通典卷四十，注。開元二十年，七月，勅末摩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並見僧史略卷

下，鄉作師，罪作罰。又見佛祖統紀卷四十，及卷五十四。

(四)陳圓菴云，『末摩尼之名之見於漢文載籍者，此為最始。』摩尼教本集合佛教祆教及基督教等而成。在波斯其教主摩尼則遭祆教僧正之誅戮。信徒驅逐。在西方基督教諸國，摩尼之徒亦遭排擠。東方中國，久為佛教流行地。後來之摩尼之徒，欲伸足其間亦難矣。而各書

教所以排斥摩尼者，或亦含有「惡似而非者，惡秀恐其亂苗，惡紫恐其亂朱，惡鄉原恐其亂德，」之見也。

佛祖統紀卷四一。大歷三年，勅迴紇奉末尼者，建大雲光明寺。並見卷五四。

僧史略卷下。大歷三年，六月，勅回紇置寺，宜賜額大雲光明之寺。

僧史略卷下。大歷六年，正月，又勅荆越洪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並見

通鑑卷二三七胡注。

佛祖統紀卷四一。大歷六年，廻紇請於荆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其徒

白衣白冠。並見卷五四。

唐文粹卷六五，舒元輿重巖寺碑序。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夷而來者

有摩尼焉，大秦焉，火祆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釋寺一小邑之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吳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從之。歲餘妻暴亾。經三載，見夢其夫曰，某坐邪，見爲蛇。在皇子陂浮圖下。明且，當死。願爲請僧。就彼轉金剛經。冀免他苦。夢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驚覺，面腫痛不可忍。妻復夢於夫之兄曰，園中取龍舌草。

，搗傅立愈。見瘡。走取授其弟。尋愈，詰旦，兄弟同往，請僧轉金剛經。(五)俄有大蛇，從塔中出。舉首徧視。經終而斃。可久歸佛，常持此經。出報應記

(五)此乃佛教徒排斥摩尼教徒之記文。其事之有無，尙不可知也。

佛祖統紀卷四十，評開元二十年，明詔禁斷摩尼曰，「末尼既是邪見，朝廷便須禁止。今乃縱其自行，不加科罰。曾不思此立有染其習者。邪以傳邪，適足爲佛法之混濫。嘻，不知當時君臣，何其不能區別耶。」

佛祖統紀卷四二。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聚衆反。立毋乙爲天子，朝廷發兵擒毋乙斬之。其徒以不如葷，飲酒，夜聚淫穢。畫魔王踞坐，佛爲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其上慢不法有如此。並見卷五四。

新五代史卷三，梁貞明六年，秋，七月，陳州妖賊毋乙自稱天子。冬，十月，毋乙伏誅。

舊五代史卷十。梁貞明六年，冬，十月，陳州妖賊毋乙董乙伏誅。陳州里俗之人，喜習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號曰上乘。不食葷茹。誘化庸

民。揉雜淫穢。宵聚晝散。州縣因循，遂致滋蔓。時刺史惠王友能恃戚藩之寵，動多不法。故奸慝之徒，望風影附。毋乙數輩，漸及千人。攻掠鄉社，長吏不能詰。是歲秋，其衆益盛。南通淮夷。朝廷屢發州名討捕，反爲賊所敗。陳穎蔡三州，大被其毒。羣賊乃立毋乙爲天子，其餘豪首，各有樹置。至是發禁軍，及數郡兵合勢追擊。賊潰，生擒毋乙等首領八十餘人。械送關下，並斬於都市。

僧史略卷下。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黨類立毋乙爲天子。累討未平。及貞明中，誅斬方盡。後唐石晉，時復潛興。推一人爲主。百事稟從。或畫一魔王踞坐，佛爲其洗足。蓋影傍佛教，所謂相似道也。或有比丘爲饑凍故，往往隨之效利。有識者尙遠離之。此法誘人，直到地獄。慎之哉！

(六) 陳州摩尼教徒謀亂，數敗官軍。經時四月，毒被三州。其聲勢之浩大，可以知矣。陳州爲中國腹地，乃竟有如此衆多之摩尼教徒。聚而爲亂，勞及禁軍。誠爲今代人所意料不及者矣。唐代波斯大食人雜居中國內地。其數之衆，較之今代歐美人居中國者，似猶多也。其證

可於此處陳州摩尼教徒之亂，及第三冊中國與阿拉伯交通之章第四十三節所錄唐書鄧景山傳揚州波斯大食商胡遭難之數見之也。

佛祖統紀卷四八，嘗考夷堅志云，吃菜事魔，三山尤熾。爲首者紫帽寬衫。

婦人黑冠白服。稱爲明教會。所事佛衣白。引經中所謂白佛言世尊。取金剛

經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爲第五佛。

又名末摩尼。乘化胡經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王宮

爲太子。出家稱末摩尼，以自表證。

其經名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大中祥符

興道藏。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亳州明道宮。

復假稱白樂天詩云。『靜覽蘇鄰傳，摩尼道可驚。二宗陳寂默，五佛繼光明

。日月爲資敬，乾坤認所生。若論齋潔志，釋子好齊名。』以此八句表於經

首。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屍以葬，以七時作亂。蓋黃巾之遺習也。原註，

嘗檢樂天長慶集無蘇鄰之詩。樂天知佛，豈應爲此不典之詞。

(七) 今本夷堅志無此文。明教會之名始見於此。

(八) 西那玉界道家所稱西王母之國也。

(九) 蘇鄰國即魏書波斯傳之宿利城，周書波斯傳之蘇利城，隋書之蘇蘭城。第一節記摩尼生於克泰錫封附近之瑪第奴 (Martine) 地方。克泰錫封與賽流克雅常並稱。兩城僅隔一河而已。不舉瑪第奴而言蘇鄰者，蓋蘇鄰爲都城，人人所知也。

渭南文集卷五。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爲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檜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僞教妖像，至於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爲校勘。福州知州黃裳爲監雕。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爲寒心。漢之張角，近歲之方臘，皆是類也。欲乞朝廷戒勅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有犯必刑。毋得以習不根經教之文，例行闊略。仍

多張曉示。見今傳習者，限一月聽齋經像衣帽，赴官自首。與原其罪。限滿，許人告捕。其經文印版，令州縣根尋，日下焚毀。仍立法，凡爲人圖畫妖像，及傳寫刊印明教等妖妄經文者，並從徒一年論罪，庶可陰消異時竊發之患。

(十)陸游應詔條對，係孝宗初年事也。陳圓菴謂『二檜子當即二宗。九姓回鶻可汗碑所謂闐揚二祀是也。四果係白雲宗，非摩尼教。見釋門正統。牟尼教即摩尼教，明教亦摩尼教。佛祖統紀所謂明教會，通鑑胡三省注所謂明教僧。明使爲摩尼教神名。』

(十一)佛祖統紀卷三九，良渚即僧鑑曰，「準國朝趙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其法不茹葷飲酒，陰相交結，稱爲善友。一日郡邑有小隙，則馮狼作亂。如方臘呂昂輩是也。如此魔教，愚民皆樂爲之。其徒以不殺不飲不葷辛爲至嚴。沙門有爲行弗謹，反遭其

譏。出家守法，可不自勉。」

(十一)陳圓菴『謂二宗經即摩尼教經』也。

佛祖統紀卷五四，良渚曰，『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誑愚俗。猶五行之有滄氣也。今^南摩尼尙扇於三山，而白蓮白雲，處處有習之者。大抵不事葷酒，故易於裕足。而不殺生物，故近於爲善。無知愚民，皆樂趨之。有識士夫，宜加禁止。』

(十二)陳圓菴云，『元明而後，政府對摩尼教徒嚴加禁止。典籍上罕見有摩尼教之名矣。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禁令云，諸以白衣善友爲名，聚衆結社者，禁之。』白衣善友，即指摩尼教。明律集解附例卷十一云，『凡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扇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原注，西方彌勒佛，遠公白蓮社，牟尼明尊教，釋氏白雲宗，是四樣。』明尊云者，明教之尊。所以稱明使，亦猶佛氏之稱世尊也。』

閩書卷七方域志云，『泉州府晉江縣華表山，與靈源相連。兩峯角立如華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時物也。祀摩尼佛。摩尼佛名一末摩尼光佛，』^(十二)蘇麟

國人，又一佛也。號「具智大明使」。云老子西入流沙，五百餘歲。當漢獻帝建安之戊子，^(十四)寄形榛暈，國王拔帝之后，食而甘之，遂有孕。及期。擘胸而出。榛暈者，禁院石榴也。其說與攀李樹，出左脇相應。其教曰「明」。衣尙白，朝拜日，夕拜月。了見法性，究竟廣明。云卽汝之性，是我之身。卽我之身，是汝之性。蓋合釋老而一之。行於大食拂菻火羅波斯諸國。晉武帝太始丙戌，^(十五)滅度於波斯。以其法屬上首慕闍。慕闍當唐高宗朝，行教中國。至武則天時，慕闍高弟密烏沒斯拂多誕復入見。群僧妬讚，互相擊難。則天悅其說，留使課經。開元中，作大雲光明寺奉之。自言其國始有二聖，號先意夷數，若吾中國之言盤古者。末之爲言大也。其經有七部。有化胡經，言老子西入流沙，托生蘇隣事。會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祿法師者，來入福唐，授侶三山，游方泉郡。^(十六)卒葬郡北山下。至道中，懷安士人李廷裕，得佛像於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錢。而瑞相遂傳閩中。眞宗朝，閩士人林世長取其經以進。授守福州文學。皇朝太祖定天下，以三教範民。又嫌其教

門上逼國號，擯其徒，毀其宮。戶部尙書郁新，禮部尙書楊隆奏留之。因得置不問。今民間習其術者，行符咒。名師氏法，不甚顯云。庵後有萬石峰，有玉泉，有雲梯百級，及諸題刻。

(十三)蘇隣國已見本節上方註九。

(十四)建安戊子，即耶穌紀元二百零八年。據本章第一節西史，摩尼生於耶穌紀元二百零六年。兩方記載相差八年。

(十五)晉武帝太始丙戌，即耶穌紀元二百六十六年。而西史則謂其卒於二百七十七年。兩者相差又十一年。吾人當以西史記載爲可信也。

(十六)摩尼嘗至中國印度等地。其教本融合他教而成。西史亦言之。彼既至中國，或亦採擇釋老之說也。上方佛祖統紀謂「今(南宋時)摩尼尙屬於三山。」與此方呼祿法師授偈三山者，相印證也。就其名觀之，呼祿或爲波斯人。何喬遠閩書成於明萬曆時。當是時華表山之摩尼庵，尙存在。可見其教至明末，尙未全絕跡也。

第三十節。廻紇與摩尼教之關係。回紇鐵勒之一部。又曰袁紇，曰烏護，曰烏紇，曰回鶻。初居娑陵水上。今之色楞格河唐初，樹牙獨樂水上。今之圖拉河唐武

宗時，國爲黠戛斯 (Khitans) 所破。有十五部奔葛邏祿，又有人吐蕃安西者。元史稱在安西回紇之遺衆曰畏吾兒。其地唐初高昌國之故壤也。故又曰高昌。唐末，阿拉伯史家麻素提 (Mas'udi) 稱之曰塔格司格司。(Tagazgar) 麻素提謂當彼時，麻卒於耶蘇紀元九百五十六年，即周世宗顯德三年。塔格司格司人爲突厥諸部中最勇敢，最衆庶者。國中政治最爲清明。其國疆土西起呼羅珊，(Khorassan) 東至中國。(Sind) 國都曰固山。(Kushan) 即高昌之訛音 國王稱號曰伊兒汗 (Ir Khan)。突厥諸部中，僅此一部，崇奉摩尼教。(Manichean doctrine) (見 *Praires d'Or*, I. p. 288.) 摩尼教何時傳入回紇，麻素提亦無記載。陳圓菴爲研究摩尼教之專家，其所著之摩尼教入中國考第三章，謂一摩尼教之入回紇與入中國其時代相去不遠。『卽唐高宗或武后時也。有漢文九姓廻鶻口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紀其事。碑在今外蒙古。李文田和林金石錄載之。此碑清末發現。已斷爲五片。兩片文理相屬，存二十四行。餘三片，存行數不等，不能得其叙次。陳圓菴錄其第七至第十行如下：

第七行 使。幣重言甘，乞師併力，欲滅唐社。可汗忿彼孤恩，竊弄神器，親率

驍雄，與王師犄角，合勢齊驅，尅復京洛。皇帝闕下

第八行 帥將容思等四僧入國，闡揚二祀，洞徹三際。況法師妙達明門，精研七

部。才高海岳，辨若懸河。故能開政教於廻鶻。闕下

第九行 今悔前非，願歸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難可受持，再三懇口。口

者無識，謂鬼爲佛。今已悞真，不可復事。特望闕下

第十行 受明教，薰口口俗，化爲茹飯之鄉。宰殺邦家，變爲勸善之國。故口口

之在人，上行下效。法王聞受正教，深讚虔闕下

此外殘石三片，中有一片，存字八行，莫知所屬。陳圓菴謂爲前片第六至第

十三行之下截。中間尙有殘闕，揭錄如下：

接第六行 帝蒙塵。史思明

接第七行 乃頓軍東都，因觀風

接第八行 倭悉德于時都督刺史，內外宰相，

九行 應有刻畫魔形，悉令焚蕪。祈神拜鬼，并

接第十行 後慕闍徒衆，東西循環，往來教化。

此可汗卽唐書回紇傳之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也。卒於唐穆宗長慶元年。碑中有『慕闍徒衆，東西循環，往來教化』之語。故得知其指摩尼也。慕闍爲摩尼教僧侶職名，見於京師圖書館摩尼教殘經。陳圓菴謂『碑題聖文云者，謂睿思等四僧入國，開政教於廻鶻也。神武云者，謂佐唐克復京洛，討史思明等有功也。』

摩尼教傳入回紇，已有上方碑文爲證。蒙古人以前除拜各種天然現象外，無他宗教也。摩尼教爲西方各種宗教最先輸入蒙古者。其在回紇則成爲國教，君臣上下，一致尊敬，常引與議政也。漢文載籍中記回紇與摩尼之關係，可條舉如下。亦足以覘當時之情形也。

佛祖統紀卷四一。大歷三年，西七六八勅回紇奉末尼者建大雲光明寺並見卷五四。

又同卷。大歷六年，迴紇請於荆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

。並見卷五四

僧史略卷下。大歷三年，六月，勅迴紇置寺，宜賜額大雲光明之寺。

又同卷。大歷六年，正月，又勅荆越洪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

並見通鑑

卷二三七，胡注。

册府元龜卷九七九。貞元十二年，西七迴紇又遣摩尼八人至。

新唐書卷二二七上，迴紇傳。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二)其法日晏食，

飲水，茹葷，屏酒酪。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

頗與囊橐爲好。

(一) 摩尼不茹葷，而此處言其茹葷，殆有脫字，或差誤也。唐憲宗元和時，摩尼教已久入中國，而此處言始以摩尼至者，亦誤也。

佛祖統紀卷四一。元和元年，迴紇遣使同摩尼僞人來朝。

李肇國史補學津本卷下。迴紇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爲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

。敬水而茹葷。不飲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小者年轉江嶺。(三)

西市商胡橐其源，生於迴鶻有功也。

(二)大摩尼與小摩尼，即其教中大小教士。此處亦謂其茹葷。誤也。

册府元龜卷九九九，元和二年，正月，庚子，迴鶻使者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許之。

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云。元和八年，西八三十二月，二日，宴歸國迴鶻摩尼八人。令至中書見宰官。先是迴紇請和親。憲宗使有司計之。禮費約五百萬貫。方內有誅討，未任其親。以摩尼爲迴紇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

又同傳云，長慶元年，五月，迴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於鴻臚寺安置。

又會昌三年，烏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營。其親信骨肉及摩尼志淨等四人，已先入振武軍。河東劉沔率兵奄至，烏介驚走。

又新唐書卷一七〇，王鏐傳。鏐爲河中節度使，會迴鶻並摩尼師入朝。鏐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五十里。(三)

白氏長慶集卷五七，翰林制誥，有與迴鶻可汗書。其末段云，『其東都太原置寺。此令人勾當。事緣功德，理合精嚴。又有彼國師僧，不必更勞人檢校。其見撚拓勿施鄔達干等，今並放歸。所令帝德將軍安慶雲，供養師僧，請住外宅。又令骨都祿將軍充檢校功德使。其安立請隨般次，放歸本國者，並依來奏。想宜知悉。今賜少物，具如別錄。內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師等，並各有賜物。至宜准數分付，內外宰相官吏師僧等，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三)觀於上方數節，每言回紇必及摩尼，來去皆以摩尼爲伴。其關係之深，亦可知矣。

會昌一品集卷四，論迴鶻石誠直狀云，『石誠直是一卑微首領，豈能有所感悟。況自今夏以來，會昌二年兩度檢點摩尼迴鶻，又寵待溫沒斯至厚。恐誠直之徒，必懷疑怨此去。豈止於無益，實慮生奸。』

(四)陳圓菴云，檢點云者，猶之今日之調查戶口也。

會昌一品集卷五，賜迴鶻書意有云，『將相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務歸還。所求

種糧，及安存^(五)摩尼，尋勅退^(六)渾黨項刼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遺得宜。

(五)安存云者，陳圓菴謂猶近世條約所謂保護教士者焉。

(六)退渾即吐谷渾。

會昌一品集賜迴鶻可汗書意云，「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迴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緣自聞迴鶻破^(七)，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鷲薄。信心既去，翕集至難。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太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迴鶻本土安寧，即却令如舊。」

(七)陳圓菴謂此爲會昌元年事。乘迴鶻敗亡之際，取消其江淮傳教權也。

舊唐書卷十八，武宗紀，會昌三年，二月，制曰，「迴紇既以破滅，應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迴紇並勒冠帶，各配諸道收管。其迴紇及摩尼寺莊宅，錢物等，並委功德使以御史臺及京兆府各差官點檢收抽。不得容諸色人等影占。如犯者並處極法。錢物納官。摩尼寺僧，委中書門下條疏聞奏。」並見唐大詔令

集卷一二〇。會昌一品集卷三。唐會要卷四九。

新唐書卷二二七下廻鶻傳。會昌三年，詔廻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於道。產贖入之官。

僧史略卷下。大秦末尼條曰，『會昌三年，勅天下摩尼寺並廢入宮。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國廻紇諸摩尼等，配流諸道，死者大半。』

佛祖統紀卷四二。會昌三年，勅天下末尼寺並令廢罷。京城女末尼七十人皆死。在廻紇者流之。諸道死者大半。並見卷五四

册府元龜九七六，後唐天成四年八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回紇之佛師也。先自本國來太原。少尹李彥圖者，武宗時懷化郡王李思忠之孫也。思忠本回鶻王子噶沒斯也。歸國賜姓名。關中大亂之後，彥圖挈其族歸。太祖宅一區。宅邊，置摩尼院以居之，至是卒。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鶻傳。周廣順元年，西九五月，遣使並摩尼貢玉團，白氍，貂皮等。並見新史卷十，周本紀。

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于闐國建隆二年，西九六一十二月，遣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

王延德高昌行紀云，「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八)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
並見宋史高昌傳。

(八)由此條可知以前摩尼教僧侶，皆波斯人充之也。

宋史卷九四〇，大食國傳云「大食國咸平六年，又遣使婆羅欽三摩尼等來貢方物。摩尼等對於崇政殿，持真珠以進。自云離國日誠願得瞻威顏即獻此。(九)乞不給回。眞宗不欲違其意，俟其還，優加恩賚。(十)」

(九)此節之摩尼必爲其教中教士，未必即爲人名。觀其乞不給回，即知其志在於道矣。

(十)綜觀所有記載，當唐時，所有西方宗教，如回教佛教基督教猶太教祆教及摩尼教皆已傳入中國。惟波斯人馬資達克(Mazdak)之公妻共產教，中國書無記載，蓋必未傳入中國也。

其教在波斯本土亦遭薩珊朝及阿拔斯哈里發之禁阻。教義雖美，然所至見阻。全世時機未至，人民程度不齊故也。康有爲所謂「今方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也。(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一百三十六面。)居今之世，去馬資達克立教

之年，已一千四百餘年。人民進化階級，尙未能行此大同主義，況千年前乎。唐時波斯人來中國者，以萬計。景教摩尼教及祆教皆有教師，得中國君主之贊助，以布行其教。馬資達克之教，須先從民衆入手。宜乎其見擯於各國君主而不得行也。

唐人所記波斯國鑽石及動植物。

後代
附此

第三十一節。鑽石。

密陀僧 (一) 蘇恭唐本草曰，密陀僧出波斯國。形似黃龍齒而堅重，亦有白色者

。作理石文。見本草綱目卷八。

(一)密陀僧即波斯語 *Mirdasang* 或 *Murdasang* 之譯音。其化學名曰 *litharge*。產波斯國

起兒漫省 (*Kirman*) 戴馬文德城 (*Demawend*) 附近。阿布曼肅麥瓦法略 (*Abu Mansur*

Muvaffaq) 之波斯文藥物學亦稱此物曰 *murdasanj*。下注又名 *murtak*。(見 *Laufer, Sino-*

Iranica, 508.)

(三)

珊瑚 蘇恭曰，珊瑚生南海。又從波斯國及師子國來。寇宗奭曰波斯國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取之。珊瑚所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二歲變赤。枝幹交錯，高三四尺。人沒水以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

而出之。失時不取，則腐蠹。見本草綱目卷八。

(二)珊瑚二字，似亦譯音，借自外國者。唯至今學者尙未能查得究出自何語。波斯文稱之曰瑪爾章。(Marjan)俄文之瑪爾贊，(Marzan)即由瑪爾章而來。波斯人又稱之曰畢兒巴兒(Birbal)。地中海紅海波斯灣古時皆產珊瑚。後漢書及魏略皆記大秦國產珊瑚。新唐書拂菻傳並記珊瑚採取方法。景教碑文謂「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夏德(Hirth)謂必即紅海也。波斯祆教聖人蘇魯阿士德謂珊瑚有神力，有益於衛生云。羅馬人白里內(Pliny)謂當彼時，波斯人皆取珊瑚枝繫於小兒之頸項，以辟邪云。波斯國俗，小兒至今尙繫珊瑚一小塊於腹，以辟邪。蓋其人視珊瑚猶符呪焉。(見Lanfer, Sino-Iranica, pp. 523-525.)

爐甘石

李時珍曰，真鎔石生波斯，如黃金，燒之赤而不黑。見本草卷九

(三)鎔石之名，亦見魏書周書及隋書之波斯傳。荆楚歲時記云，「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鎔石爲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李時珍所言與曹昭格古要論相同。中國諸家所記鎔石性質，與波斯人及阿拉伯人所記吐梯亞(tutiya)完全相同，亞鉛(銻)鎔石也。(見Lanfer, Sino-Iranica p. 511-515.)

綠鹽

唐李珣海藥本草曰，綠鹽出波斯國，生石上，舶上將來，謂之石綠。

裝色久而不變。李時珍曰，方家言波斯綠鹽色青。陰雨中乾而不濕者為真

。見本草卷十一

(四)波斯人稱此藥曰 zingar。阿拉伯人曰。zinjar 醋酸銅化石也。醫家用以療眼疾。(見

Laufer, Sino-Iranica, p. 510.)

鏡沙 蘇恭曰產西戎。隋書記康國有鏡沙。

(五)

(五)鏡沙即鹽化阿摩尼。(N H₄C)波斯人稱之曰 Now shadur 鏡沙乃其譯音也。(見 Bret-

Schneider, Med. Res. II. p. 193, Note 975.)

石硫黃 李珣曰，廣州記云，生崑崙國及波斯國西方明之境。顆塊瑩淨，不

夾石者良。見本草卷十一

礬石 李珣曰，波斯大秦所出白礬，色白而瑩淨。內有束針文。入丹竈家功

力逾於河西石門者。近日文州諸番往往有之。波斯又出金線。打破，內有金

線。文者為上。多人燒煉家用。李時珍曰，文如束針，狀如粉撲者，為波斯

白礬。……赤色者為波斯紫礬。并不入服餌藥，惟丹竈及瘡家用之。見本草卷十一

黃鑿 李時珍曰，波斯出者，打破中有金絲文。謂之金線鑿。見本草卷十一

琥珀 出波斯國。見魏書及周書波斯傳。隋書波斯傳作獸魄，避唐代先祖李

虎之名也。琥珀由波斯語 *Kahruba* 而來。

刺 見陶宗儀輟耕錄第七卷，回回石頭。

(六)刺者，波斯語 *lai* 之譯音。用以稱巴拉斯紅玉礦石。(Balas Ruby) 此石大抵皆色如紅玫瑰。

避者達 見陶宗儀輟耕錄第七卷回回石頭。

(七)波斯文 *Di Jade* 之譯音。用以稱印度所產紅寶石。

昔刺泥 見輟耕錄第七卷，回回石頭。

(八)錫蘭之轉音。錫蘭島產各種寶石，自昔馳名。明史錫蘭山國傳亦載之。

古木蘭 見輟耕錄第七卷。回回石頭。

(九)馬雷語 *Kumala* 之譯音。最美寶石也。

助把避 見輟耕錄第七卷，回回石頭。

(十) 阿剌伯語 *zobab* 之譯音。原爲綠翼蠅。阿剌伯人用以稱最上等深綠玉。波斯人亦沿用之。

(十一) 助木刺 見輟耕錄第七卷，回回石頭。

(十一) 波斯及阿剌伯語 *zmerud*, *samurad* 之譯音。綠色寶石之普通名稱也。

(十二) 撒卜泥 見輟耕錄第七卷，回回石頭。

(十二) 波斯語 *sabuni* 之譯音。劣等淡綠色寶石也。

(十三) 鴉鵲 見輟耕錄回回石頭。

(十三) 阿剌伯及波斯語 *Yakut* 之譯音。今歐人所稱之魯貝 (*Ruby*) 及科倫德姆 (*Corundum*)

Red 波斯人及阿剌伯人皆稱爲鴉鵲。回教著作家多區別爲紅藍黃白四種鴉鵲。明史錫蘭山

傳作亞姑。

(十四) 馬思良底 見輟耕錄回回石頭。

(十四) 不可考。

(十五) 你藍 見輟耕錄回回石頭。

(十五) 欣都斯坦語 *Zing* 之譯音。藍寶石也。

(十六) 屋樸你藍 見輟耕錄回回石頭。

(十六) 屋樸希臘語 Opalios 之譯音。半透光之一種石頭也。

(十七) 貓睛 見輟耕錄回回石頭。

(十七) 此類寶石，對光視之，與縮小貓睛相同。今代西人亦有貓眼 (Cat's eye) 之名。

(十八) 走水石 見輟耕錄回回石頭。

(十八) 今代西名克里斯拜利爾 (Chrysoberyl) 又名錫摩風 (Cymophane)。希臘語浮光

(Floating light) 之義。其義亦與中國文『走水』二字相同。

(十九) 你捨卜的 見輟耕錄回回石頭。

(十九) 即乃沙不耳 (Nishapur) (地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之轉音。其地產玉，馳名

四海。

(二十) 乞里馬泥 見輟耕錄回回石頭。

(二十) 即起兒漫之轉音。明史作乞力麻兒。其末尾之兒字讀音，或同於倪字。古代二字音相同也。一千五百年時，(明武宗正德五年，) 巴波撒 (Barbosa) 亦稱起兒漫為乞里馬泥。

(Quirmane) (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 Researches* I, p. 173-176)

第三十二節。植物。

胡黃連 蘇恭曰，胡黃連出波斯國。生海畔陸地。苗若夏枯草根，頭似鳥嘴

。折之內似鸛鶴眼者良。八月上旬采之。見本草綱目卷十三

縮砂密 李珣曰，縮砂密生西海，及西戎波斯國。多從安東道來。安東道似為安西道

之誤。見本草卷十四

葶芩 蘇恭曰，葶芩生波斯國。叢生 莖葉似蒟醬。其子緊細，味辛，烈於

蒟醬。胡人將來，入食味用也。陳藏器曰，其根名畢勃，莖似柴胡而黑硬

見本草卷十四

(一)葶芩，梵語 *pippali* 之譯音。今代英文曰 *pepper* 德文曰 *pfeffer* 即胡椒也。葶芩原產

印度，以後移植波斯。稽含南方草木狀云『蒟醬，葶芩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葶芩

。生於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焉。可以調食，故謂之蒟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種葶芩。』稽

含晉時人。已詳記之。故葶芩之名，似先由印度傳來也。(見 *Laufer, Sino-Iranica*, p.

374-5.)

(三)蒟醬 李珣曰，廣州記云，出波斯國。實狀若桑椹。紫褐色者為尚，黑者是

老根。不堪然。近多黑色，少見褐者。見本草卷十四

(二) 据南方草木狀，蒟醬即薑麥也。

(三) 補骨脂 馬志曰，補骨脂生嶺南諸州及波斯國。李時珍曰，補骨脂，言其功也。胡人呼爲婆固脂，而俗訛爲破故紙也。蘇頌曰，破故紙今人多以胡桃合服。此法出於唐鄭相國自叙。云，予爲南海節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濕，傷於內外，衆疾俱作。陽氣衰絕，服乳石補藥，百端不應。元和七年有訶陵國船主李摩訶知予病狀，遂傳此方并葯。予初疑而未服。摩訶稽首，固請，遂服之。經七八日而覺應驗。自爾常服。其功神效。十年二月，罷郡歸京，錄方傳之。用破故紙十兩，淨擇去皮。洗過，曝擣，篩令細。胡桃瓢二十兩，湯浸去皮，細研如泥。更以好蜜和令如飴餠。瓷器盛之。且日以煖酒二合調藥一匙，服之。便以飯壓，如不飲酒人，以煖熱水調之。彌久則延年益氣，悅心明目，補添筋骨。但禁芸苔羊血，餘無所忌。此物本自外番隨海舶而來，非中華所有。番人呼爲補骨脂，語訛爲破故紙也。

。王紹顏續傳信方載其事頗詳，故錄之。見本草卷十四

(三)補骨脂，梵語原音爲 *Vakuci* 孟加拉語 (*Bengali*) 及欣都斯坦尼語 (*Hindustani*) 皆稱之曰 *hakuc* 及 *bavaci*。烏利雅語 (*Uriva*) 稱之曰 *bakuci* 彰甲伯語 (*Panjab*) 稱之曰 *babci* 孟買語曰 *babci* 馬拉第語 (*Marathi*) 曰 *bavaci*。今代植物學上名辭曰 *Psoralea Corylifolia* 爲印度普通植物。希馬拉耶山以南，直至錫蘭島各地皆產之。其子棕黑色，大如針頭。蛋形。甚芳香，味苦有油性。每年一生。甚鮮有高過三英尺者。每節處有一葉，長約二寸，寬約一寸半。花帶淡紅色，生於長細梗上。波斯文雖無其名，然爲其人之販運品也。

(見 *Laufer, Sino-Iranica, 483-485.*)

(四)茉莉 李時珍曰，末利原出波斯，移植南海。今滇廣人栽蒔之。洛陽名園記

作抹厲，佛經作抹利，王龜齡集作沒利，洪邁集作末麗。蓋末利本胡語，

無正字。隨人會意而已。見本草卷十四

南方草木狀云，「末利花似薔薇之白者，香愈於耶悉茗。」

(四)茉莉梵語原音爲 *Malika* 暹羅人亦稱之曰 *Ma-lia* (見 *Laufer, Sino-Iranica, p. 331.*)

(五)

青黛亦名靛花 馬志曰，從波斯國來。今以太原並廬陵南康等處染澱糞上沫

，紫碧色者用之。與青黛同功。李時珍曰，波斯青黛，亦是外國藍靛花。

既不可得，則中國靛花亦可用。見本草卷十六

(五)藍靛原產印度。波斯薩珊朝庫思老一世 (Khosrau I) 時，始由印度輸入波斯。用以染

髮。

(六)螺子黛 煬帝宮中爭畫長蛾。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出波斯國。見唐人撰贊南部烟

記花

(六)螺子黛究為何物，余不能考。或即青黛之類也。

(七)蒔蘿又名小茴香 李珣曰，按廣州記云生波斯國。馬芹子色黑而重，蒔蘿子

色褐而輕，以此為別。善滋食味。多食無損。即不可與阿魏同食，奪其味

也。見本草卷二十六

(七)蒔蘿波斯原音曰 zira，梵語曰 zira。此物原產伊蘭高原。以後移植印度埃及。蒔蘿有

四種。起兒漫產者色黑，波斯產者色黃。性較猛烈。又有敘利亞種，及那巴提 (Nabath)

種。有天然出者，有人工種植者。阿布曼肅謂起兒漫種最良。本草綱目同卷同條，李

時珍又舉慈謀勒為蒔蘿之別名。恐為訛音。確音應作慈勒。慈勒之名，見於唐慎微證類本草

。慈勒即薛蘿之轉音。(見 *Lauffer, Sino-Iranian* p. 383-4.)

草鼓

陳藏器曰，生巴西諸國。草似韭狀。鼓出花中。彼人食之。

見本草卷二十六

(八)巴西亦波斯之轉音。明史卷三百二十五，作巴喇西。波斯火祿教徒遷留至印度者，今代

西人仍稱之曰巴兒西人。(Parsee) 陳藏器去其中間兒字音。玄奘西域記作波刺斯。

(九)巴日杏，亦入擔杏，又名忽鹿麻。

李時珍曰，巴日杏出回回舊地。今關西

諸土亦有。見本草卷二十九

西陽雜俎卷十八，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

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

謂之偏桃。其肉苦澁不可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

(九)巴且即婆淡，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忽魯謨斯傳作把冊。波斯文 *badam* 之譯音。華言杏

仁也。忽鹿麻乃波斯文 *Khura* 之譯音。華言棗也。李時珍謂巴且又名忽鹿麻，大誤。忽

鹿麻，輟耕錄卷二十七，金果條作苦魯麻，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拂麻傳作鷓莽。鷓莽，

波斯棗也。有作千年棗者，又有作萬年棗者。

(十)阿月渾子

陳藏器曰，阿月渾子生西國諸番。與胡榛子同樹。一歲胡榛子，

二歲阿月渾子也。李珣曰：按徐表南州記云，無名木生嶺南山谷。其實狀若榛子，號無名子。波斯家呼爲阿月渾子也。見本草卷三十

(十)波斯語稱樹果曰 *BOZ*。希伯來文曰 *BOZ*。亞美尼亞文曰 *BOZIN*。波斯文稱桐子曰 *VEN* 或 *PAH*。中國文之阿月渾，或爲 *BOZ-VAN* 之譯音。和斯輝忽必烈飲膳正要稱之曰必思答，爲新波斯語 *Pista* 之譯音。必思答樹流出之汁，阿拉伯人稱之曰 *Bastaki*。飲膳正要譯曰馬思答吉。明一統志卷八十九，記撒馬兒罕產必思檀，葉似山茶，果似銀杏。今代英文稱之曰 *pistachio*。阿月渾爲古代索格德亞 (*Sogdiana*) (即康居國) 及呼羅珊 (*Khorasan*) 兩地特產。今代俄領土耳其斯坦猶產之。波斯人自古即以阿月渾子爲食品也。(見 *Laufer, Sino-Iranica, p. 246-253.*)

(十一)阿勒勃，亦名波斯皂莢。陳藏器曰，生拂菻國。狀似皂莢而圓長，味甘好吃。

見本草卷三十一

西陽雜俎卷十八云，「波斯皂莢出波斯國，呼爲忽野簪默。拂菻呼爲阿梨去伐。樹長三四丈，圍四五尺。葉似枸櫞而短小。經寒不凋。不花而實。其莢長二尺，中有隔。隔內各有一子，大如指頭。赤色。至堅硬。中黑如

墨，甜如飴。可噉。亦入藥用。」

(十一)本草綱目原作阿勒勒。然查陳藏器本草拾遺實作「阿勒勒產佛逝國。」又唐慎微證類本草亦作阿勒勒。本草綱目之阿勒勒爲誤刊，毫無疑義。勞福爾 (Laufer) 考此字實爲梵語 Aragbadha 或 aragvadhā 之譯音。波斯人借用而已。此樹產於印度錫蘭及南洋羣島。花極美麗。今代印度市場中極多。英文稱之曰 Cassia Pods。波斯人受自印度人及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稱之曰 Xiyar-chambar。亞美尼亞人稱之曰 xiar-samb。忽野鶯獸即其譯音也。今代波斯人又稱其樹及果曰巴克拔。(Bakbar) 迦布邏 (Kadun) 地方產此甚多，故又曰迦布里。(Kadun) 阿拉伯人移植此樹於埃及及亞洲西部。印度原名 aragvadhā 亦隨之而西。阿拉馬人 (Armaer) (敘利亞北部人) 訛作 arigbada，或 arigfada。『阿梨去伐』即其譯音。其實仍與阿勒勒同音也。

(十二)

寇宗奭曰：段成式云，葡萄有黃白黑三種。唐書言波斯所出者，大如

雞卵。此物最難乾。不乾不可收。不問土地，但收皆可釀酒。見本草卷三十三

(十二)葡萄又作蒲陶。脫馬歇克 (Tomaschek) 荆斯密爾 (Kingsmill) 及夏德 (Hirth) 等皆謂爲希臘文 Botrus 之譯音，勞福爾謂爲波斯文 budawa 之譯音，酒之義。兩說中，吾

取夏德。蓋較直接也。史記大宛傳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張騫使西域時，大夏之希臘王朝尙未久。希臘人在大夏者甚多。葡萄之名，騫或聞自希臘人。葡萄爲亞洲西部，伊蘭高原特產。張騫自大宛移植中國。羅馬人移植高爾(Gaul)(法蘭西古名)及萊因河(Rhine)兩岸。據史記大宛傳安息國亦有蒲陶酒。後漢書卷一百十八，「粟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晉書卷九十七，「康居國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八十九，載石國人喜飲蒲陶酒。周書卷五十，記「焉耆國(今喀拉沙爾 Karashar)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記大食國「蒲萄大者如雞卵。」古代伊蘭民族最善植蒲陶。唐末，阿拉伯商人蘇烈曼(Suleiman)記「中國人所飲之酒，皆製自米。無自葡萄釀酒者。亦無自外國運來者。其人不知葡萄酒，故不知飲用之也。」(見 M. Reinand, *Relations* vol. I, p. 23.)蘇烈曼所記乃廣州附近情形。蓋廣州溽暑與淫雨皆過度，不適於蒲陶之生長。至若中國北方，則自漢武帝以來，即知種植葡萄，與釀造其醴也。(參觀 Lauffer, *Sino-Iranica* p. 220-245.)

橄欖 馬志曰有一種波斯橄欖，生邕州。色類相似，但核作兩瓣。蜜漬食之

見本草
三十一

酉陽雜俎卷十八，^(十三)「齊噉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齊廬。音湯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桃，五月熟。西域人壓爲油，以煮餅菓。如中國之用巨勝也。」

(十三)齊噉即波斯語 *zeirun* 之譯音。橄欖也。阿拉馬人 (Aramaean) (敘利亞北部人) 稱之曰 *zaita*。齊廬即其譯音。希伯來文曰 *zayita*。阿拉伯人亦曰 *zeirun*。與波斯文同也。亞美尼亞文曰 *jet, dzet*。亞洲西南各國之音，大抵相同。賽米人種 (Semite) (即猶太腓尼基及阿拉伯等) 最初種植此樹，授之波斯及其他各伊蘭民族。元末，摩洛哥人依賓拔都他 (Ibn Batuta) 遊中國記，大書特書，謂中國無橄欖也。又同時孫丹尼牙總主教 (Archbishop of Soltania) 之大可汗國記亦言「其國中不產油橄欖也。」(參觀 *Laufer, Sino-Iranica*, p. 415-419.)

石蜜 孟銑曰，自蜀中，波斯來者良。東吳亦有，不及兩處者。皆煎蔗汁牛乳，則易細白耳。見本草卷三十三

無花果亦名阿驛^(十四)

酉陽雜俎卷十八，「阿驛波斯國呼爲阿駟。拂林呼爲底珍。樹長丈四五。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椶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棗子。味似甘柿。一月一熟。」本草綱目卷三十一，作映日。嶺南人多稱之曰優曇鉢，俗語多呼曰無花果。

(十四)阿驛及映日，皆爲波斯語 anjir 之譯音。曲兒忒人 (Kurd) 曰 hezir 或 ezir。梵語曰 anjira。印度斯坦尼語 (Hindustani) 同梵語。布哈拉人 (Bukhara) 曰 injir。阿富汗人曰 instir。底珍又曰底欄，(音尼) 希伯來文 tinu 或 Teenah 之譯音。阿拉伯人曰 tina, tin。腓尼基人曰 tin。阿拉馬人曰 tsinta, tenta, tena。阿述利亞人曰 tinn。排勒維文 (Pahlavi) 作 tin。優曇鉢乃梵語 udambara 之譯音。此果不獨中國人誤以爲無花，即古代亞理斯多德 (Aristotele) 白里內 (Pliny) 阿爾伯德思馬格奴斯 (Albertus Magnus) 等名家，皆謂此樹無花而實。寔則此樹外表無花，花藏於果內而已。當果尙未全熟時，剖而觀之，花固盛開也。伊蘭高原各處皆產之。梁書卷五十四云，「波斯國中有優曇鉢花。」(原作優曇鉢誤刊。) 鮮華可愛」段成式酉陽雜俎所記，蓋或據親見者而言也。與段氏同時之阿拉伯商人蘇烈曼 (其書成於耶穌紀元八百五十一年，即唐宣宗大中五年) 亦曾記中國產無花果。(見

M. Reinand, *Relations*, p. 22.)

波斯棗 波斯棗馳名四方。甚古時代，中國人卽已知之。魏書卷一百二，波斯傳載有千年棗。隋書卷八十三，波斯傳亦載有千年棗。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一下，拂菻傳云『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國曰磨鄰，曰老勃薩。其人黑而性悍。地瘴癘無草木，五穀。飼馬以槁魚。人食鶻莽。鶻莽波斯棗也。』磨鄰及老勃薩余意爲非洲西北之摩洛哥及特林森。(Tiemssen) 說詳第三冊中國與非洲之交通第四節。俄國白萊脫胥乃寶 (Bretschneider) 所說，與余意見相同。(見 *Knowledge possessed by the Chinese of the Arabs*, p. 25) 白氏之書，久已出版。余惜未見原文，僅自勞福爾之書，間接知之耳。夏德謂磨鄰及老勃薩在紅海濱云。余查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大秦條，及文獻通考卷二十四，四裔，十六，大秦條皆云，『磨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夏德引通考作秋薩羅，謂卽耶露撒冷 (Jerusalem) 之轉音。吾意秧字爲誤刊，毫無疑義。勞福爾謂磨鄰卽赤道南之馬林第。(Malindi) 在今英領東非洲

賽夷的省 (Seyidiéh Province) 云。(見 *Taufer, Sino-Iranica*, p. 389.) 明史卷三百二十六，有麻林國與刺撒同列。不知是否即唐書之磨鄰也。

酉陽雜俎卷十八云，『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窟莽。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甲，漸漸開罅。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寸。黃白色。有核，熟則子黑，狀類乾棗。味甘如飴可食。』此節言波斯棗情狀極確。陳藏器本草拾遺有『無漏』，謂即波斯棗也。『無漏』古代讀音應如『不奴』。(Dhinn) 埃及人稱棗曰木奴。(Dinn) 無漏即其譯音。劉恂嶺表錄異記波斯棗亦詳，茲不贅述。陶宗儀輟耕錄第二十七卷，金果云，『泉州萬年棗三株，蕃中名爲苦魯麻棗。』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忽魯謨斯傳，土產中有石榴，葡萄，萬年棗，又稱波斯棗。本草綱目亦作萬年棗。鶻莽，窟莽，及苦魯麻，皆波斯文 Khurma, 之譯音。薰陸香亦名乳香。陳承曰，西出天竺，南出波斯等國。西者色黃白，南者色紫赤。日久重疊者，不成乳，頭雜以沙石。其成乳者，乃新出，未雜沙石

者也。薰陸是總名。乳是薰陸之乳頭也。今松脂，楓脂中，亦有此狀者甚多。李珣曰，按廣州志云，薰陸香是樹皮鱗甲，采之復生。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脂也。紫赤如櫻桃，透明者爲上。見本草卷三十四

(十五) 羈齊

酉陽雜俎卷十八，「羈齊音劈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頂勃梨他」。長一丈餘，圍一尺許。皮色青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病。」

(十五) 羈齊，波斯語或排勒維文 *dirzai* 之譯音。『頂勃梨他』乃阿拉馬語 *Xelbanita* 之譯音。希伯萊文作 *xelbanah*，聖經出埃及記所言聖香四質料之一也。今代英文作 *galbanum* 爲樹膠之一種。（見 *Laufer, Sino-Iranica*, p. 363-366.）

(十六) 沒藥

馬志曰，沒藥生波斯國。其塊大小不定。黑色似安息香。李珣曰，按徐表南州記云，是波斯松脂也。狀如神香，赤黑。李時珍曰，按一統志云，沒藥樹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采時掘樹下爲坎，用斧伐其皮。脂流於

坎，旬餘方取之。李珣言乳香是波斯松脂。此又言沒藥，亦是松脂。蓋出傳聞之誤爾。所謂神香者，不知何物也。見本草卷三十四

(十六)沒藥爲 MYRTH 之譯音。希伯來文作 MOR，阿拉馬文作 MURA，阿拉伯文作 BARR，波斯文作 MOR 拉丁文曰 MYRTHA。李時珍謂沒或末，譯自梵語者，誤也。沒藥不產印度。印度市上售賣者，皆來自阿拉伯及非洲東北速謀利 (Somali) 海岸。

(十七)沒樹 西陽雜俎卷十八，『沒樹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阿綫。長一丈許。皮青白色。葉似槐葉而長。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十七)据勞福爾，西陽雜俎此節所言之沒樹，乃指 myrtle (Myrtus communis) 而言，不可與沒藥相混。兩樹全不相同。沒樹，波斯文曰 murd，音亦相近也。(見 Laufer Sino-Iranica, p. 460.)

婆那娑樹 西陽雜俎卷十八，『婆那娑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爲阿薜鞞。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裹之。殼上有刺瓢。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

數百枚。核中仁如栗黃，炒食甚美。」

^(十八) 槃柰檣 酉陽雜俎卷十八，「槃柰檣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群

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爲油，以塗身，可去風痒。」

^(十八) 婆那婆及槃柰檣，兩名原音，皆不可考。阿蒲羅及羣漢，亦不可考。

^(十九) 耶悉茗 南方草木狀云，「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

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別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爲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

酉陽雜俎卷十八，「野悉蜜出拂林國，亦出波斯國。苗長七八尺，葉似梅葉。四時敷榮，其花五出。白色。不結子。花若開時，遍野皆香。與嶺南詹糖相類。西域人常採其花，壓以爲油，甚香滑。」

北戶錄云，「指甲花。花細白絕芳香。番人重之，未詳其名。又耶悉弭花

，白茉莉花，紅者不香皆波斯移植中夏，如金錢花也。本出外國，大同二年，始來中土。』

(十九)耶悉茗爲排勒維文 *Yasmin* 之譯音。阿拉伯文亦同排勒維文。南方草本狀爲稽含所著。含晉惠帝時人也。耶悉茗之名，已於是時輸入中國南方。可知當時海上交通之繁。印度人稱此花曰 *Malika*。中國文茉莉二字，即其譯音。據西人考證，梵語茉莉亦約於西晉時傳至歐洲。今代英文稱此花曰 *Jasmine*，實亦源於排勒維文。非洲東海岸各地，如馬達加斯加島土人稱曰 *Dzasinini* 者，實亦排勒維文，由阿拉伯人傳至者也。(見 *Laufer, Sino-Iranica*, p. 329-333.)

(二十)安息香 蘇恭曰，安息香出西戎，狀如松脂，黃黑色，爲塊。新者亦柔靱。

李珣曰，生南海波斯國，樹中脂也。狀若桃膠，秋月采之。見本草卷三十四

酉陽雜俎卷十八「」，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爲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花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通神明，「辟衆惡。」

隋書卷八十三，記龜茲國及漕國皆產安息香。

(二十)安息香因來自古安息國，故名。李時珍謂能辟邪，及安息諸邪，故名。不免為附會也。此香實為雜物。中有 *Styrax benzoin*。(*Fl. Lauffer, Sino-Iranica, p. 464-467.*)

龍腦香亦名元茲勒。陳藏器曰，出波斯國。狀似龍腦香，乃樹中脂也。味甘平無毒。主心病流血，合金瘡，去腹內惡血，血痢，下血，婦人帶下，明目，去腎，障風淚，弩肉。見本草卷三十四

(二十一)西陽雜俎卷十八，『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於樹端流出，砍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

(二十一)婆利國之名，始見梁書卷五十四。又見隋書卷八十二。其國在蘇門塔臘島東北。英文拼作 *Parlak*。馬哥字羅遊記卷三第九章作 *Farec*。字羅蓋聞之於阿拉伯人。阿拉伯文無 *P* 字音也。丁謙隋書四夷傳考證謂婆利即宋史之渤泥，明史之淳尼。失之遠矣。渤泥乃 *Borneo* 之譯音，今譯作婆羅洲。固不婆律，似即 *Camphor* 之譯音也。

^(三十三)紫銚 應作 鉏 酉陽雜俎卷十八，「紫銚樹出真臘國。真臘國呼爲勒佉。亦出波

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沾濡其樹枝條，卽出紫銚。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

說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施沙尼拔施言蟻運土於樹端，作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銚。崑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

^(二十二)紫鉏唐會要作紫鑕。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出產品中有紫梗，亦卽此物。波斯使者中有

名沙利深者。余意此非人名，實卽 Saracen 之譯音，回教徒之義也。

^(三十三)蘆薈 李珣曰，蘆薈生波斯國。狀似黑錫，乃樹脂也。見本草卷三十四

諸蕃志卷下，「蘆薈出大食奴發國。草屬也。其狀如蠶尾。土人採而以玉器搗研之。燉而成膏，置諸皮袋中，名曰蘆薈。」又諸蕃志卷上，中理國

「山出血褐蘆薈。」

^(二十三)蘆薈爲非洲特產，尤以索柯脫拉島(Socotra)產者爲最佳。阿拉伯人稱之曰 *al-hab*

wa。蘆薈卽 *ha* 之譯音，首音 *a* 字略去，開寶本草訛作奴會，又訥會 唐時此物必由波斯

人或阿拉伯人輸入中國者也。今代英文稱此物曰 gall，亦由阿拉伯文轉音而來。

三十四 無食子亦名沒食子。蘇恭曰，無食子生西戎沙磧間。樹似檉。李珣曰，波

斯人每食以代果。故番胡呼爲沒食子。梵書無與沒同音。今人呼爲墨石，

沒石，轉傳訛矣。見本草卷三十五下

酉陽雜俎卷十八，一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爲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屨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黃可噉。

隋書卷八十三，記波斯國產無食子。

(二十四)沒食子產於小亞細亞，亞美尼亞，敘利亞，及波斯等地。爲圓形突出物，蜥蜴 (Gallwasp = Cynips quercus folii) 嚙樹之枝葉嫩芽，而積其子於皮上。因成是物。古人以沒

食子爲工業及藥品之用。內含百分之六十單甯酸。可用以鞣皮製革，及染羊毛，製造墨水等物。波斯人稱之曰 banu。沒食，墨石，摩賊，皆其譯音也。跋屨爲波斯語 band 之譯音。所謂「一年生無食子，一年生跋屨子」者，段成式不過照錄所聞，波斯人確信其如此也。(見

阿魏 西陽雜俎卷十八，「阿魏出伽闌那國，卽北天竺也。伽闌那呼爲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阿虞截。^(三十五)樹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名阿魏。拂林國僧彎所說同摩伽陀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
隋書卷八十三，記漕國產阿魏。

趙汝适諸蕃志卷下，「阿魏出大食木俱蘭國。其樹不甚高大。脂多流溢。土人以繩束其梢，去其尾，納以竹筒。脂滿其中。冬月破筒取脂，以皮袋收之。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採魏時，繫羊於樹下。自遠射之。脂之毒，着於羊。羊斃，卽以羊之腐爲阿魏。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二十五)阿虞截爲波斯語 *angēshā* 之譯音。又曰阿薩。(asa) 今代英文曰 *asafœtida*。伽闌那卽諸蕃志之吉慈尼國。今英文曰 *Gandha*。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曰哥疾寧。玄奘西域記卷十二，漕短叱國有鶴悉那城。皆一地也。形虞爲梵語 *hiraṇya* 之譯音。西域記卷十二，漕短

吒條作興羅草。和斯輝飲購正要作哈昔泥。即波斯文 *kasai* 之譯音，而 *kasai*, *bisai* 又自吉慈尼轉音而來。以地名爲物名也。阿魏爲波斯國特產。古代希臘羅馬著作家亦多有言之者。木俱蘭即 *Mekran* 之譯音。波斯東南濱阿拉伯海一省也。趙汝适書中第一說，與古代西人所言者相合。唯阿魏有毒，阿拉伯著作家亦有言之者。（見 *Laufer, Sino-Iranica*, pp. 353-362.）

(三十六)

訶黎勒亦名訶子 蕭炳曰，波斯船上來者六路，黑色。肉厚者良。六路卽六稜也。李珣曰，訶黎皮主嗽肉，主眼瀉痛。波斯人將訶黎勒大腹等在船上，用防不虞。或遇大魚放涎滑水中數里，船不能通，乃煮此洗其涎滑，尋化爲水。則其治氣消痰，功力可知矣。見本草卷三十五下

(二十六) 訶黎勒乃波斯文 *halia* 之譯音。阿拉伯文曰 *haliaj*。吐火羅文曰 *arirak*。梵語曰 *haritaki*。西藏文曰 *a-i-i-ia*。此樹原產印度。以後移植波斯者也。今代英文稱此樹曰 *hyrobahan*。（見 *Laufer, Sino-Iranica*, p. 378.）

(三十七)

婆羅得 李珣曰，婆羅得生西海波斯國。樹似中華柳樹。子如蓖麻子。方家多用之。李時珍曰，婆羅得梵言重生果也。見本草卷三十五下

(二十七)婆羅得，爲梵語 *bhallataka* 之譯音。印度斯坦尼語曰 *Delatak*。波斯文曰 *Dal-adur*。阿拉伯文曰 *Beladur*。此樹產於印度熱地，南洋羣島斐律賓及澳洲北部，唯波斯錫蘭及阿薩姆以東，緬甸諸國，皆不產之。此樹果印度人用以製墨水及染髮之用。果皮可染棉花。唯須以石灰水作媒介物也。(見 *Laufer, Sino-Iranica*, pp. 482-483.)

(二十八)烏木

李時珍曰，古今注云，烏文木出波斯。船上將來，烏文闌然。見本草卷三十下五

(二十八)烏文木乃譯義，而非譯音也。波斯文曰 *abrus*。埃及文曰 *heben*。今代英文 *ebony* 即由埃及文而來。非洲爲古代此木之來源地。依梯俄皮亞 (*Ethiopia*) 人每年進貢波斯王大流斯烏文木三百株。愛利脫利亞海紀事 (*Periplus*) 載烏木由印度巴利格柴港 (*Barygaza*) 可船運至波斯灣。白里內 (*Pliny*) 記彭貝 (*Pompey*) 戰勝安息王密脫拉達鐵斯凱旋歸羅馬時，自東方帶來印度烏木甚多，以示衆云。(見 *Laufer, Sino-Iranica*, p. 485-487.) 古今注爲崔豹所著。豹東晉時人，而波斯之名，則始見於魏書，吾故疑此節，爲後人竄入者。

(二十九)

柯樹，亦名木奴。李珣曰，按廣志云，生廣南山谷。波斯家用木爲船舫者也。見本草卷三十五下

(二十九) 柯及木奴，似皆爲譯音。其原音究爲何國語，不可考。

(三十) 蘇合香 出波斯國，見魏書卷一百二波斯傳，隋書卷八十三，波斯傳。梁書卷五十四中天竺國傳云，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

(三十) 蘇合乃譯音。唯其原音，則至今尙未得攷出。玄奘譯瑜伽師地論 (Yogacaryabhūmi-cāstra) 作率堵魯迦。梵語 *sturuka* 之譯音。今代英文曰 *storax*。(見 *Laufer, Sino-Iranica* p. 456-461.)

(三十一) 青木香 出波斯國，見魏書卷一百二波斯傳，又隋書卷八十三波斯傳。青木香大概即普通所謂之木香，又曰蜜香也。

(三十一) 今代英文稱曰 *pitchuk*。

第二十九節。動物。

駝鳥 李延壽後魏書云，波斯國有鳥形如駝。能飛不高。食草與肉。亦噉火

。日行七百里。郭義恭廣志云，安息國貢大雀，雁身駝蹄。蒼色。舉頭高七八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其名駝鳥。見本草綱目卷四十九。

狗寶 李時珍曰，程氏遺書載有波斯人發閩中古塚，棺內俱盡，惟心堅如石

。鋸開觀之，有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粧凭欄。蓋此女有愛山癖，

朝夕注意，故融結如此。見本草卷五十五下

(二)此非波斯物產。姑置之於此耳。

附錄

駁勞福爾伊蘭波斯與馬雷波斯說。

美國勞福爾 (Berthold Laufer) 爲當今西洋有名東方學者。氏之著作甚多。尤以中國人對於古代伊蘭文明史之貢獻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一書爲傑作。關於中國史書中所載波斯國之植物，紡織品，鑛石，以及波斯書所記中國之植物，鑛石，無不搜羅勾稽。攷證詳明，允稱淵博。其書中有一章，謂中國史書中所稱之波斯實有二

國。一在馬雷半島。故氏稱之曰馬雷波斯。(Malayan Po-Se) 一在伊蘭高原。故氏稱之曰伊蘭波斯。(Iranian Po-Se or Persia) 氏謂中國著作家，向未注意之也。攷氏所根據之理由，吾可提出如左。

(一) 据樊綽蠻書約著成於唐懿宗咸通元年。卷十云「驃國在永昌南二千里，七十五日程

。……亦與波斯婆羅門鄰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并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六 同書

卷六謂「東南至大銀孔。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閩婆，勃泥，崑崙數種，外通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爲貴。」

(二)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一，引南夷志云，「南詔有婆羅門，波斯，閩婆，溱泥，崑崙數種。外道交易之處，多珠珍寶，以黃金麝香爲貴貨。」

(三) 据洪芻香譜引廣志云「乳香卽南海波斯國松樹脂也。此句明言波斯在南海中。且伊蘭波斯不產乳香也。又陳承本草別說記「薰陸香西出天竺，南出波斯等國。西者色黃白，南者色紫赤。」陳承此處，亦明言波斯在南方也。

(四) 據廣志云，「柯樹生廣南山谷。波斯家用木爲船舫者也。」波斯之名，在正史上始見於魏書。魏文成帝和平二年，西曆四百六十一年波斯使者始入貢於魏。而廣志一書，大約成於晉時。是時代不同也。伊蘭波斯通中國大概皆由陸道，而馬雷波斯之通中國，則陸道可由雲南，海道可由廣州也。

(五) 楊慎滇載記及南詔逸史皆載宋徽宗崇寧二年，驃，波斯，及崑崙三國，獻白象於大理王。伊蘭波斯與雲南向無交涉。由伊蘭運象往雲南爲不能之事實。

(六) 宋史卷四百八十九，閩婆國。「淳化三年，十二月，入貢。其使服飾之狀，與嘗來入貢波斯相類。」閩婆卽爪哇人。爪哇人何能服飾類於伊蘭波斯人。此必鄰近馬雷波斯故也。

(七) 周去非嶺外代答及趙汝适諸蕃志皆有波斯國。然所言情形，絕非伊蘭波斯。其爲馬雷波斯無疑。

(八) 據酉陽雜俎卷十六，云「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考此二字正

爲哲姆族 (Chama) 語 bauro，及馬雷語 hiram 之譯音也。

(九) 據中國各書所記波斯之植物，詳考之，多有非伊蘭波斯所產，而實爲馬雷半島或南洋羣島所產者。

勞氏之理由，大約如上。驟觀之，誠不愧爲科學家也。其分析明白，尤非吾國一斑學者所能及也。然吾謂以西洋科學家之目光，來治理中國舊有記載，常有過科學 (Too Scientific) 與過準確 (Too accurate) 之病。爲其求之太過，故常不免可笑也。中國以前著作家，對於外國地理位置，多不甚措意。良由交通不便，無確實報告也。以極科學目光，治理極不科學與極不準確之材料。而謂能事事可信，難矣。美國工人常譏「德國人過準確，無用於美國。」勞福爾之辨別伊蘭波斯與馬雷波斯，吾意亦難逃有是譏矣。勞氏第一理由，乃根據樊綽之蠻書。「驃國亦與波斯婆羅門接」一語。蠻書之有是語，吾意不過中國文中之膚泛記載。(loose statement) 其接字未必有何幾何學之義意也。中國正史上，此類記載正多。吾可略舉數條如下也

。新唐書卷一百二十，張柬之傳云，「姚州古哀牢國。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大秦爲羅馬東邊地。人盡承認其說。而此處乃言在永昌之西。若以科學方法言之，是大秦當在今緬甸境，方爲無誤。然苟依此說，則盡人皆知其謬也。宋史卷四百八十九，闍婆國傳云，「其國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崑崙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汎海十五日，至勃泥國」。若依科學方法讀宋史此節，大食國在闍婆南，汎海五日可至。當卽今澳洲矣。而其實阿拉伯^{古名}大食在爪哇島^{古名}婆西北方，相去海程，不啻萬里。汎海五十日，恐尙不能達也。明史卷三百二十五，佛郎機傳云，「佛郎機近滿刺加。正德中，據滿刺加地，逐其王。」佛郎機(Farangi)卽葡萄牙也。明正德時，葡人據有滿刺加，通中國。事詳第二冊，第一百三十五節。若僅據明史此條，而以科學方法讀之，葡萄牙是在滿刺加附近矣。然夷考其實，葡萄牙在歐洲，距滿刺加尙不知其幾千萬里也。中國正史對於

外國之地位之不可恃，有如此者。其原因或由於記載不精，或由於報告有誤也。勞福爾欲以蠻書爲確實可恃，失之遠矣。吾昔在金陵，嘗與一美國人同步行，至午，失時辰。遇一學校傭童，美人問童午鐘已撞否。童答「撞已半日矣。」美人忽解釋「半日」之義於傭童，謂一日十二點鐘，半日當爲六點鐘。責童言之不確。吾在旁覺其可笑。中國語「半日」二字，不過作「長久」之解。而該美人竟以科學上準確方法，爲傭童立「半日」之界說，責其言之不精也。中國古書記載，而以科學方法，咬文嚼字讀之，其可笑卽類於昔日美人某君責童子「撞已半日」之不確也。

雲南永昌自昔卽與亞洲極西，波斯灣沿岸諸地有交通，可於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寧元年，揮國王雍由調獻大秦幻人，又魏略記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等語，見之也。故蠻書記大銀孔地方有波斯人，南夷志記南詔有波斯人貿易，俱不足異也。

古代中國史書，記外國地理位置方向，常不足恃，上方已言之矣。陳承

謂波斯在南海中，亦猶宋史闍婆傳言大食國在闍婆之南者也。古代波斯灣沿岸諸國，海道來中國者，皆由南海至廣州登陸。一斑人遂誤以爲波斯等國，皆在南海中也。李肇國史補卷下云，「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船最大。」是明以所有外國，皆在南海也。乳香雖不產伊蘭波斯，然波斯商人販運者，安知其不冒稱爲己國之產。而當時中國人又安能辨別孰爲波斯本土之產，孰爲其人之販運品耶。今代廣州上海之人，尙無此能力，況古代乎？

中國古書爲後代人竄改者，不可勝數。廣志之有波斯名稱，安知不爲後人竄入耶。私家著述，其確實可恃，不下於正史。吾人又何必以魏以前之正史中，無波斯之名，而遂疑中國人於魏以前，不知有波斯也。景教之名，未見於唐書，豈即可謂唐時無景教乎？伊蘭波斯之通中國，不必皆由陸道。大秦王安敦之使者，東漢末卽由海道，經日南徼外而達中國矣。

楊慎南詔逸史記波斯獻白象於大理王。勞氏謂伊蘭波斯與雲南向無交涉。

由伊蘭運象往雲南爲不可能之事實也。勞氏此種理由，全不充足。東漢時，大秦人可由罽賓經雲南而至中國都城。宋時，波斯人爲何不能在緬甸上岸，而抵雲南乎？印度緬甸皆產象。吾人豈能禁阻波斯人不自該二國購象，奉獻南詔耶？

南洋羣島自大食強盛，商賈東來以後，受回教文明感化。其使節服，與波斯相類，無足異也。

嶺外代答及諸蕃志之波斯國，似皆在非洲。因其地有波斯移民也。

酉陽雜俎之「白暗」及「黑暗」二字，皆爲馬雷語。勞氏遂亦指爲馬雷波斯之鐵證。吾謂今代英語中，稱香烟曰淡葩孤，(tobacco) 稱番薯曰頗泰拖，(Potato) 稱火柿曰脫瑪拖。(tomato) 蓋皆借用西印度土人之名稱也。波斯大食之人在唐宋時執印度洋上商務之牛耳。借用馬雷人之名辭，以稱其地土產，不足爲異。波斯之不在馬雷，亦猶英國之不在西印度也。

中國史書中，所載波斯之植物，多有非伊蘭波斯所產者。勞氏謂亦爲有馬

雷波斯之鐵證云。唐時，波斯商人來中國之衆，可於阿布賽德（Abu Zaid）記黃巢屠殺廣州外國居留民數目見之也。中國書中波斯之名，庸或有混亂之誤，然大食人之記載，固亦無馬雷波斯之名也。此可證實中國書之不誤。實無馬雷波斯。亦非中國士人之不注意也。伊蘭波斯商人，來中國如是之衆，沿途各國貨物，亦必皆由之轉運至東西各國也。中國人不能分辨孰爲波斯土產，孰爲馬雷產。因爲波斯人經手之故，統稱之爲波斯物也。

（一）吾友章鴻釗所著洛氏中國伊蘭卷金石譯證大意亦與余說相同。不以洛氏之言爲然。章君之書出版於民國十四年。余此作亦成於民國十三年冬，當余僑寓青島之時，獲讀章君之書，則在民國十八年秋，當此書正在排印之中。吾等之意見，實不約而同也。再參觀民國十八年地學雜誌第一期。章君所作同名異域之例。

波斯人所知中國鑽石及植物文字。

第三十二節。鑽石。前言波斯國鑽石及動植物得見知於中國人，足徵古代海陸交通之繁。反而言之，中國人既能知波斯之物，波斯人亦必能知中國之

物也。勞福爾之中國人對於古伊蘭文明史之貢獻書中下部，有數章專言之。吾特爲提錄如下。

縞瑪瑙 阿拉伯文僞托之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金石記載中國及西國產縞瑪瑙，(Onyx) 尤以西國者爲佳。

鬼畢丸 (husyat iblis = devil's testicles) 產中國。懷之可以避盜，可以使人戀愛。藏於篋中，可以避攻擊。喀資維尼 (Qazwini) 云。此石究爲何物，不可考。

白銅 波斯語曰薩爾秦尼，(kar-Chini) 猶言「中國銅」也。據波斯人云，中國人用此銅以製鏡，及箭頭，戈頭，魚叉等。

火硝 十三世紀時，阿拉伯人自中國得有火硝。稱之曰泰爾格阿興 (thelg-asr) 猶言「中國雪」也。

磁土 製磁土之泥也，波斯人曰薩克亦秦尼，(sak-i-chini) 猶言「中國土」也。波斯國乞里茫沙省 (Kermanshah) 亦產之，質極佳美。

第三十四節。植物。

邛竹杖 據史記大宛傳，張騫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

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邛竹卽方竹也。雲南東北部產之最盛

。廣西，福建，及山東登州皆產之。」

絲 薩珊朝末年，養蠶抽絲之法，已傳至波斯。尤以岐蘭省 (Chin) 爲最。

其地養蠶之風，至今不熄。耶蘇紀元四百十九年，晉恭帝元熙元年有中國

公主下嫁于闐。公主將養蠶法傳至。事見玄奘西域記卷十二由是而傳至葉爾羌，拔汗

那，更至波斯。費杜西 (Firduzi) 詩中，常言中國錦，(tibai chin) 爲波斯

人重要裝飾品也。

桃 中國桃種 (Amygdalus persica) 輸入伊蘭，約當耶蘇紀元前一二世紀。漢

世由波斯而亞美尼亞，而希臘，而羅馬。傳至羅馬在耶蘇紀元第一世紀，

帝政開始時也。白里內謂之波斯樹。(Persica arbor) 大約爲漢武帝時安息

使者，帶歸波斯者也。玄奘西域記卷四，記中國桃之傳植印度彭甲伯 (Pa-

(Tab)云，「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黃河之西，今甘肅

境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

衛。此國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境。則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為

國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唐言漢持

梨來曰至那羅闍弗咀邏。唐言漢王子『迦膩色迦王，(Kanishka)大月氏王也。

其御宇時期，約在耶蘇生前一世紀，或生後一世紀。桃梨之傳植印度，與

桃杏之傳植羅馬，約同時也。

杏 白里內稱之曰亞美尼亞樹。(Armeniacs arbor)其傳入羅馬與桃同時。今

代英文曰 apricot。植物學家稱之曰 Prunus armeniacs。

肉桂 波斯人曰達秦尼，(dar-chini)阿拉伯人曰達錫尼，(dar-sini)猶言『支那

樹』(Chinese Wood)也。波斯人及阿拉伯人皆自中國取得肉桂。依賓庫達

特拔 (Ibn Khordadbeh) 其書約成於耶蘇紀元八百四十四年，至八百四十八年間 為最先阿拉伯著作家

記中國肉桂者。在當時為中國出口貨之一也。

北宋初，波斯人阿布曼肅爾麥瓦發喀 (Abu Mansur Muwaffaq bin Ali alharavi)

嘗遊印度等地。後歸，侍薩曼朝 (Samanide) 曼肅爾依賓奴克二世王 (Mansur

Ibn Nuh II) 於九百七十一年即宋太祖建隆二年，卒。王命以新波斯

散文，著藥物學大綱 (Kitab-ul-Tabiyat an haqa'iqul-Adwiyat = Book of the Foun-

dations of the True Properties of the Remedies) 一書。亦彼國之本草綱目也

。收集所有當時阿拉伯人，敘利亞人，印度人，及其本人之經驗發明。雖

至今日，波斯人尚奉為圭臬也。巴庫 (Baku) 在裏海西岸之波斯醫士阿孔

鐸甫 (Abdul-Chalig Achundow) 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嘗譯成德文。

(Die Pharmakologischen Grundsätze des A. M. Muwaffak, in R. Robert's Historische

Studien aus dem Pharmakologischen Institute der Universität Dorpat.) 阿布曼肅

爾生於北宋初，與馬志同時。其書亦約與開寶本草同年成。開寶本草成於

至九百七十六年之間。阿布曼肅爾之藥物學大綱約成於九百七十年。開寶本草多集唐人經驗。藥物學大綱

亦皆前人之經驗也。書中印度及中國藥物多言及之。肉桂即其一也。

生薑 阿布曼肅爾分生薑 (zanjabīl = ginger) 爲二種。中國，桑給巴爾，(Zanzibar) 及美利納維 (Melinaui) 是也。三種之中，以中國產者爲最佳。

黃連 (mamiran) 黃連產中國，可醫百病，尤能醫眼疾。阿布曼肅爾書中載之。阿孔鐸甫注謂爲中國所產根莖。道特 (Sheikha Daud) 謂印度產者色黑，質最良。中國產者色黃，亦佳。依賓拔都他記中國黃連運出口至西國。哈智摩哈美德 (Haji Mahomed) 記甘肅肅州附近山嶺，產大黃，又產小根一種，其人稱曰萬白龍尼秦尼。(Mandroni Cini = Mamiran-i-Chini) 至爲其地土人所寶貴。可治各種疾病。治眼尤妙。土人取而混以玫瑰水，以石搗和之。傳之眼上，結果極佳。『今代尙有大宗中國黃連經新加坡而運往印度也。』

大黃 (Rhubarb) 阿布曼肅爾謂大黃有中國 (Rwand-jani) 及呼羅珊兩種。中國產者，用最廣。雅庫脫 (Yaqut) 謂尼沙不耳 (Nishapur) 產者最佳。新波斯文稱曰力凡德。(rewand) 以後阿拉伯人及土耳其人皆沿用波斯文。今代俄文曰力凡。(reven) 塞爾維亞文曰力維特。(reved) 皆由波斯文而來。

者也。阿布曼肅爾以後，阿拉伯著作家記大黃者甚多。一千一百五十四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愛德利奚 (Edrisi) 記大黃產於中國白庭克山。(Buhink) 或在西藏，元依賓賽德 (Ibn Sa'id) 記中國產大黃甚多。依賓阿爾東北十三世紀時，元貝塔爾 (Ibn al-Baitar) 記大黃甚詳。有中國產者，有波斯產者。敘利亞及北方諸國，皆產大黃甚旺。馬哥孛羅記肅州諸山，皆產大黃甚豐。各國商人皆往該處販運，而轉至世界各地也。孛羅又記江蘇蘇州附近山上，亦產大黃。然今代蘇州則毫無矣。

無患子 (rata = Salsola Kali) 阿布曼肅爾謂此來自中國。大小與李同。內有黑實，堅如石。可醫各種慢性病，亦可解毒。性燥熱，可炒食。

菴摩勒 (amala) 依賓錫納 (Ibn Sina) 謂此為中國人秘方。菴摩勒，波斯語也。寶璽酒譜云，「波斯國人製三勒漿，類酒。稱曰菴摩勒，或毗梨勒。」

蜀葵 (guli xaira) 產中國。今英語曰 hollyhock。

玫瑰 (gul-cini) 依賓阿爾貝塔爾 (Ibn al-Baitar) 嘗記中國玫瑰，(wardaini)

普通名曰 *nifrin*。

檀香 依薩克依賓阿姆蘭 (*Isak Ibn Amran*) 謂檀香來自中國，而實則大半皆產於印度。中國僅廣東略有之而已。

樺 (*Xalen = birch*) 安塔啟 (*Antaki*) 記樺產印度及中國。依賓阿爾開比爾 (*Ibn*

al-Kebir) 記中國，魯思 (*Rus*) 即今俄國 及布爾加利 (*Bojgar*) 在窩爾加河畔 三國所產之

樺樹，最爲高大。有用以製器皿，販運至各國者。亦有用以製箭者。中國著作家最先記樺樹者爲陳藏器。中國北部山中多有之。

茶 阿布曼肅爾書中不載茶。阿拉伯著作家最先記中國人用茶者，爲唐宣宗時商人蘇烈曼也。稱之曰 *sa*。以後阿拉伯著作家無有言及之者，頗可異也。歐洲人最先記茶者，爲意大利人賴麥錫。 (*Marco Polo*) 見之於其馬哥孛羅遊記序載哈智摩哈美德之談話記。飲茶習俗，十三世紀以前，尙未傳至亞洲西部。蒙古人征服諸部後，始傳入也。蒙古文，突厥文，波斯文，印度文，葡萄牙文，新希臘文，俄文皆稱茶曰 *Chai*，實卽茶字之譯音也。

英文之 *Tea* 德文之 *Thee*，乃閩粵音也。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清光緒二 英國

駐波斯領事報告 (Kew Bulletin for 1896) 記波斯白茶 (White tea of Persia)

云，「加爾克塔黑茶消用於波斯者，仍陸續而來。去年共輸入二百萬磅。

中國或東京^安南之白茶，僅消用於野司特 (Yezd)，故輸入不多。亦思法杭

英國領事帕里斯 (John R. Preece) 嘗寄贈植物展覽院白茶少許。細察之，

極類中國之普洱茶。最佳之普洱茶，專為貢獻北京朝廷之用。野司特所用

者，細察之，皆為未開展之葉芽，外有無數細毛掩蓋。望之皚然如銀。運

來時，沿途振蕩，毛已多落。僅餘中心小球，此類茶葉，阿撒姆 (Assam)

緬甸，東京^安南等處，皆產之。波斯白茶置水中，則水發淡黃色 味如中國

佳茶。英國市場，尙少見之也。」

上茯苓 波斯語曰，「去比秦尼」(Chubichini)。梵語曰，「科巴秦尼」(Co-

bachini)。皆「支那根」(China root)之義也。英語曰 *sarsaparilla*。植物學

名辭曰 *smilax pseudochina*。其根可治楊梅毒瘡。(Morbus americanus) 楊

梅毒瘡發源於美洲。科倫布部下水手傳至歐洲。瓦斯哥達格瑪 (Vasco da Gama) 之部下水手又傳至印度。故印度梵語稱此毒瘡曰佛郎機病。(phir-angaroga = disease of the Franks) 十六世紀時，印度書 *Bhava-prakasa* 始言楊梅毒瘡及中國之治療法。格兒西亞達俄搭 (Garcia Da Orla) 嘗詳記此事云，「所有以上諸地，及支那日本皆有此新病。(morbo napolitano) 所幸上帝慈善爲懷，特爲此邦人產一種草根，可以醫療此病。此草根產於支那。一千五百三十五年，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始有用此醫愈楊梅毒者。」格兒西亞又詳載此草。謂中國人稱此草曰「藍拍塘」。(Lampetan) 考此乃中國語「冷飯團」之訛音。「冷飯團」者，土茯苓之別名也。葡萄牙文稱此曰萊資達支那 (raiz da China) 「支那根」之義也。中國人自古已知此物。本草綱目卷八，記陶宏景嘗研究此物之性矣。昔時土茯苓，多由陸道經土耳其斯坦運至拉達克 (Ladakh) 及波斯。明嘉靖時，汪機著本草會編，詳言土茯苓可治楊梅毒瘡。李時珍嘗引用之。可以證明格兒西亞之說也。李時珍大書特書，楊梅毒

瘡古書未載，亦無患此者。最近起於廣東，傳布全國也。

桑樹 薩珊朝末年，養蠶方法傳至波斯。故波斯人同時亦知藝植桑樹。阿布曼肅爾書中有之。波斯人稱之曰 *ser*，產自中國云。

黍稷 周書卷五十，波斯傳記其五穀及禽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然今代波斯確產黍稷，稷其名曰 *susu*。其音與中國黍稷全相同，必自中國移植者，可無疑也。（見 *Lauter, Sino-Iranica*, pp. 535-565.）

第三十五節。波斯文中之中國字。上方言中國鑽石及植物之見知於波斯人。勞福爾又舉出波斯文中借用之中國字，亦極有興味也。例如 *paizah* 乃「牌子」之譯音也。有銀銅鐵三種。官府之令狀也。他如 *wan* 爲「王」之譯音，*tai wan* 爲「大王」之譯音，*kao wan* 爲「高王」之譯音，*tai hu* 爲「太后」之譯音，*tu zen* 爲「夫人」之譯音，*kuichu* 爲「公主」之譯音，*jinksanak* 爲「丞相」之譯音，*togh* 爲「燾」之譯音，*chank* 爲「箏」之譯音，*ch'ao* 爲「鈔」之譯音。大約所有以上諸字，皆元時輸入波斯者也。

宋時中國與波斯之交通。

第三十六節。宋時中國各書所記波斯國事情。西南海上波斯國，其人肌理甚黑，鬢髮皆拳。兩手鈴以金串，縵身以青花布。無城郭。其王早朝，以虎皮蒙機。疊足坐，羣下禮拜。出則乘軟兜，或騎象。從者百餘人，執劔呵護。食餅肉飯，盛以羹器，掬而啗之。(二) 見嶺外代答卷二。

(一) 宋史無波斯傳，蓋滅已久矣。嶺外代答此節之波斯，其情形與以前諸史所載者，迥不相同。地位人民，皆非正史上之波斯也。余意以為此處之波斯在東非洲。因其地有波斯移民，故稱之為波斯也。或因地名譯音，偶爾相同故也。

波斯國在西南國上，其人肌理甚黑，鬢髮皆蚪。以青花布纏身，以兩金串鈴手。無城郭。其王早朝，以虎皮蒙機。疊足坐，羣下膜拜而退。出則乘軟兜或騎象。從者百餘人，執劔呵護。食餅肉飯，盛以羹器。掬而啗之。(二) 見諸蕃志卷上

(一) 諸蕃志此節與嶺外代答幾相同，必錄取者也。

第三十七節。遼與波斯之通使。天贊二年，六月，辛丑，波斯國來貢。(二) 見遼

史卷二太
祖本紀

(二)天贊二年，即後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耶蘇紀元九百二十三年。考之西史，是時代表波斯國，可以遣使東方者，乃立國阿母河北布哈拉城(Bukhara)之薩漫朝(Samanide)也。

中國史書記蒙古人征服波斯。

第三十八節。太祖時波斯東部之被征服。元史卷一 太祖本紀，十六年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一)馬魯，昔刺思等城。

(一)馬魯察葉可 (Maruchak) 麻甫屬邑也。在麻甫東南 今代仍存。在俄國與阿富汗交界處。馬魯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馬里兀。又作麻甫。(Mev) 考見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六下漢唐時之木鹿城也。

十七年，壬午，春，皇子拖雷克徒思^(二)，^(三)匿察兀兒^(四)，^(五)Nishapur-Nishapur等城，還經木刺夷國^(六) (Mulaide) 大掠之。渡捌捌闌河，克也里等城，遂與帝合兵，攻塔里塞寨拔之。

(一)徒思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途思。

(二)匿察兀兒西北地附錄作乃沙不耳。其考可參觀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六下，或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元經世大典圖地理考證。

(三)木刺夷又名沒里奚。元史以後尙有詳記。回教著作家所記木刺夷之被征服甚詳，可參觀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四，木刺夷補傳。

(四)擗擗闌河 (Djokdoran) 在乃沙不耳及俺都淮 (Andkhu) 之間。乃沙不耳及麥格哈伯 (Murghab) 二河之間，有海離路德河 (Herind) 即是也。帖木兒武功紀 (Zafarnamah) 記沙哈魯朝見其父帖木兒於擗擗闌河。

(五)也里城即哈烈城。(Herat, Her) 古人謂之阿利雅，(Aria) 一千三百七十五年之加塔蘭 (Catalan) 地圖作 Eri，音與也里最相近。玉爾氏之景教主教駐在圖作哈拉 (Harah)，音與明史之哈烈最相近。

(六)塔里塞西北地附錄作塔里干。(Talekan)

(七)

皇元聖武親征錄，辛巳，於是上進兵鐵門關。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兒等城。上親克迭兒密城，又破班勒紇城，圍守塔里寒寨。四太子又克馬魯察葉可，馬盧，昔刺思等城，復進兵。壬午，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還，因經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擗擗闌河，克野里等城。上方攻塔里寒寨，朝覲畢，並兵攻之。三太子克玉龍傑赤城。大太子

還營所。寨破後，二太子三太子始歸朝覲。

(七) 辛巳，即太祖十六年。

(八) 親征錄此處所載與元史相同，僅地名寫法不同而已。撈蘭河，應作撈撈蘭河。元史爲確也。

癸未，春，上率兵循辛日連河(九)而北，命三太子循河而南。將至

不昔思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隆暑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上

避暑於八魯灣川，候八刺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刺那顏軍至，遂行至

可溫寨。三太子亦至。上既定西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九) 辛日連河丁謙謂即印度河。

(十) 不昔思丹城或即昔思丹 (Sistan = Seyistan) 之不斯忒城 (Bost) 也。

元秘史卷十三，兔兒年，己卯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歹，(十三)斡歌歹三

子，領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兀籠格赤城下營。命拖雷往亦魯等城下營。

拙赤等至兀籠格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

斡歌歹調遣。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刺兒等城，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山

嶺處過夏了。就等候巴刺。差人去對拖雷說，天氣暑熱，可來與我相合。此時拖雷已取了亦魯等城。正攻做出黑扯連城。至城破，方回來，與太祖相合。

(十一) 阿梅河即阿母河。(Annu Daris)

(十二) 兀籠格赤即玉龍傑赤。(Urehendi)

(十三) 亦魯即也里，明史作哈烈。(Herat)

(十四) 兀都刺兒元史太祖本紀作訛答刺，西北地附錄作兀提刺耳，耶律楚材西遊錄作訛打刺 (Orar)。

(十五) 綜觀所有以上記載，伊蘭高原東境，元太祖時已為蒙古征服矣。

第三十九節。憲宗時波斯西北兩部之被征服。元史卷三，憲宗本紀，二年，壬子，春，遣乞都不花，攻末來吉兒都怯寨。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乞都不花征沒里奚。旭烈征西域素丹諸國。

(一) 乞都不花西史作 Kiribuka，為克烈部人，而基督教徒也。

(二) 末來即木刺夷，(見太祖本紀) 又作木羅夷，(見太宗本紀) 又作沒里奚，又作木乃奚

，（見劉郁西使記）皆爲 *Malahida* 之譯音。

（三）吉兒都怯西史作 *Chirdkuh*。

（四）素丹即算端之訛音。

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帥師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五）

（五）八哈塔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八吉打，西使記作報達。

七年，怯的不花等討末來吉兒都怯寨平之。（六）

（六）怯的不花即前文之乞都不花。

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壬子，從宗王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奚，其國塹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將忽都花爾兀朱等。築灘，華言王也。丙辰，至乞都卜，其城在擔寒山上，懸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乃築夾城圍之，莫能克。侃架礮攻之。守將火原作卜字，今改正。者納失兒開門降。旭烈兀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築灘來降。其父阿力據西域。侃

攻破之。走據東城，復攻破殺之。

劉郁西使記。新得國曰木乃奚，牛皆駝峯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惟擔寒西山，城名乞都布。孤峰峻絕，不能矢石。六年，丙辰，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帽爲之墜。諸道並進。敵大驚。令其相臣原作大今改火原作大今改赭納失兒來

納款。已而兀魯兀乃弄灘出降。算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据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金玉寶貨甚多。一帶有值銀千笏者。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欲。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爲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咒日誦，蓋使盡其心志，死無悔也。潛令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七)木乃奚在西域中，最爲凶悍。威脅鄰國，四十餘年。王師既克，誅之無遺類。

(七)以上皆記元憲宗時，蒙古人征服波斯北部事也。可參觀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二十

五章及附註。

元史卷百四十九，郭侃傳。師還，西南至石羅子。敵人來拒。侃直出掠陣，一鼓敗之。換四千阿答畢箠端降。

(八)

(九)

西使記。其石羅子國出珍珠。其王名奧思阿塔卑。其西南海也。採珠，盛以草囊。止露兩手，腰絙石墜入海取蚌並泥沙，貯于囊中。遇惡虫以醋喂之即出。既得蚌滿囊，撼絙，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

(八)此二節，皆記蒙古人攻陷報達後，平定波斯西部之事也。石羅子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設刺子。亦見於經世大典西北地圖，即今之樹離斯坦。(Shiristan)

(九)阿答畢者，atabeg之譯音，波斯等地酋長之稱號也。

元史卷三，憲宗本紀八年，戊午，二月，諸王旭烈兀討回回哈理法平之。禽其王。遣使來獻捷。

藩國交通。

第四十節。元時波斯與北京中央政府通使。元時，波斯亦爲藩邦之一，其

與中國通使必繁，或由陸道，或由海道。惜當時記載不全也。茲据元史所載者，摘錄於下，備參考焉。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曾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爲八鄰部左千戶。祖阿刺襲父職兼斷事官。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父曉吉台，世其官。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七。

(一) 忽禪即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忽氈 Khodjard。

元史卷二十一，大德八年西一三〇四秋，七月，癸亥，諸王合贊自西域遣使來貢珍物。(二)大德十年，西一三〇六十二月，諸王合而班答部民潰散。詔諭所在敢匿者，罪之。

(一) 据西史，合贊汗 Ghazan 卒於西曆一千三百零四年。元史所記此年之使節，蓋前一年所遣出者。

(二) 合而班答之俗，見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旭烈兀大王位下。據西史，庫達班答 Khuda-Banda

dabendeu 又名鄂爾介都 Ojaisu。即位於一千三百零四年，卒於一千三百十六年，即元仁宗延祐三年。

卷二十六，仁宗本紀，延祐六年，夏，四月，諸王合贊薨。^(四)

^(四)據西史，合贊薨於一千三百零四年，即元成宗大德八年。元史此處必有誤也。

卷二十九，泰定元年，春，正月，丁未，以近侍忽都帖木兒假禮部尙書使西域諸王不賽因部。三月，癸丑，諸王不賽因遣使朝貢。四月，甲子，諸王不賽

因遣使來貢。冬，十月，己丑，諸王不賽因言其臣出班有功。請官之，以出

班爲開府，儀同三司，翊國公，給銀印金符。泰定二年，十二月，戊寅，

諸王不賽因遣使貢珠。賜鈔二萬錠。泰定三年，春，正月，壬子，諸王不

賽因遣使獻西馬。二月，戊午，諸王不賽因獻駝馬。八月，丁酉，藩王不賽

因遣使獻玉及獨峯駝。九月，戊辰，命權赤等使于諸王怯別，月思別，不賽

因三部。十一月，庚子，藩王不賽因遣使來獻虎。己酉，諸王不賽因遣使來

獻馬。四年，三月，辛亥，諸王槩思班，不賽亦等以文豹西馬佩刀珠寶等

物來獻，賜金鈔萬計。丁卯，諸王不賽因遣使獻文豹，獅子。賜鈔八千錠。

卷三十四，文宗本紀，至順元年，西一三三〇秋，七月，丁巳，西域諸王不賽因

遣使來朝。至順二年，八月，甲辰，朔，西域諸王卜賽因遣使忽都不丁來

朝。庚申，中書樞密臣言西域諸王不賽因其臣怯列木丁矯王命來朝。不賽因

遣使來言，請執以歸。臣等議宗藩之國，行人往來，執以付之不可。宜令乘

驛歸國，以自辨。制可。十月，己未，諸王卜賽因使者還西域，詔酬其所貢

藥物價值。三年，三月，庚午，朔，遣使往西域賜諸王不賽因繡綵幣帛二

百四十四匹。夏，四月，丙辰，西域諸王不賽因使者也先帖木兒等皆來貢方物

。秋，七月，壬辰，西域諸王不賽因遣哈只怯馬丁以七寶水晶等物來貢。

卷三十七，寧宗本紀，至順三年，十月，甲寅，諸王不賽因遣使貢塔里牙八

十八斤，佩刀八十。賜鈔三千三百錠。(七)

(五)不賽因 Abu Said = Bussay 即位於一千二百十七年，即元仁宗延祐四年。卒於一千三百

三十五年，即元順帝後至元元年。此名不見宗室世系表。元史世系表所記者，或爲伊兒汗之

枝庶也。

(六)月思別元史他卷又作月祖白 *Yabghu* 欽察國汗也。怯別不可攷。似爲察合台國汗也。

(七)世祖時不見波斯使節者，中央亞細亞海都篤哇不奉中央命令，道路梗塞故也。南宋未平之先，海道亦不通也。波斯史家瓦薩甫 (*Wasaf*) 記一千二百九十八年，(元成宗大德二年) 合贊汗遣使者勉力莫柴姆法克爾愛丁阿合馬特 (*Melik Mo'azzam Fakhr-eddin Ahmed*) 及博開伊爾濟 (*Bocai Ich*) 二人，往東方大汗之廷，獻珍珠異物，虎豹等獸。合贊給使者重金，俾在中國購買物品。……抵大都 (*Harbin*) 後，大汗命給波斯汗以旭烈兀離東後所積四十年之歲賜。優待諸使。居大都四年而歸。(見 *D'Oshson, IV, p.320*)

瓦薩甫記第二次使節，於一千三百十二年(元仁宗皇慶元年)，離波斯。大汗阿裕爾巴里巴特喇 (*Ayur Bali Patra*) (元史作愛育黎拔力八達即元仁宗) 即位後，遣使者阿雅基丞相 (*Ayadji Chinksank*) 及代甫雷忒沙 (*Devlet Shah*) 二人 持詔書至波斯。一千三百十二年，二月，抵八吉打城，遞詔書於鄂爾介都算端。書辭溫和。鄂爾介都亦遣使報之。并命使者取累年所積歲賜。(見 *D'Oshson II, 535.*)

第四十一節。元史所記波斯國各地名。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記波斯國地名，與經世大典西北地圖所載者，大概相同。兩書可以代表元時中國人之地

理知識所及也。茲特錄之於下。至其攷證，讀者可閱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屠寄蒙兀兒史，丁謙元大典圖地理攷證也。

八哈利因 (Baharain)

怯失 (Kish)

八吉打 (Bagdad)

孫丹尼牙 (Sulania)

忽里模子 (Hormuz)

可咱隆 (Kazerun)

設刺子 (Shulistan)

泄刺失 (Shiraz)

苦法 (Kufah)

瓦夕的 (Vasit)

兀乞八刺 (Okbara)

毛夕里 (Mosul)

設里汪 (Shirvan)

羅耳 (Lor)

乞里茫沙杭 (Kirmanshahan)

蘭巴撒耳 (Lembesser)

那哈完的 (Nahavand)

亦思法杭 (Ispahan)

撒瓦 (Savah)

柯傷 (Kashan)

低廉 (Dilem)

胡瓦耳 (Khovar)

西模娘 (Simnan)

阿刺模忒 (Alamut)

可疾云 (Kazvin)

阿模里 (Amol)

撒里牙 (Saria)

塔米設 (Thamieseih)

贊章 (Zendjan)

阿八哈耳 (Abhar)

撒里范 (Takht-i Soleiman)

朱里章 (Djurdjan)

的希思丹 (Dihistan)

巴耳打阿 (Bardaa)

打耳班 (Derband)

巴某 (Bamien)

塔八辛 (Thabessan)

不思忒 (Bost)

法因 (Kain)

乃沙不耳 (Nishapur)

撒刺哈夕 (Saraks)

巴瓦兒的 (Bavard)

麻里兀 (Maru)

塔里干 (Talekan)

巴里黑 (Balkh)

波斯軍隊駐中國。

第四十二節。元末泉州波斯戍兵之亂。至正十七年，春，三月，泉州萬戶

賽甫丁阿迷里丁據以叛。見福建通志卷二百六十六，元外紀。

(一)賽甫丁為普通回教徒人名。其原音為 *Seifuddin* 阿迷里丁原音為 *Amireddin*。

十八年，十二月，福州行省平章普化帖木兒與廉訪司搆兵相攻。普化帖木兒

遣官通三日八安童令集兵為已援。復賂泉州阿迷里丁所部亦思巴奚兵進省。

見全上。

(二)八閩通志作亦思巴奚。明文海作伊巴爾希。乃番號，非人名。閩南人讀奚如亥。(見)亦思巴奚即 Ispahan 譯音。明史西域傳作亦思巴罕，又作亦思弗罕，元史作亦思法杭。可知阿迷里丁賽甫丁等皆波斯之回教徒也。伊巴爾希音誤。福建通志卷一百二十八，元宦績陳有定傳有「其子宗海討亦思巴奚，擒阿巫那等有功於閩」等語。可知亦思巴奚音爲準確。福建通志原作伊巴爾希。茲改作亦思巴奚。元末摩洛哥國遊歷家依賓拔都他在泉州所遇回教徒，皆爲波斯人。其故甚明。反之拔都他所言情形確實，足以證明其確來至泉州也。

十九年，三月，阿迷里丁兵陷興化路據之。尋奔回泉州。(先是正月間三日)八稱平章，安童稱參政。開分省於興化路治。二月三日八驅興化及亦思巴奚兵合數千人，往援福州。安童獨留。專興泉分省之任。於是阿迷里丁自領兵來。聲言赴援福州，圖襲興化。三日八道聞阿迷里丁兵且至。輕騎回興化，勸安童納其兵。安童不從。三日八乃自出城迎阿迷里丁留之。急攻城。視城西近山處稍低，射走守者。數百人緣而上。城遂陷。安童狼狽遁走。阿迷里丁以三日八入城據之。縱兵殺掠。蹂踐郡境。聞安童在興化縣龍紀寺起兵，而郡民亦隨處屯結。阿迷里丁頗內懼。四月，遂執三日八併驅所擄獲奔回

泉州。見福建通志卷二百六十六元外紀

二十年春，正月，興化路推官林德隆以兵逐判官柳伯祥走之。（德隆莆田人。以軍功爲本路推官。與判官柳伯祥相讐惡。及是德隆集民兵陳於黃石，脅逐伯祥。伯祥遁走。德隆遂以兵入城。）

二十年，冬，十二月，興化路同知陳從仁與興化分省右丞苦思丁殺林德隆。

德隆之子琪奔福州，瑛奔泉州。（從仁惠安人。以軍功累陞興化路同知。是冬德隆復以軍功升興化總管。二人素不相合。各擁兵自衛。從仁弟同潛以兵入。苦思丁謀誅德隆。會德隆以事出。爲從仁兵所執。繫諸獄。誣以謀爲不軌。榜掠無完軀。旣而囊壓殺之。明日以病死告。德隆長子琪奔福州，賂賽甫丁。次子瑛奔泉州，賂阿迷里丁，各祈哀，圖復仇。二酋旣受其賂，且憐德隆受戕虐太甚。數遣人至苦思丁所密議殺從仁。苦思丁許之。）見全

(11) 苦思丁原音爲 Shams-uddin。

二十一年，夏，四月，苦思丁殺陳從仁。（林琪自賽甫丁所回興化。大集民

兵。陳於湖頭諸處。阿迷里丁復遣兵擊從仁弟陳同於惠安。苦思丁傳從仁首至，乃各退去。同以兵救從仁。至興化南門外，聞從仁已死，遂奔漳州。依羅良。未幾，苦思丁回福州。行省遣參政忽都沙，元帥忽先，分省興化。（四）
上見全

（四）忽先原音爲 Hussein。

六月 陳同陷惠安縣。林琪率兵攻同。琪敗走。（同自漳州航海回惠安，陷縣治。殺官吏。聲言爲兄從仁復仇。琪率兵趨楓亭迎攻之。爲同所敗。同姊夫柳伯順復與其黨追琪至吳山下林諸處。流血被道。飛燄薰天。所至無不受其毒。）上見全

秋，七月，柳伯順陷興化路。八月，阿迷里丁遣其黨扶信攻興化路克之。伯順遁去。（伯順密與忽先通。忽都沙不之覺。是月令杜武惠胡慶甫等襲興化郡城。由西門梯而入。突至忽都沙署，奪取印綬。於是伯順稱府判。據城威逼官軍。民兵驅以攻琪。琪又令瑛攻泉州。乞兵於阿迷里丁。八月阿迷里丁

遣黨扶信以亦思巴奚等兵至興化城下。專日急攻。伯順度不能支，先送忽先回福州而後併其黨夜遁。扶信與琪以兵入城。扶信自稱元帥，琪自稱總管。爲暴幾無虛日。）

九月，阿迷里丁遣馬合謀以亦思巴奚兵陷仙遊縣。

二十二年，春，二月，泉州阿巫那殺阿迷里丁。（阿巫那本以番人主市舶。既殺阿迷里丁將窮其黨。扶信懼及禍。林琪與之俱奔福州。賽甫丁令琪還興化路。仍以總管處之。）

夏，五月，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會軍攻賽甫丁敗之。賽甫丁航海走。

（燕只不花至閩，會諸軍圍攻賽甫丁敗之。既而尙書李士瞻誘賽甫丁及扶信登海舟。參政觀音奴蹙殺亦思巴奚兵數百人。燕只不花遂復省治。賽甫丁航海還據泉州。）

是年回寇那兀納據泉州叛。尋被執。（官軍至，千戶金吉開門迎之。遂執那兀納。）

二十三年，十一月，阿巫那遣其黨博拜大關等追捕陳同柳伯順不獲。（博拜大關等率官軍民兵攻陳同惠安寨。搜之不獲。遂陷仙遊縣治。殺吏民。又追至興化縣龍紀寺。搜柳伯順。無在者，大肆殺掠。聚其兵於楓亭。）

二十四年，春，正月，博拜大關等犯興化路。尋退師還泉州。（博拜大關等怒興化分省左丞鄭政黨伯順及同，進兵逼郡城。分省官吏皆挈其妻孥遁去。

人心惶惶。會福建行省遣左右司員外郎德安往泉州諭阿巫那令退師。博拜大關等乃還。）見全上

夏，四月，福建行省左丞觀孫奉詔分省興泉。遣員外郎任立檢計泉州倉庫。

阿巫那不受命。（觀孫至自京師。奉旨分省興泉。提調市舶軍馬。恃有朝命。輕視阿巫那等。以爲皆常稟屬於己。遣所設員外郎任立往泉州。封市舶庫及檢計倉庫錢穀。阿巫那空市舶庫待之。復阻止不與封視就用。觀孫提調軍馬文檄，遣湖洲左副千百戶領軍三百至興化聽調。陽爲尊奉，實以覘之。使傳無日不來。然皆侵上生事，爲不遜語。又日縱兵往來惠安境以恐脅之。觀

孫惶惑不知所爲。遂繕城浚河，日役萬夫。苛政滋出。不堪其擾。反觀孫罷分省，還京師，德安以郎中攝分省事。阿巫那乃召還所遣兵。見福建通志卷二百六十六元外紀

二十五年春，三月，福建行省左丞帖木兒不花分省興化路。阿巫那仍不受命。（帖木兒不花分省興化路。郎中德安參贊之。阿巫那用恐脅觀孫故智，遣湖洲左副奔軍三百至興化，又遣同知不家奴，推官林宗和追取軍儲。出入城中。公行爲虐。至帖木兒不花罷歸行省。德安仍以郎中攝分省事。阿巫那復召其軍去。）見全上。

（五）冬，十一月，阿巫那遣哈散黃希善等率兵入興化路。（是月前左丞觀孫又以皇太子命分省興泉。行省平章燕只不花密令德安自爲計拒之。德安遂大集兵民。而行省復遣孟孫兩同僉兵至興化併力守禦。德安用照磨余宗海謀，求阿巫那發兵爲助。於是阿巫那令其通事哈散，惠安縣尹黃希善率官軍民兵至興化郡城外。哈散意欲攻走兩同僉兵。而孟同僉急縱兵逐之。哈散等奔還泉州。

。城中官民皆謂亦思巴奚兵必至。無貴賤夜挈家走。德安亦遁去。既而哈散黃希善果以亦思巴奚兵至。時分省既去。無敢主其事者。哈散黃希善遂以兵入城，而馬合謀博拜兵繼至。明日，博拜等出兵大掠涵頭江口諸處。直至嶺宏路，逼近福清。行省始遣兵拒截常思嶺，而令左丞鄭旼，郎中易里雅思至博拜等軍，諭令退師。不從。最後以阿巫那之命乃還。見全上

(五)哈散原音爲Hassan。

二十六年，春，正月，博拜金阿里等陷興化仙遊二縣。(博拜金阿里等留哈散黃希善兵守興化郡城，而自以兵攻陷興化仙遊二縣。所至殺掠殆盡。) 見全上

三月，林琪柳伯順遣兵襲興化路執哈散殺之。黃希善遁去。博拜等還泉州。(琪與伯順合謀乘興化路城中單弱，遣黨李佛保許應元等潛兵至城。梯而上。與哈散等兵戰城中。大敗之。殺亦思巴奚數十人。執哈散至莆禧殺之。縱黃希善遁去不追。於是佛保應元各稱琪伯順所署偽官，據守興化路。而伯順

又遣其黨杜武惠等脅驅民夫千人，築寨涵頭。民不勝勞擾。博拜馬合謀在仙遊，聞郡城已破，遂各引兵還泉州。見全上

三月，博拜等率兵擊林琪及瑛於吳山。瑛敗溺死。琪遁去。柳伯順遂入興化路據之。（博拜馬合謀金阿里等復領兵由楓亭沿海直趨吳山。攻琪及瑛。琪據所築礪前寨與之抗。而瑛率衆航海往來援之。博拜等先攻瑛於海上。瑛戰敗。困蹙與其黨皆溺水死。博拜遂率兵至莆禧。大搜。盡獲瑛妻子財物。而琪聞瑛敗，亦遁去。博拜等縱兵夷琪家墳墓。並毀其屋宇營寨。而新安武盛奉國禮泉合浦諸里之民，俱被荼毒。掃蕩一空。時亦思巴奚兵方暴海濱，而分省左丞急回福州。柳伯順乘城內虛，遂入據之。）見全上

博拜等率兵圍興化路。（博拜馬合謀金阿里等聞柳伯順據城，急回兵。疾驅迫城下。時行省已檄參政陳有定，討捕興泉番寇。擁兵南下。伯順得報有固心。城中軍民亦幸有主事者可以定計戰守。故皆樂附之。）見全上

夏，四月，福建行省參政陳有定率兵討捕番寇。至興化路擒博拜等誅之。遂

進攻泉州。(先是博拜等兵至熙寧橋，遂圍東南西北四門，而置寧真門不攻。以故城內外得相接應。是日有定師至，博拜等始移營烏石山，謀攻寧真門。而有定已密令子宗海先領兵夜入城。明日，宗海開西南二門縱兵而出。旗幟鮮明。步伐整肅。博拜等見之大駭。亦思巴奚所恃者，弓箭刀牌。宗海揮兵直薄其陣。亦思巴奚兵皆倉卒無所施。大敗。僵死數千。追擒博拜馬合謀金阿里等殺之。餘賊星散鼠竄。所在農民以鋤挺亂殺。無得免者。惟逸四騎去。是日有定撫集軍民。完復路治。聲勢赫然。伯順已在城聽號令，而陳同林琪亦皆歛兵入奉約束。遂命宗海督伯順及同等所部兵，令琪水軍進討泉州。而自以師繼之。) 見全上

五月，陳有定兵克泉州。擒阿巫那等以歸。(至是興泉二郡悉平。民始獲免) (六)
亦思巴奚之禍。) 見全上

(五)回教徒之亂，起於至正十七年春，終於至正二十六年五月。前後十年。興泉兩府人民塗炭，幾無噍類。外國人在泉州勢力之偉大，可知矣。

波斯人記中國事情。

第四十三節。志費尼。阿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費尼 (Alai-eddin Atta Mulk

Djuvani)

名見元史
譯文證補

西域志費尼地方人。以地爲姓。其父卽法合魯丁。蒙古憲

宗元年，受命佐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行尙書省事。事見元史卷三
憲宗本紀。阿拉哀丁從

父至蒙古和林賀蒙哥大汗卽位。旭烈兀西征，從軍，主文牘。報達既平，受

命爲地方長官。著有世界征略家傳 (*Tarikh Djihane Kushai - History of the Con-*

queror of the world.) 記成吉思汗末十年之事。阿母河北諸地 及波斯之征服，

皆記載甚詳。窩闊台 (Ogatai) 及貴由兩大汗之事蹟，蒙哥大汗御宇初期之史

，至耶蘇紀元一千二百五十七年 蒙哥大汗第七年
宋理宗寶祐五年 爲止，皆有詳記也。畏吾兒

(Uighur) 哈喇契丹 (Karakhitai) 及花刺子模 (Khwarizm) 諸國事蹟亦載之。

志費尼卒於一千二百八十五年。元世祖至元
二十二年 續其書者，爲瓦薩甫。(Vassaf ibn

Hafet) 瓦薩甫乃徽號，其義爲「皇帝陛下之頌讚者」，非人名也。其眞名

爲阿卜圖拉。(Abdullah) 法則爾烏拉 (Fazel-ullah) 之子也。受知於拉施特愛

丁 (Rashid-eddin) 以文學薦於合兒班荅，入仕。所續之書，皆記波斯之事

，起於一千二百五十七年，止於一千三百二十七年。元泰定帝四年

志費尼書中記波斯之征服頗詳。然非本書範圍所及，學者可參觀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屠寄蒙兀兒史，柯劭忞新元史也。志費尼書中關於中國之事，可譯錄也。

畏吾兒族，(Uighurs) 唐時曰回紇，又曰回鶻，初居外蒙古獨樂水今作匿拉河及

娑陵水今作色楞格河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安史之亂，唐嘗取其兵以收復

兩京。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之。代宗時，又以咸安公主下降。穆宗時又

以太和公主下降。武宗即位，回鶻爲黠戛斯(Khigars)所破。殺其可汗，焚其

牙。諸部潰。其相馭職與龐特勤原作勤字誤十五部奔葛邏祿。(Karluks) 殘衆人

吐蕃安西。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南保錯子山。元初之畏吾

兒卽入安西之殘衆也。據唐書，回紇之遷徙，乃因爲黠戛斯所破之故也。元

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述回紇之遷徙，無異神話。無取信之

價值。然志費尼書中亦有之。元史與志書，必同一源也。志費尼謂得自畏吾兒書云。附注謂所記，殊不可信。錄之以供傳異而已。回紇與中國古代關係甚深。當今五族共和，蒙回之地，皆吾版圖。回紇之由外蒙古遷徙至安西，猶之漢武帝徙東甌之民於江淮，晉惠公誘瓜州戎至伊洛也。中華民族內部之事，見於異域文字，故特譯出也。

第四十四節。志費尼記畏吾兒之遷徙。

畏吾兒人相傳謂古時初居鄂爾坤河 (Orkun) 畔。河發源哈喇和林山。(Karakorum) 近時窩闊台汗築新都名曰哈

喇和林者，蓋取名於山也。有三十川河，皆發源是山。有三十部落，居住河

畔。畏吾兒人昔居鄂爾坤河流域時，嘗分二部。人口既繁以後，乃推舉一王

以治衆。閱五百年而白庫可汗 (Buku Khan) 生。相傳汗即愛甫拉歇伯 (Efras-

siab) 也。哈喇和林山中有關展 (Pisga) 所居之穴。古宮城遺址在鄂爾坤河

邊，皆尙可見也。古代城名鄂爾朶八里，(Ordu bali) 今代名曰毛八里。

(Mao bali) 故宮之前，有數碑屹立。碑文尙可讀也。窩闊台汗即位，命去各

碑。下見有穴。穴中更有大碑。碑文完好。汗命各國人讀之，無一能者。汗乃遣使中國求喀美 (Kasos) 人讀之。碑上文字，即其國之文也。其言云：

(一) 拉施特史記亦有哈喇和林山。謂為畏吾兒人舊壤也。

(二) 今代地圖上鄂爾坤河及色楞格河，皆有枝流甚多。

(三) 愛甫拉歌伯為突厥名王。見於費杜西 (Firdusi) 之帝紀。

(四) 關展乃波斯名將，為突厥王愛甫拉歌伯所擒，幽於和林山上井中。後為魯斯圖姆 (Rustum) 救而免。

(五) 鄂爾朶八里，猶言汗宮之城也。毛八里猶言破城也。

(六) 喀美人即薩漫教 (Shamans) 僧也。今代唐奴烏拉山北之烏梁海部族尚稱薩漫教僧曰喀姆 (Kham) 吉利吉思人曰巴克西。Bakst 西伯利亞及俄羅斯人皆稱曰薩漫。新唐書卷二百十七下，黠戛斯傳云，『呼巫為甘昏』。甘昏似即喀姆與喀美之訛音也。

(七) 晚近在鄂爾坤河畔發現開元二十年故闕特勤之碑，及長慶時九姓迴鶻可汗之碑，皆為漢文。故此方之碑，亦必漢文也。

孔蘭朱 (Kumlandju)

位於圖果拉

(Tugola)

今作圖拉河

及色林喀 (Selingga)

今作色楞格河

兩河之交。其地有樹兩株。一爲阿月渾樹，狀類松。終年青蔥。有如栢焉。其果如圓錐。又一株爲野松樹。兩河皆發源於哈喇和林山。兩樹之間，有丘陵一所。有一線白光，自天降於陵上。陵漸長大，奇異非凡。婦人懷妊之期既過，丘陵忽開。有五蓬帳現焉。每帳中，有一嬰兒。鄰近居民皆禮敬之。最幼者曰白庫的斤 (Bekbol) 敏慧過於諸童。及長，畏吾兒人推以爲君。治國有方，人民殷富。天乃遣三鴉以助之。鴉能知各國語言。國王欲知外國事。鴉輒報之。白庫可汗嘗夢女神引之至庫脫塔格山 (Kuttagh) 每夜會議。如是者凡七年零六月二十二日。最後之夜，女神別白庫，並告以將統治世界。白庫信之，乃徵集軍隊，遣其諸兄征伐蒙古，黠戛斯 (Kirghizes) 及唐兀 (Tanguts) 及契丹諸國。所向克捷，班師回鄂爾坤河時，携俘擄及戰利品，不可勝數。是後乃築鄂爾朶八里 (Ordu-balik) 城。白庫可汗又夢一白衣人，給與玉一塊。玉形狀如松。謂曰：「常有此玉，即可治理四方矣。」國中大臣亦皆得同夢。白庫可汗後率兵西行，抵土耳其斯坦

。駐蹕處，水豐草茂，乃築拜拉薩貢城（Bohsagan）^(九)今日古八里。（Gubalik）白庫可汗用兵十二年，竟得征服全世界。軍至窮荒，人狀如獸。過此以往，即屬無人之境矣。被征服諸國之王，皆蒙白庫可汗召見，禮遇隆渥。僅印度之王，貌極醜陋，擯不得見。諸王允諾稱臣納貢，俱赦歸國。白庫可汗大功既成，乃離拜拉薩貢而歸故國。』

（八）據新唐書卷二百十七上，回鶻傳天寶初，骨力裴羅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建牙於烏德鞬山 昆河之間。悉有九姓地。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唐書之毗伽闕可汗必即波斯史家之白庫可汗，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之不可汗也。元史類篇蒙古附圖，和林城東北，有博科汗城。志費尼之畏吾兒古都，及白庫可汗功德碑，吾人於遼史得有佐證也。遼史卷二，天贊三年八月甲午次古單于國 九月丙申朔 次古回紇城，勒石紀功。…丁己，鑿金河水，取烏山石，釐致潢河木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嶽之意。……同月甲子詔契丹 突厥 漢字紀其功。

（九）第九第十兩世紀時，阿拉伯地理家皆謂拜拉薩貢在藥殺水 Vaxartes 之東，但邏斯 Tar 之東。突厥人皆謂拜拉薩貢為地之腹臍，蓋以居於中央故也。阿伯爾 肥達謂距喀什噶爾

不遠。其他回教著作家皆謂拜拉薩貢爲黑契丹之都城云。據遼史卷三十，天祚本紀西遼都城曰虎思斡耳朵。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云，曷思麥里西域谷則斡兒朶人。谷則斡兒朶即虎思斡耳朵也。斡兒朶，蒙古語王宮之義，八里，城也。古八里即虎思斡耳朵。八里與斡兒朶，義亦相似也。王國維長春西遊記注謂唐書地理志引賈耽皇華四達記云至熱海後百八十里出谷，至裴羅將軍城，又西四十里，至碎葉城。唐時裴羅將軍城即波斯史家之拜拉薩貢城。（洪鈞譯作八喇沙衰）其說有理。裴羅將軍四字古音，亦正與拜拉薩貢相同。地位亦相同。裴羅者突厥種族中人名也。將軍之稱，突厥回鶻亦已有之。毗伽闕可汗亦名骨力裴羅。所築之城，後人即以其名名之。作爲紀念也。王國維發明裴羅將軍城即拜拉薩貢城，而不知此城即毗伽闕又名骨力裴羅者所築也。

志費尼下方續云「畏吾兒文書中，不近情理之事甚多。吾所述者，尙不及其百分之一也。上方所言，已足知其人之愚蠢。有友人告余，上方所言兩樹逸事，其實乃有人鑿穴樹身，置嬰兒穴中，並置火於旁也。」

「白庫可汗福運終身。卒，子嗣位。畏吾兒人聞野獸及家畜幼童皆唱曰「改赫！改赫！」（Chech, ghech）以爲乃上帝命遷徙也。蓋「改赫」，猶云離去

也。於是舉族西徙，直至別失八里 (Bishahr) 始不聞「改赫」之聲。遂留其地，分五部而居。別失八里爲五城之義，卽源此也。白庫可汗子孫，自是君臨其地，稱號曰亦都護。^(十) (Idikut) 』 (見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 pp. 254-9.)

(十) 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 (房作木字，今據拉施特史記，Bardjuk 譯音改正。) 阿而忒的斤傳云，「巴而朮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先世居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人即其所而候之。樹乃生瘿，若懷妊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樹瘿裂，得嬰兒者五。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議和親，以息民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勒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荅，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于荅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疆，以有此山也。蓋壞其山，以弱其國。乃告諸的斤曰，既爲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的斤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醲醋，其石碎。乃輦而去。國

中鳥獸爲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卒。災異屢見，民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亡。乃遷於交州。交州即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朮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居是者，九百七十餘載，而至巴而朮阿而忒的斤，臣於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欲來附。未行，帝遣使使其國，亦都護大喜。』

元史此節所記，前半與志費尼相同。唯遷徙原因，波斯史家未之言也。輟耕錄卷二十六，叙高昌世家云，『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虎（應作禿字）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癭，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恆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吉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之子葛勳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峇，言婦所居山也。後遷交州。至太祖龍飛朔漠，嘗是時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自是子孫皆封王。』

金蓮公主之名，不見唐書。据唐書，回紇之遷徙，在唐武宗初年。由武宗至元太祖，己巳歲，僅三百七十年而已。元史謂爲九百七十餘歲者，必傳聞之誤也。禿忽刺即圖拉，薛靈哥即

色楞格也。

第四十五節。拉施特。

(一)火者拉施特愛丁，(Khodja Rashid-eddin)。拉施特姓也。愛丁則回

教徒人名末尾贅辭也。名法則兒烏拉喝。(Fazl-Ullah) 簡稱曰，拉施特。父名依馬德烏

德道拉喝阿伯爾克爾。(Imad-ud-daulah Abu'l Khair) 耶穌紀元一千二百四十

七年，蒙古定宗二年，宋理宗淳和七年，生於波斯之哈馬丹城。(Hamadan) 系出猶太。崇奉回

教。少年習醫。以岐黃之術，侍阿八哈汗 (Abaka Khan) 及繼任諸汗多年。

頗得寵幸。然未得仕，無由露其頭角。耶穌紀元一千二百九十五年，元成宗元

年合贊汗 (Ghazan Khan) 卽位，首相 (Wazir) 薩德兒烏丁 (Sar-ud-din) 者，

拉施特之契友也。兩人因事不和。一千二百九十八年，元成宗大德二年合贊汗左祖

拉施特而殺薩德兒烏丁。同時合贊汗拜拉施特及撒阿德 (Sag'ud-din) 二人爲

首相，共執國政。合贊卒，其弟鄂爾介都 (Oltigin) 嗣位。仍任二人爲相。未

久，拉施特與撒阿德又不和。拉施特刻之，撒阿德罷職被殺。拉施特薦阿梨

沙甲不蘭 (Ali Shah Jabalan) 繼之。薩德兒及撒阿德相繼被擠遭戮，使吾人不

能不疑拉施特有嫉忌同僚之嫌，德行不高也。以後自亦遭戮。吾人對之，惋惜之情，不能不減也。後與阿梨沙又不睦。然終鄂爾介都之世，拉施特尙能維持其權位。一千三百十七年，元仁宗延祐四年阿布賽德汗 (Abu Said) 即元史上之不賽因也嗣位。其仇人進讒言而罷之。國事紛亂。阿布賽德乃復其相位。不久又罷。鄂爾介都嘗有疾，羣醫集聚，藥石雜投。拉施特亦羣醫之一。獨排衆議，而用瀉藥。鄂爾介都卒致於死。羣醫訕之。又有進讒言，謂拉施特少子伊伯拉希姆 (Ibrahim) 進毒之故。蓋其少子是時爲宮中司膳長官也。阿布賽德未詳審，乃先殺其少子，而後腰斬拉施特，傳示塔伯利資都城。家產充公。少子是時年僅十六而已。所建市邑拉巴拉施特 (Rasbaristan)，亦被人大掠。此一千三百十八年元仁宗延祐五年事也。排擠拉施特者，執政凡六年，亦被殺。拉施特死後，波斯國政日亂，阿布賽德追懷其善政，大悔誤聽讒人之言，乃舉其長子蓋耶素丁 (Ghaisurdin) 爲首相。蓋耶素丁人品高尚，溫恭謙和，度量寬洪。其行政也，大有父風，爲波斯人所稱頌。阿布賽德卒，國有亂事。

蓋耶素丁亦死於非命。

(一)火者尊稱也。元史卷一百二十，札八兒火者傳云，火者，其官稱也。

(二)古名愛克巴塔那 Echbatana。

(三)有謂其晚年，仇人惡之，因謂爲猶太人者。然當元末，其子爲不賽因汗之首相時，摩洛哥人拔都他嘗在八吉打遇之。亦稱其父火者拉施特爲猶太人也。麥樓 (A. Muller Greifen-hag) 嘗譯拜達維 (Abdallah Beidavi) 之中國史 (Tariné i-Khata) 爲拉丁文。書中有兩節，明言拉施特爲中國人也。其言云，首相拉施特者，契丹國哲學家，名李達基，別字墨孫生於興平山。(Rexido'd Din Vezirius, e Philosophis Chatajorum Litagi et Meksun nomine teris Hingping-Xang oriundus) 後法國學者郭德梅爾 (Quatremere) 證明麥樓所用之波斯文原書，實有殘闕。其眞事實，乃指助拉施特修撰蒙古史者李羅丞相爲契丹國 (Khata) 人也。

(四)亦有謂其奉猶太教者。然吾人有甚多證據，證明拉施特及其父，不奉猶太教。郭德梅爾信其爲猶太種也。

拉施特爲人，多才多藝，勤勞好學。不獨善於爲國理財，又善於爲家謀富。

少時專閑醫學之外，復好研究農學，建築學，哲學。回教徒之宗教學，與教義討論，無人出其右者。精通波斯，阿拉伯，蒙古，突厥及希伯來諸國語言文字。爲大國首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竟能以餘力，於十二閱月之間，著成三部要書；及多種短篇論文。皆討論極煩雜問題者也。都城附郭，有市名拉巴拉施特 (Rabs Rashidi) 者，市街整齊，建築華麗。鑿石渠，引水以供市民。全市之建築費，皆拉施特所自籌也。鄂爾介都營孫丹尼牙 (Sotania) 新都時，拉施特又獨捐資，建築一隅。房屋一千座，回教禮拜寺一所，大學一所，醫院一所，寺庵一所。並各給維持費。嘗備人抄錄及裝訂自己著作，費去六萬底那兒 (Dinars) 云。據郭德梅爾 (Quastrene) 計算，約合於英金三萬六千鎊也。即約華幣三十六萬元也。

拉施特自謂爲人廉介，行政公平。此語不獨其同時之人，許之。卽後代著作家，亦多頌美之如是也。

拉施特述作甚多。其最著者，爲札米伍特台瓦力克 (Djami ut Tewarikh)！

Collection of Histories 譯義猶云，史記彙編也。自序謂書之成功，得力於李羅丞相 (Pulad chingsang) 者甚多。李羅奉大汗之命，出使波斯，居塔伯利資城。人極博學，熟知突厥及蒙古各部興衰掌故，曠世無儔。嘗仕至丞相，爲全國兵馬元帥，及行政長官。^(五)拉氏書中契丹一章，蓋皆聞之於李羅者也。編輯時，合贊汗御用文庫中，所藏重要公牘，拉氏曾皆得參閱。又阿爾壇戴勃脫兒 (Alan Depter) 一書，猶言黃金史，最爲寶貴，有大臣守藏之。拉氏亦曾參閱之也。

(五)元史有丞相李羅者，至元十九年後，不知下落。助拉施特修史者其人名，官銜，及履歷，皆相同。必即其人也。

拉氏之史記彙編記載韃靼 (Tartar) 及突厥 (Turk) 諸民族，成吉斯汗及其先世，波斯諸汗，尤爲詳盡。鄂爾介都事蹟，亦有記載。又亞洲西部各國，摩訶末及其弟子事蹟，以色列諸聖，羅馬歷代皇帝，西歐諸國君主，皆有傳記。印度及中國亦皆有專章。而中國之章，尤有興味。書之末，原擬有世界地

理志一篇，而今無傳。蓋或當時，即未著成也。

拉施特史記迄今僅俄文中，有全體譯本。其英法德諸國之中，僅有簡篇翻譯而已。欲依此而評論其書之如何，至爲難事。多森(D. Johnson)之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 第一版發行於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即清道光四年。所根據之藍本，即拉施特史記也。據多森云，其書中有多節，乃錄自前人者。然全書觀之，分部精密，記載詳細，爲他書所不及。文辭簡明。有多種事實，不見他書。韃靼古史及成吉思汗先代，僅此書有記載也。多桑之蒙古史非翻譯拉氏之作，僅引用之而已。此外尙參用他書也。

西歐學士最初翻譯拉氏之書者，爲德國哈模柏格斯塔脫(Hammer Purgstall or Purgstall)。哈模所譯者，僅最有興味之中國本部一章而已。後法國克拉勃羅德(Klaproth)攷哈模之譯，謬誤甚多，尤以人地名，及外國語辭爲甚。故於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清道光十三年重譯之，登刊於新亞洲雜誌(Nouv. Journal Asiatique, Ser. ii, tom. Xi, pp. 335-358, 447-470.) 第十一冊。克拉勃羅德之

譯，有時亦誤。多森蒙古史第二冊附錄中，亦有翻譯。較之克拉勃羅德之譯，刪增大有不同。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年}，法國之東方學者郭德梅爾於東方叢書 (*Collection Orientale*) 中，譯出在波斯之蒙古史。 (*Histoire des Mongols de la Perse*) 惟此乃僅其第一冊。有拉施特傳，全書大綱，拉施特自序，及旭烈兀傳而已。波斯原文，亦爲印出。所有印刷費，皆法國政府出之也。英國人慕雷 (Morley) 亦嘗欲翻譯拉氏全書。見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報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s. vi, vii) 第六七兩冊，慕氏通函。惟終未出版，不知其究譯出若干也。歐文中最佳之譯，當推俄國聖彼得堡大學教授貝勒津。 (Prof. I. N. Berezin) 貝譯共六冊，可稱爲完全之譯也。貝氏取波斯文原書數種，謹慎校對，而後翻譯。貝氏又通東方中國蒙古諸國文字，故翻譯更較爲易。波斯原文，亦同時刊出。據貝氏云，拉施特文體甚爲簡明。所難者，僅波斯文中之人地名，不易得其準確寫法及讀音耳。波斯文與漢文同病。人名無點逗分別方法，故各史外夷傳中之人名，數名連一處者，無法分辨也。

貝氏譯本第一冊，出版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第二冊出版於一千八百

六十八年。同治七年其餘以後，亦陸續出版矣。最近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館長伯

洛歇君 (M. F. Blochet) 爲吉伯紀念叢書 (F. J. M. Gibb Memorial Series) 刊印

拉氏史記波斯文全書，分年出版。一千九百十年，拉氏史記導言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s Mongols de Fakh Alah-Rashid ed-din) 出版。一千九百十

一年，第一冊突厥蒙古諸部列傳，成吉斯汗先世列傳，及成吉斯汗本傳，出版

。其第二冊，爲窩闊台汗以至元成宗諸朝本紀，成吉斯汗諸子傳，波斯之蒙

古藩王，由旭烈兀迄合贊諸王傳。第三冊爲合贊，鄂爾介都，及不賽因諸王

傳。亦皆陸續出版矣。(見 Yule, Cathay, III. pp. 107-112; Bretschneider, Med-

ieval Researches, vol. I., pp. 196-199.)

英國亨利玉爾據克拉勃羅德及多森二人之法文譯本，將拉施特史記之中國一

章，譯成英文，列之於其所著之古代中國聞見錄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中。余今復據玉爾氏之英譯，再譯成漢文，列之於此，以餉我國好學之士焉

。拉施特之名，自前清光緒中葉，吳人洪鈞著元史譯文證補時，輸入中國後，迄今幾三十年，拉施特原書尚無一篇，譯成漢文也。以英德法三國學士之濟濟，其全書至今尚無譯本。余今之譯，或可作漢土士人嘗鼎一臠也。

第四十六節。拉施特史記契丹國傳。契丹國幅員甚廣，文化極高。最可恃之著作家皆云，世界上無一國，開化文明，人口繁盛，可與契丹比擬者。東南界海灣，不甚寬闊。此灣延長至蠻子 (Mani) 與高麗之 (Kori) 間。後又伸至契丹國 (Cathay) 境內，距汗八里 (Khanbaliq) 都城二十四拍拉散 (parasangs) 而止。船舶亦皆可航至此處也。地近海，故多雨。國之一部，天氣炎熱，而他處則皆寒冷也。契丹大部，當成吉斯汗時，已被征服。至窩闊台汗時，全部皆平。成吉斯汗及其諸子，未嘗奠居契丹，吾前已言之矣。蒙哥大汗 (ManguKhan) 傳位忽必烈大汗。 (Kublai Khan) 忽必烈大汗以契丹人口繁盛，遠過世界他國，而帝京遠離，不便治理，恐有鞭長莫及之虞，故奠都契丹國，置冬宮於汗八里城。契丹人稱之曰中都。 (Chung-Tu)

(一) 中國南部。

(二) 即北京。

(三) 原文作四拍拉散，而實程爲二十四拍拉散。克拉勃羅德疑原文最初或確如此。後經累次抄寫遺誤也。

(四) 此乃金人之名。遼人稱之曰南京，又曰燕京。唐曰幽州。古代曰薊州。

古代帝王，嘗建都於此。古時建築此城之際，乃依最良堪輿家之言，擇最吉星纏之下，而築此城，謂可永世和順也。成吉思汗攻陷其地後，毀其城。忽必烈汗爲欲傳布自己名譽之故，乃重修其城。又於古都之旁，別築新城，名曰大都。(Daidu)

(五) 元世祖至元四年，築新城。城方六十里，十一門。九年，改大都。十九年，置留守司。二十一年，置大都路總管府。

城牆之上，共有高樓十七座。每門相距各一拍拉散。大都人口衆多，即揆堡之外，尙有大街，房屋鱗聚。有大園圃，種植世界上各地之菓樹。城之中央，大殿內爲忽必烈大汗之鞞耳朵，(Orde)其人謂之曰喀兒西。(Katsi)

(六)即后妃之居也。名見元史卷一百六，后妃表。

(七)蒙古語，皇帝朝見大臣之處也。

殿中地柱，皆用最美麗大理石鋪構。殿外有四道高牆圍護之。每牆相去約一箭之遙。

外院爲宮殿，守衛所居。其次爲貴族大臣，每朝聚集之處。第三院，爲高級軍官所居。第四院，爲皇帝最接近之人所居。下方所繪之該宮殿圖，乃自合贊汗陛下宮中大圖描寫得者也。

原書此處附北京宮殿圖。今已遺失。

汗八里 (Khanbaliq) 及大都 (Daidu) 附近，有兩要河經過。兩河皆發源於北方，大汗避暑宮附近。流近哲姆哲爾 (Jem-Jel) 時，兩河合流，另成一河。^(八)都城附近，掘大池蓄水。望之儼然一湖。有一段，可許人民放舟遊於湖中也。^(九)其河以前，另有河道，流入海灣中。入口處距汗八里甚近。久之河道淤淺，不能行舟。貨物抵海口，即須下船。由牲畜荷負而至汗八里。中國之工程師

及科學家，皆報告由契丹各省，馬秦 (Magho) (十一)都城興綏 (Khalassi) 刺桐 (N. S. S. S. S.) (即泉州)諸城來之船舶，皆已不能直抵大都。故大汗下令，開鑿大運河。引上方所言河水，以及他數河之水，入運河，運河甚長。由汗八里至興綏 杭州，及刺桐，須航行四十日。興綏，刺桐乃濱海大埠。由印度及馬秦都城航來之船艦，皆至此停泊。運河兩旁，備有開門甚多，以灌溉近河田畝。船舶抵開門時，則以起重機將船提起，而移置開之他面水中。雖大船亦能提移也。(十二)運河寬三十餘愛兒。(十三)忽必烈命於河之兩岸，皆鋪以石塊，俾土不得傾陷河中。河涯上有大道。行四十日，可至馬秦。全道皆鋪石。故雨季旅客及所帶牲畜，不致陷入泥淖也。路之兩邊，皆植楊柳及他樹。夏季行人，可以避日乘涼也。無論軍民人等，皆不許毀折樹，或以樹葉喂牲畜也。沿路之兩旁，有商店，酒樓，村莊。四十日全路間，閭里相望無間斷也。

(八)在東者為北河，在西者為沙河，又曰桑乾河，又曰永定河。在天津附近合流，至大沽入海。由津至沽仍曰北河。

(九)即太液池又名西海子。在皇城之北，萬壽山之陰。舊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匯於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恣民漁採無禁。擬周之靈沼焉。(見元史地理志)

(十)馬秦者，摩訶秦之轉音。指中國南方而言。古代波斯人常以秦及馬秦二名連用。此處之馬秦都城，或指廣東省城廣州府而言。波斯及阿拉伯人稱之爲興克蘭 Chinkalan 見拔都他遊記。

(十一)指杭州，南宋之都城也。興綏爲京師二字訛音。亦可爲行在二字訛音。

(十二)每愛兒合今英國四十五寸。

大都城牆，以土構成。其國築城之法，先樹板於地。板之中間，置濕土。以大木椎椎之使堅，然後將板拔起。其中間之土，卽成堅牆矣。忽必烈晚年，命以石傳於牆之外面。大汗崩，致事未成。其計劃仍在。若天意允可，則成其志者，當在鐵穆耳汗 (Timur Kasa) 即元成宗也。

大汗嘗欲於開平府 (Kainifu) 築宮殿，亦如大都制度，以便駐蹕。開平府距大都五十拍拉散。由大都冬宮，往開平府有三道。第一道專爲狩獵之用，僅外國大使人等，可以行之。第二道，沿桑乾河 (Sangghin river) 經涿州。

(Chu-Chu) 其地豐產葡萄及他種水菓。涿州城附近，有賽瑪利城。(Semali) 城中居民，泰半爲薩馬兒罕(十四)(Samarkand) 人。植有薩馬兒罕式之菓園多處。第二道向西京關(Pass of Siking)。過關後，有平原牧地，直至開平府夏宮。沿途多禽獸，可供狩獵之用。以前皇帝常在涿州附近避暑。後則喜在開平府也。府城之東面，有宮曰藍亭。(Lan亭)音譯昔忽必烈嘗夢見一宮。醒後，乃依其形式而建此宮也。(十五)建此宮時，嘗謀之於其國之堪輿家及建築家。得其最佳之策劃而後行。彼等皆言最吉地址，爲開平府城附近之某湖。湖之四周，有草地環繞。惟欲建宮，須先將湖填乾。其國產石，可以代薪。即煤也運此石及木多量，和以石灰及磚，將泉湖填平，然後復熔鉛錫鋪滿其面，起臺其上。臺高如人。其地下之水，久後，乃自鄰近乾地，湧出成泉，臺上建中國式宮殿一所。周以大理石牆圍之。石牆之外，爲苑囿。苑外，起木柵藩籬，防止外人入苑內擒捕禽獸。城內又築第二宮，距前宮約一箭之遙。惟大汗則常居城外之宮也。

(十二)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云，上都路唐爲奚契丹，金置恆州。憲宗五年，命世祖居其地，爲巨鎮。明年，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爲開平府。至元元年，以闕庭所在，加號上都。歲一幸焉。

(十四)譯音。其讀法又有作孫林 *Senlins* 者，或孫京 *Senking* 者。各輿圖上，余實查不出，有相近之音也。

(十五)多森此處譯作忽必烈建宮於開平府之東，命名曰倫敦。*Lentien* 後得惡夢，乃棄之。

(十六)原作哲學家，而實則即俗所稱之陰陽先生，或風水先生也。

契丹國有大城甚多。每城有相當尾名府廳州縣之類在後。人觀此名，即可知其城之大小也。各城官吏等級之高低，視其所轄城名即可知。故官吏任命證書，不記等級。他人亦無庸問其高低也。依其城名，即可知誰須讓路，誰須向長官屈膝請安也。城市等級之名如下：(一)京，(*King*) (二)都，(*Du*) (三)府，(*Fu*) (四)州，(*Chu*) (五)口，(六)軍，(*Min*) 或郡，(七)縣，(*Hien*) (八)鎮，(*Chin*) (九)村。(*Sun*) 京之名，以稱大區域，例如魯迷，(*Rim*) 波斯，(*Persia*) 八吉打 (*Baghdad*) 等是也。都之名，則施之省會。有皇帝離宮在焉

。以下皆依次遞小。第七指小城而言。第八指市鎮而言。第九則指村莊也。
海口及登岸處曰拔都。^(二十一) (Batu)

(十七) 克拉勃羅德法文譯本闕。哈模氏德文譯本作古兒 Q.E. 玉爾謂或爲路之訛音。蒙古時代疆域區劃中，有路之名，等於今代之道。

(十八) 郡乃漢魏時代區劃之名。軍之名，則起於唐代。遼金宋三朝皆沿用之，蓋軍區也。

(十九) 魯迷指小亞細亞。

(二十) 唐有四都。西都長安，東都洛陽，北都太原，南都江陵。遼有五京。金有五京。宋亦有四京。每都或京，皆有皇帝之離宮焉。

(二十一) 漢文碼頭二字之訛音。拔都乃蒙古人讀法也。

世界他國無有依城市等級而定官吏之高卑者，惟契丹國乃有此特別制度也。

契丹國親王官吏，其等級，其制度，及其名稱。

其國最高官吏，等於吾國之五細兒者，^(Wasir) 華言首相 稱號曰丞相。(Chings-

ang) 軍中元帥，稱號曰大夫。(Taisir) 統率十萬人者，其稱號曰萬士。(Wan-shi)

(二十二)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中書省有中書令一員。以皇太子兼之。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員。統六官，率百司。居令之次。令缺，則總省事。佐天子，理萬機。樞密院有樞密使一員。皇太子兼之。副使三員。領萬戶府者，曰萬戶。領千戶府者，曰千戶。御史臺有大夫二員。拉施特此處以三軍元帥為大夫，或由誤會御史臺之大夫為樞密院長官也。萬士必萬戶之誤。

(二十三)行政會中之親王，瓦細耳，及其他長官，皆大食種人，(二十四)契丹土人，

或畏吾兒人。(Tghurs)長官稱曰平章(Barchan)。行政會中有丞相(Chingsang)

四人，平章四人，皆自大食，契丹，畏吾兒及也里可溫(Atseng)四種人中選之。(二十七)平章為行政會之監察人。

(二十三)必即中書省。

(二十四)指波斯人及回教徒。

(二十五)克拉勃羅德譯本作喀伯丈。Kajab 哈模譯本作登丈。Teian 瓦薩甫史記作盤丈。Panchan 而實則乃平章之訛音。大食及波斯文中，無泊字 p 音。外國人地名，有泊字音者，皆以 f 代之。

(二十六)元史百官制云，中統二年，置右丞相二員，左丞相二員。至元二年，增置丞相五員。武宗至大二年復置尙書省丞相二人，中書丞相二員。

(二十七)元史百官志云，中書省有平章政事四員，從一品。掌機務，貳丞相。凡軍國重事，無不由之。據回教史馬薩拉克阿爾阿伯薩 (*Masala al Absar*) 引薩馬兒罕人賽益德塔赤 Seyyid Tadj Eddin Hassan ben el Khallai 云，「大汗左右有愛迷兒 *amirs* 二人，皆高級官吏也。其官稱曰丞相。Djins Sa 其次有平章 *Wuzha* 二人，再次有左丞 *Zoudjin* 二人。再次有右丞 (*Yudjin*) 二人。最後爲郎中。 (*Langchen*) 皇帝之秘書，而書記官之領袖也。每日大汗在省 (*Chen*) 中，召集羣臣，會議政事。所謂之省，猶之吾國之平政宮 *Palace of Justice* 也。」

全國文武官吏等級，列之如下：

- (一) 丞相， (*Chingsang*) 卽瓦細兒。
- (二) 軍政長官。無論其位之如何高貴，遇大事必須呈報丞相。
- (三) 平章， (*Fanchan*) 行政會之佐貳也。選自上方所列諸國。
- (四) 一臣， (*Yer Jing*) 卽第一級臣 (*Jing*)。

(五)二臣，(Ur Jing)即第二級臣。

(二十八)

(六)三臣，(Sam Jing)即第三級臣。

(二十八)法國鮑梯氏 Pauthier 謂此三名，乃右丞左丞及參政之訛音也。吾意以為一臣，音

與右丞，三臣音與參政，皆相近。而二臣與左丞，音則相去過遠矣。拉施特究指何官而言，實不可攷。

(二十九)

(七)賽米。(Semi)

(二十九)不可攷。

(八)錫散巴爾仲，(Sisan Baljun)書記官也。等級甚微。

(三十)

(三十)典書記者，蒙古人曰必闌赤。見元史卷七十四，祭祀。

(九)……

忽必烈大汗時所任之丞相，為海敦諾顏

(三十一)

(Hainun Noyan)

(三十二)

烏察兒，(Uchaar)

俄爾哲塔刺罕，

(三十三)

(Oljai Tarkhan)及達什蠻。

(三十四)

(Dashiman)

海敦諾顏今已卒矣。

(三十五)

其餘諸人皆仍生存，留相鐵穆耳汗宗

即成

也。

(三十一)元史卷一百十二宰相年表中，與海敦最近之音，爲右丞相安童。諾顏則蒙古語親王，酋長，統領之義也。

(三十二)元史宰相年表中，與烏察兒最近之音爲左丞相忽都察兒。忽都二字速讀之音與烏字相近。由至元七年至至元十三年與安童同時在相位。

(三十三)元史宰相年表中，與俄爾哲最近之音爲完澤。由至元二十八年，迄成宗大德七年任右丞相。塔刺罕則最高之勳位也。

(三十四)元史宰相年表中，與達什蠻音相近者無人。惟中統四年與至元元年，有左丞相塔察兒者音稍近。塔察與達什相近。然蠻與兒二字相差遠矣。

(三十五)据元史宰相表，世祖時，老臣留相成宗者，僅完澤一人而已。

以前平章之職，僅給契丹人，而今則蒙古人，大食人，及畏吾兒人，皆可充之也。

平章之領袖謂之首平章。(Su Fanchān) 譯音其義猶云簡選之平章也。當今鐵穆

耳汗在位，領袖全體平章者，爲伯顏平章。(Bāyān Fanchān) 納速刺丁(Seyid

Nasr ud-Din)之子，賽典赤(Seyid Edjell)之孫也。納速刺丁尊號亦曰賽典赤。(三十六)

第二位平章名烏馬兒(三十七) (Omar Fanchān) 蒙古人也 第三位平章名亦克(三十八) (Ike

Fanchān) 畏吾兒人也。亦克之前，第三位平章爲刺眞(三十九) (Lajān Fanchān) 首平章

(Su Fanchān) 之弟也。刺眞之子曰喀兒馬納。(Karimānā) 無 第四位平章爲

裴哈密胥(四十) (Paighamish Fanchān) 亦畏吾兒人也。裴哈密胥之前，居第四位

平章之席者，乃帖木兒(四十一) (Timur Fanchān) 也。

(三十六) 賽典赤瞻思丁之傳，見於元史卷一百二十五，一名烏馬兒，Omar 回回人，別處

伯爾之裔。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立功雲南，卒於至元十六年。有子五人，長納速刺

丁，亦立功雲南，卒於至元二十九年。有子十二人。伯顏中書平章政事。即拉施特此處所言

之伯顏平章也。元史卷一百十二，宰相表，成宗元貞二年，平章中，有伯顏之名。大德八年

至十年，又有伯顏之名。成宗元貞大德年間，平章政事中，亦有賽典赤之名。或亦世祖初年

之賽典赤苗裔也。(二十七) 元史宰相表中，成宗時，平章中無烏馬兒之名，或相近之音也。吾意拉施特此處之

平章烏馬兒仍指納速刺丁之第二子烏馬兒。惟其人乃江瀾行省平章政事而非中書省之平章

也。

(三十八)元史宰相表中，無亦克之名，或相近之音。元史卷一百三十一，亦黑迷失傳云，亦黑迷失畏吾兒人也。嘗四踰海，奉使印度等地。至元二十九年，與史弼高興同受命爲平章。率海軍擊爪哇，無功而還。帝怒，沒其家貲三之一。尋復還之，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爲集賢院使，兼會同事。拉施特此處之亦克必即其人也。

(三十九)元史卷一百十二，宰相表至元二十九年，至成宗大德三年，平章中皆有刺真之名。惟元史卷一百二十五，納速刺丁傳，其子十二人中，無刺真之名，必元史遺脫也。

(四十)元史宰相表，至元二十八年，至成宗元貞二年，平章中有不忽木者，其音與裴哈密音最相近。必即其人也。元史卷一百三十，有不忽木專傳。惟乃康里部人而非畏吾兒人也。

(四十一)名見元史宰相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

大汗常居都城，故建專衙，其名曰省。(Sib)以便時常蒞臨大會。省門口，依例有高級武官防護，兼考察所有遞至省中呈文。

第一衙署曰營。(E)音譯所有公文皆由此抄錄，遞至盧薩(Lush)署。此署等級，高於營也。由是而更遞至喀里雲(Kalyun)署。又由喀里雲而遞至第四署曰魁中。(Kujun)魁中專司驛遞及公文。前三署皆歸魁中節制也。由魁中

公文又遞至第五署曰魯思那益。(Rusanayi)此署專管軍旅之事。最後乃遞至

第六署曰修思塔。^(四十二)(Sushutah)所有外國大使商人，來朝歸國者，皆須親至此

署備詢。蓋行政會中，僅此署發給命令及護照也。當今之世，專管此署者，

爲愛迷兒達什蠻^(四十三)(Amir Dashiman)也。公文經過此六署後，乃遞予省。

(Sing)省中大臣聚而討論，決定行否後，各加以自己指紋。(Khat Angushht =
finger-signature)加指紋者，所以示事經某人討論及贊成也。

(四十二)所有以上署名，拉施特或用波斯文，或辨蒙古字音也。

(四十三)豈即所謂六部耶？

契丹國風俗，凡兩造訂約者，皆須將指紋印於約紙上。蓋由經歷，而得知世界上無兩人同指紋者也。訂約人各將指紋，印於約紙背後，再用筆環繞各指^(四十四)，畫出指形，至關節而止。若有圖賴，或違背約者，則執法官執所印指紋而比較其指，證明其罪也。

(四十四)一千八百八十年，(清光緒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版之天然雜誌，(Nature)第

六百零五面，有亨利福爾資 (Mr. Henry Faulds) 自日本東京通信，使吾人注意日本用印指紋事。福爾資結論云，「中國人自古即使犯人將其指紋印出，以便稽查。猶之吾人今代用犯人之照片也。」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同一雜誌 第七十七面，英國侯失勒 (Sir W. J. Herschel) 謂彼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二月，嘗在蒙古利亞 (Mongolian) 輪船上，示他人以指紋不同之現象。此現象，彼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時發明之。嘗通信告之於格爾敦 (Galton) 一千八百九十二年，格爾敦著指紋 (Finger Prints) 一書，嘗詳言之。英國巴力門之藍皮書 (Parliamentary Blue Book) 因此謂發現人類指紋不同者，乃侯失勒也。侯失勒致格爾敦函，謂以前人皆言中國人發明指紋不同者，乃全無根據之事也。福爾資嘗於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月，四日，天然雜誌第五百四十八面，登論文，不承認此事為侯失勒之發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之天然雜誌第一百九十九面，有日本人密那喀塔 (Meenagusu Minakata) 者證明日本人及中國人久已發明此事。惟以上諸人中，無一人引用拉施特史此節者。此節證明中國人用指紋之古，已決然不可誣矣。一千九百十三年，(民國元年) 法國沙萬內 (Chavannes) 於十月號之通報 (T'oung pao, pp. 490-491) 又證明極古時代，中國人已知用指紋之不同矣。沙氏示吾人以耶穌紀元七百八十二年，(唐德宗建中三年) 及七百八十六年，(唐德宗貞元二年) 唐代之公牘三件。皆有指紋。並有「印指紋以作標記」之

語。

公文傳遞各部，經最高長官批閱後，仍送回最初之部也。

官吏每日皆須到省中視事。每日須辦之事甚多。丞相亦須到省，批閱公文，與他官相同。各官依其等級而坐。座前有案棹及紙筆墨等。各大官皆有其官印圖章。有書記專司登記每日到省辦事官員人名。其不到者，則罰扣薪俸。無故常不到省者，則革黜之。

大汗命四丞相，報奏一切政務。

汗八里之省，即中書省等級為最高。房屋亦最大。所有數千年之檔案公文，報告奏摺，皆在此保存。所用官吏人數，達二千人左右。

省(Sing)非各城皆有。僅省城中有之。每省之大，比擬於八吉打 (Baghdad) 泄刺失，(Shiraz) 亦柯牛姆，(Teonim) 或魯迷(Rum) 等。

大汗全國，共有十二省。僅汗八里有丞相。其餘諸省，則僅有長官，銜號什長記 (Shijangi) 余意以為行中書三字之訛音者，為諸官之領袖。此外又有平章四人，及他

級官吏多人，襄佐長官以理一省之事。

十二省所在地點，依其級位，可列之如下：

第一省。在汗八里 (Khanbaliq) 或大都。(Laidu) (四十五)

(四十五) 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中書省統山東西河北之地，謂之腹裏。爲路二十九，州八。

第二省。朱里眞 (Churchu) 及索蘭喀 (Solankha) 省。省城曰孟朱。(Munchu) (四十六)

索蘭喀境內最大之城也。阿力麻里 (Almalik) 人胡桑姆烏丁 (Husanuddin) 之

子，阿拉烏丁 (Alaudin) 及哈散朱甲克 (Hassanjuik) 二人，今爲其地長官。

(四十六) 宇文懋昭金志云，金國本名朱里眞。番語舌音，訛爲女眞。又元秘史蒙古文，女眞

作朱里扯特。今蒙古人猶以是呼之。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四十六章，及卷二，第五章，作

Chorcha。

(四十七) 索蘭喀之名，亦見盧白魯克遊記。盧白魯克在哈刺和琳時，嘗見其國使人。亨利玉

爾注謂蒙古人稱高麗北境，松花江上流曰索蘭喀。考其境域，寔爲今東三省。據元史地理志

，元時，此境屬遼陽省。省會在遼陽城。遼金時，皆曰東京。拉施特之孟朱城，即遼陽，其

名或爲蒙古語，猶之今代滿洲及蒙古人稱奉天省城曰莫克敦 Mukden 也。索蘭喀亦蒙古語。

鄙意疑爲漢代樂浪郡之訛音。

(四十八)阿力麻里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 察合台國之都城也。

第三省。高麗及烏高麗。(Kori and Ukorii)此爲另一國。其酋長之尊號曰王

。(Wang)忽必烈大汗之女下嫁其王。

(四十九)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云，大德三年，立征東行省。未幾罷。至治元年，復立。今

高麗國王爲左丞相。元史卷二百八，高麗傳云，至元十一年，五月，皇女呼圖克庫哩頁額實

下嫁于高麗世子愷。十五年，七月，改鑄駙馬高麗王印賜之。成宗初年，愷薨，子諫襲王位

。尙寶塔實憐公主。烏高麗不可考。或爲波斯人僞造之名，以匹偶高麗者也。猶之秦及馬秦

。(Chin and Machin)身毒與印度(Hind and Sind)也。

第四省。(五十)南京。(Nanking)此爲契丹國大城，位於哈喇木倫河(Karamuran)

河即黃之涯。此城昔爲契丹國王之都城。

(五十)此方之南京，非今代江蘇之南京。乃河南開封府也。金人謂之南京。元史卷五十九，

地理志，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八年，置省南京以控治之。宋爲東京。金改南京

，宣宗南遷都焉。至元二十五年，改南京路爲汴梁路。

第五省。(五十一)肅州(Sakhu)在契丹國邊界，近突厥境矣。

(五十一)元史卷六十，甘肅等處行中書省。至元元年，置甘肅路總管府。八年，改甘州路總管府。十八年，立行中書省以控制河西諸郡。拉施特此處謂在肅州者，誤也。

第六省。(五十二)京師城，(Kingsai)以前爲蠻子國(Kingdom of Manzi)之都城。

阿拉烏丁平章：(Ala-uddin Fanchán)與其子賽甫烏丁(Saifuddin)及塔哈稼兒

諾顏拔都喀兒喀希(Taghajar Noyan Batu Kerkhahi)三人，皆此省之長官也。

賽夷(Sai)之子，烏馬兒火者(Omar Khwaja)及畢克火者屠西，(Bik Khiraja

Thusi)皆該省之平章也。

(五十二)即杭州城。

(五十三)此人或即賽典赤之孫，納速刺丁之子，烏馬兒也。元史納速刺丁傳謂爲江淞行省平章政事也。

(五十四)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杭州路唐爲杭州。五代錢鏐據兩浙號吳越國，宋高宗南渡都之，爲臨安府。元至元二十一年，自揚州，遷江淮行省來治于杭，改曰江浙行省。由拉施特之記載，吾人可知元代回教徒在中國之勢力雄厚也。

第七省。

福州。(Fuchu)此爲蠻子國之一城。行省以前在刺桐城，(Zaitun)

即泉州

後遷至此城。今仍在此城也。其地長官爲達什蠻(Dashiman)之弟蘭，

(Ran)及伯顏平章(Bayan Fanchan)之弟及哈喇(Hhala)也。刺桐爲商港。海

舶輳集。其地長官爲博哈阿丁康達里(Boha-addin Kandari)

(五十五)元史卷一百二十五，納速刺丁傳，納速刺丁諸子中，無此人。必元史有缺也。十二子，元史僅舉七人。

(五十六)元史卷六十二，福州路，至元十八年，遷泉州行省於本州。十九年，復還泉州。二十年，仍還本州。二十二年，併入杭州。泉州路，至元十四年，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帥府事。十五年，改宣慰司爲行中書省，升泉州路總管府。

第八省。

魯京府。(Lukintu)蠻子國之一城，近唐古忒(Tangkut)邊境。

(五十七)審查拉施特此處十二省名全單，再參證元史地理志，此省必爲四川等處行中書省，毫無疑義。魯京府即成都府。拉施特何由而得此名，不可知矣。或爲波斯人稱成都府之名。

唐古忒即西夏。元史有時作唐兀，有時曰河西。

第九省。^(五十八)勒姆喀離，(Lumkai)商人稱之曰興克蘭。(Chinkalan)此爲刺桐

以南濱海大城，港口廣闊。圖開南 (Tukai Nab) 及盧克那丁阿比沙離平章 (Ruknaddin Abishari Fanchan) 二人，皆其地之長官也。

(五十八)勒姆喀離哈模譯本作孔啟。Keng 其真確讀音，頗可疑也。興克蘭之名，見於拔都他遊記，拼作 Sinkalan 馬黎諾里奉使東方錄拼作 Cynkalan。波斯史家瓦薩甫 Wassaf 之拼法，亦與拉施特相同。鄂多力克遊記作 Censalan。據各家記載，其爲今廣州府毫無疑義。馬黎諾里解說之云，興克蘭者，大秦 (Great China) 也。克蘭，波斯語大也。印度西海岸有僧急里港 (Cynkali)，小秦 (Little China) 也。急里，波斯語小也。波斯語興克蘭，實乃梵語摩訶支那 (Mahachin) 之譯義也。古代阿拉伯航海者，喜將國名用以稱城邑。例如阿爾比魯尼 Al Biruny 及拉施特二人，皆用摩訶秦 Mahachin 之名，以稱廣州府是也。波斯阿拉伯之航海者，稱廣州似又與印度人略不同也。高僧傳三集卷二，極量傳云，印度俗呼廣府爲支那，名帝京爲摩訶支那也。

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廣州路隸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省城設立於龍興路，即唐之洪州，今之南昌府也。

(五十九)

第十省。哈喇章。(Karajans) 此省以前爲獨立國。省會立於押赤 (Yachi)

(六十)

大城。全省居民皆奉回教。其地長官爲諾顏塔京，(Noyan Takin) 及雅庫伯拜克 (Yakub Beg) 一人。雅庫伯乃把魯克 (Baluch) 官名阿力拜克 (Ali Beg) 之子也。

(五十九) 哈喇章之名，亦見於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四十八章。元史上，此名屢屢見之。吾特摘出數節，以便考證焉。元史卷八，世祖本紀，至元十年，閏六月，丙子，以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行省雲南，統合刺章，鴨赤，赤科，金齒，茶罕章諸蠻。賜銀二萬五千兩，鈔五百錠。十二年，春，正月，己亥，零南總管信苴日，石買等刺殺合刺章舍里威之爲亂者。以金賞之。秋，七月，癸酉，詔取茶罕章未附種落。十七年，三月，己未，詔討羅氏鬼國。命以蒙古軍六千，哈喇章軍一萬，西川藥刺海，萬家奴軍萬人，阿里海牙軍萬人，三道並進。十八年，夏，四月，辛未，益雲南軍征哈喇章。二十二年，九月，丙寅，省哈喇章，金齒二宣撫司爲一，治永昌。十一年，甲戌，置哈喇章，四川建都等驛。十二月，甲子，罷哈喇章打金規運所，及都元帥。敕哈喇章會長之子入質京師。中書省臣奏納速刺丁言，減哈喇章冗官，可歲省俸金九百四十六兩。又屯田課程，專人主之，可歲得金五千兩，皆從之。二十

三年，二月，遣使諭皇子也先鐵木兒調哈喇章軍千人，或二三千人，付阿里海牙從征交趾。仍具將士姓名以聞。夏，四月，壬子，諭納速刺丁分哈喇章，蒙古軍千人，以能臣將之，赴交趾，助皇子托歡。元史卷一百二十一，兀良合台傳，憲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總兵討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以兀良合台總督軍事。其鬼蠻即赤禿哥國也。癸丑，秋，大軍自且當嶺入雲南境。摩步二部酋長陵火脫因塔裏里來迎降。遂至金沙江。兀良合台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所在寨柵，以次攻下之。……甲寅，秋，復分兵取附都善闡，轉攻合刺章水城，屠之。合刺章蓋烏蠻也。……遂進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既險且堅。選驍勇以砲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朮潛師躍入，亂斫之，遂大潰。……自出師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加，無不款附。元史卷一百二十三，趙阿哥潘傳，癸丑，從世祖征哈喇章，數有功。又阿兒思蘭傳，從兀良合台征哈喇章有功。卷一百二十五，賽典赤瞻思丁傳，又奏哈喇章雲南壤地均也。而州縣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並從之。同卷，納速刺丁傳，二十一年，奏滅哈喇章冗官，歲省俸金九百餘兩。屯田課程，專人掌之，歲得五千兩。二十二年，以哈喇章蒙古軍千人從皇子托歡征交趾。論功賞二千兩。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雲南行省，不見哈喇章之名。

其地域甚不明瞭。綜觀以上所錄諸節，雲南與哈喇章似有區別，而非一地也。雲南爲行省，而哈喇章則境內一部落也。元文類卷三十五，虞集雲南志略序，亦言烏蠻雲南一部也。然據馬哥孛羅遊記與拉施特此節所載，哈喇章即雲南也。察罕章地域，在今麗江府。見元史地理志雲南行省，麗江路。憲宗四年，春，平麼些二蠻，立察罕章管民官。至元八年，立宣慰司。十三年，改爲麗江路，立軍民總管府。

(六十) 押赤之名，亦見馬哥孛羅遊記 卷二，第四十八章。元史上此名亦屢見之。有時作鴨池，又有時作鴨赤。押赤之名，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一，兀良合台傳。蓋烏蠻之所都也。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既險且堅。元史卷八，世祖本紀，至元十年，閏六月，以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行省雲南，統合刺章，鴨赤，赤科，金齒，茶罕章諸蠻。賜銀二萬五千兩，鈔五百錠。至元十一年，春，正月，乙酉，以金州招討使奇徹率襄陽生熟券軍千人戍鴨池。十五年十二月，鴨池等處招討使奇徹所領南征新軍，不能自贍者千人，命屯田于京兆。十九年，秋，七月，戊辰，征鴨池回軍軍屯田安西以鈔給之。二十八年，十二月，遣官迓雲南鴨池所遣使。押赤或鴨池，鄙意以爲皆漢代益州二字之訛音也。

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雲南諸路行中書省，至元十三年立。改善闡爲中慶路。

第十一省。京兆府，(Kenjangfu) 爲唐古忒國 (Tangkut) 境內一城。那木罕

(六十三) (Numughan) 之子阿難達，(Anabda) 君臨此境，駐平章腦兒。(Fanchan Naur)

阿難達於其地建宮殿一所。

(六十一) 元史卷六十，地理志，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奉元路，唐初爲雍州，後改關內道，又改京兆府，又以京城爲西京，又曰中京，又改上都。元中統三年，立陝西四川行省，治京兆。至元十六年，改京兆爲安西路總管府。二十三年，四川置行省。改此省爲陝西等處行中書省。皇慶元年，改安西爲奉元路。

(六十二) 名見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世祖第四子也。

(六十三) 據宗室世系表，阿難達乃安西王忙哥刺之子。拉施特此處誤記。

第十二省。瑪朱 (Machu) 或曰康姆庫，(Kambku) 亦爲唐古忒境內大城。

轄境甚廣。阿克塔奇 (Akhtaki = Aohiki) 駐此。愛迷兒火者 (Amir Khwaja) 稱官

雅撒姆，(Yasam) 其地之長官也。

(六十四) 亨利玉爾謂康姆庫或即甘州。然前第五省肅州，已在唐古忒境內，不得另爲省也。

拉施特之第十二省，究何所指，實不可知。據元史地理志，元代疆域，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二，曰嶺北，曰遼陽，曰河南，曰陝西

，曰四川，曰甘肅，曰雲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廣，曰征東。分鎮藩服。取元史所列之名，以較拉施特之表，省之數目固相同，而拉施特將湖廣及嶺北二省遺脫。福州行省，于至元二十二年，已併入江浙行省，而拉施特列之於十二省之數，是重複也。又其第十二省康姆庫，（或即甘州）似爲甘肅省之重複也。

各城相距甚遠。每城有親王，或他達官，治理人民，統率軍隊，敷布政教，維持法紀。每省行政衙門，皆建於省會。其各省衙門，官吏辦事室，多如鱗集。各附屬機關之長官，所使用之侍從奴隸，多亦如鯽。彼輩寄宿之房屋，亦甚多。故各衙門，視之儼然一小都市也。其國風俗，常自監獄，取囚犯負物，拉車，運石築房舍等事。時期久暫，則視囚徒所犯罪之大小，而判決也。

親王及達官以下之隨從官吏，各依其班列，受俸祿也。班列凡有數級。（六十五）其國古代帝王歷史，將於本書附錄中詳言之，蓋非此章範圍所宜及也。

（六十五）拉施特史記附錄，英法德三文，尙無譯本。

其國東南各地，皆臣服大汗。惟大洋中有日本國（*Chipsan*）一島，迄今未隸版圖。^{（六十六）}日本距朱里眞（*Churche*）及高麗（*Koii*）二國海岸不遠。其人身軀倭小而腹大，頭陷入兩肩之中。直東諸國，由海岸以至吉利吉思（*Kirghiz*）邊境，皆臣服大汗也。

^{（六十六）}即金國，今滿洲也。

^{（六十七）}拉施特此處似以中國及東亞之海岸綫，乃東西行而非南北行。馬哥孛羅及鄂多力克二人心中，似亦懷此意見。鄂多力克遊記載直向東行而至汗八里。

^{（六十八）}蠻子省（*Manzi*）西南，刺桐與柯威獵克國（*Kowelaki*）間，大海濱，有大叢林。

。蠻子國皇帝之子，嘗避兵於此。惟供給全無，貧乏已極。

^{（六十八）}亨利玉爾謂此處之柯威獵克與上方之勒姆喀離必同一地。皆指廣東省而言。宋之末主，嘗奔至廣東厓山死難也。

^{（六十九）}西爲交趾國，（*Kafche-Kue*）道不易往。其國界哈喇章，印度，及海。亦自

玉。轄境有盧甲克（*Lujak*）及哲撒姆（*Jessam*）二城。圖甘（*Tugan*）統率

軍隊，駐桂林府，(Kweilin Fu)兼鎮蠻子。大汗命之監視邊境不靖之民。圖甘率軍征交趾，侵入其境，佔領沿海數城。縱軍大掠一星期。交趾人忽由海面，山中，深林，二處來攻。圖甘大敗，倉惶脫身遁歸，(七十二)今仍駐桂林府也。

(六十九)此處之西，指蠻子西南境之西。

(七十)法國郭德梅爾謂盧甲克爲雷州之訛音，哲撒姆則海南島也。鄙意郭說未必確，蓋此二地未嘗隸交趾也。

(七十一)元世祖第九子鎮南王脫歡之訛音也。

(七十二)元史卷二百九，安南國傳 鎮南王脫歡嘗于至元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次征交趾陳日烜。多森蒙古史亦皆載之。拉施特此處所記者，乃至元二十四五年之事也。至元二十四年，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募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人，分道以進。並受鎮南王節制。諸軍所至克捷。二十五年，正月，陳日烜及其子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不知其所之，引兵還。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爲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

王從之。命水兵先還。三月，王以諸軍還，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戶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出關。諜知日烜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王遂由單已縣趨蓋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命愛魯克，領兵還雲南，鄂囉齊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

(七十三)

(七十四)

西北爲圖伯特，(Tibet)及金齒 (Golden-Teeth) 兩部邊界。此方無敵國外患。惟庫脫魯火者 (Kutlugh Khwaja) 及其軍隊駐紮地，稍有可虞。然此處有高山爲障。敵人在山外，不能飛渡也。爲防患未然，故亦略有軍隊駐守。

(七十三) 仍是蠻子國西南境之西北。

(七十四) 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金齒等處宣撫司。其地在大理西南，蘭滄江界，其東與緬地接。其西土蠻凡八種：曰金齒，曰白夷，曰焚，曰峨昌，曰驪，曰緦，曰渠羅，曰比蘇。按唐史，茫施蠻本關南種，在永昌之南。樓居無城郭。或漆齒，或金齒，故俗呼金齒蠻。中統初，金齒，白夷諸酋各遣子弟朝貢。二年，立安撫司以統之。至元八年，分金齒，白夷爲東西兩路安撫使。十二年，改西路爲建寧路，東路爲鎮康路。十五年，改安撫爲宣撫，立六路總管府。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驃國傳云，『羣蠻種類，多不可記。有黑齒，金齒，銀齒三種。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直頂爲髻，青布爲通袴。』

拉施特史記他節，又記金齒民族云，『契丹國西南，有哈喇章省，疆域廣漠，介於圖伯特，唐古忒，(Iangut) 印度叢山，蒙古，契丹及金齒國 (Country of the Gold Teeth) 之間。印度人稱之曰康達兒，(Kandar) 吾波斯人稱之曰康達哈兒，(Kandahar) 中國人稱之曰大理。(Dalin) 其王稱號曰摩訶拉，(Mahara) 猶言大王也。(元史卷一百二十一，兀良合台傳云，至昆澤，擒其國王段智興及其渠帥馬合刺昔以獻。馬合刺昔印度語 Maharajah 之譯音也。宋末元初，雲南渠帥稱號用梵語。可見是時印度文化已輸入雲南矣。拉施特之摩訶拉即馬合刺昔之別音也。) 其都城曰押赤。(Yachi) 人民有黑白二種。黑者曰哈喇章，白者曰察罕章 (Chaghan Jang)』。又他節云，『中國西北爲圖伯特及金齒之邊境。金齒國位於圖伯特及哈喇章之間。其人以金套包牙，食時則取去。』又馬八兒國 (Mabar) 傳記由該處往中國有二途。其第一途經由賽倫的白，(Sarandip) (即錫蘭島) 藍無里，(Lanuri) 蘇木都刺，(Sumatra) 打爾班德尼雅斯，(Darband Nias) (爪哇之屬國) 占婆，(Champa) 海塘，(Haitam) (海南之訛音) 而抵大汗國境。次又至摩訶秦 (Mahachin) (即廣州府) 刺桐，(Zaitun) (即泉州府) 而至京師。(Khinsa) (即杭州府) 第二途由馬八兒往契丹，全行陸

道。自喀巴爾 (Cabal) (又讀作 Kail 即加異勒也。) 至葛斯州 (Gosju) 及薩伯州 (Sabju) 兩地皆喀巴爾之屬邑也。次至塔姆力法塘 (Tahilitan) 次至喀羅拉馬瓦兒 (Karorama-pat) 次至哈瓦拉文 (Hawarwan) 次至達克離 (Daki) 次至畢哲拉兒 (Bijiar) 此地自昔即屬德梨 (Deni) 王。此時德梨王之從弟，征服此邦，叛王而自立。其所率軍隊，皆突厥人。由此再前行，爲喀忒班國 (Kataban) 次至烏蠻 (Uman) (依其地位考之，似即中國元史所記雲南烏蠻也。) 次至柴旦丹 (Zardandan) (波斯語金齒之義。) 其人用金飾齒，故曰金齒也。又刺手，用靛染之。有鬚則拔除。故其人面上無毛也。皆臣服大汗。次至圖伯特邊境。人民食生肉，崇拜偶像。妻與人通姦，不以爲恥。空氣惡濁，下午聚餐，則人必皆死。飲茶，飲已鏟之穀。』拉施特第二途所經諸地，或因展轉抄寫，字蹟多誤。故各地多不可考也。

西北有大沙漠，橫亘於忽必烈大汗所轄境域，及海都 (Kaito) 篤哇 (Dusa) 二汗國之間。沙漠寬有四十日程。其交界處，由東至西，凡三十日程。各處皆有軍隊駐紮，歸親王或他將統率。常與海都之軍隊衝突。有五師駐於沙漠之邊。第六師駐唐古忒境 察罕腦兒 (七十五) (Chaghan Naur) (白湖) 第七師駐畏吾兒

(Uighurs) 國合喇火者 (Karakhoja) 城附近。火州介於兩國之間，保守中立。兩國邊界，至圖伯特國高山爲止。夏時，沙漠中不能行人，蓋無水故也。冬時，惟有雪水可以供飲而已。(見 H. Yule, *Cathay*, III, pp. 113-133.)

(七十五) 蒙古境內，有三察罕腦兒。其一在上都附近。見於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六十章。有皇帝宮在焉。元史卷十一，至元十七年，五月，甲辰，作行宮于察罕腦兒。即馬哥孛羅所言之地也。其二，據周世榮及孫海環二十世紀中外大地圖，在東經九十九度十分，北緯四十五度五十分。其三，在東經九十五度，北緯四十六度。拉施特此處之察罕腦兒必指第三者而言。蓋此湖最近海都邊界也。

(七十六) 名見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元史有時又作火州。卷一百二十八，阿朮傳作哈喇霍州。萊格爾 (Rezel)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 (光緒五年) 遊歷新疆。謂合刺火者城今仍存在。距吐魯番東南四十俄里。斯旦英 (Sir Aurel Stein) 晚近嘗在火州考古，有詳細記錄，見 *Ruins of Desert Cathay*, II, 1912, pp. 359-360。一千九百零二年之冬，格龍威代耳 Grünwedel 在火州附近之亦都護沙里 Idiqut Shahr 考古。

波斯曆法之傳入中國。

第四十七節。元時波斯天文儀象之輸入中國。世祖至元四年，扎馬魯丁造西域儀象。咱秃哈刺吉，漢言混天儀也。其制以銅爲之。平設單環。刻周天度。畫十二辰位以準地面。側立雙環，而結於平環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內第二雙環亦刻周天度。而參差相交，以結于側。雙環去地平三十六度。以爲南北極。可以旋轉。以象天運。爲日行之道。內第三第四環，皆結於第二環。又去南北極二十四度，亦可以運轉。凡可運三環。各對綴銅方釘。皆有竅以代衡簫之仰窺焉。咱秃朔八台，漢言測驗周天星曜之器也。外周圓牆。而東面啟門。中有小臺。立銅表。高七尺五寸。上設機軸。懸銅尺，長五尺五寸。後如窺測之簫二。其長如之。下置橫尺。刻度數其上。以準掛尺。下本開圖之遠近。可以左右轉而周窺。可以高低舉而徧測。魯哈麻亦沙四只。漢言春秋分晷影堂。爲屋二間。脊開東西橫罅。以斜通日。晷中有臺。隨晷影南高北下。上仰。置銅半環。刻天度一百八十。以準地上之半天。斜倚銳首。銅尺長六尺，闊一寸六分。上結半環之中。下加半環之上。

可以往來窺運側望，漏屋晷影驗度數，以定春秋二分。魯哈麻亦木思塔餘，漢言冬夏至晷影堂也。爲屋五間。下爲坎。深二丈二尺。脊開南北一罅，以直通日晷。隨罅立壁。附壁懸銅尺。長一丈六寸。壁仰畫天度。半規其尺。亦可往來規運。直望漏屋晷影，以定冬夏二至。苦來亦撒麻，漢言渾天圖也。其制以銅爲丸。斜刻日道交環度數。于其腹刻二十八宿形。於其上外平置銅單環。刻周天度數。列于十二辰位以準地。而側立單環二。一結于平環之子午，以銅丁象南北極。一結于平環之卯酉。皆刻天度。卽渾天儀，而不可運轉窺測者也。苦來亦阿兒子，漢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爲圓毬。七分爲水。其色綠。三分爲土地。其色白。畫江湖海。脉絡貫串於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圓之廣袤，道里之遠近。兀速都兒刺不定，漢言晝夜時刻之器也。其制以銅如圓鏡而可掛。面刻十二辰位，晝夜時刻。上加銅條綴。以其中可以圓轉。銅條兩端，各屈其首。爲二竅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測休咎。背嵌鏡片。三面刻。其圖凡七，以辨東西南

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焉。見元史卷四十八，天文志

(一)元史卷五十二，歷志云，至元四年，西域扎馬魯丁撰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惟後失傳。此節之西域儀象，即當年撰曆時所造者也。陶宗儀輟耕錄卷九，麻荅把曆云。『耶律文正王於星曆，筮卜，雜算，內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荅把曆。蓋回鶻曆名也。由是觀之，扎馬魯丁之前，波斯曆法已輸入中國矣。』

明時中國與波斯各地之交通。

第四十八節。明與哈烈之交通。(一)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三千里，

去嘉峪關萬二千餘里，西域大國也。(二)元駙馬帖木兒既君撒馬兒罕，又遣其子

(三)沙哈魯據哈烈。洪武時，撒馬兒罕及別失八里咸朝貢。哈烈道遠不至。二十

五年，遣官詔諭其王，賜文綺綵幣，猶不至。二十八年，遣給事中傅安，郭

驥等攜士卒千五百人往，為撒馬兒罕所留，不得達。三十年，又遣北平按察

使陳德文等往，亦久不還。成祖踐祚，遣官齎璽書綵幣，賜其王，猶不報命

。永樂五年。安等還。德文徧歷諸國，說其酋長入貢。皆以道遠無至者，亦於是年始還。德文保昌人，采諸方風俗，作爲歌詩以獻。帝嘉之，擢僉都御史。^(四)明年，復遣安齋書幣往哈烈。其酋沙哈魯把都兒遣使隨安朝貢。七年，達京師，復命齋賜物，偕其使往報。明年，其酋遣使朝貢。撒馬兒罕酋哈烈者，哈烈酋兒子也。二人不相能，數搆兵。帝因其使臣還，命都指揮白阿兒忻台齋敕諭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統御天下，一視同仁，無間遐邇。屢嘗遣使諭爾。爾能虔修職貢，撫輯人民，安於西徼。朕甚嘉之。比聞爾與從子哈里搆兵相仇。朕爲惻然。一家之親，恩愛相厚，足制外侮。親者尙爾乖戾，疎者安得協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因賜綵幣表裏，并敕諭哈里罷兵。亦賜綵幣。白阿兒忻台既奉使，徧詣撒馬兒罕，失刺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魯番火州柳城哈實哈兒諸國，賜之幣帛，諭令入朝。諸酋長咸喜。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貢獅子，西馬，文豹諸物。^(八)十一年，達京師。帝喜，御殿受之，犒賜有加。自是諸國使並至，皆序哈烈

於首。及歸，命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戶部主事李暹，指揮金哈藍伯等送之。就齎蠶書，文綺，紗羅，布帛，諸物，分賜其酋。十三年，達等還。哈烈諸國復遣使偕來，貢文豹，西馬，及他方物。明年，再貢。及還，命陳誠齎書幣報之。所過州縣，皆宴餞。十五年，遣使隨陳誠等來貢。明年，復貢。命李達等報如初。十八年，偕于闐，八答黑商來貢。二十年，復偕于闐來貢。宣德二年，其頭目打刺罕亦不刺來朝，貢馬。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久不遣使絕域，故其貢使亦稀至。七年，復命中官李貴通西域，敕諭哈烈酋沙哈魯曰，昔朕皇祖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爾等尊事朝廷，遣使貢獻，始終如一。今朕恭膺天命，卽皇帝位，主宰萬方。紀元宣德，小大政務，悉體皇祖。奉天恤民，一視同仁之心。前遣使臣齎書幣往賜，道阻而回。今已開通，特命內臣往諭朕意。其益順天心，永篤誠好，相與還往，同爲一家。俾商旅通行，各遂所願，不亦美乎。因賜以文綺羅錦。貴等未至，其貢使法虎兒，丁巳，抵京師卒於館。命官致祭，有司營葬。尋復遣使隨貴貢駝馬

，玉右。明年春，使者歸復命。貴護送賜其王，及頭目綵幣。是年秋，及正統三年，並來貢。英宗幼冲，大臣務休息，不欲疲中國以事外蕃。故遠方通貢者甚少。至天順元年，復議通西域，大臣莫敢言。獨忠義衛吏張昭抗疏切諫，事乃止。七年，帝以中夏乂安，而遠蕃朝貢不至。分遣武臣齎璽書綵幣往諭。於是都指揮海榮，指揮馬全往哈烈。然自是來者頗稀。即哈烈亦不以時貢。嘉靖二十六年，甘肅巡撫楊博言西域入貢人多，宜爲限制。禮官言，祖宗故事。惟哈密每年一貢。貢三百人，送十一赴京，餘留關內。有司供給。他若哈烈、哈三、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諸國，道經哈密者，或三年，五年，一貢。止送三五十人。其存留賞賚，如哈密例。頃來濫放入京，宜敕邊臣恪遵此例。濫放者罪之。制可。然是時哈烈已久不至。嗣後朝貢遂絕。其國在西域最强大。王所居城，方十餘里。壘石爲屋。平方若高臺。不用梁柱瓦甍。中敞虛空，數十間。牕牖門扉，悉彫刻花文。繪以金碧。地鋪氈罽。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跌坐。國人稱其王曰鎖魯檀，猶言君長也。

。男髡首，纏以白布。婦女亦白布蒙首。僅露雙目。上下相呼皆以名。相見止稍屈身。初見則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食無七箸，有瓷器，以葡萄釀酒。交易用銀錢，大小三等。不禁私鑄，惟輸稅於酋長。用印記，無印者禁用。市易皆征稅十二。不知斗斛，止設權衡。無官府，但有管事者，名曰刀完。亦無刑法。卽殺人亦止罰錢。以姊妹爲妻妾。居喪止百日。不用棺，以布裹屍而葬。常於墓間設祭。不祭祖宗，亦不祭鬼神，惟立拜天之禮。無干支。朔望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歲以二月十月爲把齋月。晝不飲食，至夜乃食。周月始茹葷。城中築大土室，中置一銅器，周圍數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游學者皆聚此。若中國太學然。有善走者，日可三百里。有急，使傳箭走報。俗尙侈靡，用度無節。土沃饒，節候多暖。少雨。土產白鹽，銅，鐵，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育蠶。善爲紈綺。木有桑，榆，柳，槐，松，檜。果有桃，杏，李，梨，葡萄，石榴。穀有粟，麥，麻，菽。獸有獅，豹，馬，駝，牛，羊，鷄，犬。獅生於阿朮河蘆林中。

初生日閉，七日始開。土人於日閉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則不可馴矣。

其旁近俺都淮入答黑商，並隸其國。見明史三百三十二哈烈傳。

(一)哈烈(Herat)今爲阿富汗國之都城。古名阿利雅。(Aria)中世紀時，名哈利，(Hali)或海利(Heri)。音與明史之哈烈最相近。又曰義利，(Yi)音與元史太祖本紀十七年之里最相近。

(二)帖木兒於西曆一千三百六十九年，(洪武二年)娶察合台西國克桑算端汗(Kazan Sultan Khan)之女，賽雷麥爾克汗奴姆(Serai Muik Khanum)爲后，故有駙馬帖木兒之稱也。

(三)沙哈魯(Shah Rokh)爲帖木兒第四子，生於一千三百七十七年。(洪武十年)一千三百九十七年(洪武三十年)帖木兒封沙哈魯於呼羅珊，駐哈烈城。一千四百零五年，(永樂三年)帖木兒卒，沙哈魯獨立於哈烈，不受薩馬兒罕之命。一千四百四十七年，(英宗正統十二年)沙哈魯卒於萊夷城。(Koi)在今波斯京城德海蘭之南。哈烈城於一千三百八十一年，(洪武十四年)爲帖木兒所陷。舊主克爾忒朝(Kurt dynasty)皮兒阿梨(Pir Ali)死之。帖木兒初命其三子彌兒柴米蘭沙(Mirza Miran Shah)爲哈烈及呼羅珊之總督。米蘭沙未久即去，

而以四子沙哈魯代之。

(四)永樂六年之中國使節，波斯史家阿伯特拉柴克 (Abder-Razzak) 之沙哈魯史亦有載之。其言云，「一千四百零九年，一月，十七日，(永樂六年底)可汗(指沙哈魯而言)歸自賽夷斯坦 (Seistan) 之遠征。中國皇帝遣使弔王父帖木兒之喪，並攜帶禮物多種。可汗召見，賞賜優禮以後，乃拜別之。

(五)拔都兒，蒙古語 Bahadur 之譯音，猶言勇士也。晚近滿洲人稱之曰巴圖魯。

(六)撒馬兒罕會哈里 (Mirza Khalil Sultan) 者，帖木兒之孫，米蘭沙之子也。帖木兒既卒，遺命以長孫皮兒摩哈美德 (Pir Mohammed) (哲韓基爾 Jehanhir 之子) 繼承撒馬兒罕之大位。在位四年，哈里得帖木兒部將柯對達德胡桑尼 (Khodaiddad Hussein) 之助逐皮兒而篡位。沙哈魯不服。嘗於一千四百零五年，(永樂三年) 及零六年，(永樂四年) 兩次出兵抗命。皆未交綏而議和。至一千四百零九年，(永樂七年) 終爲沙哈魯所廢，幽於波斯國萊夷城。(Rei) 卒於一千四百十二年。(永樂九年)

(七)明史所載明成祖給沙哈魯敕諭，非全文，僅節錄而已。五百年前阿伯特拉柴克 (Abder-Razzak's *Mullaassadein*) 之史中，有波斯文全豹。一千七百八十五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年)，英國人張白士 (Chambers) 嘗將明永樂帝及沙哈魯之交聘來往國書，譯成英文，發刊

於印度加爾克塔市 (Calcutta)，題曰，中國皇帝與愛迷兒帖木兒之子算端沙哈魯交聘國書記

○ (An account of Embassies and Letters that passed between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Sultan Shah Rokh, son of Amir Timur, Asiatic Miscellany, i. 1785, p. 71.) 吾特譯之於左，以供參攷焉。

一千四百十二年，(此爲耶蘇紀元，由英人翻譯時更改者。波斯原文必爲回曆也。) 秦，(Chin) 馬秦，(Machin) (馬秦爲中國南部。或爲蠻子 Manzi 之訛音。波斯著作家稱中國北部曰秦，China 有時亦用契丹 Khatai 之名。) 及各部之皇帝，大明汗 (Day Ming Khan) 之使者，抵哈烈。(下方有沙哈魯歡迎使者禮節之詳文。茲從略。) 沙哈魯陛下陞殿受賀。國中大臣及使者，皆赴前，執王之手以口親之。(此爲其國之大禮。臣民視爲王之殊恩也。) 大使獻上禮物後復呈國書。書云，「大明 (Day Ming) 大皇帝致書撒馬兒罕國沙哈魯把都兒 (Sha Rokh Bahadur) 曰，「上天產生天地間萬物，皆欲使之各遂其生。故使朕爲地面上君主也。朕受天命以治民，無間遠近，皆以平等待之。(即明史上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統御天下，一視同仁，無間遐邇之語。) 朕前聞爾聰慧良善，才能過人，順從天命，爲軍民父母。和厚接人。朕心嘉之。朕昔遣使爾國，賜爾錦衣羅綺。爾優遇朕使，聽從朕命。舉國上下，皆虔心悅服。朕深嘉尙。是後爾遣使貢珍異良馬，及方物，尤堪嘉美。(此節

不見明史。)一世以前，元政解紐。爾父帖木兒駙馬，順天命，修職貢於我太祖(Tayzu)。高皇帝，時遣使貢獻。故我太祖愛護爾國之人，悉使富貴安樂。朕悉爾賢，克承爾父之業，步爾父之精神。故朕遣都指揮白阿斯喀綏，(Dunichun-bay-azkasay)(似即白阿兒忻台)哈拉刺蘇樞，(Harara Suchu)丹青薩達孫孔棋，(Danching Sadasun Kunchi)(以上二名皆譯音。不可攷。)賀爾，並賜爾衣一襲，又文綺綵幣。(Kinkhas & toros)自後朕將遣專使往爾國，俾兩國時通往來，商人可以交易有無也。(此節不見明史)哈里算端(Khalil Sultan)爲爾兄之子。近親關係，爾宜善待之。朕信爾將信朕之言，從朕之說也。此皆朕所欲告爾者也。』(此節即明史上比聞爾與從子哈里構兵相仇，朕爲惻然諸語也。)

阿伯特拉柴克史中，又有一函，與禮物同呈進。詳言各種禮物。又一函，性似護照。不須交出，專存來使身畔。各書皆以波斯文，蒙古文，及漢文三種字成之。沙哈魯既讀國書後，知來使之意。允許其請求。並命大臣優待之。中國大使將細事辦竣，乃告別歸國。沙哈魯遣摩哈美德拔克西(Sheikh Mohammed Bakshy)隨之東往。中國皇帝尙未奉回教，飲食起居，亦未能依可蘭經而行。故沙哈魯以朋友之誼，上書請崇奉回教。書以阿拉伯及波斯兩種文書之。張白士嘗譯成英文。茲從略。

(八)明史記永樂十一年，哈烈使者達京師。必即摩哈美德拔克西之使節也。永樂十八年，沙

哈魯遣使中國記，亦有拔克西之名，似即一人。（見下文第五十節。）永樂十一年，來使所獻有獅子。十八年亦有獅子。蓋獅子爲阿富汗特產，且投中國人所好也。

（九）明史記永樂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皆有哈烈使者抵北京，蓋明廷招之來也。讀上方阿伯特拉柴克所存之中國國書，即可知也。阿伯特拉柴克記同時中國亦頻頻有使者至哈烈也。

阿伯特拉柴克又記一千四百十七年，（永樂十五年，）五月，中國皇帝大明汗之使者抵哈烈。○（似即明史所記永樂十四年陳誠之使節）領袖使節者，爲畢巴清，（Bibachin）（譯音）屠巴清，（Tubachin）（譯音）賈巴清（Jatbachin）（譯音。郭德梅爾譯作馬清 Marchin，屠馬清 Tounatchin 賈馬清 Diatatchin。第三名賈馬清，或即陳誠之訛音也。）三人。帶來馬三百匹，及其地之珍異禮物，若鷹，花綾，文錦，（Khitka）磁器等。分賞國中王公大人。又國書一封。大旨詳舉兩國以前和好歷史，並希望以後兩國國交，仍得親睦。尤注意於掃除兩國交通障礙。兩國相處雖遠，但可大開和協之門。俾兩國人民商賈，可以自由來往貿易。道途之間，無盜匪搔擾也。又沙哈魯前遣愛迷兒賽德阿合馬達爾罕（Amir Seid Ahmed Tarrhan）獻中國皇帝白馬一匹。皇帝尤喜愛之。故今遣使携珍物甚多，以報前禮也。禮物中，有中國畫家所繪馬一匹。其旁有御者，持轡而立。使者特蒙優待後，乃辭別歸國。可汗（指

沙哈魯)遣阿兒戴細兒塔瓦斯吉(Ardashir Tavasky)隨之往中國。

阿伯特拉柴克記回教紀元八百二十二年，(即耶穌紀元一千四百十九年，明永樂十七年，)阿兒戴細兒歸自中國，有詳細報告，並言中國新使節已在途中，不久即至也。一千四百十九年，十月，中國使者畢馬清，(Bimachin)楊馬清，(Jamachin)抵哈烈。(明史記永樂十六年，命李達等報聘。由北京至哈烈，行程須一年。故阿伯特拉柴克記遲一年也。)獻呈沙哈魯珍物及中國皇帝國書。書中寫皇帝之名於第一行。序事稍底。遇有上帝神祇之名，則另行繕寫。國王之名，亦同樣寫之。國書云，

「大明國大皇帝致書算端沙哈魯。朕深悉天賦爾聰明善德，政行回邦。故人民豐富宴樂。爾聰敏才能，回邦之冠。克順天命，敬勤所事。故能得天佑也。朕前遣愛迷兒賽雷李達(Amir Sevray Lida) (譯音。賽雷二字不知何解。李達名見明史。)等至爾國。李達等歸報，蒙隆禮優待。爾使拜克布花(Beg Buka)等偕李達等歸朝，並帶來爾所獻縞瑪瑙，野貓，天方馬等。朕皆檢閱一過。爾之誠敬，朕已洞悉。西方為回教發源之地。自昔以產聖賢，著名於四方。惟能超過爾者，恐無人也。朕承天命，愛育黎元。西域之人，來中國者，皆善為保護禮遇。相隔雖遠，而親愛愈密。心心相印，如鏡對照。天豈有不樂人之相愛者乎。交友之道，禮讓為先。不獨如是，更有甚焉者也。(此句不甚明瞭)朕今遣吳昌國(Uchang-Ku) (譯音)

等會同爾國使拜克布花等，攜帶菲禮，鷹七頭，文錦若干匹，以賜爾。鷹乃朕常親玩者也。不產中國。來自東海邊，至爲稀罕。彼人常進獻於朕。故朕有鷹甚多。聞爾國無此，故擇良者賜爾七頭也。爾旣雄猛，鷹即所以象德也。其爲物也雖小，然用以表情則誠。爾其受之。願自是以後，兩國國交，日臻親睦。信使商旅，可以來往無阻，兩國臣民，共享安富太平之福也。朕望上天，更使爾我，得知其慈善也。書不盡言。』

每次中國皇帝致沙哈魯之國書，輒有三通。每書又用波斯蒙古及中國三種文寫之。波斯文等（阿伯特拉柴克自稱）所用之文也。蒙古字同畏吾兒（Yeuens II Dighurs）文，語類突厥。各書義意，皆相同。又有一函，專記各種送來禮物，生物，以及珍寶之類。此函亦以三種文字寫之。此外另有護照專函。書函中所用年月，皆皇帝在位之年月也。

一千四百十九年（永樂十七年）之中國使節，阿伯特拉柴克復有下方之記載云，『回教紀元八百二十二年，拉札潑月之末日，（即一千四百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阿兒戴細兒伴契丹國（Kata）大使，抵撒馬兒罕，獻方物於彌兒柴俄魯格拜克（MirzaTijeb Beg）。蒙優待，次乃來呼羅珊至哈烈。同年，十月，契丹國大使東歸，復過撒馬兒罕，謁彌兒柴俄魯格拜克。一千四百二十年，（永樂十八年）九月，九日，阿布花（Abuka）及李羅帖木兒（Pulad Timur）率隨員多人，自中國歸抵哈烈，蒙召見，溫語慰勞。』

明史記永樂十八年，哈烈借于闐八答黑商來貢。阿伯特拉柴克書中亦有記載。下方第五十節有全體譯文。此次使節於一千四百十九年，十二月，五日，離哈烈。一千四百二十年，二月，六日，抵撒馬兒罕。在該處與八答黑商(Bardakshah)等國之使者同行。一千四百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抵北京。厲於是處，直至次年五月，始起程歸國。一千四百二十二年，九月，二日，抵哈烈。(見E. Bretschneider, *Med. Res.* Vol. II. pp. 278-285.)

哈烈一名黑魯。去嘉峪關萬二千里。撒馬兒罕西南。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焉。國人稱速魯檀，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刺黑諸城。並隸其國。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並山東北，疊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並金碧雕嵌，窗垣粲如旁列。張重茵，錯以綺繡。上下相接。直呼名。王亦然。謁見微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人善走。日行可三百里。候常煥少雨。市中流水不斷。無正朔時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爲量。貿易以銀錢三等。稅十二。國用仰給。少炊爨。飲食無七箸。不祀鬼神。祭先於墓所。男髡首。衣尙白。喪易青黑。亦無棺槨。產巴旦杏，鎖服，花毯，金，銀，銅，珊瑚，琥珀，珠翠，馬，獅，黑白文獸。

白鹽，堅潤如水晶。琢磨爲器。沃以水，和肉食。田美多穫。農不甚勞。每歲更休以完。地力宜桑與蠶。爲紈綺，細密踰中國。糞器尤精巧。贈予晏會豐厚。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最瀆亂無恥。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經義。省刑薄斂。寡訟好施。兼務農桑。則諸國不逮云。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夷日麼賚等朝貢。十五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

第四十九節。沙哈魯之遣使中國。明史哈烈傳記永樂十八年，偕于闐八答黑商來貢。波斯文中，亦有記載也。阿伯特拉柴克 (Abdur Razzak) 之沙哈魯史 (*History of Shah Rukh*) 有火者蓋耶素丁 (Khwaja Ghaisuddin) 之沙哈魯遣使中國朝廷記。 (*The Embassy sent by Shah Rukh to the Court of China*) 火者蓋耶素丁亦當時隨員之一，爲有名油畫家，故渾號爲那克胥。波斯語油畫家也。其書原爲波斯文。法國治東方學者郭德梅爾 (Quatremère) 最初節譯爲法文。見 *Notices et Extraits*, Xiv, pt. i, pp. 387 seqq. 阿斯雷 (Astley) 之遊記

叢書 (Voyages) 中，亦嘗有節譯。亨利玉爾又據法文本，譯成英文，亦僅節譯而已。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清同治十二年英人萊哈柴克 (Edward Reischek) 又據波斯文譯成英文，登刊於印度攷古錄 (Indian Antiquary, March, 1873, pp. 75-83)。仍非全豹也。亨利考狄修訂玉爾氏之古代中國聞見錄時，復將萊哈柴克譯本多出者，列入注中。余今爲漢譯，考狄氏列入注者，余悉提出，列之正文焉。波斯文全書，雖未得讀，有此亦或可飽吾人之慾矣。節錄之文，每段前無括號。英譯中，月令之名，有用回曆者，有用歐名者。其由回曆合成歐曆，無一家相同。余故仍用回名，而將考狄氏最後之核算，譯成漢注。其用歐曆月令之名者，下注西曆二字。回曆月令之名，以前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九，天方教歷考之末，已有譯名。余今用焉。茲爲利便參考之故，特將洪譯之名，並西文原名，別之於下。

第一月曰穆哈蘭月。(Moharram)

第二月曰薩法勒月。(Safar)

第三月曰勒必拉費勒月。(Rabbi I.) 拉費勒義謂第一。

第四月曰勒必拉喝勒月。(Rabbi II.) 拉喝勒義謂第二。

第五月曰祝馬達拉費勒月。(Jumada I)

第六月曰祝馬達拉喝勒月。(Jumada II)

第七月曰拉札潑月。(Rajab)

第八月曰沙班月。(Saban)

第九月曰勒黑藏月。(Ramazan, Ramadan)

第十月曰紹哇勒月。(Shawal)

十一月曰楚而喀答月。(Dhu'iqadah)

十二月曰都而哈察月。(Dhu'hajja)

第五十節。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回教紀元八百二十年，耶穌紀元一千四百十九年，明成祖永

樂十七年已崩賢王彌兒柴沙哈魯 (Mirza Shah Rokh) 遣沙的火者 (Shady Khajah) 率

親王彌兒柴貝桑格兒算端阿合馬 (Mirza Baysangar Sultan Ahmad) 及火者蓋耶

素丁 (Khajal Ghaisuddin) 爲隨員，往契丹國 (Kata) 充大使。蓋耶素丁爲有名油畫家。故綽號那克胥 (Nak-kash)，波斯語油畫家也。王命使者由哈烈都城起身之日，以迄歸國之日，沿途所見道路情形，各國法律，城市地位，房屋構造，國王起居，以及各種情形，皆須據實記載，不可妄增，亦不可有遺脫也。

(一) 沙哈魯之子。

火者蓋耶素丁拜命，乃詳記途中所見。歸而呈獻。下方記載，乃自其日記中摘出，蓋皆使從人等所親見者。惟其真僞，則使人自負其責也。

使節中，不僅沙哈魯有代表人，即沙哈魯同族中，帖木兒諸子封於他方者，同時亦各遣代表隨從。此外又携商人多名，專爲營商而往。諸人皆受沙的火者之節制。

回教紀元八百二十二年，楚而喀答月，十六日，耶穌紀元一千四百十九年，十二月，四日。萊哈柴克謂爲十二月三日。明成祖永樂十七年，十一月也。使節離沙哈魯之哈烈都城，經巴里黑城 (Balh) 而

向撒馬兒罕。(Samarqand) 都而哈察月，九日，耶穌紀元，同年，二十七日，抵巴里黑

城。天大雪，酷冷無比。逗留於此，直至八百二十三年，穆哈蘭月初，始復

起身。至該月二十二日，耶穌紀元一千四百二十年，二月，七日，永樂十七年底，或十八年初。抵撒馬兒罕。

沙哈魯長子爛兒柴俄魯格拜克 (Mirza Olugh Beg) 治理此方。俄魯格拜克精

天文學，亦遣算端沙 (Sultana Shah) 及摩哈美德拔克西 (Muhammadiad Bakhshi) 11

人爲使。先行。他王皆遣代表，來同行。全使節於回教紀元八百二十三年，

薩法勒月，十日，耶穌紀元一千四百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永樂十八年，正月，離撒馬兒罕。

(二)明史卷三百三十二，撒馬兒罕傳作兀魯伯。

經達失干，(Tashkant) 賽藍，(Sairan) 名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傳。阿思勃拉 (Asparah) 至

四月二十五日，西歷，入蒙古阿奕爾 (A'iyi) 境。不久愛迷兒庫代達特 (Amir Khan-

daidat) 來迎。愛迷兒年高德劭，衆望所歸。既入城，得聞阿維斯汗 (A'wys

Khan) 領兵攻歇兒摩哈美德鄂格蘭 (Shir Muhammad Oghlan)。阿洛斯 (A'los) 族

中大亂，惟不久即平定。……祝馬達第二月，(Jomady II) 十八日，西歷五月三十一日

抵摩哈美德拜克 (Muhammad Beg) 所轄之薩魯裕城 (Saluyu)。……二十一日，西曆六月，離該地，渡藍格兒河。 (Tangbar) ……是月，二十八日，西六月四日入

裕勒都斯 (Yulduz) 境之哲爾格城。 (Jalgah) 又至歐爾拜拉姆 (Shir Behram) 之

阿奕爾城。在該處曠野中，見有堅冰，厚約二指，而時正當夏至也。

(三) 名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傳隋唐時代之石國也。

(四) 帖木兒時，阿思勃拉為軍事衝要之地。真確地點不可攷。大約在怛邏斯之東，亦息渴兒

湖 Issik Kul 附近。不可與細渾河南之阿思勃拉相混也。

(五) 此處所謂蒙古，乃指蒙古里斯坦 Moynistan 而言，明史西域傳之別失八里也。

(六) 玉爾謂此曠野，必在天山中也。

經亦息渴兒 (Issikul) 及伊犁河至裕勒都斯 (Yeluz)。由裕勒都斯西北，越天

山，往吐魯蕃。 (Turfan) 七月，十一日，西抵該處。其地人民大半崇奉佛

教。廟宇甚多，俱寬大宏敞。正殿中央，皆供釋迦牟尼 (Sakyamuni) 佛像。

七月，十三日，西曆離吐魯蕃往合刺火者。 (Karakhoja) 七月，十六日，西曆抵

其境。過合刺火者東行五日，遇中國官吏，將大使以及隨從人員之名，悉登

錄簿中。復前行七日，抵阿塔蘇菲城 (Atschi) 致不可。更前行兩站，抵柯模里 (Kannul) 其地酋長愛迷兒法克爾烏丁 (Abul Fakhr U-din) 費鉅金，建回教禮拜寺一所。高大華麗，冠於四方。寺旁有佛教廟宇，大小各一所。廟牆壁上，有奇怪繪畫。使者又見廟門有二惡鬼之像。似欲互毆者。其狀極猙獰。據云，此二鬼乃守門者。緬甸及他奉佛教諸國廟門，皆有此等惡鬼之像，兩兩對立也。

(七)明代作火州。

(八)明代作哈密。

離柯模里抵沙漠。行二十五日始得過之。途間須每隔一日，始能得飲水。第十二日，西曆八月，在沙漠中央，引領四望，平曠無際。見有一獅，頭頂有角，野駱駝一頭，野犛牛一頭。

八月，二十四日，西曆抵中國本部邊境。有中國官吏來迎。再前行一日，見沙漠中，建有高臺。臺有帳幕，以避風雨烈日。既抵高臺，中國官備佳餐以食

使人。其味佳美，即在甚多城市中，亦不能得也。又備各種糕點，供給使從。禮遇優渥。食畢，請大使書明隨員人數。既而大人^(九) (Dag) 宣誓所書，皆真確無虛。隨使節而往之商人，皆列之於侍役之中。欲使人不疑，故商人皆自願侍候大使也。全體共凡五百十人。在前已行之彌兒柴俄魯格拜克所遣諸使，及在後尙未抵此之彌兒柴伊伯拉希姆算端 (Mirza Ibrahim Sultan) 之使人，皆尙不在內也。

(九) 玉爾謂或中國遣往之使者，隨之回國也。大人乃中國官稱也。

八月，二十六日，^西 曆駐守邊境將士，(Dargah) ^譯 音宴請使者。所食豐美，幾比王侯。大使皆坐於將士之左手。契丹國以左手爲尊，謂人心亦在左也。大使面前有兩棹。第一棹上，置肉，雞，及乾果等。第二棹上，置餅，糕，饅首，及人工製成之花毯。其原料皆爲紙與絲綢。工作精美。其他客人面前，各有一棹。面前空中，懸有大鼓一具。鼓之前，有大會堂，滿布旆旗，及銀磁製成之杯碟等。兩旁有劇場，設備周密，扮演巧妙。有中國達官一人，起

至各客座前，舉杯勸酒。飲畢，自籃中取出人造花一朵，置於客之帽中。全亭自遠望之，幾如玫瑰花壇也。有幼童。服華麗之衣侍酒。端送盆碟。碟中有榛，棗，胡桃，酸鹹菜等。每樣分別置於碟內。達官既勸酒後，侍童亦來，獻碟於客。俾客可自由取碟中果實而食也。有童男衣婦人之服，面塗紅白，演劇跳舞於客前。又有人扮諸獸，亦來舞躍。最巧妙者，爲仙鶴一隻。音樂作，則點其首，似知音者。其形與真者無異。觀者莫不讚賞。吾人第一次所見中國筵宴，可以稱爲盛會矣。

次日爲八月，二十七日。^西曆復前行。全程盡爲沙漠。抵喀勞耳（Karaul）寨。寨極堅固，在山峽中。道途經其中間。守關者來點名。將人名登錄後，使者乃得復前行，至肅州。（Sukchar）廐於城門口大驛館。其人稱之曰雅姆汗。

(Yam-Khaan)

『肅州城市極大。城牆爲四方形，有堅固礮臺。市場無幕蓋，寬五十愛爾（ells）掃除清潔。時時灑水，塵垢不起。人民畜豬屋內。屠戶店內，羊肉與

猪肉，並行而掛列！各街皆有華麗之建築物。頂上有木製之尖塔及礮眼。用中國漆漆之。城牆上，每隔二十步，有一高塔。塔有頂蓋。肅州城有四門。每面有一門在中央。東西南北，各相對峙。街市皆矢直。自此門，可望他門。似若相近。然自城之中央，至各門之路程，實甚遠也。城門之上，各有兩層高樓一所。樓頂甚高。依契丹國法漆之。與在馬察代蘭 (Mazanderan) 省在南海所見者相同。惟馬察代蘭之牆，皆僅以土塗之，而契丹國者，則用磁磚也。城內有廟宇甚多，大小不一。大者佔地至十畝之多。院內皆掃除清潔。地面皆鋪以琉璃瓦，光耀如磨琢之大理石也。』

自是時起，全體使節費用，皆由中國官吏供給。俱寄寓驛館。由肅州至汗八里 (Khan baliq) 全途驛館，共有九十九所。每晚不獨賜給飯食，並有役人，床鋪，被褥等供用也。各驛內，有馬驢四百五十匹。皆華飾，以備旅客之用。又轎車五六十輛。每輛需十二人荷之，始得行。管馬之幼童，名曰拔夫。^(十)

(Bafu) 管驢者，謂之驢夫。(Hafu) 管車者謂之車夫。(Chifu)……各驛皆有

羊，鵝，鷄，米，麵，蜜，酒，醴，蒜，鹽，葱，菜蔬，以供食。每至一城，大使等皆蒙賜宴。政廳所在地曰都森。(Dusun)音譯宴會皆在該處舉行。宴會時，輒虛設皇帝寶座於廳內。座前有簾帳，障蔽寶座。座前地上，有毯鋪地，極爲華麗。中國官吏及大使，皆坐毯上。其餘諸人，則排列而立於後。其情正與回教徒祈禱時無異也。一人立於座旁，以中國語唱禮。中國官吏皆起向寶座叩頭。大使等亦皆被迫，從之而叩頭。

(十)馬夫 *Matu* 二字之訛音。

再前行而至甘州。(Kamchau)距肅州凡九驛。城中將士(Dangshi)於拉馬藏月(Ramadhan)西歷九月二十日齋期，宴大使等。使者不得已辭謝之。將士受謝，而將已成之珍味，遣人送至廡所焉。

甘州城內，有佛寺一所，方五百骨尺。(Cubit)寺中有臥佛一尊，長五十步，足底長九步，足跗周圍二十一骨尺。像之後及頭上，別有佛像多尊，高皆一骨尺。又有佛教中以前比丘僧(Bakshis)之像，大小與生時相同。彫塑

工夫精緻，故諸像皆與活人無異。近牆處，亦有像多尊，彫塑完美。大臥佛(十一)有一手，枕於頭上。又一手置股上。全身以金塗之，名曰釋迦牟尼佛 (Sra-kamuni-tu)。四周人民，皆來至像前禮拜。……同城內，又有一寺，香火之盛，亦與此寺相同。城中又有八角形塔一座。由頂至底，共十五層。回教徒稱之曰天球。(Celestial Sphere) 每層外有廊道，內有房間。房皆以契丹漆傅之，光彩鮮明。塔底有魑魅魍魎之像。塔基即負在諸像之肩上。全塔皆以光木構成。木之外面塗金。工作巧妙，故人視之，幾如全體皆金也。下有地窖。長鐵柱一，自底至頂，貫穿塔之中央。柱底置於鐵板穴中。其上端，則負全塔之重量。人立地窖中，稍用力即可將全塔旋轉也。世界木匠，鐵匠，及漆匠，欲自己職業興隆者，皆不可不來此考查研究也。」

(十一) 甘州大臥佛哈智摩哈美德談話記，亦言及之。臥佛乃釋迦牟尼入涅槃之像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記玄奘法師在梵衍那都城見有佛入涅槃臥像，長一千尺。

使節行李皆留於甘州。待歸回時領取。中國人將所有進貢皇帝之禮物取去

僅留彌兒柴貝桑格兒所獻之獅子一頭，仍歸守護人薩拉烏丁(Salah-ud-din)料理，待至都城而後給中國人。薩拉烏丁力士也。

每晚宿於驛館，每星期必另至新城市。回教紀元八百二十三年，紹哇勒月

四日，耶蘇紀元一千四百二十年，十月抵哈喇穆稜河(Karanourau)涯。河之

大，與鄂格速斯河(Oksus)(十二)相彷彿。有船橋可以渡河。橋以船二十三隻連絡而

成。絡船之鐵鍊，粗如人之上腿。鍊繫於兩岸鐵柱上。柱粗如人身，深埋地

中。河之對岸，有大城。城中有大廟一所。婦女之美，馳名四方。故城名曰

胡思納拔德，(Husnabad)猶云美城(十四)(City of Beauty)也。

(十二)即黃河。

(十三)元之阿母河，唐之烏濟水。

(十四)所言情形，似爲蘭州也。唐初置。後改金城郡，又仍爲蘭州。宋金因之。

行三十七日後，至十一月十八日，西又抵一大河，(十五)其寬約兩倍於鄂格速斯河

。用船渡。又行二十三日，抵薩丁府。(十六)(Sadinfu)城中有塗金大佛像一尊，高

五十愛兒。離薩丁府，又行十一日。至十二月十四日。夕陽未落時，抵汗八里北城門。稍前，朝廷暫遷至南京。(Nanking) 新近又復遷回汗八里。宮殿有尙在重建中者。北京城牆甚爲雄壯，全以石砌成。外城尙在建築之中。全爲十餘萬木架所掩覆，故不得近視。有侍者引大使登城樓。樓亦在建築中。復下樓步行，至市中，達於皇宮前。宮極宏敞。由宮門再行，道皆以石鋪成，長約七百步。再近前，有象五隻，立於路旁，以鼻相向。大使等經象鼻間而入宮門。門旁約有十萬人聚立。內有官吏及侍役，以待皇帝之出。『各人手中持木版一塊，長一骨尺，寬二寸半。各人眼皆注視木版。後方有軍隊，槍兵，騎兵，及執刀者，難以數計。萬衆之中，寂然無聲，幾於皆若死者也。』皇帝陛下自後宮出，步昇銀梯，登寶座。座上置一金椅。既坐定。座下萬目凝注。皇帝身體中材，面不過大，亦不甚小。有鬚鬚，約二三百莖。分三四捲，長達於胸。寶座左右，有幼女二人侍立。面白如月。髮捲成結，頂於頭上。面頸無裝飾，兩耳皆帶大珠。手持紙筆，備錄皇帝命令。蓋二女

專司筆錄皇帝之言也。皇帝歸宮後，二女即將所錄者呈閱。皇帝閱後，須更改者，則另速繕清，俾閣中大臣，早得有所遵從也。」

(十五)必仍爲黃河也。

(十六)以情形觀之，薩丁府必即正定府之訛音也。城中有大佛寺，建於隋開皇六年。寺內佛像高七十中國尺。

(十七)所言情形，正合清宮文華殿所藏明成祖像。有正書局亦有倣印中國歷代帝王后妃像專書。

「皇帝就座後，各官皆就位。有侍人導大使等人前進。其旁又有罪犯若干人，亦同時進。皇帝先審罪犯。犯人共有七百名。有頸帶枷者，又有手頸皆置枷中者。每五人，或十人一排，頭頸皆升出木枷之外。每犯有看守者一人，持其髮，以待皇帝之判決。有判決監禁者，又有判決死刑者。契丹全國愛迷兒，或總督，無權殺人。人民犯罪，則將其罪狀，書於犯人所帶之木枷上，並依其國法律所受之懲罰，亦書明。犯人帶枷，送至汗八里皇帝寶座

之前。即在一年路程以外者，亦須送來都城。不許停留中途也。」

(十八)華言貴官也。

(十九)外國使人，與罪犯同時進見，頗可異也。據英國人記載，緬甸國昔時亦有此俗。中國大使竟與犯人同列也。

「最後大使等被引至寶座之前約十五愛耳。有愛迷兒跪地，用契丹語讀表文，「謂沙哈魯王及諸子，自萬里之外，遣使獻方物，並來御前叩頭請安。」回教判官哈智玉索甫 (Haji Yusuf) 者，管軍萬戶，皇帝近臣，十二部長官之一。偕回教徒數人，來至座前。其人皆知吾國語言，謂大使等曰，「先跪，次叩首，以額抵地。」大使等皆爲之低首，然不及地。次乃取出沙哈魯陛下，貝桑格兒殿下，以及諸王，與各愛迷兒之國書呈文，以兩手捧之上獻。書文皆以黃緞包之。蓋契丹國風俗，凡進呈皇帝之物，皆須裹以黃緞也。回教判官來前，取國書呈文，遞交於座前之太監。太監送與皇帝。皇帝接閱後，乃交回太監。」

皇帝略問數語後，曰，使人長途跋涉，勞頓已甚。可歸館休息。大使等退至旁室。稍事休息，即有人來，引至雅姆喀納 (Yamkhasa)，其國之旅館也。館中供給一切，設置周備。

次晨，曙光未明，有官，其號曰寺人 (Sejin, Sekjin) 者，來喚使者起，速往皇宮。蓋皇帝已在宮中，設席賜宴也。宴時情形，無多興味，茲不贅述。

『都而哈察月，十七日，西歷一千四百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永樂十八年，十一月。有犯人數名，送刑場斬首。契丹國法令修明，何罪應得何刑，載於專書。書極冗長。刑法慘酷，余不欲詳述也。契丹國人審判囚犯，至爲慎重。皇帝治下，共有法庭十二級。若有人經十一級法庭判決有罪，而尙未經第十二級判決者，仍有釋放之希望也。若有事件，須往六閱月，或更多時間路程之外調查者，在案未明白之先，罪人僅加看守，不得置之死刑也。』

『穆哈蘭月，二十七日，回教判官來書云，『明日爲新年。皇帝將往新宮。有令不許衣白。』蓋其國以白爲喪服也。二十八日，午夜時，寺人來引使者

往新宮。宮極高大雄偉。經營十九年，至是始告成功。此夜各家各店，皆燃火把燭燈。滿街輝煌，使人幾疑太陽已升矣。夜中寒冷亦大減。各人皆允許入新宮。皇帝賜宴國中大臣。契丹國各處，大秦，(Hschin) 譯音馬秦，(Maichin) 喀爾馬克，(Kalmak) 瓦喇圖伯特，(Tibet) 哈密，(Kamul) 合喇火者，(Karakhoja) 朱里真，(Jures = Churches?) 以及濱海各國，各城之人，皆來朝賀。聚於宮內者，不下十萬人也。……欲詳述宮殿，幾不可能。由朝覲殿門，起至外門，爲程凡一千九百八十五步。……左右兩旁，房屋，台榭，園囿，棟椽相連。所有建築，皆以磨光石塊。及琉璃磚構成。磚之外彩，與白大理石無異。此間有一段地面，以石塊鋪填。石塊間，無絲毫縫隙不平之處。見之幾若以筆畫者。磨石建屋，製磁燒磚諸技，世界上無人可與契丹人競能者矣。即使吾國最巧工匠來見其技，亦當自認不及也。至中午，宴始散。」

(二十) 萊哈柴克譯本作一千九百二十五步。

「薩法勒月，九日，耶蘇紀元一千四百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永樂十九年，正月晨，皇帝遣人送馬於大

使。……依其國慣例，皇帝每年至是時，齋戒數日。不茹葷，不近妃嬪，不見賓客。親往一宮，祈禱天神。(God of Heaven)宮中無畫像，亦無塑像。今日已出齋期，舉行入宮典禮。儀仗甚盛。有象多隻，排列而行，象身飾以美服。象背荷塗金圓形鼻床。象隊之後，爲荷七角旗者。又次爲兵士。兵士之後，又有轎五臺。亦皆塗金。美麗悅目。以人抬之。同時，絲竹之音大作。其美妙不可言諭也。皇帝前後，有軍隊五萬人，排列而行，步調甚齊。萬眾之中，寂然無聲。所得聞者，軍樂耳。皇帝入宮後，衆皆散去。」

『每年當此季，適爲燈節。(Fest of Lanterns) 皇帝宮中，有大木球一，掛於空中。球中有孔。各孔中穿繩。繩上繫燈無數。望之幾如一座綠玉山也。有臘製成之鼠多隻，置頂上。鼠自上下走，將各燈於片刻之間燃明。如是七日。人民在店鋪及廐所內，同時亦各燃燈。在此七日間，法庭停刑。皇帝賞賜羣臣，釋赦囚徒。以示與民同樂。然在今年，因有契丹國之星卜家，預言皇帝宮中，恐有大火。故發令不得燃燈。是以使臣等，未得親見平時之盛況也』

。各大臣則仍依舊例，進宮朝賀。皇帝賜宴頒賞也。」

勒必第一月，八日，西曆三月十三日，皇帝遣人召阿合馬沙 (Ahmed Shah) 及拔克西

馬力克 (Bakhshi Malik) 二人，與以賞賜。 (Sankish) (三十一) 算端沙 (Sultan Shah) 得

銀八巴力胥， (balish) 朝服三十襲，騾一匹，(三十一) 喀雷 (Kalai) 十四件，馬二

匹。有一匹，給鞍褥。籐箭一百枝，三面開巴兒 (Kaidars) 五具，皆契丹形式

。鈔 (Chao) 五千錠。拔克西馬力克所得相同，僅銀少一巴力胥而已。大使夫

人所得無銀，然多衣料也。……」

(二十一) 亨利玉爾謂此或爲錫也。郭德梅爾法文本未譯。阿斯雷 Astley 謂爲下袴也。

(二十二) 亨利玉爾謂開巴兒，或爲箭筒也。萊哈柴克譯作契丹幼女五人。

「勒必第二月，一日，西曆四月五日，萊哈柴 使人得知皇帝已自狩獵處起

程歸宮。欲見使者等人。消息初至時，大使等適外出，騎馬遊玩。次日皇帝

將至，大使等即歸廐所。算端阿合馬之藍鷹已死。有寺人來訪云，「今晚可

早預備一切，俾明晨最先召見也。」大使等乃策馬急行。抵驛館時，見回教

判官形色甚爲懊喪。大使等問以何故若是。判官低聲曰：「皇帝陛下出獵時，即乘沙哈魯王所獻之馬。不意馬躓，皇帝墜地。大怒，諭令將大使等看守，加鑊，流至契丹國東鄙。」大使等聞此，皆大懼，不知所措。次日舉行晨禱時，即復上馬起行。未及中午，已行二十碼拉，^(二十三)(*marrah*)抵皇帝昨晚所宿之帳幕。此幕約佔面積五百方英尺。當夜，在幕之四周，築圍牆一道。厚四尺，高十骨尺。牆爲土所築成。在契丹國土牆建築，至爲迅速也。牆有二門。牆底有溝。牆即溝中之土建成者也。……牆內有黃緞亭一所，小帳幕一所。金飾金寶。亭幕各佔二十五方骨尺。用四柱支撐。四周別有黃緞帳多處，皆飾以黃金。』

(二十三)十六碼拉合一法耳散。farsang 二十碼拉約合二英里半。

『當大使等行至距皇帝帳幕五百步時，回教判官告彼等須下馬停步，以待皇帝之來。判官獨自前行。皇帝抵帳幕，下馬後，李大人(*Li-pai*)及楊大人(*Jan-dajir*)^{契丹語稱此二人曰四老爺(*Serai-id*)}皆趨前問安。皇帝乃討論囚禁大使

(譯音)及知府。*Li-fu*(譯音)

皆趨前問安。皇帝乃討論囚禁大使

之事。李大人及楊大人與回教判官玉索甫皆叩頭至地，請曰，「使人無罪。不可責。其君王擇良馬進獻，可無疑義。且使臣無權干預其君也。陛下即將使臣斬首，亦無傷其王。四夷將怨，惡聞陛下之名矣。人將言中國皇帝違背一切公理，竟加害於無辜之使臣也。」皇帝聞諸臣之言，欣然從之。判官大喜。來告諸使曰，「皇帝陛下已施恩於外國人矣。」皇帝既赦使者，乃遣人賜食物。惟所賜者，乃豬肉及羊肉，皆回教徒所不食者也。皇帝次乃起行。騎黑馬。馬有白斑。乃彌兒柴俄魯格拜克所獻者。飾黃金鞍褥。馬夫二人，扶馬，馳於旁。二人亦皆衣黃金色錦襪朝服。皇帝衣鑲金紅袍。胸有黑緞袋，專爲藏鬚之用。有小轎七頂，在帝後，轎中皆皇帝家中少婦也。又有大轎一頂，以七十二人抬之。皇帝左右，相距約一箭之遙，皆爲騎兵。行陣甚爲整齊。陣線甚長，極目所望皆是也。兩陣相隔約二十步。直線排列，行至城門而止。皇帝之騎在中央。同伴者爲達大人。(Dah-dan) 譯回教判官則與李大人楊大人同行。判官來前，謂大使等曰，「可下馬，叩首至地。」使者

從之。皇帝命大使等復騎。使者上馬，皇帝顧謂沙的火者曰，「既欲兩國連好，擇馬或他貴物而獻於帝王，須擇最佳者。昨日朕乘爾等所獻之馬，不意馬已過老，竟將朕顛仆於地。朕手受傷，變青黑色。敷金甚多，痛始稍減也。」沙的火者溫言解釋之曰，「此馬乃昔日大愛迷兒 (Great Amir) 之馬也。大愛迷兒者，愛迷兒帖木兒古兒汗 (Amir Timur Khan) 也。沙哈魯王獻陛下以此馬者，欲表示其最敬之意也。王謂貴國必以此馬為馬中之寶也。皇帝聞此解釋，大悅。仍厚待使者。」

(二十四) 帖木兒卒已十六年。此馬在哈烈當然為最敬之馬矣。

以後皇帝寵妃某卒。新宮中觸電起火。筆記人謂「出於意料防護之外，星卜家之言，竟實驗也。」皇帝春秋已高，復遇此悲傷之事，竟至大病。大使等辭行時，使太子代見。使者以後在北京，亦不復能得以前之供給矣。

使者歸回時，沿途仍受優待，亦如往時。歸回道路，亦依前程。祝馬達第一月中，耶穌紀元一千四百二十一年，五月，離汗八里。拉札潑月，一日，西曆

七月(三十五)抵畢干城。(Bikan)本地官吏，大宴使者。沙班月，五日，西曆十月三日使者

第二次渡哈喇穆稜河。(三十六)再行十九日，抵甘州。(三十七)(Kashgar)取以前留在此處之

行李及僕役。(三十八)『蒙古國(Mongol country)有亂事，故在此城勾留凡七十五日。』

至都而哈察月，一日，西曆十一月二十七始離甘州。至十七日，西曆十二月三十抵博克

朱(Bokju)市。得遇失刺思(Shyraz)算端彌兒柴亦伯拉希姆(Mirza Ebrahim)(三十一)

及亦思弗罕(Mastahan)王彌兒柴魯思圖姆(Mirza Rustun)之使者。兩國使者

詳問契丹國風土人情。吾等皆一一告之。『抵肅州時，又勾留多日。直至回

教紀元八百二十五年，穆哈蘭月中之後，耶蘇紀元一千四百二十二年，正月九日。永樂十九年，十二月。

始出契丹國境。當離契丹邊境喀亦耳(Qayl)時，又有契丹官吏來稽查。使

節全體人員，皆會集。諸名登錄後，始放行。『蒙古國亂事仍未熄，使者不

得已乃取南道。經由沙漠中朱爾(Qayl)地方，跋涉甚勞。祝馬達第一月，九

日，西曆五月一日，玉爾注謂五月三十日。抵和闐。(Khotan)離和闐，復前行。拉札潑月六日

，西六月二十六日，玉爾作七月五日，抵喀什噶爾。(Kashgar)同月，二十一日，西七月十一日經

(三十一) 過俺的干

(Andagan)

高原，

又名泰來克達汪。

(Terek Dawan)

使者在此分

道。有向呼羅珊

(Khorasan)者，

有向撒馬兒罕者。

勒墨藏月初，

西八月，抵

巴里黑。

(Balh)

同月，十日，

西八月，二十八日，

抵哈烈京都。

蒙沙哈魯王召見，得

入宮，舉抱王足之榮。祝王長壽怡樂，祈上帝加增王之榮譽也。』(H. Yule,

Cathay p. I., pp. 271-287.)

(二十五) 亨利玉爾謂似即山西平陽府。

(二十六) 即黃河。

(二十七) 郭德梅爾譯本作九日。即沙班月，十四日。阿斯雷本作沙班月二十四日。萊哈柴克

本亦作沙班月二十四日。由山西南部黃河渡處，抵甘州，九日斷不能達。故從萊本日期。

(二十八) 非今代蒙古。實乃蒙古里斯坦。明史稱作別失八里。

(二十九) 博克朱在甘州肅州之間，然余查地圖，實無相似之音也。

(三十) 名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作泄刺失。

(三十一)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失刺思及亦思弗罕二國傳，皆言永樂十七年，遣使貢獅，豹，

名馬等物。而此處記載，則謂在永樂十九年冬。其使人等尙在甘肅途中向東來云。兩方記載

不知孰是。

(三十二)名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傳。

(三十三)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第五十一節。陳誠使西域記見學海類篇哈烈國記。(一)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

西南，去陝西肅州嘉峪關萬一千一百里。其地四周多山，中有河西流。(二)城近

東北山下，方十餘里。國主居城東北隅。壘石爲屋，平方若高臺。不用棟梁

陶瓦。中敞虛，室數十間。窗牖門扉，彫刻花紋，繪以金碧。地鋪氈毯。無

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跌坐。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戴小罩刺帽

，以白布纏頭。辮髮後髻。服制與國人同。但尊稱之曰鎖魯檀(四)，蓋華言君王

也。上下相呼皆稱名。相見惟稍屈身。初相識，行大禮，則屈一足三跪。男

女皆然。飲食不設筯。釀酒多用葡萄。飲則坐於地。大宿會則設小几案。尊

者飲，下人皆跪。行則陳幣帛。次進珍寶。又次進金銀錢，布之坐上。餘者

撒坐間。左右執事者競拾之。諠譁大笑，名曰喜錢。市中交易，用大小三等

銀錢。下人私造無禁。造成輸納稅於國主。用印記。無印者禁不用。市易諸物，皆有徵稅。什取其二，以資國。^(六)不置斗斛，惟用權衡。不設官府，設管事者，稱之曰刀完。^(七)國主與管事，凡有事施，用紙直書其事。各以花押爲記。花押之制，以金銀爲戒指，上鐫其事名。國無法律，不施刑罰。傷人命，亦止於罰錢。^(八)婚姻以姊妹爲妻妾。同居，男女相混。男子髡首，纏以白布。婦女亦白布蒙首。略露雙眸，喪則易以青黑。居喪止百日。葬不用棺，以布囊裹瘞之。嘗於墳墓設祭，家不祀祖宗，亦不祀鬼神，惟重拜天之禮。若拜天若聚會，則擇日行之。無月朔甲子。擇日，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聚拜之所，築一大土屋。衆列班其中。一人大呼，則皆拜。每歲二月十月爲把齋。月盡不飲食，至暮乃食。周月始食葷。則衆射胡蘆。其制植長竿高數丈。竿木懸胡蘆，中藏白鴿一隻，躍馬射之，以破胡蘆。鴿飛者爲得采。國人^(十一)有通回教經典者，衆稱曰滿刺。爲國王所尊敬。城中置大土室。^(十二)中設一銅器。周圍數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土學子弟，皆聚此。^(十三)若中國大學然。

有善步走者，日可行三二百里。蓋自幼習步。有急務令持箭走報。其俗侈靡，用度無禮節。其土饒沃。氣候多暖。少雨。土產有白鹽，銅，鐵，琉璃，金，銀，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育蠶善爲紈綺。木有桑，柳，榆，槐，松，檜，白楊。果有桃，杏，梨，葡萄，石榴。穀有麻，豆，菽麥，粟。獸有獅，豹，良馬，牛，羊，鷄，犬。獅子生於阿木河蘆林中云。初生時，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恆於目閉之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大，則不可馴馭云。

(一)明史哈烈傳下半，多採使西域記，故多相同也。

(二)哈烈城中有河西流。所謂河，即海利路德河 (Helio) 也。

(三)波斯國房屋皆平頂。房內無家具。波斯人亦席地而坐臥，風俗與日本相同。

(四)鎖魯檀，即算端 (Sultan) 之別譯。

(五)今代阿富汗仍不禁人民私鑄錢幣。惟造者，須納重稅於政府。

(六)貨物進城，稅亦甚重。即至食肉，亦須有國王印記。

(七)刀完，波斯語 divan 之譯音，華言政府 (Council of State) 也。

(八)波斯國法律，至今殺人者，尚止於罰錢，無償命之事。

(九)居喪止百日，葬不用棺。以布囊裹屍。亦至今未變也。

(十)波斯人每年中，舉行兩大齋。(Fast) 勒墨藏月(Raghib) (九月) 全月，皆爲齋期。波斯曆以初見月之夜，爲月之首。故月期不定。勒墨藏月，可以移至任何季間，不必以其爲第九月，而謂在秋間也。勒墨藏大齋外，又於穆哈蘭月十日，全國舉行敬神。

(十一)滿刺，(Mollah) 回教牧師也。

(十二)哈烈自昔即爲回教諸國學術中心點，多數文人之產地。大土室中之古銅鼎，直至晚近尙存在也。耶蘇紀元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清道光十三年)莫洪拉爾(Mohun Lal)嘗遊哈烈，在其地居留七月。謂『城東邊，有回教大教堂一所。爲七百年前，(南宋初)古爾朝(Gur)王算端蓋耶素丁(Sultan Ghiassuddin)所建。堂院之中央，有小水池，爲浴身之用。又有大錫鼎一只。(銅之誤歟)周圍二十抱。鼎邊厚一抱。鼎邊有鐫文，亦刻於七百年前也。』(十三)阿木河即阿母河。(Amur River) 明史作阿朮河。朮字誤刊。

第五十二節。明一統志卷八十九，哈烈東北至撒馬兒罕一千四百里國記。

沿革。古無可攷。其地居平川。四面皆大山。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

國人尊之爲速魯扈。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刺黑。原作墨字今改正等城。

皆隸焉。

本朝洪武三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織金文綺。永樂七年，頭目麼賚等來

朝。并貢方物。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及玉石。

風俗。服色尚白。金碧飾居。陳誠西域記衣服喜鮮潔。色尚白。有喪易以青

重席而坐。富家居。禮儀簡略。同上。禮儀簡略。君臣相見，但行跪禮。無刑

室服用，頗同國主。凡宴會，環列而坐。酒器用金銀。餘用陶瓦。食無七箸。惟以國有學舍。俗

無正朔。同上。國有學舍。中為一大室。四面皆房廊。以居遊學之士。名曰默得

阿啼納為上吉。凡拜天聚會用之。酒禁甚嚴。修行者多不飲酒。恐褻天也。

土產。葡萄，巴日杏。有似棗而甜者。名忽鹿麻。蘿蔔，十斤。鎖伏，又名梭服。以鳥

綺。花毯，極細密。色金，銀，銅，鐵，珊瑚，琥珀，珠，翡翠，水晶，金剛

，朱砂，名馬，獅子。爾雅亦謂之狻猊。

(一)頭目麼賚，非人名，乃稱號也。麼賚，即上節使西域記中之滿刺。國人稱通回教經典者

，曰滿刺也。

(二) 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帝四年，耶蘇紀元一千四百零二年。明成祖削去建文年號，仍稱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也。

(三) 明一統志此處引陳誠使西域記諸語，多不見上節。豈學海類篇所存者，非全書耶。

(四) 默得兒塞，波斯語 Medressen 之譯音，華言大學也。

(五) 阿啼納，阿拉伯語 Adhineh 之譯音，星期五日也。回教徒於此日休息祈禱。猶之基督教徒之星期日也。

(一)
第五十三節。明與失刺思之交通。失刺思近撒馬兒罕。永樂十一年，遣使偕哈烈，俺的干，哈實哈兒等八國，隨白阿兒忻台入貢方物。命李達，陳誠等，齎敕偕其使往勞。十三年，冬，其酋亦不刺金遣使隨達等朝貢。天子方北巡，至明年夏始辭還。復命誠偕中官魯安，齎敕及白金，綵緞，紗羅，布帛，賜其酋。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諸部，貢獅子，文豹，名馬。辭還。復命安等送之，賜其酋絨錦，文綺，紗羅，玉繫腰，磁器諸物。時車駕頻歲北征，乏馬。遣官多齎綵幣磁器市之失刺思及撒馬兒罕諸國。其酋卽遣使貢馬

。以二十一年，八月，謁帝於宣府之行宮。厚賜之。遣還京師。其人遂久留內地不去。仁宗嗣位，趣之還乃辭去。宣德二年，貢駝馬方物。授其使臣阿力爲都指揮僉事。賜誥命冠帶，嗣後久不貢。成化十九年，與黑婁，撒馬兒罕，把丹沙諸國共貢獅子。詔加優賚。弘治五年，哈密忠順王 陝巴襲封，歸國。與隣境野乜克力酋結婚。失刺思酋念其貧，偕旁國亦不刺因之酋，率其平章鎖和卜台，知院滿可各遣人請頒賜財物，助之成婚。朝議義之。厚賜陝巴，並賜二國，及其平章知院綵幣。嘉靖三年，與旁近三十二部，並遣使貢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襪，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却。量予之。自是貢使亦不至。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傳。

(一)距撒馬兒罕四拍拉桑(Transoxiana)有小邑，曰失刺思。(Shirvan)其地有塞堡。阿伯特拉柴克之史記中，失刺思之名數次見之。然據明史此節所言情形觀之，絕非撒馬兒罕附近之小邑也。波斯國法爾斯省(Fars)首府亦曰失刺思。明史此節之失刺思即其處也。明初君臨法爾斯失刺思城者爲莫柴肥朝。(Monsafarides)一千三百九十三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

帖木兒滅莫柴肥朝，封其第二子彌兒柴俄瑪兒夏克 (Mirza Omar Sheikh) 於其地，以鎮之。翌年，俄瑪兒卒。又以封俄瑪兒之子皮兒摩哈美德。(Pir Mohammed) 一千四百十年，(永樂八年) 摩哈美德被弑。其弟愛斯康寶 (M. Iskender) 代之。愛斯康寶叛沙哈魯。兵敗被廢。一千四百十四年，(永樂十二年) 沙哈魯任其第二子彌兒柴亦不刺希算端 (Mirza Ibrahim Sultan) (即明史之亦不刺金) 爲法爾斯省總督。亦不刺希常駐失刺思，卒於一千四百三十五年。(明宣宗宣德十年)。一千四百五十二年，(景泰帝三年) 哈烈國算端巴伯兒 (Sultan Baber) 克失刺思。不久，即爲突厥馬人 (Turkmen) 所逐。十六世紀初，爲亦思美爾索非 (Ismael I. Sofy) 征服。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泄刺失。其城建於回教初元。古代法爾斯首府曰亦思塔克爾。(Istakhr = Persepolis)

第五十四節。明與亦思弗罕之交通。^(一) 亦思弗罕地近俺的干。^(二) 永樂十四年，使俺都淮撒馬兒罕者，道經其地。^(三) 賜其酋文綺諸物。十七年，偕隣國失刺思共貢獅豹西馬，賚白金鈔幣。使臣辭還，命魯安等送之。有馬哈木者，願留京師，從其請。成化十九年，與撒馬兒罕共貢獅子，名馬，番刀，兜羅，^(四) 鎖幅諸物。賜賚有加。先是宣德六年，有亦思把罕遣使臣迷兒阿力朝貢。或^(五)

云卽亦思弗罕。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一) 俺的干 (Andekan) 在費爾干那省，(Ferghana) 距亦思弗罕 (Isfahan) 甚遠。而明史謂相近者誤也。丁謙明史西域傳攷證謂卽波斯西南阿德罕城。其說或確。然元太祖時，蒙古兵力尙未及亦思弗罕也。

(二) 俺都淮 (Ardekhai) 在巴黑黑西北，爲呼羅珊境內小邑。今仍存在。

(三) 耶穌紀元一千四百零三年，(永樂元年) 帖木兒封其孫彌兒柴魯思忒姆 (Mirza Rustem) 於亦思弗罕。魯思忒姆爲俄瑪兒夏克之子。一千四百零八年，(永樂六年) 爲其兄法爾斯王皮兒摩哈美德所逐。皮兒死，又爲愛斯康寶 (Mina Eskender) 佔領。一千四百十四年，

(永樂十二年) 沙哈魯復王魯思忒姆於亦思弗罕。以後保有王位，至一千四百四十五年，(明英宗正統十年) 始卒。一千四百六十九年，(明憲宗成化五年) 突厥馬 (Turkoman) 之白羊朝 (White Sheep) 始祖烏桑哈散 Uzzan Hassan 殺薩馬兒罕算端阿布賽德 (Sultan Abu Said) 後，奄有帖木兒帝國版圖之大半，佔領亦臘克 (Irk) 及法爾斯兩省。十六世紀初葉，(明孝宗弘治末) 波斯新朝之始祖，亦思美爾索肥 (Ismael I. Sofy) 擊敗突厥馬人，遂全有波斯。

(四) 明史記永樂十七年，亦思弗罕有使者來中國。據前第五十節，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哈烈

之使者，於一千四百二十一年，（永樂十九年）八月，在中國邊境，遇失刺思及亦思弗罕兩國使者。豈明史記載有誤歟？抑哈烈大使所遇者，別一使節歟？

（五）兜羅，即今代之多羅經。

（六）鎖幅，元史卷七十八，輿服志，作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

（七）亦思把罕（Ispahan）即亦思弗罕，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亦思法杭。據回教著作家之記載，此城甚古。凱柯拔德（Kai Kobad）王都於亦思弗罕。以後逐漸移於蘇薩（Susa）拍賽波立斯（Persepolis）及馬達因（Madain）十一世紀及十二世紀時，塞爾柱克（Seldjuk）統治伊蘭高原時，亦思弗罕又為臨時政治中心點。十三世紀之初，亦思弗罕及伊蘭他境，皆為花刺子模國所征服。成吉思汗時，蒙古人未得至亦思弗罕。元史卷二，太宗元年己丑，西域伊思八刺納城酋長遣使來降。元聖武親征錄亦記此事。清乾隆帝敕改之元史，作伊思巴爾城。此為亦思弗罕城，可無疑也。多森蒙古史（d'Olsson, ii:92.），亦載法爾斯（Fars）王之弟，往窩闊台大汗之廷獻珍物。（見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p. 112, 291.）

亦思把罕廣袤近千里。於西南海中為大國。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王居宏麗。城亦堅壯。產饒俗朴。食惟麥稜。麥粒麩而甘美。少布帛稻

麥。多馬駝珠珀。亦有中國人流虜。時買撒馬兒罕以取給。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

第五十五節。明與乞力麻兒之交通。(二)乞力麻兒永樂中，遣使來貢。惟獸皮

，鳥羽，麝褐。其俗喜射獵，不事耕農。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虫。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用鐵錢。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一)乞力麻兒即沿波斯灣之起兒漫(Quirmane)省也。十六世紀初，葡人巴波撒(Barbosa)稱之曰Quirmane。其音與乞力麻兒尤近。兒與倪，同音。起兒漫產地最著名。

吃力麻兒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多毒虫猛獸。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不事農耕。好射獵。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銅錢。永樂中使十一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麝褐之屬。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

第五十六節。明與討來思之交通。(三)討來思地小，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

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佞佛。婦人主家柄。產牛，羊，馬，駝。有布縷毛褐。土宜糶麥，無稻。交易用錢。宣德六年，入貢。(四)明年，命中官李貴

齋靈書獎勞，賜文綺綵帛。以地小不能常貢。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一)討來思即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十一章之 *Tanis*。又稱之曰塔伯利資。(Tabriz) 旭烈兀陷報達後，以報達破壞，乃移都於討來思。一千四百零四年，(永樂二年) 西班牙國遣往帖木兒朝廷之大使克拉維局 (Clavijo) 經過此地，記其城位於平原上，介於兩山之間。左面山甚近城，且極熱。流下之水，不可飲。

(二)明史此節所謂倭佛，非印度之佛，乃回教也。中國古代著作稱耶穌教主及回教主亦曰佛。例如趙汝适諸蕃志，大秦國條云，「惟誦經禮佛」。所謂佛者，必指耶穌基督也。又大食國條云，「有佛名麻霞勿」。麻霞勿唐書作摩訶末，今人多譯作摩罕默德者也。

(三)一千四百零四年，(永樂二年) 帖木兒任其子彌蘭沙 (M. Miran Shah) 爲阿錯貝獎省 (Azerbeidjan) (塔伯利資即其首府) 總督。帖木兒卒後數年，全省爲突厥馬人所佔。

第五十七節。明與忽魯謨斯之交通。
忽魯謨斯，西洋大國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永樂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國已航海貢琛，稽顙闕下。而遠者猶未賓服。乃命鄭和齋靈書，往諸國賜其王錦綺，綵帛，紗羅。妃及大臣，皆有賜。王即遣陪臣已即丁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十二年，至京師。命

禮官宴賜，酬以馬直。比還賜王及妃以下有差。自是凡四貢。和亦再使。後朝使不往。其使亦不來。宣德五年，復遣和宣詔其國。其王賽弗丁乃遣使來貢。八年至京師。宴賜有加。正統元年，附爪哇舟還國。嗣後遂絕。其國居西海之極。自東南諸蠻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賈人，皆來貿易。故寶物填溢。氣候有寒暑。春發葩，秋隕葉。有霜無雪。多露少雨。土瘠，穀麥寡。然他方轉輸者多，故價殊賤。民富裕厚。或遭禍致貧，衆皆遺以錢帛，共振助之。人多白皙豐偉。婦女出則以紗蔽面。市列廛肆，百物具備。惟禁酒。犯者罪至死。醫卜技藝，皆類中華。交易用銀錢。書用回回字。王及臣下，皆遵回教。婚喪悉用其禮。日齋戒沐浴，虔拜者五。地多鹹，不產草本。牛，羊，馬，駝，皆噉魚腊。^(四)壘石爲屋，有三四層者。寢處庖廁，及待客之所，咸在其上。饒蔬果。有核桃，把冊，^(五)松子，石榴，葡萄，花紅，萬年棗之屬。境內有大山，四面異色。一紅鹽石，鑿以爲器。盛食物，不加鹽而味自和。一白土，可塗垣壁。一赤土，一黃土，^(八)皆適於用。所貢有獅子，麒麟，

駝雞，

^(九)福祿，

羚羊。常貢則大珠，寶石之類。

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外國傳。

(一)忽魯謨斯之名始見於元黃潛撰海運千戶楊樞墓志。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忽里模子。

十六世紀中葉，(明世宗時)葡人巴羅斯(De Barros)尚記忽魯謨斯爲一王國之首城。位於

哲龍島(Djerung)上。島距波斯大陸有三英里之遙。當時其國寔奄有波斯灣兩岸諸地也。

(二)巴羅斯又記當明宣德時忽魯謨斯國王名 Seradim 在位凡二十年。明史之賽弗丁即其譯音也。

(三)巴羅斯又謂島土含鹽及硫黃，故不產五穀。與明史所謂地多碱者，言相合也。

(四)阿拉伯俄曼之海邊，牛，羊，馬，駝，皆噉魚脂。依賓拔都他及馬哥李羅皆有記載。

(五)把明，波斯語 badam 之譯音，華言杏仁也。

(六)萬年棗，又作千年棗，新唐書拂菻國傳作饋莽，皆即 khurma 之譯音。

(七)元文宗至順元年，依賓拔都他，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葡人巴波撒，(Barbosa) 正德十二年，科爾撒里(Corsali)皆記忽魯謨斯島有鹽山。拔都他謂「山產鹽，名曰達拉尼。(Dairani)土人用製花瓶器具等」。巴波撒謂「忽魯謨斯城外島上有山，全爲石鹽及硫黃所構成

。鹽地甚大，白而美。土人稱爲印度鹽。船由四方來者，皆運鹽而歸也。」科爾撒里謂「忽魯謨斯城附近山產石鹽，皆帶紅色」。

(八)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之福格勞(Figueras)近代清嘉慶十八年之金納兒(Kinner)二人，皆嘗至忽魯謨斯島，記其地產彩石，各色皆有。

(九)明史之福祿，明一統志註謂美斑之獸，類驢。今西人所稱斑馬，(Neora)即此也。

忽魯謨斯。國濱海倚山。通諸國貨。故國人多殷富，無甚窘者。有則衆濟之。自古俚國西北海行，可二十五日至其國。國崇回教。日五回禮拜，必齋沐誠敬。風俗淳厚。人肌膚白皙豐偉。衣冠嚴肅。婚喪禮遵回教。見瀛涯勝覽

忽魯謨斯國。自古里國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居。聚民爲市。地無草木。牛，羊，駝，馬，皆食海魚乾。或言深山中，亦有草木。風俗頗淳。壘石爲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田瘠，麥廣穀少。民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鍤爲盤碟碗器之類。食物就用，而不加鹽矣。壘石爲屋。有三四層者。其厨廁臥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髮，穿長衫。善弓矢騎射。女子編髮四垂。黃漆其頂。出則布幔兜頭。面用青紅紗布以蔽之。兩耳輪周，

掛絡索金錢數枚。以青石磨水，妝點眼眶唇臉，花紋以爲美飾。項掛寶石，眞珠，珊瑚。紉爲纓絡，臂腕腿足，皆金銀鐲。此富人也。行使金銀錢。產有眞珠，寶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刺，梭腹，絨毯。貨用金，銀錢，青花，磁器，五色段絹，木香，胡椒之屬。其酋長感慕恩賜，貢獻方物。見星槎勝覽卷四。

忽魯謨斯國。其國在古里西北可五千里。其地倚山臨海。其國富。以石爲城。是多番商。其王修回回教。有禮拜寺。日五度而禮拜恒齋沐。其俗淳厚。其人白身而魁偉。其男卷髮。長衫。善騎射。女編髮四垂，黃漆其頂。服長衫。出則色布蓋首，紅紗蔽面。珥絡索金錢，以黛飾眉，花紋飾唇。頂佩珠寶，珊瑚，瓔珞。四腕俱約金銀鐲。其婚喪用加的禮。掌禮之官，謂之加的。凡婚禮，男家先宴加的親族媒氏，然後二姓述三代譜系，爲之書，而後成禮。否則以姦論。喪禮以細白布爲大小殮衣。瓶盛淨水。三灌屍以麝腦。填口鼻，服衣入棺。填以石砌。礦藉淨沙五六寸。棺至，出屍入壙。石板蓋土，築成隆阜。其書記用回回字。其市肆咸備。

國有酒禁。飲者棄市。其國勝兵，良馬，醫卜，技藝，皆冠于西洋。其民有羊猿之戲。羊戲用木尺許。頂平正，可容羊四蹄者樹地。一人拍手念誦。羊依拍鼓舞。近木，前足搭木頂，後足躍上，似舞狀。人將木斷段五六

次。接上高丈許。於中推斷，接羊置地。羊臥作死狀。令舒前足，即前舒之。令舒後足，即後舒之。猿戲以三尺黑猴，演弄畢。令一人帕縛猴眼。別令一人潛擊猴首。雜於衆中解縛。其交易以銀錢，名曰那底兒。其利玉石。其穀宜猴于千人中徑取出擊首者。其交易以銀錢，名曰那底兒。其利玉石。其穀宜稻麥。其畜宜六擾。銀錢。徑官寸六分。面底有紋。重官秤四分。其土氣有寒暑，有霜雪。少雨多露。春而花開，秋而葉零。有山焉。其陽多紅鹽，其陰多白堊。其東多丹蘄，其西多黃堊。其珍寶之類有八。一曰五色雅姑刺石。二曰祖耜碧。三曰祖母喇。四曰貓睛石。五曰金剛鑽。六曰珊瑚。七曰五色玉器皿。八曰大珠。狀如龍眼者有之。諸珀謂撒白植。其類有五。一曰金珀。二曰并珀。三曰珠神珀。四曰蠟珀。五曰黑珀。織之類有四。一曰十樣錦。剪絨。絨起一分，長二丈，闊一丈。二曰五色梭幅。三曰撒哈刺縷紗。四曰青紅絲嵌手巾。羊之類有四。一曰九尾羊。二曰大尾羊。三曰狗尾羊。四曰鬥羊。一等尾闊尺二十餘斤。一等狗尾羊，如山羊。尾長二尺餘。一等鬥羊高二尺七八寸。前半截留，毛後剪淨。頭似綿羊。角彎向前。上帶鐵牌。行動有聲。此羊快鬥。好事者蓄之，有獸焉，其狀如貓，質如玳瑁。黑耳而性仁。出則百獸伏地。其名曰草上飛。番名曰昔雅鍋失。其蘿蔔狀如藕而紅色。其胡桃質薄而白。其

松子長寸許。其葡萄四等。有如蓮子。色白而無核者有如白豆，圓而白者。有紅者，有紫者。有果焉，狀如胡桃。尖長色白。內仁甘美者，名曰把畔果。其石榴花如拳，果如鍾。有林檎桃，甘蔗，西瓜。其萬年棗一名梁沙布。凡三等。有狀如拇指，小核而結霜，味如石蜜者。有按爛而成軟塊，味如柿者。有狀如南棗者而味澁。是用養牲者。其朝貢無常。

永樂五年，遣其臣將麒麟等物，并備金葉

表文，跟隨西洋寶船進貢。見西洋朝貢典錄卷下。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自古里國十晝夜至。土沃民饒。廣麥少穀。壘石爲城屋。山五色皆鹽。鑿爲槃碟因澆焉。男子偉貌拳髮。穿長衫。善騎射。女子編髮四垂。漆頂。出則布幔兜頭。用青紅紗布蔽面。兩耳輪掛絡索。金錢數枚。以青石磨水點眼眶唇臉。花紋爲美飾。市用金銀錢。產珍珠，寶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刺，絨毯。或曰產大馬，西洋布，駝鷄，福祿，靈羊。喜作佛事歌舞。俗頗淳直。永樂三年，遣使來朝。貢方物及駝鷄。上命侍臣金幼孜爲之賦。駝鷄如鶴，長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

○其國又云忽魯母思，或曰忽魯母思國小，土瘠產薄。在東南海中。皆莫攷。
○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二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四冊 古代中國與伊蘭之交通

三三六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